

#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适当的时候，增加诗歌卷。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

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吴秉杰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张同吾、祁人两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6年9月

# 目 录

## 第一辑

- |                      |         |
|----------------------|---------|
| 我的另一个祖国（二首） .....    | 李 瑛（3）  |
| 南方炮台 .....           | 朱增泉（9）  |
| 分行的随笔（组诗） .....      | 张新泉（14） |
| 都市呓语（组诗三首） .....     | 马虹琴（20） |
| 现代启示录（三首） .....      | 叶延滨（24） |
| 城 .....              | 丁中皓（28） |
| 我和我的工厂 .....         | 竹 马（34） |
| 结束与诞生 .....          | 傅天琳（45） |
| 传说 .....             | 高红十（58） |
| 中国都市与书法（组诗） .....    | 田 君（65） |
| 确认绿洲（组诗） .....       | 张学梦（72） |
| 诗三首 .....            | 章德益（76） |
| 战争像一件穿破的风衣（组诗） ..... | 黄世海（81） |
| 听说远方有战争 .....        | 潘 超（85） |

## 第二辑

- |                 |         |
|-----------------|---------|
| 秦 腔（外二首） .....  | 朱增泉（93） |
| 纸上的风景（四首） ..... | 韩作荣（96） |

翼上翼下（三首） .....	匡 满（100）
在大地上行走（外二首） .....	孙昕晨（103）
经典女性（组诗） .....	叶庆瑞（108）
触摸古典的美（三首） .....	程 维（112）
纯净校园（三首） .....	谢 云（116）
又写圆明园遗址（外二首） .....	曲有源（120）
黄昏之城（组诗） .....	曾 一（123）
天上的玫瑰（三首） .....	周所同（132）
写给世上那些未谋过面的人（组诗） .....	李自国（136）
眼眶涌出震颤的海水（二首） .....	殷常青（141）
诗三首 .....	冉云飞（144）
盅碗舞（外一首） .....	白 涛（149）
忧伤的洞庭 .....	周碧华（152）
想起了高更 .....	瓦 宁（155）
想起树叶（外一首） .....	杨 然（158）
开阔地（三首） .....	陈所巨（161）

### 第三辑

旧作五首 .....	牛 汉（167）
风雨人生（组诗） .....	李 瑛（173）
红玫瑰小集 .....	公 刘（179）
诗神，我的情人 .....	刘 章（182）
我听见灵魂在歌唱 .....	曹增书（184）
白马与悼剑（组诗） .....	老 乡（191）
傍晚的小孩（外一首） .....	龚静染（195）
短诗二首 .....	程宝林（198）
芳 邻（组诗） .....	张新泉（201）

祖国的高处（外一首） .....	第广龙（206）
孤 旅（外一首） .....	商 震（209）
乡 恋（三首） .....	周 鹤（211）
思想放牧（二首） .....	宫 玺（214）
看 云（外一首） .....	杨 山（216）
倒 影（外一首） .....	郭晓晔（219）
碑 石 .....	黄恩鹏（222）
花 朵 .....	尹英希（224）
寓言与场景（三首） .....	西 川（231）
站着·躺下 .....	江 雪（234）
大城市 .....	王秀云（236）

## 第四辑

1998 的晴空（外一首） .....	郁 葱（241）
赞美诗 .....	郭 毅（246）
写在八一军旗上 .....	熊召政（253）
英雄挽歌 .....	聂 茂（260）
铁血三千里 .....	刘立云（264）
别找了，大娘 .....	胡世宗（270）
灾区纪行（三首） .....	李占学（274）

## 第五辑

蚕眠与虫蜕（二首） .....	舒 婷（279）
写诗的岁月 .....	李 琦（287）
乔治·桑（外三首） .....	郑 玲（292）
和爸爸说话 .....	王小妮（296）
单身女人群像（组诗） .....	沈 杰（304）

出发的地方 .....	冯 晏 (314)
空间里的檀香 .....	张 烨 (320)
草 莓 .....	周淑兰 (326)
无影之唇 (外一首) .....	小叶秀子 (331)
百年往事 .....	靳晓静 (333)
夏娃的天空 (组诗) .....	南 子 (344)
子夜点灯 (外二首) .....	葱葱儿 (349)
绝对爱情 .....	康 桥 (352)
在晨曦中升起 .....	康 丽 (359)
树 叶 .....	赵丽华 (361)

## 第六辑

诗二首 .....	吉狄马加 (367)
大瀑布 (外一首) .....	桑恒昌 (369)
题 画 (三首) .....	曾 卓 (371)
鹰 笛 .....	曲 近 (373)
长安的背影 (二首) .....	耿 翔 (375)
故 宫 (外三首) .....	韩作荣 (378)
只有风, 在汹涌 (外二首) .....	雷抒雁 (383)
歌 星 (外一首) .....	王辽生 (387)
转 折 .....	大 卫 (390)
春天十四行 .....	邓 凯 (393)
铁血煤炭 (组诗) .....	叶 臻 (396)
美 好 .....	陆 健 (400)
时间不是一只鸟 .....	洪 烛 (403)
颂 歌 .....	刘 安 (405)

附录：诗如莺飞草长 ..... 张同吾 祁人（407）



# 第 一 辑



## 我的另一个祖国（二首）

——为二〇〇〇年在中国消除贫困而作

李 瑛

1997年夏秋，曾去访问了滇东北、贵州和湘西等贫困山区，这里有些地方温饱尚待解决。

### 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睛

在深深的乌蒙山峡谷里  
滚下的石头有一双双眼睛  
摇曳的野草有一双双眼睛  
芜杂的树枝有一双双眼睛  
黑葡萄般滚动的  
黑珍珠般明亮的  
黑水晶般闪烁的  
大眼睛转动在  
蓬乱的头发下  
长睫毛的后面

我走进谷底小村，这一双双  
只认识风雨冰雹的眼睛  
只认识过早日落山谷的眼睛  
便簇拥过来  
像挂在冬夜枯枝上的星光  
静静地望着我  
这群缚住翅膀的小鸟

我不认识他们  
但我认识饥饿  
比霜刃更锋利的饥饿  
比野火更暴烈的饥饿  
从他们眉梢看到了惊悸  
从他们眼里看到了恐惧  
(他们还不懂得死亡是什么)  
此刻，又加了几分怯生和羞涩

就这样，他们的眼睛和  
他们小小的胃和  
他们空空的碗和  
他们冰冷的锅  
以铁色的悲怆  
静静地望着我  
目光，钉子般  
从我的骨缝直刺进心窝  
他们不认识我  
却信任这荒山冻云的祖国

对这些燃烧的目光  
我的沸腾的血  
我的苦涩的泪  
我的怦怦跳动的心脏  
该说些什么  
我不认识他们  
但我认识饥饿

我弯下身拥抱了他们  
摘下他们头发上沾着的草节  
亲着他们泥污的小脸  
然后便离开了乱山丛中这  
一块块石头、一棵棵野草、一根根树枝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双双大眼睛，和在那里  
所认识和发现的一切

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  
只有这  
比潭水更深、比星星更亮、比火更单纯的  
一双双黑葡萄  
一双双黑珍珠  
一双双黑水晶  
不会消失，它们  
从惨白的饥饿后面  
静静地望着我

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们  
都变成跳跃的铃声  
他们不认识我  
却信任这荒山冻云的祖国

那一片片天真、稚嫩和纯洁  
越发使我痛苦  
我心头的血，一直滴落  
在时间和生命之上  
直到今天

1997. 7. 于北京

## 我的另一个祖国

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

大地尽头的最后一座村庄  
犹如一堆风卷的枯叶  
犹如史前部落的遗址  
遥远却又很近，生活中  
直线的心电图和低血色素  
把跃动的生命全都埋葬了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

低矮的茅顶倚着坍塌的土墙  
一户户相拥相挤的苦人家  
家家传递的都是愁苦

日子沉重得像石头  
贫穷和哑然深不可测  
没有什么比这更死寂

如果不是从墙缝冒出呛人的柴烟  
如果不是有狗从门前走过  
如果不是墙角开着一棵瘦弱的葵花  
谁也不相信这是一座村庄  
千年也割不断和穷困相连的脐带  
没有什么比这更凄惶

走进一间黑洞洞的茅屋  
一个老人独对一堆火的余烬  
苦涩中，两只混浊的眼睛  
用逼人的力量拷问我  
你是谁？我的心被刺穿  
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酷

我俯身握着他干树皮般的手  
泪，扑簌簌滴在死灰上  
我的心燃烧起来  
我的理智却结成了冰  
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

跨出门，忽听一片孩子的读书声  
嫩绿得滴水的童声  
比阳光更明亮

从哪个缝隙传来  
穿透这里全部的  
死寂、凄惶、严酷和痛苦  
把四周的山都震动了

我窒息的肺和猝死的心脏  
突然醒来，看见  
他们生命的高度  
远远超过乌蒙山  
明天，他们踮起脚  
就会看见山外辽阔的世界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

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啊

1997. 6. 8. 于乌蒙山中

# 南方炮台

朱增泉

—

世纪又将更替  
南方沿海的那些古老炮台  
依然面对着浩瀚大海  
等候新世纪的曙光  
将未来  
照得辉煌

这些古老炮台  
是近代中国耻辱与觉醒的  
双重标记

虎门海面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消息  
林则徐最先知道  
古老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国歌的第一个音符  
来自南方炮台

1840 年的怒射  
无法击沉西洋驶来的钢铁炮舰啊  
却将身后的故国击中  
将清王朝的尊严  
击得粉碎

林则徐和关天培两员大将  
奋力守卫着虎门、厦门、定海一线的海岸炮台  
而大清国却已魂飞梦碎  
失败  
是因为顶不住西洋的坚船利炮  
和昏庸朝廷的  
前后夹击

关天培随陷落的炮台  
殉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终于明白  
国家的积疾沉疴  
才是导致他惨败的  
真正大敌

横陈在荒凉炮台上的

铁铸古炮  
虽已锈蚀得面目全非  
仍能看出粗糙、简陋无比  
它们残存到今天  
是向后人作证  
上个世纪的中国，被自己的封闭  
与落后  
彻底击溃

## 二

南方炮台的悲愤炮声  
永远是中国军人刻骨铭心的  
第一篇训词

近代中国  
军事史的第一行就写着  
这些古老炮台与西洋炮舰的  
激烈交战  
写着  
这些炮台在激烈交战中  
沦陷

阅读这些交战记录  
中国军人之血  
一次次沸腾起来

旧世纪衰弱的中国军魂  
被炮声警醒

高唱着嘹亮军歌的中国军人  
跨过先辈的屈辱  
背负起民族的希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军歌的第一个音符  
先于国歌，来自南方炮台

### 三

厦门胡里山炮台  
至今架着一门古代火炮  
高昂的炮身如一根巨大的手指  
指向远海

这是一种昭示，一种提醒  
南方炮台在陷落的一瞬  
顿时醒悟  
中国的命运  
从此将同汹涌的大海  
祸福相关

我从照片上看见  
一位脱下戎装的年迈军人

前来凭吊古老炮台  
他让海风吹拂着白发，硝烟  
弥漫过他的一生  
凝结在胸前勋章里的荣光  
属于祖国  
他用一名老军人深不可测的眼神  
望着远海

想起这些古老炮台的沧桑  
就想起军人的使命啊  
他拧紧了眉结在倾听，脚下  
惊涛拍岸  
波涛一浪接一浪涌来  
他在眺望中国未来

哦，年轻的中国军人  
在你学会使用全新概念的高技术兵器  
向来敌闪电般反击之前  
请先从这些古老的炮台里  
阅读民族的衰落，蒙难  
觉醒和崛起  
感受崇高和神圣  
将生命注册进这片土地  
然后，以中国军人的名义  
跨进新的世纪

1998. 4. 19.

原载《诗刊》1998年5月

## 分行的随笔（组诗）

张新泉

### 夜 生 活

据说越是南方  
这种生活夜得越晚  
十一点半，和深圳通话  
某女刚出浴，正往眼脸上  
涂一种神秘的蓝  
她新鲜如八九点钟的太阳  
我奋力捂嘴，掐死一队  
    喷薄欲出的呵欠

这种夜得很晚的生活  
已光临我的城市  
楼下的娱乐总汇  
小姐们夜不闭户  
“鬼饮食”摊点的开瓶碰杯声  
如乱枪齐鸣，从午夜响到  
日上三竿……

据说外国早就这样了  
而且，已经“这样”了多年

据说新世纪的前夜  
最长，也最魔幻  
所有的墓地将上映《人鬼情》  
许多动物都拒绝冬眠  
据说嗜睡者遭轻蔑  
梦呓如绯闻，鼾声被围观  
据说哪怕残疾的猫头鹰  
都将入选俊男靓女  
难得一见的景致是  
晨曦初露。朝霞满天

## 小 姐

已经不好用这个称呼  
叫那些年轻的女子了  
即使满脸纯洁  
也冷不防招来  
误解和敌意  
于是便点头，微笑  
讷讷地避实就虚

这原本是个极美的称谓  
张生如此叫过崔莺莺

一个名叫西厢的院落  
才苦得甜蜜  
变成蝴蝶之后的梁兄  
依旧不改口  
会飞的英台小姐  
爱情们仰慕的虹霓

小姐曾是你的挚友  
小姐后来做了你的妻  
小姐姐带你去放羊  
姐儿小小会补衣  
小姐是月，是月下的田螺  
是镜，照亮你心中的云雨……

已经不好用这个称呼  
叫那些年轻的女子了  
因为夜幕落下时，你不知道  
哪些灯会红  
哪些酒会绿

## 我的中学

中学时代很短  
就那么短短两年  
以后用桡片在水上写字  
用锤子在砧上敲打短句  
都不合平仄，不合规范

而生存的提问一个紧接一个  
问得刁钻，问得横蛮  
有一回扛包落入洪水  
河神灌了我一肚子凉茶  
又搜去袋中的半本稿笺

中学时代很短  
就那么短短的两年  
以后点名时，我始终缺席  
在很近又很远的地方  
我想回答  
但炉中铁已烧得通红  
负重的船正在上滩……

我的中学啊  
我还没听够的上课下课的铃声啊  
我还没看熟的老师同学的颜面啊  
我刚刚举起还未抛出的垒球啊  
才开始爱你  
已只能怀念

曾是你枝头上  
一颗青青的柿子  
阳光照过，暖风吹过  
如果不是猝然落地  
我愿意长得循序渐进  
汁甘味甜

三十年后一个隆重的场合  
我接过烫金的荣誉证书  
那证书说我自学成才  
镁光灯好奇地盯着我的脸  
记得那时我的站姿  
与三十年前一样笔直  
仿佛我还在你那里  
还在初五九级第三班

## 母校的歌

教我那首歌的老师  
不知是否还活在人间  
伴奏那首歌的风琴  
不知是否已五音不全  
曾被那首歌  
烤得红光满面的母校啊  
如果我在远离你的地方  
轻轻唱起那首歌  
会不会有骤至的夜雨  
敲响你记忆的琴弦？

那几乎就是一首校歌  
回荡在教室，嘹亮在校园  
被献身祖国的憧憬激励

我们就是那歌中  
餐风露宿的勘探队员  
“山谷的风”就从那里吹来  
“林中的鸟”就在黎明的枝头  
啼唤  
从那首歌的第一个音节  
起步，年轻的激情  
已跨越了万水千山

母校就在那首歌里  
同窗就在那首歌里  
青春就在那首歌里  
我曾是一个忘情的歌手  
珍藏那首歌，直到今天

## 都市呓语（组诗三首）

马虹琴

### 商业街

请不要惊醒这些甜睡的怪物  
不要率领阴影里欲望的豹子  
轻浮的阵风从巨兽齿啮间

巧妙地穿行

它描绘了欢娱的轮廓 俨然  
海市上悬浮虚构的繁华

在这样的潮水中洗涤只是徒劳  
你同样无法抓住空泛的泡沫  
这些年 一些事物生长的速度  
让我们许多人忘记初衷  
浪头无声挟裹  
股值期货的拜物教  
把你送到金丝绒拍卖盘内  
敲着耻骨

告诉你该怎样生活

而街道不停地吞噬着  
它缓慢嗜瘾  
不肯放下自虐的烟枪  
平民在没顶透支到来前  
抓紧一根稻草  
小心翼翼走过斑马线  
形迹可疑的中产者  
蹬身钻进写字楼  
唰地一下拉上窗帘  
一夜发迹的暴发户趁夜色正浓  
剖开城市的盲肠  
拿走尚未消化的剩余财富

另一些散荡街头不明底里的人  
他们提着希望的木钵匆匆穿过  
从生活夹缝捡拾忙乱琐屑的碎片  
他们吸进工业灰尘  
呼出经年积淤的情殇  
在灵魂尚未来得及贴上标签前  
挣扎着浮出  
布满沧桑的头颅

## 夜 生 活

一盏灯被一只手掐灭

一座城市被另一些手重新拨亮  
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喝点什么  
一只杯子在某个角落注定遭受侵扰  
一张支票上巨额数字累加到极致  
一只肥胖的手拿来锁进保险箱  
一条小巷里霓虹的媚眼疯狂闪烁  
一滴露水上尘世的粉末沾满表层  
一个倒霉的人不留神就会走散女友  
一些规矩人不敢朝灯火阑珊处张望  
一朵玫瑰被涂红指甲油的手插进胸罩  
一只白蝴蝶飞出夜幕改变了颜色

## 流 行

给城市留下经典注释的少女  
千方百计变换裙角  
从一定容忍坡度  
诱引旁观者目光的流向  
资金流向 今冬明春  
物价指数仍会持续上扬  
美元兑换人民币保持坚挺  
最新排行榜表明  
    矫情最为昂贵  
    诺言最为廉价

某报还曾透露 求婚者  
当场被斥为卑鄙

另一男性诗人对女友公开声言  
不出卖爱情 只出卖性

市场经济 一只看不见的手  
调节人们的胃口  
传媒机构适时批量制造  
鲜嫩欲滴的名词  
充盈市民寡淡的餐桌  
葱丝或葱段 无关乎营养  
仅是苗条与浑整的视感  
语言教授欲辩忘言  
转身扎进现代汉语词典  
在方言情结中  
玩弄修辞学的滑腻

能代表城市风格的建筑物顶端  
风标迎八面来风飘摇不定  
亦步亦趋的人们随新款上市  
日益陶醉于  
一个时代的疼痛美学

原载《诗潮》11—12月

## 现代启示录（三首）

叶延滨

### 美丽的逃亡

啊，最美的激情想要飞起来  
选定一首诗的题目  
就是选定一个目标  
美洲大峡谷、尼罗河金字塔  
还是……都是一次美丽逃亡

假定一下飞行方式  
火箭那是梦中的专利  
波音太舒适是钞票的把戏  
热气球刚刚用于商业的俗事  
还是鸟翅式的，浪漫激情  
会让美丽的词汇变成羽毛

……唰唰……

……唰唰……

打印机将这首诗打印完毕  
飞行结束——这一次激情  
比以往结束得更像遗憾！  
因为激光喷墨机比老式打印机  
更快，更不屑为诗句浪费时间

## 平原记事

昨日新落成一座开发区  
今日才出土一方旧王宅  
年年岁岁的戏台啊  
三百六十面锣啊

昨日洪水如泻洗男儿泪  
今日水库鸳鸯戏女娃情  
男男女女的故事啊  
三百六十首歌啊

昨日有三五车匪饮枪子  
今日见千百鞭炮醉喜宴  
生生死死的老土啊  
三百六十炷香啊

昨日失意诗人离家下海  
今日高飞秋雁唳声入云  
离离合合的缘分啊  
三百六十次悔啊

昨日太阳说还是老平原  
今日平原说还是那太阳  
升升降降的牵挂啊  
三百六十回死啊

昨日月圆说千里共婵娟  
今日无圆月今夕是何年  
盈盈缺缺的苦恋啊  
三百六十声娘啊……

## 仿木家具

“你在伪造历史  
你那些花俏年轮是真实的吗？  
我们经受多少风雨  
才有这骄傲的年轮！”  
——真木家具起诉似地声讨  
仿木家具没长耳朵

“你在伪造伤痕  
我们是斧砍锯啃才成了家具！  
你从没有经过这种劫难  
你哪配与我们为伍？”  
——真木家具哭泣着斥责  
仿木家具没有眼泪

“你在伪造家族  
你说你也算红木真叫寒心！  
我们光荣祖先来自高高的山林  
你是哪个作坊的私生子？”  
——真木家具痛苦地捂住脸  
仿木家具没有表情

“你伪造高贵……”

“你伪造端庄……”

真木家具还在列数劣迹  
仿木家具已被顾客选中  
唉，仿木家具在心里同情敌人们  
“你们该责问人，人造就了我呀！”

# 城

丁中皓

从泥土出发 城始于一块石头  
在世的晨钟暮鼓里 旗帜总是一片夕阳  
堞口在风雨中模糊 披衣的士兵  
面对着青草的远方 身后是酒幌  
人民是指大地上的一切生灵  
有风则伏 无风则立

滑过陈子昂脚下的城  
在五十年前是一个弹出枪膛的弹壳  
枪声间歇 余温散尽 士兵拍打着尘土  
弹壳在孩子的嘴边吹出一支城市民歌  
人民欢喜着 仿佛秋风中的麻雀  
所谓的解放就是这样  
阳光照在任何物体上  
都不留下阴影

看不见孔子脚下的流水  
城在我们的心中抵达了梦想的边缘

过去烟逝 热血带着祖先的想象  
使英雄站进城市 接近生民  
他的手掠过城的上空  
忽视世俗

父兄 在解放中回归泥土的父兄  
在生的最后姿态里 围在他脚下  
那些泥做的枪炮在他们的手中  
还和钢铁一样沉重  
他们一直屏住呼吸  
扫视四野

弹壳在城市的黑色工厂里  
已被铸成水果托盘和烟斗  
城的四周仍然是大地和苍茫的四季  
所有的道路被收在城市的手掌之中  
城市 我们这些与土无关的生民  
曾在灯下忧郁地怀乡

一座城市有自己的生命  
在秦砖汉瓦之中遍布春花秋月  
夜与昼只是一次反复的呼吸  
城市从来都不是我们手中的生命  
她无端而来 无从而去 像一次梦  
像我们少年时期的父亲  
冷冷地牵我们的手  
横过岁月的街市

所谓解放

就是阳光照在任何一个物体上  
都不留下阴影

理想是一坛上好的老酒

曾经使我们忘记了饥饿 寒冷与死亡  
城市的墙上 曾留下了标语和弹洞  
梦想曾经深嵌其中 我的父兄  
都曾为一些口号喊哑嗓子

城市总是先于我们的生命

从不属于我们 她有一条长长的脐带  
连着老式建筑 土色香炉 红门上的铁钉  
帝王的陵墓 古老屋檐下的今年的雨水  
那些根本无从猜测年龄的老树  
我们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看见了抽刀断水

守着苍茫 那金属的反光在玻璃上留下  
让我们晕眩的影象 最后的迷离与惶惑  
是城市四溢的夕阳

城

五十年已过 青春还剩下多少  
神情已苍老 热血还剩下多少  
今天的繁华都是明天的烟云

城 我和历史的目光都会穿过喧闹  
只看生民在赤白的城市日下  
是否眼角含泪  
是否衣食隐忧

车站是一处象征  
城 我的寄居之所  
陌生的人群聚敛再次散开  
脚印与身影 生存与死亡是花开花落  
一张张长椅 隔膜的眼神后  
收藏着人生最后的秘密  
城 这是你的花

我要看怀乡的人群是否还在街市上  
贫穷不是耻辱 富贵不是光荣  
在生活之上飞翔的美好  
还有人能看清你的翅膀  
所谓的解放就是太阳  
照在任何物体上  
都不留下阴影

我开始怀念英雄  
在他手指的方向  
远山青草 静水白羊 细雨打在树叶上  
夕烟人民 历史时间 过去投射在未来里  
英雄的手总让孤独的灵魂翘首而望  
越过城的喧闹 在英雄手指的方向

隐约有让人激动而又安静的回响

所谓的解放

是心如三月的广场

鸽子从小儿稚嫩的手中弹跳然后飞翔

所谓的解放 是爱情只是爱情自己

是泪水只因为欢喜 是笑容来自内心

是大口大口喝醉了自由的空气

纪念碑 酒吧里的音乐

城市披头士 迪厅里的瘦小少年

双层巴士 草场上的足球 涂色的建筑

物质女人 理性生活和感性的爱情

我身在其中 可我已经知道这就是一切

一如风之于树叶 青草之于羊群

心之于情人之唇 我之于天地

我已经不再怀乡 故乡已远

像我旧时的外套

风啊风 经我时

多像流水

常望窗外

秋雨洗尽尘埃

只有人群 不见远山

我的城不是古远的驿站

所谓的解放是灵魂不再背负苦难

是人民在月下安详地散步

枪炮锈蚀在时间里  
是爱扎根于泥土

没有心灵的自由  
历史只是空荡荡的稻壳  
没有生民的快乐 再美丽的城都是废墟  
于楼台殿阁 于崭新的时光轮下  
我只听雨 滴过诗经 淋过乐府  
经唐诗宋词 直入民歌  
生命回响时  
有心留下来  
弹动琴弦

五十年  
一座城市该有一个广场  
一个广场上该有一片青草  
青草一样的人民安详地生长  
儿女们花朵般拥挤在生命的路上  
风来自四面八方 带着雨  
和那从枪口喷出的光芒

# 我和我的工厂

竹 马

—

不！决不是逃避和背叛  
不！决不是逢迎和赞美  
就像我鄙视自己的工作却没有放弃  
就像努力工作而成为自然  
日复一日的转动及震撼  
松懈的神经 浮躁的思绪  
在工厂巨大的轰响里  
如同风雨浸淫磐石形成淡隐的伤痕  
就像一颗螺帽一丝丝游离自己的位置  
总是需要扳手不断地加以紧固 或者  
再加上一个螺帽加以防护 我不知道  
我是机器上的第几个螺帽或者哪一种扳手  
我只知道在这样的往复中不甘或者安然

## 二

我渴求什么 奢望什么  
曾为劳动淋漓酣畅的茁壮而欣慰  
曾为工作的火热铿锵而陶醉  
每天 两点一线 乐此不疲  
家居 工厂 家居  
就像我岗位上的工作程序  
启动——运转——停止  
总能看到铝锭 钢坯 塑料  
电子产品……  
丰收的谷垛一样越码越高的秋天的形状  
总能看到运输产品的车队 一辆辆  
满载水果一样的心情随风飘去  
我按时领取够花一个月的薪水  
然后酤一壶烧酒在酤酊中卸下一身的劳累  
我和我的工厂习惯了在早、晚唱着歌  
安 居 乐 业  
我由喜欢自己的工装到喜爱自己的工作  
我看重自己的付出和所得

## 三

是什么使我想到了背叛  
是什么让我放弃创造和孕育的胎盘  
我和我的工厂是真实的机器和汗水

生产不出股市 传销 经贸公司的概念  
生产不出假烟 假酒 性用品之类的高额  
利润

更生产不出批条 美女等无形资产  
我的工厂沉重 沉重得像夜的黑  
摊派 流失 欠款都是黑夜里穿着亮衣的  
魔鬼

他们走过厂区就带走了机器的喉咙  
我的工厂沉重 我也沉重  
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  
黯然中和积压产品交换词汇

市场疲软↔阳痿  
倒闭 下岗是最耀眼的两句话  
豪华时代 大生产牌香烟成为我最奢侈的  
苦恼

#### 四

我的工厂很大 可以做不同的工作  
比如 可以把一只三寸长的钉子用  
三锤  
把它钉进木板里 可以用一上午的时间  
用一把一尺长的铁锉 打磨一件器具  
推进拉回数万次 直到胳膊酸痛为止  
也可以在 1000 钢炉前站一刻钟  
用 4 米长的铁钎加工炉火 然后休息 2  
小时

也可以上夜班 用手电照着旋转楼梯  
一旋一旋直到旋转到 50 米的高度 检查  
仪器  
或者拿着扳子 钳子 电笔之类 四处  
走走  
一天八小时的工作也可以过去……

## 五

我曾看见过一个皮鞋匠的工作  
除尘 去污 上底色 打底油 再打  
保护油 再打鞋油  
再用刷子 大刷子 小刷子 用软布  
用鹿皮  
来回拉动数十次 动作快捷 节奏均匀  
一招一式 操作起来十分好看  
我发现擦皮鞋的程序比我的工序复杂  
擦皮鞋的工作比我的工作灿烂  
我为我和我的工厂感到可笑  
我找不到维系我呼吸的操守

## 六

我和我的工厂与灯红酒绿比邻而居  
偶尔打个照面或者寒暄  
训练有术的笑容在嘲笑我的低贱  
手中的厚茧在跑车 美女 宝石面前

成为羞耻的佐证 从而无地自容  
我越来越怀疑我坚持的意义  
在伸手就可以抓钱的时代  
只要把手保养好  
只要把笑容保养好  
只要把绅士风度保养好  
只要把.....

## 七

我还知道 一个女人可以用一生的时间  
修面 养颜 除皱 纹眉  
洗牙 丰乳 做处女膜手术 减肥  
按摩 抹营养液于全身直到脚趾  
抱一只小猫或者小狗 然后推牌  
相比之下 我感到我和我的工厂  
十分无聊以及不可救药。

## 八

我错了吗 每天早晨七、八点钟  
准时汇入奔向工厂的河流  
河床比马路宽 一股势不可挡的  
潮水 在厂门前束了一下腰  
然后迅速分解成支流 直到  
冲击每一个叶轮转动并发出声音  
钢铁和钢铁碰撞的声音

齿轮和齿轮撕咬的声音  
电流奔跑的声音  
水咆哮的声音  
风鼓噪的声音  
天车上电铃流淌下来的声音  
汽笛冲刺加力的声音  
……

## 九

我对工厂的熟悉胜过对妻子的熟悉  
脾气 秉性 外形 健康状况  
比如哪些部位容易生病及其原因  
龋齿掉了没有镶嵌属不属政策性缺损  
哪些病需要关心照顾  
哪些病需要住院否则影响全身  
什么时间是经期 什么条件下性欲亢奋

## 十

我始终未能游离于螺丝的约束  
我始终未能摆脱扳手的操纵  
面对自身的微弱和外部的强硕  
我的背叛是多么的无力和渺小  
长时间的啮合 我和我的工厂  
已经熔接在一起 或者  
在磨合的运转中产生了磁性

血液的流动总是偏向钢铁的走向  
有时静下来敲一敲四肢的筋骨  
隐隐有了金属的回声

## 十一

我的工厂只有钢铁 水泥 劳动  
除了钢铁还是钢铁 各种各样的钢铁  
除了水泥还是水泥 方的 圆的 立体的  
石林  
除了劳动还是劳动 油泥抹黑了的脸  
伤残过的手 被腐蚀了的工装  
磨平了的铁锹 用变形的撬棍  
安装着的机器 四处飞溅的焊花  
变幻的数据 红绿灯的荧屏 机车的轰鸣  
奔跑的安全帽 宣传板上滴血的照片

## 十二

我和我的工厂每天厮守八小时  
换上工装我就成为机器中的一部分  
不停的工作 哪怕休息我也是机器  
我把自己固定在工作台上  
偶尔用电话和外界沟通信息  
电话说 中午为答谢朋友的帮助到大富豪  
酒店喝酒  
下午通过某领导找教育局给孩子办转学

手续

晚上远方的情人要来 安排住宿  
问我有没有时间出去聚聚  
我说 今天我被固定在工作台上了  
哪能像你坐着公家的车 四处奔忙  
说完 我感到自己从螺丝上外移了一厘米

### 十三

在工厂洗浴时 赤裸裸的我想到了天空  
想到了飞鸟的自由姿态  
这种幻想往往是在排尿的瞬间出现  
是不是那一股浊流也会变成轻风  
工厂里的窗子都蒙上了一层粉尘  
目光不能穿过模糊抵达远处的澄明  
由此想到工厂外面的一些事物  
拔地而起的速度总是与我擦肩而过  
广告上的明眸皓齿与我总是十分陌生  
衣冠楚楚 面容灿烂 推杯换盏  
远离闹市的我在工厂里无法看见  
我是工厂里的一颗螺丝或者扳手  
在被拧紧或者拧紧别人之后  
做流光溢彩的梦

### 14

我在暗夜里走进过我的工厂

一串串明亮的星星从夜空垂下来  
高低错落像圣诞老人点燃的灯  
我穿行在无人的厂区里  
守护一个巨人的睡眠  
和那节奏均匀的呼吸声  
在夜晚我能感受到工厂的重量  
这是大地的重量 国家的重量 生产的  
重量  
夜晚因工厂而真实 生动  
夜晚因工厂而变得温暖 光明  
暗夜里一个人远远地看见了工厂  
或者听见工厂深情的吟唱  
孤独和恐惧丧失殆尽  
全身漾起的全都是亲切的感情

## 十五

我的工厂像一本很厚很厚  
缺角 卷边 泛黄的大书  
沉重的内核及其破损的美只有我能看见  
没有谁愿意也不能将它翻动

## 十六

由此我想到了工厂这只恐龙  
在转型期会不会被老虎 狮子 豹  
撕扯得破烂不堪 甚至吃掉

那吞掉下去的一小块血肉或筋骨里  
就有我不死的心和永远的疼痛

## 十七

我和我的工厂在国家的博大里  
只是一个点 一块铁  
只是工业上一个具体的部位  
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  
做高楼大厦里的肩章和帽徽  
做手机上的按键  
做娱乐场所里的麦克风

## 十八

我和我的工厂 不能像我和我的诗歌  
诗歌可以不写只要能像诗一样活着  
可如今生产一个部件 断断续续  
需要用数日或者数月 乃至一年的时间  
就像一个诗人一年才写一首诗  
艰难的后面我看到某种衰竭

## 十九

我和我的工厂啊  
不甘或者安然的弟兄  
手拉着的手 同甘共苦

风雨兼程的心  
合成力的最大能量  
在不屈不挠的坚守里  
我和我的工厂泪流满面

原载《人民文学》1998年7月号

# 结束与诞生

傅天琳

—

海  
很静

海岸礁石  
是我泪水变硬

序一样的波涛白茫茫  
湿得磅礴而逶迤  
茵梦海，微微掀起涛声

似乎是一生  
似乎是一刹那  
风云一幕幕退回背景  
海的女儿，那只鸥  
出发到找寻历史的上空

鸥的瞳孔射出光芒和渴求  
仿佛为了今日  
它要望穿过去与未来  
拂开时间  
远处是你  
茵梦海，你没有消失  
在鸥群穿越风暴折断羽毛  
在血流如注但没有痛感  
在阳光的负面  
在没有水  
只有一股蔚蓝色气体

在流星亲吻你最后的语义  
我听见鱼鳍滑过浪尖的声响  
看见血，游动在波涛间

二

用回忆辨认图案  
海在旋转  
季节在抽搐  
音符猎猎，虫语袅袅  
沙滩蠕动，柔软地  
流出图案中的预言

椰子树一身金蓝

站在海边  
它披挂四季风雨  
朴素而庄严  
作了眺望的象征

我注目岸边的小茅屋  
命运的火焰手指  
一遍遍抹掉我  
姿态优美  
如抹掉一把草芥

我注目桑榆之日  
青山垭口  
衔来团圆之月  
一轮最圆的厄运

我注目墓碑  
踏碎梦的暗蓝  
一边是坟在含苞  
一边是出海的船队  
这么辽远而亲近的遗忘  
这么亲近而辽远的追忆

海凝固了  
我听见簌簌收缩的声音  
听见水的疼痛  
那声音多像哭泣

双手紧握一把刺骨的冰凌  
在不安的反省中，在烟雾里

### 三

每一条水波都心计如丝  
受伤的鱼只能吞食倒影  
持久的知心的敌视  
有体育的意味  
各执一方棋子  
作长久的对弈和抗衡

有面对一种宗教的感觉  
不用言语，仅用眼睛  
就使对峙的昼夜黑白分明  
牙缝间传出咀嚼礁石  
海水和椰子壳的声音  
在眼波中能触到什么  
非常刺手

在笑容掩盖下的血管和计谋  
能盘绕而成看不见的网  
咬也无处去咬，挣也无处去挣的网  
浪花们蓬头垢面  
不堪承受的奇耻大辱  
来自海，我们泪和血的故乡  
我们盐和生命的发源地

这是多么不朽的杰作  
墨汁解冻，翻云作雨  
在鱼的翻滚鱼的熬煎鱼的挣扎中  
获得欣赏的快感

#### 四

过去的事情  
端端坐在茶杯的对面  
现在是一名旁观者  
袖着手，眯着眼，慢慢品评

屋檐的两角欲飞  
窗户和门却不想走动  
寻巢的燕子掠过  
那是昨日的门庭

从下水道鱼贯而入  
自然而然便长满鳞甲  
他们走了，不，严格说  
他们知道房间拥挤，走了  
我们搬进他们住过的屋子  
开始抢板凳，抢桌子  
抢墨水瓶大头针  
制造风波  
听玻璃的碎裂声，清脆动人

而上班铃声总是准点响  
小车准点开  
宴请准点入席  
斟入酒杯的  
是滴滴新发生而又  
老掉牙的泪

游荡于烟酒茶之间  
烟不为诗  
酒不为歌  
茶不为友情  
谁下了，谁又上了  
谁能坐小车装电话谁能晋升两级  
依靠对手去打击对手  
而对手和对手的对手  
是一张被酒杯旋晕的圆桌

## 五

是的  
健康而充满朝气的四月陷落了  
澄澈而温柔的水质污染了  
我能否坚持游到归来的季节  
只有海才知道

海是鸥的坟场

浑身充盈着悲剧气息的鸥  
在浩瀚的秩序里  
它失落的羽毛是一片  
来自生命之外的严寒

面对落日  
我每天向太阳敬礼  
目送水波摆动鳞光滚滚东去  
椰子树也去了  
只剩下血肉之躯的磷质  
鱼也去了  
只剩下一张网晾在岸上

几百年了  
海滩不再长草  
鸥群饿死不再往茵梦海飞  
我们沉默的光辉  
早已无荣无辱无忧  
噢，海，那时我仍会拨亮千盏心灯  
看看你隔世的温情

沉重的世纪刻进碑中  
夜雾袭来  
海逝去

## 六

海以无数水波的形式  
化柔情为我  
以礁石的形式，化坚强为我  
以胸怀，化宽容为我  
当肉体与大地一齐凌越苦痛  
对着明亮的落日，我必须  
彻底地，自致命的耻辱  
一跃

我重新反省你，仰望你，超越你  
重新享受你的温情  
享受你的刀伤  
享受你自造自设自我陷落的文字和言辞  
在牛羊归栏的节拍中  
处处暗喻丛生

千百次顿悟  
又千百次沦入执迷  
我们在人生的圈套里跳进跳出  
千百次穿过阴与阳的隧道以及  
带剑的石林，险象丛生的波涛

自由是感觉不到的  
它穿过体内，流水般洗去烦恼

灵魂在星光弥漫的上空  
漩涡般的深洞等待自我校正  
我们是被世界结构的一部分  
相互提醒，相互支撑

## 七

我们的船  
在海的表层皮肤滑行  
以为拥有了海，这是错觉  
我们的船，沉入大海内心  
身锈迹斑斑  
不知已成为海，同样是错觉

旋风般扑来的波涛如骑  
使船队溃不成军  
年复一年  
笑容的漩涡吞食多少船只和星辰  
最黑暗的一鳞  
遮蔽了整个的海  
使我们有眼无珠  
在印满烛光的小舱  
站不安，坐不稳  
来回划动两手空空

沉船啊我的沉船  
它愤怒过，伤心欲绝过

现在它安静下来了  
还剩最后一点点力气  
要好好保存

沉船是人给海的礼品  
这非凡的勇气  
来自花、鸟、帆影和涌来的潮汐  
当一轮皓月走过  
步步踩痛无语的心情  
沉船啊我的沉船  
我肢体的某些角落  
正在一层层消失，再次为历史  
增添斑驳的一笔

## 八

无言无语的内心永是那片蔚蓝色故土  
椰子树，用羽毛擦亮启明星  
当耻辱、伤痛和沉静融为一体  
当情感陷入幽冥  
思想远离事物的原形  
当一条波音的鱼，在蓝色天空奔跑  
意象和节奏  
从容不迫  
进入新的秩序新的意境

当跫音洒向苍茫大地

上帝的钟声  
响彻我身体的全部神经  
当混沌中婴儿的哭喊犹如  
化石诉说旷古的忧伤  
当茵梦海，长满鱼类和树叶，永不污染  
当椰子树自洁成仙  
礁石苍苍修道成神  
那只鸥，梳理羽毛  
成人

当仇恨充满歉意  
失败和挫折飘散谢世般的气息

面对时间  
每滴水都有出发的地方  
每片雪花都有归来的源泉  
所有进化过程在错误身上踩过  
并抚慰最弱小的梦，最强大的人格  
超人格的海，茵梦海，生命之露  
又缀满衣襟

## 九

最后我要告诉你人是什么  
人是一群肌肉骨骼和血液的组合  
一群灵魂的培育者，砍伐者  
谁是谁非，无人去揭晓

只有茵梦海，将这一切，一切的一切  
融为一体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一枝富有水分的椰子树  
灾难来临没有预感  
旷代的忧伤，全因为  
对现实的迟钝和淡漠  
女人，女人，你这狼藉的花草  
奴隶的缀饰，悲剧的明星

一往情深，深不可测的爱  
永远伴随女人  
直达神圣和恒久  
在一片凝固的蓝色晶体里  
显得美丽，端庄而自由  
女性啊女性  
你必须在海里看到圆形和球体  
在大堆纯粹感觉的覆盖下  
袅袅上升，为虹，为霓  
月亮落了  
太阳又升起了，日子  
总是在水中交替  
当缀满星光的海面  
月又升起  
当我再次变成一只鸥  
以日为镜

以泪净身  
我会懂得  
强烈的火总脱身于水中  
天琳，路的结束  
方是人的诞生

原载《诗刊》1998年11期

# 传 说

高红十

—

人能够记住十年前的事，  
二十年前的事；  
三十年前的事；  
但是不能记住一百年。

一百年的瓷碗够上文物啦，  
标上价拍卖。  
一百年的册页编进史书啦，  
供翻找查询。  
只是那瓷碗是冷的，  
册页是死的。

三十年的记忆还没冷却温温煦煦，  
不够把恐龙压成化石，  
不够把昆虫凝成琥珀，

刚好孵出暖暖的传说。

记忆的拥有者还在孵呢，  
记忆的需要者还在传播，  
就像没进化成青蛙的蝌蚪，  
有蛙的头和蛙的肢，  
也有蝌蚪的尾巴。  
真不真的，  
别太苛求。

## 二

三十年前离开北京的那天，  
火车站广播肯定放了音乐，  
叫人热血喷涌热泪盈眶的音乐。  
是《东方红》？  
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不记得了。  
也可能两支曲子轮着放  
一遍又一遍……

能记得的是我没哭，  
我的父母也没哭。  
父母手握小红书，  
规矩地站在白色安全线后面。

### 三

一九八五年春天，  
三十几个北京知青回访延安。  
长途车上老乡说，  
来时还是些猴女子，  
尔格（现在）成了婆姨。

我不喜欢听婆姨两字，  
两个字包含大襟袄和扁扁的发髻。  
有那么老么？  
当真有那么老那么丑么？

今年春天，  
留在延安的知青开车来北京办事。  
他讲他的司机同知青有很深的渊源。  
是吗？我笑问，知青做了他的嫂子，还是姐夫？  
是舅妈和三大！  
我惊悚麻木得不知说什么好。  
猴女子变成婆姨变成舅妈和三大的三十年  
有多少故事、多少传说……

### 四

他叫张革。  
三十年前他到延安插队。

第六个年头招工，  
第七个年头回村。  
往下的事情有点模糊。

有人说他回村后带领农民  
修梯田打坝发电种果树种田；  
后来他办了个公司  
后来他和他的公司回到北京  
后来他要用公司的钱  
——据说有几百万  
给村里办学校  
什么学校，  
用得了几百万？  
还要搞项目，  
让村里致富。  
今年春天他突然死了，  
心血管疾病说走就走了。  
他的公司留下  
一些项目，  
许多债务。  
项目和债务  
只有他一人清楚。  
他插队的村子  
鲜红的对联早已褪色。  
上联  
看灯看电视看录像莫忘知青  
下联

吃泉水吃苹果吃核桃惦念知青  
横批  
张革京城佳节愉快

## 五

那年夏天，  
我在蟠龙山遭遇一场蝴蝶雨  
扑头盖脸铺天盖地。  
陕北管蝴蝶叫扇儿呢，  
扇儿的翅膀拍打着车窗玻璃。  
蝴蝶是黄的，  
盛开的柠条花是黄的。  
那雨大得，  
不真实。

那年冬天，  
陕北三天一大雪五天一小雪。  
探家的车子被封在山外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挂防滑链的车，  
知青不管不顾扑了上去。

洛川，还是富县  
两辆车交会的时候  
坐窗边的知青胳膊被挂断  
无声无息地断了  
流出鲜红的血

鲜红的血无声无息流在雪地上  
那雪那血  
不真实。

三十年的记忆  
无法抽象成哲学；  
三十年的记忆  
刚好孵出艺术。

## 六

陕甘宁红了三十年，  
知青去陕北插队  
老乡管毛泽东叫老毛，  
管江青叫老毛婆姨，  
管周恩来叫小周  
管高岗叫高大麻子。  
知青听得新奇又惊悚。

多数乡亲未见过那些人，  
那些人的那些事不一定是真的  
资讯不发达的陕北  
盛产传说。  
六十年后再回陕北，  
没有人讲老毛和老毛婆姨，  
可见传说的年龄是五十岁。

# 七

知青传说的寿数还有二十年。

原载《诗刊》1998年11期

## 中国都市与书法（组诗）

田 君

### 篆 书

瘦  
是你的精髓  
像五千年都没能胖起来的  
中国书生

一身的铮铮傲骨  
很传神  
不媚官  
也不媚俗  
屈曲盘绕的线条  
瘦得不亢不卑

独居书法的一隅  
甘守寂寞和清贫  
做自己的学问

不计名利  
与世无争

瘦只瘦在自己的身上  
大篆与小篆  
相连的笔意  
把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悟成了一支支无锋无芒  
无悲无喜的  
瘦笔

## 狂 草

狂癫的墨  
在命运的宣纸上  
深一脚 浅一脚地  
舞蹈

那无章可循的舞步  
像黄河  
一泻千里  
留下了千万条或宽或窄的河道  
风吹了三千年  
日晒了三千年  
墨迹未干

狂张旭 醉怀素

鼎盛了整个唐朝  
还有我们的毛泽东  
谈笑间  
挥就了一个偌大的中国

读一幅狂草  
像亲临了一次黄河故道  
梦中  
我听到了  
墨的  
拍岸声

\* 张旭、怀素均为唐代草书名家，被后人称为“狂张旭、醉怀素”。

## 隶 书

像长者端坐  
深谙的世事  
藏在你的蚕头雁尾里

就为这一笔  
一支支的羊毫或狼毫  
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那笔尖饱蘸的浓墨  
是书者的心血  
力透纸背

记住了秦砖  
也记住了汉瓦  
背负着一代代帝王将相的功过  
脚踏实地的隶书  
在一块块的石碑之上  
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墨路  
让多少虔诚的后人  
临摹至今

那深浅不一的脚印  
是一个个善意的陷阱  
走出来的成家  
走不出来就继续做百姓

## 郑 州

在郑州走路  
一不小心  
便会掉进商场

不管是什么东西  
真的  
假的  
只要是有人生产  
郑州人  
便敢给你摆上一条街

在物质的围抢中  
很多人  
都会感到力不从心

囊中羞涩的人  
只好躲进路旁的大排档  
就要一碗糊辣汤吧  
一喝  
汤里面  
竟也全是商战的味道

## 广 州

大街小巷  
都操一口  
标准的粤语

到处逛逛  
除了广告牌上醒目的汉字  
竟找不到一个熟人  
偶尔有一两句普通话  
小声靠近  
“换不换假币  
要不要黄带”  
听起来  
也很不普通

车站上的铁栏杆  
很欺生  
中国人  
外国人  
统统都得站在栏杆以外

我是一个外地的过客  
感觉广州  
很陌生

## 武 汉

长江和汉水  
是两条水织的围巾  
披在汉阳、汉口和武昌  
三姐妹的肩上

情同手足的三姐妹  
就是武汉的  
历史  
现实  
和未来

多少次  
步入这三姐妹的深闺  
两手空空的我  
领略了她们为我守护多年的

四季  
春华与秋实  
我一次次忘我的  
融入其中

我是一个旁观者  
又是一个局中人  
我爱这既熟悉又陌生的三姐妹  
像爱着我的三个情人

东湖  
是只漂亮的蝴蝶结  
可我不知道该如何采撷  
不知道该为谁佩戴

## 确认绿洲（组诗）

张学梦

### 诗歌是灵魂的绿洲

朋友，诗歌是灵魂的绿洲  
她在这冷漠险恶的人世，传播爱的感受  
她是草豆蔻：疗治心伤、慰藉忧愁

她以天使的纯真，把造化的精神率直地吐露  
在诗中，世界这尊两面神向你微笑着招手  
你会满怀感激，庆幸这次偶然的逗留

在诗中，生活这尊两面神向你微笑着招手  
她以贤哲的睿智把人生的真谛率直地吐露  
你会满怀喜悦，面对每一杯芳醇的酒

她是荒原中的博物馆，收藏玫瑰的残骸  
她是濒临湮灭的火的基因库  
她是干涸河床的贝壳，缅怀往昔的激流

那些被压抑和玷污的最初的述说  
在文明和理性的高压下，都已缄默成石头  
惟有诗歌，是所有的愤懑自由的出口

即使有一天生命被解构成一堆零散的元素  
即使有一天发现精神不过是物质的玩偶  
相信在诗中，你依然能听到胚芽的啁啾

## 科技是未来的绿洲

我不掩饰对存在的忧虑和迷恋  
我知道，科技是把双刃剑  
人类正加速挥霍这个世界  
那渐渐逼近的，是双重的荒原

我们吞噬果肉，丢弃果核  
恶意地透支，拒付到期的债券  
毫不理会日愈扩大的臭氧洞  
倾泻紫外线。但我依然

要孤单地歌唱科学技术的赞歌  
毕竟现代文明的千姿百态诠释着明天  
在这个费解的宇宙  
悖论看守着我们的摇篮

克隆羊多莉顶开了生命的门扉  
信息高速公路网织造着地球的蚕茧  
火星虽说不是适合移民的星球  
但那染指的辙迹，实在令人浮想联翩

使我们看到希望，看到远方  
在悲观论内部升起切实的信念  
使今后五十亿年太阳光照的岁月  
有了更多的偶然

我不掩饰对存在的忧虑和迷恋  
我知道，科技是把双刃剑  
人类正加速挥霍这个世界  
那渐渐逼近的，是双重的荒原

可除了上苍的恩宠  
哪儿还有拯救的指南  
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别无选择  
惟有我们的智慧响着驼铃，  
惟有我们的理性布满甘泉

## 和平是文明的绿洲

凝视着房舍、公园栅栏的拐角  
凝视着酸奶味的婴儿、小母亲的浅笑和细腰  
生活既像酿造阳光的浆果又像贮存阳光的坚果  
而这一切，一枚导弹就会全毁掉

面对全球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一览表  
电子穿凿的空间，塞满分贝色彩和种种奇技淫巧  
文化既像一窖陈酿又像一支序曲  
而这一切，一枚氢弹就会全毁掉

这世界又积聚起力量浸淫于沉甸甸的果实  
人类再次陷入梦想并迎来新的浪潮  
真好像春天的曙色镀在处女地的芽苞上  
而这一切，一场核战争就会全毁掉

因此生活依然像悬在枯枝上的蜂巢  
因此四周依然蛰伏着灭顶之灾的沙暴  
因此联合国旗帜上的草坪依然是一种渴望  
因此诗人们依然有必要为人类理智高声祈祷

## 诗 三 首

章德益

###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黎明是一滴浓妆的蝇血  
黑夜是一粒罌粟的种子  
世界是腭与齿的棋谱  
生命是上帝与撒旦的残局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报纸是铀与洪水的拼盘  
诗歌是鱼仓或烟花院的地契  
电视机是一匹木然的阉马  
流行曲是一滴老鸨的胃汁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上帝是 思考的 傀儡  
历史是 雕像的 婢女

贞操是 器官们的 教父  
币值是 假话的 几何题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膏肓是一册投资指南  
官阶是一座移民局  
枪托是一名风流的嫖夫  
绯闻是一只 单音的耳机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智商是一枚 金币的 穿墙术  
道义是一句 蛆的 祈祷词  
人性是腰以下的三流上帝  
信仰是病灶里养颜的锦鸡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灵魂是 批发商的 小费  
生存是 罂粟的 殖民地  
世纪是 白蚁的 余粮  
远景是 蝇眼里的 教区

## 时代俊杰

这就是他们——  
在餐碟里操练 在筷子尖行军  
四肢骑着一匹一匹 胃  
在公款里旅行 沿途收编

落草的主义与绝色的唾星  
仰望 天空中嵌满新油漆的味蕾  
闪闪烁烁的饥饿 布满时代的良心

这就是他们——

在旗褶里盗卖薪火 在胚胎里走私基因  
把上帝的肩膀划走成一只  
贩毒船 夜泊在 世俗的头颅下  
一只花蝴蝶的舵手 在腰以下的水位里  
走私 酒精与克星

在尘埃的 牌局里  
思想已是一尾呕吐的鱼  
生命已是一架解构的魔镜  
灵魂已是一只原始的苍蝇  
世界的牌桌上升成世纪末的高地  
一滴洪水旋转成 骰子  
在黑暗里飞掷出 咆哮的人性

哦 这就是他们——

物质主义的教徒 拜金时代的神明  
享乐主义的精英 正以  
牙齿为马 以纸币为马 在无数  
陡峭的指数与高寒的利润上攀登  
沦陷的肝区是罂粟的殖民地  
燃烧的领带是时代的 秃鹫翅膀  
在金币的日蚀里 凶猛穿行

哦 这就是他们——  
脑已卸妆 心已下班  
舌头唯赶路在 连天的黄尘里  
腰佩黄泉的 俊杰呵

快餐时代中一盒 灵与肉的 三明治  
在薄薄的 灵魂里 夹着一瓣什么样的  
高血脂的 梦境

### 这个城市的灵魂

这个城市的灵魂  
在尘埃中飞扬 在蝇血中腌渍  
在橱窗与口红间折射出  
凶猛的 光芒  
在货币与罂粟间计算着  
食肉的 公式

这个城市的灵魂  
冰凉如 估价师的手指  
抚触着 古币下的幽魂与朽水中的  
往事 一种冰点的抚摸精美如  
食肉的狼蜘蛛 在心的陷阱中  
计算着 嗜血的利率

这个城市的灵魂

如交易所的流言 纷乱飘扬  
眼睛里突进的狂飚冲卷起  
人性的 泡沫  
星空是一张指数图 钉满 苍蝇的首级  
流言熄灭 纷落成一地 鸚鵡的冷尸

在八月的酷热下 这个城市的灵魂  
是一间 浸水的厨房 飞满  
红色的苍蝇 香料瓶里汨汨发酵出  
火山的残血 砧板边一堆猩红的蟹壳  
精美如一首 后现代之诗

在汹涌的人世上 这个城市的灵魂  
是一条 无家可归的门槛 枯等着  
脚与尘的变奏 血与火的灯饰  
在午夜一条门槛爬出月亮的内部 寻找  
遗址 梦贝 死去的家园正在一只果核内  
流血 四周落满 火与冰的悼词

原载《诗神》1998年2期

# 战争像一件穿破的风衣（组诗）

黄世海

## 守望和平

战争  
就像一件穿破的风衣  
在一个句子的内部  
轻歌曼舞

阳光  
是一张白纸  
所有的语言、文字  
都向我身边涌来  
以一种声音的速度  
划过我的灵魂

顷刻，碎骨布满了我的全身  
我已无法用语言  
独自站立

于是，一株相思草  
从美丽的伤口破土而出  
吮吸战争的血液  
而生长

和平  
抖落岁月之尘  
咀嚼伤口

把我这份深深的情  
折叠成一支玫瑰  
插进枪口  
守望东方永远的和平

### 阅读生命的背影

我疼痛地站在一本旧书里  
思考着死亡以后的事情  
当歌声接近尾声时  
我便宣告一个高尚的灵魂已经诞  
生

在生命的表面 我看见  
跋涉者的躯体已倒在一个  
破败的古战场  
铁马金戈都在昏昏大睡

而那把拉开的弓  
却倒在人类生存的土壤里哭泣

面对岁月慵倦的瞳仁  
一只鸽婴  
告别温暖的大树飞向蓝天  
与光芒一同成熟 一同成长  
日子却独自躲在一个句号的内部  
体会凄凉

当岁暮里打开剩余的阳光时  
一些花谢 一些花开  
一些树枯 一些树阴  
此时 生命的锁孔已无须钥匙

回家的路破了又破补了又补  
我便将背影折叠  
站在岁月与朝日的高度  
锤炼我的灵魂

### 匍匐于生命的台历

季节从一个字开始  
英雄从一滴血开始

过去的背影只是一个故事  
冷冷的手掌响过岁月的驼铃

深入一片相思的海域  
我走出早已确定的方位  
在旧梦上进入战争

弓一般的脊梁  
剑一般的头颅

与你吻别之后  
你是否在彼岸守望我的归期  
你是否孤独地坐在渔火之外  
坐听我遗忘的那一阵阵枪声

在刀戟与鸣镝丛中歌唱  
在飞血与战鼓声里呐喊  
披一身神话  
我在火与火的交战中  
书写一尊不属于我的碑

穿过一个明朗的日子  
穿过一个梦中的日子

把残缺的衣襟丢进诗页  
父亲从手纹卜我的命运  
我放弃成为一个英雄  
一袭战尘进入史册  
我在台历上书写自己的碑文

# 听说远方有战争

潘 超

## 听说远方有战争

—

这是真的吗？是火  
要开始烫手 是铁  
要四处沸腾 是钢水  
要滔滔奔涌？ 但是 现在  
我只看见羊群 看见青草  
在羊齿间流着酥香  
看见流水在山岩上潺潺  
离去 炊烟在缭绕  
歌声很轻盈  
祖国正一派和平  
只是 我听说远方有战争了  
听说 生命要杀戮生命  
枪口要对着枪口

## 伤痕要覆压伤痕

### 二

可是 这是真的吗？  
我真的不敢相信！  
现在多么美好啊  
玫瑰的花园正迎接  
带雨的开放  
花朵的道路  
正走着运送春天的身影  
和平时刻 是自由 是歌 是深情  
轻风 绿水 流年  
吟诵大地的辽阔  
树枝 草叶 烛光  
展动如画的盛景  
这几乎使我在飞翔  
如鸟 如蝶 如蜻蜓

### 三

战争就不可以避免吗？  
难道因为权力我们就选择兵马  
因为石油我们就选择血刃  
因为核我们就选择炮火  
因为几个人的头脑  
我们就把身体和血  
归还泥土去腐蚀

不！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有阳光 阳光下有一张桌子  
桌子四周有椅子  
我们可以坐下来  
沏一壶工夫茶  
在缭绕的氛围里  
心平气和地谈谈天气  
然后 伸出血脉相通的手  
抚去 心灵的一些烟尘  
这会多好啊 我们会听见  
拔节的芽儿哼起生命的歌声  
天空一派蔚蓝

#### 四

这不会是世界的方向  
“ 并无真理可言  
除非兵戎相见 ”<sup>①</sup>  
为什么要用热血与火光的交织  
死亡与死亡的遭遇  
来砸开我们心中的顽石  
换一种方式不好吗？  
春天 正在人间  
撒播绿的节奏  
你看生活不需要枪声  
和杀戮 生活需要歌与

---

①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语。

五

不要交出最后的血  
不要交出心跳  
除非 我们的头上架着雪亮的钢刀  
当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无悔  
但我们只要有鸽子 翅膀 花园  
我们就珍惜现在的节奏  
大地有叶子使劲地在绿  
天空有云彩使劲地在蓝  
屋顶上有炊烟轻快地飘  
幸福在闪着波光的地方挥着亲切的  
手 看那一群擦枪的士兵吧  
他们放飞着歌 梦想 蓝图  
和爱的心跳 他们用青春守护  
花朵与钢铁的 光荣

鸽子

我是一只会唱歌的鸽子  
我要在青枝绿叶 碧水花山的  
氛围里飞翔 我清楚祖国的天空  
十分绚烂 白云悠悠 阳光暖暖  
笛声也贴着大地在回荡  
尽管我的飞翔只带来祥和  
但我飞翔的愿望

每日每日 每夜每夜  
贴着屋顶 树枝和正在建筑的  
白色楼群 我闪动轻捷的身姿

轻轻轻轻我的翅膀  
它掠过一些波浪  
那些仰望的脸 追寻的目光  
在阳光下十分惬意  
一些颤动的火舌  
使我飞得更加平稳  
天空显得特别高远  
那穿越万里云山的勇气  
使我收敛着东方太阳的光芒  
我不消逝  
而是出现 出现  
在大地之上优美地划出弧线

到处都是 家 故乡和祖国  
我的飞翔 让矫健的身影  
带着春天的歌唱  
放在最令人心动的地方

### 沉重的翅膀

一千种怀想 一千种雕刻  
该飞翔的已经垂老  
该垂老的沉重地飞翔

一千种理由  
把心头的梦 打碎  
把爱和憎分解开来  
把花和草分离出春天  
这种光阴 是幸福和不幸福的交织  
一千种咳嗽 归于最后一种寂静

相信真善美吧  
该展开的展开  
该凝重的凝重  
轻松的风吹过  
大地上留下愉快的口哨  
飞去的是一个影子

# 第二辑



## 秦 腔（外二首）

朱增泉

听秦腔

唱词难懂，但感受强烈  
那调门欲与天公试比高

唱秦腔

唱的就是这心气  
感受秦腔真谛

听得懂与听不懂反倒不太重要

自从秦皇领衔主演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戏

关中男女老少，世世代代都成戏迷

虽然主角永远不再回来

秦腔却被活生生地传了下来

走遍天涯路，会唱秦腔的必定是秦人

听那浓浓乡音，醉煞人

## 西 部 皮 影

从黄土高原的背景里

从大西北的氛围里  
走出一头毛驴、一个女人  
或走出一群文臣武将、一位诸侯  
隐现在远古和现实之间

也有刀枪剑戟、人唤马嘶  
也有生离死别、风情万种  
丝丝声息，朦朦胧胧，真真切切  
是几个影子，是历史真实

西部皮影里有个影子很古老  
影影绰绰像是秦穆公  
他是秦始皇的先祖  
看戏的老乡们都认得，越看越亲切

西北老乡们  
也从皮影里隐隐约约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于是各自琢磨各自的动作和唱词  
苦苦琢磨一辈子

乡风民俗造化人  
关中男子的脸形都是长长的  
从骨子里透出一个“秦”字在脸上  
这是祖祖辈辈听秦腔听的、看皮影看的

## 锅 盔

秦国故地

一种古典的农家食品流传至今

不叫饼，叫“锅盔”

充满军旅色彩

善战的古代秦人

对战争与和平的哲学思考很深

表达方式极为独特

“锅”是和平，“盔”是战争

将两者合一，很精辟

古人早就认为

吃饭与战争这两件大事

是有联系的

记得第一次啃食“锅盔”时

我面对餐桌如面对古战场一片狼藉

想起古代秦军的连年征战

思索着古往今来的战争与和平

如何交替，又如何衔接？

咀嚼“锅盔”如咀嚼遥远历史

也细细品味着自己

经过兵役和战争历练的人生

每一口都值得回味

“锅盔”风味独特

1997年4月—6月

## 纸上的风景（四首）

韩作荣

### 日 子

日子是冰冷的锁孔  
猫眼的窥视  
六个平面的挤压  
与生硬的折叠  
倾斜中的平衡  
从容的雨雪  
互不相关的点头微笑  
一支香烟的点燃和熄灭

日子是踏动的双腿  
车轮。螺旋桨。爱  
恨。梦幻  
相聚与离别  
倏忽间的来去  
一步步的丧失。阻隔

损毁。如路灯充满欲望的光  
因胆怯而失神

1997. 11. 27.

## 山林的早晨

山林渐渐清晰。一只鸟醒了  
从树丛探出头来  
用几声鸣叫敲打着宁静  
把啼音拉得很长  
阳光钻入树阴，湿气氤氲  
带着雾影的光束  
震响着嗡嗡的弦音  
太阳越来越大  
让人只能感知，不敢逼视  
在物象间制造强光与黑影  
有如幻境，光漫过红叶  
叶片在通透中有血液流动  
又于草尖镀一层晶亮的银白  
鸟迸出来，那是风  
托起一小团血肉和轻盈的骨头  
在羽毛之内动荡  
崖畔，一位少女走过  
翻卷的衣裙正和太阳一起燃烧

1998. 2. 15.

## 雪还没有落下来

最初的寒流掠过  
叶片纷纷扬扬倾洒  
一切繁缛和遮蔽都被风消解  
自然便敞开它清瘦的裸体  
郊野是空旷的  
再没有什么阻碍我的目光  
在微冷的风中挨近阳光  
让躯体感受温温凉凉的柔暖  
雪还没有落下来  
秋的边缘  
洁净、惬意而宽舒  
躺在草地上看天，澄明的秋日  
多么辽阔，多么深远

1996. 11. 30.

## 寺 院

旷野是阔大的  
寂寥停泊在夜晚深处  
寺庙里  
一墙异常明亮的灯光  
让围墙后的夜更黑更浓  
在光与昏暗隐约粘连的虚空  
雪粒由灰黑渐次发白

被一根根细线牵扯  
悬浮着缓缓飘落  
经受雪花的敲击  
钟声颤抖  
雪地便散碎着银子的声音

1998. 2. 5.

## 翼上翼下（三首）

匡 满

### 翼上翼下

翼上有风  
风是天空的围巾  
翼上有星  
星是银河的徽章

翼下有轮  
轮是拥抱大地的双臂  
翼下有树  
树是母亲温馨的发髻

所有的鸣响  
都是先人的梦呓  
所有的蔚蓝  
融进博大的灵魂  
所有的飞翔

最终为着降落

无论在坚硬的黄土  
还是柔滑的青草  
轰轰烈烈叱咤雷电之后  
最渴望栖身于墨绿的屋檐

## 开口之间

闭上眼睛  
感觉日蚀的光晕  
和扑面来的悬念  
回忆的路标  
固执地朝向前方  
弯月灿烂旋转  
人生纷繁跳荡

张开双目  
超重的行李全部失落  
拧紧的时间之钟  
在额角又刻一道细纹  
不问飞向何方  
只期望停泊的时候  
见到阔别的亲朋

## 飞临海洋

想像长长的岸  
在微笑之后变得冷峻  
一支歌如潮如涛  
漫过悠悠的记忆

阳光恬静如镜  
追溯桨声橹影的大江  
追溯篷帆褴褛的历史  
然后俯看  
肃立的紫荆

高高地领悟深邃  
默默地回味庄严  
在胸中长留一份宽广  
和一首永恒的诗  
每当飞临海洋  
总想起拥抱海洋的人

1997年夏—1998年元月  
原载《诗刊》1998年4期

## 在大地上行走（外二首）

孙昕晨

—

在大地上行走，  
秋风就是我的祖国。  
我热爱每一片霜打过的叶子，  
就像你，  
怜爱一个受伤的美人。  
是不是应该这样：  
每一个播种天空的人，  
总能收获大地。  
哦，生活，你的背面，  
让我抚摸你陌生而亲切的部分  
——更高的星辰  
——更深的孤独  
何处是灵魂的边界？

二

在大地上行走，  
我把嘴唇叫做音乐，  
我把鲜花叫做肉体。  
爱情的梯子只有两把，  
一把叫做腐烂，  
一把叫做燃烧。  
高贵的心灵，  
忧郁的酒杯，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三

在大地上行走，  
我遇上了多年不见的情人。  
她安静的双乳像北方的歌谣，  
沉默的嘴角，  
把这个黄昏收拢。  
整整一个冬季，雪  
追随着她，  
直到来年的春天，  
从我的脚印里长出。

## 四

在大地上行走，  
我看见了流水和桥梁  
——命运的十字，  
是一个人的财富。  
如果我的痛苦比金钱还多，  
如果我的心跳，  
比远处的钟声更接近天堂。

### 内心的落日

更明亮的灯火把海底照亮  
更狂暴的风雨被大地收藏

更寒冷的冬夜牛在反刍  
更安静的村庄在星光下歌唱

更残酷的战争在一个人的内心  
更忧郁的眼睛做我的新娘

更美的美人注定死于爱情  
更好的青春人们只会挥霍

更重的石头留给哲学  
更黑的黑土埋我的心脏

更自由的道路归还给鸟儿  
更高贵的向日葵走不出村庄

更广阔的森林藏起我的水滴  
更醉人的感情总在路上

更远的流水拒绝了朝廷  
更清澈的天空被人类遗忘

更圆的落日留在了唐代  
更青的青山眼望着家乡

### 特别是阴天

特别是阴天，  
午睡醒来，室内光线很暗，  
春雨和北风一阵阵打在窗玻璃上，  
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  
想起小时候在乡下，  
奶奶领着我们点瓜的情景，  
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

整整十五年，我来到这个城市，  
读书、干活、挣钱过日子、  
看别人的脸色，  
或者为爱情忧伤。

整整十五年了——  
雨打在窗子上，  
我的心一阵阵收紧。

童年啊，  
我们在湿润的泥土上挖塘。  
惊蛰过后，清明之前，  
雪白的南瓜子  
落在黑土上溅起一片白光。

我还能再看见你吗？

让我躺一会儿，再躺一会儿，  
把这种姿势稳住。  
我就看见青青的瓜藤，  
在隐隐的雷声中，  
爬到故乡今年的河坎上。

## 经典女性（组诗）

叶庆瑞

### 《雷雨》中的繁漪

我敢作证  
这决不是自杀

她纤纤细指  
扣动不了杀机  
那支精致的手枪  
就像她美丽的自身  
仅是豪门的一种点缀

子弹早就潜伏在  
冷漠的目光里  
灵魂不止一次被洞穿  
流淌的血  
比泪更多  
而青春年华

却比射程更短

枪声是人造的闪电  
一场旷日的雷雨  
淋湿了半个世纪

###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孑然一人 躲在  
97 个章回里焚烧诗稿  
隔着时间  
我们无法扑灭那盆火苗

谁忍相看 生命之火  
作最后的舞蹈  
阖上书页  
依然听到诗韵在爆

一阵轻咳  
来自窒息的清朝  
我匆忙开窗透气  
不见了百年的灰烬  
惟有窗外雪花在飘

### 《古今小说》中的杜十娘

瓜洲古渡

争渡过雄兵百万  
却拒绝横渡爱情

野渡无人  
那舟横成一刺  
鲛在历史的喉管

沉船 沉船  
让爱作一次水葬  
惟留遗恨  
在后人心头登岸

那只百宝箱 溅起  
不止是同情的泪珠  
信不 至今有人  
在把沉宝的地点打探

## 《家》中的梅表姐

高家的深宅大院  
不适合生长爱情  
一把古老的铜锁  
锁住了所有的人性

那一副耳环  
快速滚过了青春期  
在此戛然而止

终止成干枯的年轮

用箫声冲泡的药  
治不好你的病  
一咳是春  
再咳已成秋了  
结核蚕食的肺叶  
没有鸟来筑巢

既然姓梅  
就不该错过花期  
那么咳出的血  
也迸作花瓣  
开一个灿烂  
给严冬看

## 触摸古典的美（三首）

程 维

李 清 照

一场宿醉  
美人病酒

浓睡减去黑夜  
海棠绿叶  
减去卷帘女子的素手  
唐诗减宋词  
墨汁减去泪迹斑斑的  
衣袖  
杨贵妃减肥

风雨  
减愁

约等于

……红瘦

## 杨 贵 妃

被自己的美  
伤害最深，致命的伤口  
是时间：被死亡阻挡或固定

华清池  
她裸得丰满。水就这样溢出了  
宫廷。一层薄纱  
是若隐若现的夏天  
一个天子住在里面

剥开荔枝  
妃的肌肤接近透明  
这丰润的果实。不堪盈手的  
雪姿和极品。  
美得令人不忍启齿的  
肉感与香冷

从波浪里拎起  
一根丝。临池照镜  
最美的女人开放在花心  
光芒 越过玻璃  
触摸她如玉的容颜

季节的女神  
向花期怒放殷红的唇  
一颗水珠  
滴落在脚尖。就像晨露  
吻着鲜艳的花瓣  
一草一木  
都对她  
暗藏一份激情

温柔的火焰  
在体内压抑越久  
对她的伤害越深  
马嵬坡  
她用过的一根丝  
正是刀上的刃  
至今 在伸出史籍的树枝上  
飘荡着一系  
风中的  
悬念

## 风 之 裙

风中的裙子  
被风用来表达自己  
她绿腰纤细。在风尖上  
笑得弯下了身子  
阳光的臀

闪耀着完美的曲线  
一条裙子装满光明

看不见的腿  
在风里走动。繁花相映  
她芳容一闪  
即收回自己的艳影

风中的裙子  
舞姿躲闪。被激情的阳光渲染  
波涛的裙摆  
牵动一座蓝色的海  
用风来形容一项表演  
用布来叙述  
一个女人的柔姿和娴静

## 纯净校园（三首）

谢 云

### 书声朗朗

这是早春二月。屋檐上还残留着冰凌  
和雪的微茫。而阳光  
已从瓦缝中探进透明的手掌，一页页  
翻动孩子们的书本和面庞  
而我只听到朗朗的书声：像盛大的花香  
将我袭击！在幸福的晕眩中  
我恍惚看见：经过春天  
他们精巧的脸蛋，像朴素的果实  
挂满秋天，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方向

这是怎样一种感动！朗朗书声  
像一道道澄澈的碧水，在春天的校园里，  
激越。婉转。跌宕！饱含一千座  
人类的花园中含苞怒放的美丽与辉煌  
我因此沉醉，静静地

去感怀那一双双翻动春天的小手  
和手中，那比春天更为绚丽的希望  
并且在本质的震颤和感动中  
将他们更高地举起，超过我的头顶  
和现实的山岗！孩子们  
在我清贫的岁月中，你们朗读时专注  
含笑的神情，足以照亮  
我所有孤寂的回忆和梦想

## 老 风 琴

我眼前起伏着它的黑键，白键  
仿佛波光粼粼的静水  
使我接近纯粹、干净的音乐本身  
接近一架古朴的风琴

我知道，夕阳正微笑着与它交谈  
在琴盖下面，就是缪斯  
和她庞大的花园！一种声音破空而来  
一千种声音破空而来。触响  
我的手指。一朵音符  
又一朵音符，在暮色中飞翔、诉说  
而老风琴，依旧沉静

手抚琴键  
仿佛触到想象的火焰。大地浮动  
构成内心的雨水。是谁把金子变成

闪光的沉默？谁能听到  
月夜里鸟的绝唱，看到秋千架上  
时光摇曳的情影？风掀开过去的记忆  
雨敲打未来的音阶，敲打一架风琴

月光下歌声渐远。一颗怀揣光明  
和梦寐的心，被埋在暗夜深处。一份美  
一团微茫的火，将沧桑  
带向最高的星辰！

## 春 天 纪 事

从三月到五月，整个校园被  
一千种颜色覆盖包围。  
被一万种美袭击、包藏  
我们小心翼翼地言行  
生怕触伤  
任何一颗小小的花蕾和梦想

而香气一直跟踪我们。带我们  
远行。回家。拂晓  
或日暮，我们踏青而行  
内心，却一次次  
产生飞翔的幻觉和眩晕

一只蜜蜂飞来又飞去。一千只蜜蜂  
飞去又飞来。而校园

始终在一朵花里，在花朵般的春天  
千百种不同的花里，娴静沉稳  
让我们迷迷糊糊，就跌进花蕊深处  
——这时候，高尚与卑微  
凡尘与脱俗，都离我们很远、很远  
我们只知道：春天使校园  
和校园中的我们，美丽而神圣

鸟儿从钟声里滑过。从纯净的空气中  
滑过。不留一丝痕迹。  
能见度太好了！任何愿望  
和梦想都能安全起飞，安全  
着陆。在春天，在春天的校园  
我们想看多远，就能看多远  
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

## 又写圆明园遗址（外二首）

曲有源

是废了以后成为墟的  
还是成墟以后  
继续废呢  
落日不再回顾什么  
风还是  
从很西的那一面来  
但落叶下的位置  
已经不是长安了

几朵瓦砾堆里的小花  
没人去拈  
便成了脱离原句的注释  
而没人惹的衰草  
其处境反倒好一些  
不仅有寒烟为它涂染  
想迷离一会儿  
还能披上  
朦朦的月色

那最显眼的一根石柱  
模仿无字碑  
无非是想证明废墟上站立着  
还是可能的  
一首诗  
怎么也不会  
把眼睛刷新  
断柯上的乌鸦  
看来真要一犟到底了  
天下之白  
如果真是什么鸟儿唱来的  
它宁可继续黑

## 棒 槌 山

落日壮烈得  
犹如谭嗣同甘愿甩掉的头颅  
滚下  
长城的垛口

匍然而起的棒槌山  
以浑厚的臂力  
击向天鼓  
其回声  
一个反复  
就撞残了

鸣 沙 山

感觉不出鸣沙山是女人的  
你就不是男人  
不信 当你  
越来越贴近  
那种丰腴  
两腿以及膝盖都有些酥软  
新奇 兴奋  
同时又感到乏力的情景  
使你微喘 流沙  
簌簌在你指缝间梳过  
你怎么会  
不感到那秀发的飞扬  
和情爱的流动  
是陶醉使你俯下身来  
一次一次的下陷  
这无底的温柔使你眩晕  
一瞬间 你也许有  
渴望被掩埋的欲念  
何况 当你  
摇着她的双肩  
那月牙泉在下面  
斜睨你时的  
风情万种

## 黄 昏 之 城 (组诗)

曾 一

要在死亡中看到梦境，在落日中  
看到痛苦的黄金，这就是诗  
它不朽又贫穷，诗歌  
循环往复，就像那黎明和日落

——博尔赫斯《诗艺》

### 纸 上 黄 昏

我在纸上虚构的黄昏  
你无法穷尽  
仅靠步行你无法企及

我的母亲一生步行  
一生与纸远离  
却生下一个以纸为命的不肖子  
由纸可以联想到我的命运  
我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与幸福仅隔一纸之遥

我为母亲虚构的黄昏  
是太阳的辉煌的葬仪  
是生命返回子宫  
在寂静中再造生命的一次跳跃  
天空必须失去最后的血色  
血液在暗中运行

在这个回光返照的黄昏  
我看见落日为李商隐缓缓升起  
他从痛苦中找到不朽的黄金

我看见白纸上出现一只乌鸦  
将一棵法国梧桐抹黑  
大嘴巴乌鸦不祥的歌唱  
使鸟枪中的火药受潮

一个虚构的嫦娥  
使阴沉的黄昏微微发亮  
嫦娥在纸上  
撒下感性的女人  
她孤独的光芒穿透纸张  
供抽象的男人景仰  
我徒劳而不懈地在纸上寻找  
存在的真谛  
灵感的手指生出茧疤

## 世界的血

我在纸上虚构一座公墓  
那儿集中了全城的光荣  
我的好兄弟好姐妹  
也葬在其中  
他们的尸骨腐烂了  
血液还在环城流着

我逆流而上  
这是一条滋润心灵的暗河  
它的恩惠如同脉搏  
而我的肉体难以察觉

我知道时间的魔掌能掏空一切  
抹掉一切  
从时间指缝遗漏下来的  
只是一滴滴纯粹的血液

我虚心请教钻木取火的燧人氏  
我要从古老的汉语中取出新鲜的血  
汉语被大大小小的诗人拧过无  
数遍  
我还得继续拧它  
用我的方式

现在我看见方块字的高层建筑  
遮蔽着城中人骨子里的黄昏  
从黄昏的腐叶中  
再生出一切玫瑰之上的玫瑰  
一朵柏拉图式的玫瑰  
点亮了我的心灵之灯  
黄昏中一切形迹可疑  
对双目失明的诗人却格外清晰

一个绕城而过的远游者  
没有绕过这座城  
树木挣不脱树皮  
性感的城堡将灵感幽禁  
他行走得磕磕绊绊  
一张白纸是他惟一的通行证  
凭他一脸的苍白  
我认出他是叶芝或者博尔赫斯  
他失血太多  
他为诗歌输血而怠慢了心上人

### 赴死的剑客

一个剑客在黄昏中出现  
一个剑客可能是一把剑  
可能是一管竹笛

五千年的碧血在剑客体内循环

他中国一般地古老  
中国一般地年轻

一个黑脸黑衣来历不明的剑客  
大步流星  
穿过流光溢彩的黄昏之城  
前往纸上虚构的悲壮

他的独来独往令我想起荆轲  
他与我擦肩而过  
我感觉他身上有一股杀气  
他的鹰眼将我洞穿  
剑客的无言使我的诗篇逊色

我猜测这是一个赴死的剑客  
一条力透纸背的路  
对他无所谓凶无所谓吉  
路或许便是他最大的对手  
网状的路  
将纸上的剑客缚住  
他取胜的绝招惟有赴死

剑可能变为竹笛  
巨大的绝望可能融入小小的竹管  
变为忧伤而柔弱的《江河水》  
覆盖危机四伏的黄昏

而一个赴死的剑客义无反顾  
他即便在黄昏之城歇脚  
剑在鞘中仍如心脏跳动  
一城人冷眼旁观一个剑客的赴死  
一个剑客的赴死使我为偷生羞愧

## 爱情挽歌

黄昏之城是黄金的天下  
是淘金者的乐园  
淘金者被黄金吞噬  
黄金留下  
在我的纸上闪闪发光

我走遍大街小巷  
粉妆的诗坛  
以及粉妆的女人  
纷纷对我关好门和窗  
我不是淘金者  
纯金的诗歌足够照亮我的一生

爱情纯粹是纸上的风景  
在我热衷绘画的年纪  
不懂得爱情  
懂得爱情时我已不是一张白纸  
倾慕玫瑰的手  
握不住微妙的香气

至纯至美的事物在风中飘散

一曲《梁祝》穿心而过  
心早已因物化而死  
可口可乐易拉罐  
是水罐似的躯壳的象征

黄昏中依稀可辨的巫山神女  
没有一个靓女能与你攀比高度  
没有一个猛男能与你举案齐眉

我在城中一隅蛰居  
与梦中的朝霞相爱  
醒来后我发现窗外工业兴旺  
一颗酸雨将唐朝的黄昏弄脏  
包装使内容缩小  
金箔使真假混淆  
干净的脏手使玫瑰消失  
闪光的虚荣使美人变丑

一块布在女人灵巧的手中  
剪裁出无穷的样式  
高跟鞋与低跟鞋招摇过市  
而谁能幸运地走出城市森林？  
追猎之物变为猎人  
一个个猎人落入文明的陷阱

我深爱的是一个东方老妇人  
她拥有黑宝石的宁静  
她博大的心接纳了一轮落日  
许多人爱她的青春容颜  
只有一个全城最穷也最富有的诗人  
与她星光点点的灵魂相遇

## 以纸为命

江河以别样形式返回它的源头  
时间向前无限绵延又往后弯曲

眼前的世界为黄昏笼罩  
风使坚岩变得软弱  
生命微粒从肉体上剥离  
肉体变轻  
甚至已不再是肉体

黄昏模糊了黑与白光与影  
人与物混同灵与肉难分  
生与死的界线游移不定  
黄昏中游荡着暧昧之人

使他们满面生辉的是黄金  
使他们暗淡无光的也是黄金

我要将生命带走

让弯曲的时间刀一般地割我  
让我的血液流经一支挽歌  
浇灌纸上的花园  
把人生的香气留住  
一条线性的时间拖拽着我  
滞留在这座黄昏之城  
濒死的未亡人  
复生的已故者  
在我虚构的另一个黄昏团聚  
百年仇敌相爱无期

白昼向黑夜倾斜  
喧嚣归于寂灭  
蒙面的摆渡人神情坚决

而我要将另一个我送走  
一个以纸为命的人  
一生都在城中居住  
一生都在穿城而过  
在黄昏风雨的浸淫之中  
保护好纸上的建筑以及灰烬中的火种

## 天上的玫瑰（三首）

周所同

### 大雪小令

雪比雨更使人怀旧 譬如  
雪迎来你又送走你  
留下中间大片大片的空白  
叫我如何独对这一干二净的苍茫  
阳光的寒冷 蝴蝶爱花的忧伤  
譬如月影下流过白日的泉水  
倾听时突然失去了耳朵

白光一闪的速度 大雪大雪  
美丽茫然的瞬间譬如一世未醒的  
旧梦  
因爱而暖因暖而冷因冷而燃烧  
在未成灰烬之前我必须说出  
你太高洁更见我俗世的卑微  
譬如你太美丽反而显得更加残忍

从此我是住在伤口的病人  
自采草药安慰自己旷世的疼痛  
不敢再有踏雪的心情譬如不敢再仰视  
你飞来飞去的背影 譬如今夜  
我以这则小令千里万里地想你念你  
最终还是万里千里回到原地不动

……

1997年1月26日

## 天上的玫瑰

把世上所有的黄金看成石头  
敛紧内心的风暴独自微笑  
绝尘的美逼近火焰  
问我问雪莱的夜莺 谁  
听到灰烬燃烧的心跳

仿佛瓷器碎裂时的尖叫  
亲切的疼痛来自仰望的一瞬  
我的眼睛蓄满古老的泪水  
向露珠借米向荆棘问路  
倾尽四十年风尘再支八十岁盘缠  
可否叩响你比远还远的门环

下沉的心 上升的翅膀  
说出的距离永远无法抵达

问遍大路上所有回家和出门的人  
都说黄昏过后是早晨  
等待者比谁都走得更远更艰辛

退一步则是遗忘进一步则是陷阱  
不退不进只好在石头里点灯  
该照亮的此生无法照亮  
该熄灭的却又留下不死的火种  
天上的玫瑰从枝到叶的忧伤  
被谁折磨又被谁安慰 今夜  
我轻叹一声就将自己否定……

1997年3月21日

## 虚构的悲剧

一转身就看见这片草原  
我想去要去的地方比远还远  
青草 彩蝶 蓝天下的泉水  
接下来必须说到那朵黄色的百合  
惟一的心跳被谁听见  
最美的事物往往最为偏僻  
远足的人常常凝坐不动

亦如最高的飞翔是静止的  
唤我仰望却留下永恒的距离  
打马而去的草原一闪即逝的露水  
留在心里的人已经远走

我只好是盲目的尘土眼泪的石头  
迷乱的击打自己  
以真实的流水说出雾的虚无

之后是擦肩而过的风  
是一杯冷茶面对炉火  
是檐雨念出的名字被关在窗外  
最终 想起绿色的草原已是冬天  
我是白发苍苍的芦荻  
听雪声沙沙地走来  
再也不敢想到发芽了……

1997年3月5日

## 写给世上那些未谋过面的人（组诗）

李自国

### 达·芬奇，雕塑世纪的肖像和名声

佛罗伦萨天神  
你已使我闪动着  
芬奇堡内的美妙颤音  
如果我就是那架风车  
被你的长嘶充盈  
意大利的马 不管怎样叹息  
从歌曲到手指 从博物学到天文  
以你夜卧火焰的土地  
雕塑着世纪的肖像和名声  
哦 达·芬奇  
是上帝 蔑视不幸的人类  
还是古老的爱情  
埋入灯盏般的红唇  
竟让蒙娜丽莎  
神秘一笑 超凡入神

你就这样携带情人和标本  
神游世界各地  
在巴黎 在罗浮宫 或是你的祖国  
大清早来到你的教堂  
来到《最后的晚餐》壁画前  
爬上脚手架 叉手而立  
陷入久远的凝思  
古代的寓言消失了 你还在赞美  
中世纪的哲学中断了 你还在连缀  
伟大的意大利天神呵  
衣冠华丽的骑士  
你创造的世界之美 包罗万象  
你的智力和精神 令世人吃惊  
你更像仁慈的主  
我是臣服于你的仆人  
时至今日 明月高悬  
我独自来到二十世纪  
世界贸易的购物中心  
面对你玫瑰色大篷下裹护的  
不朽的意志与灵魂

佛罗斯特，我跟随着你

我满怀感激 又继续行走  
跟随风中的新英格兰  
像一把转椅

传来众神仰望的声音  
如你使用过的口语 娓娓动听  
新英格兰的斜雨呵  
属于你 你的白描  
从西海岸的旧金山  
到比肯斯菲尔的木屋  
一位皮匠的声音，古典而矜持  
一位牧场主的声音 舒展而迷醉

我跟随着你 先生  
在那个冬日晴朗的早晨  
一排排赤桦的枝头  
悬挂着冰柱的景色  
爬树的男孩  
一直往上 向天国  
而那棵树载不动你  
只好把树梢轻轻点向地  
剧烈冲突的内心  
回到民间 抑或现实  
佛罗斯特先生 这就是你  
亲吻土地的方式吗  
这样的场景 竟让我  
让波士顿以北的男儿们触目惊心  
今夜 我和你一样沉醉  
一根直挺挺的草根  
又让我抓住你  
抓住一个老人的声音

送走这个与情人争吵的世纪

## 这是狼，在人群中嚎叫

声音空旷 艾伦·金斯堡  
一辆来自麦卡锡时代的  
美式大卡车 超吨位的语言金矿  
朝着没有人迹的野路上颠跑  
黑夜猝不及防来临  
白粉在峭壁上撞成内伤

这是狼 在人群中嚎叫  
天亮前的黑人街 踉踉跄跄  
没有比酒精更能踏践虚妄的时刻  
没有比针管更能输送爵士乐的时刻  
道路寻找轮子的呼叫  
是谁在为你辩护呵  
大卡车 我紧握你发疯的脑袋  
却分不清纽约或旧金山法院的方向

我猜想 尼采一定很开心  
你铜质的烟斗开满上帝的百合花  
哥伦布千百次忧郁地凝视你  
地狱的入口便是你的天堂  
我的新大陆呵 嬉皮士运动  
自你扔掉的床单上发着高烧  
美金 宗教 预言性的宣谕

注定要嚎叫 注定要艾伦·金斯堡  
你的诗歌正敞开行吟者的喉咙  
两个轮胎灌满了一个时代的疯狂

## 眼眶涌出震颤的海水（二首）

殷常青

### 岸边的岩石

所有的水退走  
所有的声音退走  
向我裸露出岩石——  
被海饮干了热血的生物

这是一张破碎的脸  
一张石头的脸  
是谁迎了上去——  
升起海岸的寂寞

这是被抛上岸的鱼  
从它布满裂隙的身上  
可以听见海的波涛  
和蔚蓝色的风

岸边的岩石——  
仿佛在等待什么  
仿佛被大海的意志培养的巨蚌  
一口一口吐着大海的心语

岸边的岩石——  
被围绕，吞没，重现  
它不可动摇的孤单  
多么短暂，持久！

仿佛一只鹰——  
在海的怀抱里停顿  
收起翅膀。在风的吹拂中  
坚守。巨大的岩石——

就这样储满蓝色的飞动  
但它在沉默。岸边的岩石  
会不会在沉默中化作液体  
重新回到海的腹中？

## 看见大海

看见大海，看见辽阔的律动  
一种没有写出便被抹掉了的爱  
看见隐约的航船，梦的坚持者  
在月光之上运送着月光

在金色的沙滩，我写下海的名字  
和我的热爱。一阵海风吹来  
那些字迹破碎成了花朵  
我把满把碎片揉进胸口

大海的风，我曾从书本里见过  
它将整个人的心胸展开  
现在，我站在大海面前  
把人间的悲愤降到最低

我看见一切都在静默，欢呼  
我看见一切都在释放，承受  
大海，我看见曾在梦里梦见的  
蓝：内心的一面硕大的明镜

我看见一朵浪花，一只鸥鸟  
我看见无数幻想的小手，拽出  
内心紧藏的虚无和沧桑的热情  
大海呀，我看见能够看见的

好像一次次幸福的停顿——  
我多想成为一个小水滴  
被大海举起。我多想成为  
一枚贝，被大海握紧在掌中

## 诗 三 首

冉云飞

### 牧 羊 人

大地铺就的草皮，依然发亮  
不是雨水，而是羊群的呼唤  
横跨草原的脚印是我从小的足迹  
移动的帐篷安放在马车上  
我的内心在充溢、在飘散，握不住  
因而飞向别的羊群和家庭  
我放声高唱的牧歌  
多么辽阔，像疆土一样

请收下我远道的礼品和祝福吧  
大地啊，为你效劳是多么幸福  
芬芳的奶汁从皮下展开、流淌  
它们将养育多少身体、激情再来  
倘若魔鬼让我背叛  
我的心也会长久地埋葬在草原上

花草茂盛，黄蜂鸣叫  
多么亲爱的双手啊，随便安放在哪里

一群羊，如一群优雅的子民啊  
宽阔的地域，我就是领头的人  
牧鞭和家犬随我远征四方  
喝下奶汁，吃尽鲜肉  
身心宽广，让我歌唱爱情吧  
在哪棵树上嫁接，绿叶如冠  
升起的朝霞，被我抓住  
如宝贵的品质让我珍藏和发扬

现在，我要收鞭，吹响牧号  
让草库仑\*把羊群围住，黑夜来临  
在草屑的反刍里默默无声  
太阳啊，领受你的光芒和美丽  
要多好的运气，谁来赐予  
如今，要重逢祖先的气象  
有数不尽的障碍和困难  
不如诀别，纵身跳进湖泊  
草原曾有的慷慨啊，是谁在偷偷运走  
天空不为我们所有，牧场已经失去  
怎不叫牧羊人的后裔痛断肝肠

\*草库仑：冬季为羊群存放草料的地方，类似围墙，无

盖。

## 圣手：我们的歌王

你口中吐纳的吟哦，闪电的音乐  
我跟不上我部落的歌王  
你喉咙里的烈火，手指上的火焰  
将掀响琴弦，吹奏木叶  
跟在千百万人群之后的  
是关闭的圣殿，是追赶我们的敌手  
我们乘上歌声的翅膀  
驱赶瘟疫、苦难和糜烂的花朵

而歌王啊，你抽身离去的脚印  
被先人的战争倾覆  
于是我们见不到坐骑，见不到光  
长久企盼的清洁和黎明  
有谁在召唤？有谁伸手一试  
咔嚓！掉下发芽而飞翔的耳朵  
飘落在地上的种子  
是巨伞，是人类造下的屋宇

需要的马匹、粮草和队伍  
正在途中，被灾难遣送到我的营垒  
我们战抖的心灵蓄满的泪水  
是一次辉煌爱情的典礼和收场

我英俊、骄傲而沉稳的歌王啊

将吐出什么，是刀剑还是菊花？  
我们将争夺什么，为了良知还是头颅  
重新给亲人祝福和护佑  
用红布烧掉水酒，沐浴阳光

歌王啊，你的琴弦已断，身影飘忽  
歌喉辽远，泪水和心脏抛撒给人民  
是什么将引爆我们的正义和伟大  
回忆可怕和痉挛的屈辱  
我们是否加入你隐形的方阵  
还是跟在你身后献上花环  
为荆棘的道路而斫砍大地  
谁的指点将会有永久的光明

散失的村庄正在我的头顶建筑  
歌王的坟墓是我们部落的据点  
人类的声音我们会从中汲取  
歌王啊，你的亡灵  
已渗入我的口中，只要开口  
它必将是优美而博大的合唱

## 导 师

亡命的时光，过去了！导师  
大地要开花，而你要结果  
你逝去的时候，天空的光辉  
洒满了我们各族兄弟的泪水

我看见你的眼光，仿佛要逃走  
宁静之中等待别人的收拾  
鸟儿在哀鸣，你冷峻而沉默

异乡的孩子，流落的草根  
你指点的景象和盛况  
在我们的骨血里膨胀和飞扬  
你把口中的盐，祖传的音乐  
安放在我必经的路上

“后来人啊，要把突然飞来的痛苦接住  
把水盛满枯井与河床  
这样锻造的灵魂才能奔走四方”

看见了黄色，就有祷词  
人间的福地啊，住着我的导师  
看哪，他的灵魂明亮又深广  
挂在家门的水菖蒲和苦艾  
犹如顶端的果实，风中的铃铛  
他的口谕正好赶到我的家乡  
我漫游的身世中，你给我的哺育  
智慧的口舌，在民间流传  
辽阔的父亲啊，我又喊你回来  
你抚摸我的诗歌，严肃又和蔼  
从前散失的牛羊，来到我身旁  
我又一次见到了牧草繁盛  
起立！人间的万物  
泽布泥土的地毯从天空降落下来

1992年2月8日于成都

## 盅碗舞（外一首）

白 涛

用抚慰山川的双手来抚慰流水  
用驾驭白云的心情去驾驭骏马  
碗在头顶  
盅在指尖  
香甜的奶酒沿着飘动的哈达  
流到你我唇边

甩动双臂的流水  
抖起双肩的碎银  
你鄂尔多斯少女，你锡林郭勒新娘  
把草原的血乳捧给苍天  
草海上，淖尔边  
蒙古人的心  
是天上云烟

把生活荡漾的甜美还给生活  
把日子深沉的醉意还给日子  
酒盅磕着酒盅

银碗碰着银碗  
草原人血乳混合的苍茫历史  
在此浓缩  
才饮下盅里飘摇的血泪  
又擎起碗中奔腾的烈焰

辽远又辽远的莽原留给马背吧  
今天，一个个游牧的魂魄  
在酒乳的甜甜中梦见自己的祖先

### 一滴怎样的泪给我

被母亲传递  
黑眼睛包裹的  
是永远永远的天蓝

一滴怎样的泪浓缩的咸涩

走过平淡的四季  
我开始靠近坡上飞转的流云  
沙尘飘伏的原野尽头  
蔚蓝的海子  
梦一样为我展开  
海子，千朵泪滴汇成的海子  
翻腾起了什么  
水面上蒸腾的云雾  
是马队搅起的风尘么

是牛群洒下的乳香么  
为什么荒原上的土腥被我闻到  
为什么大地上的潮湿被我闻到

我不想说，苍狼白鹿给我的血  
梦想一样，是蓝色的  
我也不想说有多少我的亲人  
一生追逐水草  
却占有荒漠和干渴  
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活着  
从前，很远  
就有人唱这样的蒙古调  
现在一个个都走了  
在很远的地方  
埋葬了自己的梦歌

只有母亲，一代又一代的  
乳峰，在荒原上老去  
凹陷成一个又一个  
苦咸苦咸的海子

# 忧伤的洞庭

周碧华

一个充满文化味的洞庭，我们眼睁睁看着它在消瘦。

——题记

—

一面古典的镜  
曾经照亮楚国的额头  
是谁把它摔得支离破碎  
千诗万赋 又怎能再将它拼贴完整

—

从群山深处闪身而出的河流  
怀着狭窄心肠  
长袖抖落一河剑气  
还有什么比温柔的切割更疼痛  
洞庭啊 在哭泣中听到民谣滚滚  
而至

接纳了百川 又被百川埋葬  
洞庭来不及向后人吐出一句警言

### 三

云朵和鸟的影子沉降在泥沙里  
秋风中的芦花啊  
洞庭一夜急白了头  
大平原在崛起！ 一千万公顷死亡的波浪  
这静止的风暴  
泥土深处翻耕出腐烂的桨声

驱动滔天浊浪  
洞庭只剩一种表达  
大平原上布满它愤怒的表情  
瓢泼的雨追赶着 像逝去的帆在招摇  
湖柳压低雷声又把闪电弹回高空  
多少生灵握不住那一闪即逝的悬念  
就像握不住漂浮的家园

### 四

我一直羞于启齿 是人类掠夺了鱼的家园  
人们携带着炊烟步步紧逼  
庞大的鱼群飞翔 又跌落  
深夜里 大平原上的点点光亮  
一定是鱼在冷眼注视酣睡的村庄

鱼的目光让我彻夜难眠  
洞庭天天衰老  
萧萧落木砸在它瘦瘦的脊背上  
谁还敢去翻阅古代的洞庭  
那一碧如洗的面孔  
能照出现代的阴影

## 五

长江之南 一只慢慢合上的眼  
多少人物 多少梦幻  
在一只眼的闪忽中悄然死去  
那一望无际的光芒 最初的明亮  
被谁一点一点收藏？

1997年. 9. 常德  
原载《诗刊》1998年1期

## 想起了高更<sup>①</sup>

瓦 宁

这是农舍 你坐在门前凝视  
这是橙色鲜亮的肉体  
这是塔希提雨季森林  
这是海 一匹撕咬海岛的兽  
这是世界 这是疯狂的圆  
    在两个字之间滚动挣扎  
这是你的右手 握着九种颜色  
    在橄榄绿与火红之间涂抹  
这是天空 六维的  
这是风 这是雨 一丝一丝地扯断  
这是眼睛 这是一块绝望的云  
这是耳朵 这是深渊  
这是嘴 所有的钟情和诅咒  
这是基督 这是苦难和原罪  
这是黑十字的钉子 海岛的星夜  
这是感觉 这是一具约翰的头颅

---

① 保尔·高更：法国印象派画家。

## 盛满爱与恨的泉水

这是情绪 这是格格发颤的牙床  
所有动物和植物躺在上面单调而空洞的声音  
这是饥渴 这是寻觅的路  
这是你和我的双脚 支撑着最关键的一步  
这是一袭岛夜的影子 这是树根  
这是割掉长须的容貌 这是习俗  
这是婚照 塔希提夜色镶的边  
这是舆论与墙 被蹂躏的纸  
这是你的另一只手 这是锚  
这是海隙 这是大西国惟一的门  
这是破裂的玻璃 原始冲动的一道蓝光  
这是错觉 这是大水灭世的宗教  
这是复活节岛的巨石像 在太阳与水之中  
这是亚马逊丛林的文字 部落的耳语  
这是辉煌的图腾 这是激情  
这是观念 这是一条罗马时代的遮羞布  
这是布烈塔尼农妇肥厚的嘴唇  
这是紫褐色的乳房 滴着纯蓝的海水  
这是粗野的泰胡娜 这是意识  
这是喜悦 这是亚述婚典的器皿  
这是神秘的波斯挂毯  
这是印加王朝的舞步  
这是南太平洋岛国的鼓声  
这是跳跃的橙黄 遥远的钴蓝 委罗奈斯的绿  
在恐惧的红色泥土中  
这是毛利人的火焰 这是酋长的血翎冠

在水和少女的月光中  
这是人 这是兽 这是植物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这是无底之水 这是梅杜萨之伐  
这是庞贝 这是百慕大海图  
    当天空已经漂移 大陆架被拆散  
这是海岛的尸体 藤树的尸体 花叶的尸体  
    惟有你和我与一杯毒汁  
    你喝还是我喝 高更  
这是 2903 年的春天 这是金色的花朵  
这是我的头骨压着你的头骨  
    谁将清点我们生死之间的不解之谜  
这是巫术 这是一尊将要化解的石头  
这是咒语 爱和恨是一道符  
这是一座撒满月光和砒霜的森林  
    它多情的阔叶将覆盖你的灵柩  
    而它无情的爪子已死死抓住我  
  
这是 高更 我想起了你

## 想起树叶（外一首）

杨 然

这张树叶不就是那张树叶  
不就是去年那张人脸？  
同样在几月映红哪一树杂花  
秋天很容易忘记  
春茶很容易喝白

不就是今年的小雨打湿梦前的美  
不就是门外的春水来自野外的雪  
老是熟悉。老是相识。老是亲切  
这些燕子。这些蜜蜂。这些蝴蝶  
这些匆匆忙忙多么精明多么善于组织  
多么善于交通又善于拥挤这些蚂蚁  
不就是去年那些人漫游外国吗

想起来都是树叶。想起树叶  
如果不是在酒楼上重逢了你  
在车站上奇遇。在废弃的风景  
众人一哄而散又一哄而起

留下来独自伤心  
和留下来独自冷笑的  
都不会是你

忘记。如同一首再也写不下去的诗  
如同今天，我凭什么想起了树叶  
如同，我凭什么想起了你……

## 石之呓语

我从玛雅人的石头城醒来  
预知你们的现在：只有房子不同  
满眼的世界，都熟悉  
喂养云的天空，牧放树阴和草影的大路  
只有房子不同。日食月食必然发生  
彗星必然归来

我的岛上长着宇宙的肚脐眼  
石像的仰望永远朝向天空  
这就是我。把根留在天狼星座  
把命缠绕于爆发的黑洞  
神秘的宇宙岛已经沉没  
我回不了来时路。我倒在蓝色中

海波笑我。绿阴阵阵鞭挞我  
丛林中，谁把我的死城叫做吴哥？  
我的弃城不叫不响，一叫就叫全世界响亮

但是谁把我的谜雕成狮身人面像？  
谁把冷酷的战争看成鲜花和微笑？  
诗歌疯长的季节，社会大悲大痛  
谁在我的墓室下，打捞金字塔阳光？

睡长城而卧光辉。睡万古的长城  
卧浩浩荡荡的光辉  
你们的一切，都在我掌心  
斗兽场。歌剧院。美女。勇士……  
预知你们的永恒，全在我的一瞬  
我今日之粉末细碎，正是当年雄浑高大的报应  
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为什么呓语吗……

1996. 6. 13. 斜江村

## 开 阔 地 (三首)

陈所巨

### 江 边

流淌歌声的船坞  
泊我岸柳和水草丛生的梦寐  
那条乳色的大江  
就这样让我回溯史前蛮荒  
以及大别山那匍匐在地的  
青黑色崇拜方式

水和岩石  
曾经高高在上 让商船和战船  
一字儿摆开  
青铜和血的文字  
让我的童年丛生迷惑

种植城市 乡村  
以及和平和战争的人们

借助一种特意的错误  
就这样将巨石投进长江  
就这样将泥土烧成祭器  
就这样让我在溯流而上的时候  
    偶然惊诧不已

站在江水拍击的岸边  
不仅有过一个诗人  
不仅有过一个伟人  
不仅有过一个最普通的  
    耕者或渔者  
他们都喃喃自语  
——大江东去

历史的汛期和枯水季节  
青草被淹没一千次仍然抬起头来

### 泥土中的生命之灯

接受秋风的暗示  
就知道蝉在土里  
燃着一盏盏微弱的生命之灯  
长久而浓厚的黑夜  
阳光和暴风都在远处

黑色的沉默被植物的根缠绕  
像河流缠绕严肃的化石

我无法告诉你 就在身边  
有些美丽的草一样的东西  
被称作历史

哑默的代价  
无论对于谁  
都是一种残酷  
一只虫子 一盏微乎其微的灯  
它照亮的不是语言  
而是一只寄身的洞穴

在夏天 在冰雪那光滑的背面  
爬上高处的路途并不算远  
不知如何认识路径  
就那样爬上去借风一呼  
一鸣惊人的虫子 并不知道  
那洞穴留在最初的位置  
已经被积水毁坏

### 我就要打开门窗

南风把生命从土里吹出来  
土渐渐绿了  
傍晚 雷在薄薄天花板上  
走动  
已经很久了  
我就要打开门窗

像那些就要打开褐色封闭的  
种子和芽苞一样  
心情欢悦

生命 空旷中的快乐  
一种近似错误的真理  
因为风的情绪选择冰雪  
我是我一生的浓缩  
就那么一丁点儿  
就那样子愁眉不展

南风 我被浸在透明之中  
像岛屿浸在海里  
飞鸟浸在蓝天  
我就渐渐绿了  
从皮肤绿向深处  
已经很久了  
我就要打开门窗  
像南风豁然地打开  
大片肥沃的土地

# 第 三 辑



# 旧作五首

牛 汉

## 种 子

——记一个诗人的话

种子  
被一阵风暴  
抛到了  
陌生的荒原

污黑的泥土  
把种子埋没  
不必为种子悲伤  
更不应该憎恨泥土

种子  
被泥土埋没了  
才能发芽

1974年

· 167 ·

## 死亡的岩石

一块粗砺的岩石  
怎么会变成  
光滑的鹅卵石？

千万年激流的冲击，  
千万次细砂的洗磨，  
千万代鱼群的亲吻，  
千万个漩涡的润蚀加工，  
使一块粗砺的岩石  
渐渐地变得晶莹而圆润，  
现出了美妙的花纹。

卵石光光滑滑，  
像一枚蛋，却孵不出雏鸟，  
像胚胎，却没有一点生机，  
像头颅，却不会思考。

它们安详地躺在明净的水底细沙上  
有时被春雨或秋汛冲得滚动起来  
但是激不起一朵浪花  
发不出一点声音

卵石  
是死亡的岩石

## 三月的黎明

蓝色的湖面，  
吐出一溜泡沫，  
那是鱼群在水里  
开始了一天的行进与歌唱。

村边的一片荒地，  
微微地微微地被掀动，  
那是笋尖向坚硬的地层  
发起最后的冲击！

没有一点风，  
竹林的枝叶瑟瑟摇动，  
那是醒来的鸟雀扑扇着  
露水打湿的翅膀。

窗外闪过一道道光亮，  
那不是阳光，  
是小小的蜜蜂  
急匆匆地飞向开满桃花的山岗。

## 冬天的青桐

我的门口  
兀立着一棵青桐

江南的冬天  
青桐宽阔的叶子  
纷纷凋落  
然而笔直的树干  
还是春天那样碧青  
还是秋天那样光洁

秃秃的枝丫  
高高举起  
直捣灰蒙蒙的天空  
没有一根倾斜  
更没有一根弯曲

青桐的枝丫  
一个个紧攥拳头  
在呼啸的寒风中  
不停地挥动  
发出颤颤的金属的声音

望着在寒风中  
用颤音歌唱的青桐

我突然明白了我们聪明的祖先  
为什么喜欢用青桐制琴

青桐，青桐啊  
你的木质敏感，纹理美丽  
像心肌布满了神经  
你的坚韧而有弹性的性格  
成为琴的歌唱的灵魂

1974年，咸宁

## 奇 迹

——庐山好汉坡所见

高耸入云的一面峭壁  
被风暴和雨雾侵蚀得又光又秃，  
但从石缝中斜刺地长出了  
几株苍劲的灌木。

啊，是谁，能把种子和泥沙，  
播进那高不可攀的石缝？  
是千次万次漫天遍野的风暴，  
是一代又一代凶猛的老鹰。

风暴从广阔的长江两岸，  
把泥砂和种子卷上高空，  
一粒一粒播种到石缝之中，  
(风暴播送种子，也播种泥沙。)

还传说落进石缝里的种子，  
是搏击风暴的老鹰衔来的，  
那些诚实的老鹰为了催芽，  
曾用歌唱的鸟喙把种子亲吻过。

从光秃秃的峭壁下面，  
仰望那几株横空欲飞的灌木，  
没有花朵，也不见果实，  
但却是那么俊秀，那么飘逸！

它们仿佛不是普通的草木，  
而是勇敢的有灵性的艺术，  
它们是风暴为人类留下的一点温情，  
是老鹰用激情谱写的一首歌曲。

1971 年秋

## 风雨人生（组诗）

李 瑛

### 我像河流

时间和我在一起  
走在大街上  
坐在书桌前  
躺在草地上  
我大睁着眼，在河床里  
我像河流

从降生便开始流动  
直到今天——  
世纪的暮色苍茫里  
火焰中，我淌过  
许多山野、河滩和草莽  
在岩石上留下凹纹  
我像河流

从白昼和黑夜眼前流过  
像在车厢中  
    看窗外飞掠的景物  
我劳动、建设、创造  
    没有片刻休息  
我像河流

我有黑钻石般的眼睛  
    □岩般的脊背  
我用苦涩的嘴  
    诵诗和唱歌  
我用最后一对牙齿  
    咬着真理像□着草节  
我的声音和水底舒卷的云  
    一样自由  
我像河流

在流动中  
我遗失了很多东西  
    记忆、开花的梦、奇幻的向往、使大  
地颤动的暴风雨  
    一边向前，一边沉落  
而同时又获得了很多东西  
    燃烧的爱、历史感、疤痕和庄严的  
思想  
    像石头般深刻的哲学和像水底  
的星星般的诗

至今，怀着对生活的深情和  
对未来的渴望滔滔地流淌  
这欲望比什么时候都强烈  
我像河流

你可听见我的声音  
我的透明的清澈的音符、语言、色彩和光线  
在寂静的空间深处  
向前奔涌  
没有一分钟停止  
把世界抛在后面  
我像河流

1998. 5. 于北京

## 灰 烬

不要以冷漠的目光看它  
不错这是一摊冷灰  
堆在火的尽头  
梦、追求和渴望  
都已成过去，死一样沉寂  
但世界从这里又重新开始  
  
它坦然微笑地望着人间  
无愧无悔

它曾有骄傲的希望和  
巨大的力量  
它曾在阔笑中  
熊熊燃烧，迸裂炸响  
火，像太阳的光芒  
像灿烂的花朵  
热烈、疯狂和恐怖  
真使人惊心动魄  
没有什么比它更纯净  
——这是真正的生命  
对它，毋须痛苦和怜悯  
它曾经如此热爱生活  
无论对蓝色的天空  
或红色的旗帜

1998. 4. 于北京

## 回忆：一把油纸伞

一把破旧的油纸伞  
除了早熄灭的雨声  
再不说什么

那一年我七岁，晚秋  
妈妈要我到村外拾柴  
忽然暴雨袭来，我迷了路  
妈妈撑一把油纸伞  
踉跄地跑在泥泞的荒野

用带血的声调，疯狂地  
喊我的乳名，唤我回家

雷电，风雨  
翻滚的黑云和泥水  
世上什么她都不怕  
只想找到我，带我回家

她唤来泥水中颤抖的我  
把我抱在怀里  
用纸伞遮蔽着漫天雷雨  
我听见她的心跳和喘息  
却看不清她的脸，只见  
闪亮的泪滴淌在电光乌云里

我生命的地平线上的  
这棵没有年轮的树  
在我眼前飘摇了几十年  
红漆的伞骨间，埋着  
折叠的爱  
折叠的雨  
折叠的一个时代恐怖的梦和惊惧

如今，妈妈早已逝去  
但她的声音仍然活着  
那把忧郁的油纸伞仍然活着  
躲在墙角，风雨深处

它苍老了，总是眯着眼  
回忆过去，又不时  
迷惘地望着我

几十年，我收藏着它未再撑开  
因为它遮不住漫天雷火  
因为怕打开会泼下一天冷雨  
因为怕触到妈妈的体温  
听到她唤我乳名，我会颤栗  
因为我不愿告诉她  
阵阵风雨对我的肆虐  
使她痛苦

1998. 6. 于北京

## 红玫瑰小集

公 刘

### 七朵红玫瑰

1996年的3月7日，我总算摇摇晃晃步入了七十岁。这一天，在医院陪住的女儿从街上捧回来一束红玫瑰，满共七朵：她说：“爸爸，我买不起七十朵；太贵了，以一当十罢。”闻之心酸，乃于枕上哼成此诗。

女儿送我七朵玫瑰花，玫瑰花  
生机蓬勃！红火泼辣！

女儿送我七朵玫瑰花，玫瑰花  
大地尤物！血缘佳话！

女儿送我七朵玫瑰花，玫瑰花  
天神旨谕！众星光华！

爸爸我赞成七作七十的代码

可又恍惚 女儿你是否系七个男儿所叠加！

## 舍 利

我曾多次拜托女儿，倘火化，务必创造条件，将骨灰抛撒于大海……

我自海来  
我回海去……

在自由的大海 我将化作一枚舍利  
桀骜也罢驯善也罢全由我自己  
这枚舍利并非佛的骨殖  
无须玲珑白塔 无须七宝生辉  
它的唯一心愿是 与波浪无羁嬉戏  
同海洋融为一体

我自海来  
我回海去……

## 一 种 心 情

仿佛起跑枪声一响 我便通体灾变  
腿肚子转筋 肌腱飞进成碎片  
纷披的白须白发  
也干扰我的视线

然而……我仍旧咬牙泼命向前  
只是念叨着 儿马初次上阵好撒欢  
步伐虽零乱 四蹄却生烟  
飞！飞是目的飞是手段飞是生存的全套证件  
……

### 三月已老

我打哪儿老？  
我打三月老  
这个仅仅属于我的真理  
为何迟迟才揭晓？

最难堪 今年花讯杳杳  
早就该滚雷了  
竟遍地冰封雪罩  
满眼枯枝尽素缟

似这般凄绝为谁描？  
何必多计较！  
难道 你能佯装不知道  
三月已老！三月已老！！已老！！

1996. 2. 5. 勾勒草稿于病房

1998. 9. 10. 重新写定于家中

## 诗神，我的情人

刘 章

多少童年的伙伴，  
如今天各一方。

几个意中美人，  
已是人老珠黄。

无一张七弦琴，  
把悠悠的心曲拨响。

无一柄七尺剑，  
去舞动日月之光。

只有结发老妻，  
为我洗洗浆浆。

只有少年诗神，  
伴我白发苍苍。

与我同床共寝，  
诗成梦也芬芳。

苦闷吐胸中块垒，  
流成苏东坡的大江。

甜蜜时呼吸春风，  
扑来柳三变的花香。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在方寸之内收藏。

涓滴之水，知秋一叶，  
偏写成天地大块文章。

老也不知老至，  
年年花开一样。

发也不知发白，  
只当一朵云翔。

# 我听见灵魂在歌唱

曹增书

为着让灵魂前进  
一切都让开道路

——惠特曼《大路之歌》

—

在世纪末的黄昏  
我听见灵魂在歌唱  
歌唱着飞向远方

远方  
是荒漠还是绿洲  
是地狱还是天堂

在时间的手腕上  
无论纤细还是粗犷  
分分秒秒  
都该是美妙的梦想

齿轮飞转 麦子灌浆  
还有玫瑰盛开的日子  
还有音乐弥漫的琴房  
这一切都意味着  
劳作与思考  
才是照耀生活的阳光

二

我深信 尸体可以腐烂  
灵魂却无法埋藏

我观察过许多微小的动物  
它们心安理得地活着  
虽然有时也显得有些无奈和恐慌  
比如阵雨前匆匆搬家的蚂蚁  
比如被子弹惊飞的那些翅膀  
高贵的人 可以对它们不屑一顾  
或者肆意对它们进行玩弄和践踏  
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  
与人进行着持久的较量

是的  
在草叶颤抖的地方  
在露水滴落的地方  
我听见灵魂在歌唱

### 三

江河的灵魂是奔腾  
土地的灵魂是滋长  
天空的灵魂是飞翔

在生命的激流里  
谁是投石问路的先哲  
化蝶的梁祝 捉月的李白  
以及汨罗江里粽子的忧伤  
纵然历史已经变得扑朔迷离  
但浪漫的经典  
仍是灵魂不朽的乐章

当奔涌的山泉 变成了时髦的商品  
当清新的呼吸 变成了一种奢望  
我想说 灵魂才是幸福唯一的源泉  
所有陶醉在物质里的行为  
应该归罪于愚昧和荒唐

### 四

那些在我屋檐上筑巢的鸽子  
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珍惜  
来之不易的宁静与安详  
我喜欢聆听它们咕咕的叫声

我不知道该为它们做些什么  
它们是那样善良和温柔  
手足般的呵护  
天使般的守望  
这一切 都使我常常被它们感动得  
热泪盈眶

是的 一个总是坐立不安的人  
怎能拥抱雨水和霜降  
面对嘈杂和喧闹  
我需要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  
以及钢铁般坚强的脊梁  
自由与健康 是我居住和存在的理由  
在我生命的年轮和枝条上  
尽管千疮百孔 却溢出  
岁月所馈赠的凛烈与芳香

## 五

爱我的或者我爱的人  
请你们不要哭泣  
让欢乐陪伴着你们的脚印  
让所有的悔恨和遗憾  
都消融在你们春天般的笑容里

当星星升起的时候  
我想走近万家灯火

那刚刚诞生的  
是一些新鲜的面孔  
作为灵魂的保姆  
我必须俯下身去  
告诉他们怎样去吸吮  
今天的乳汁  
在灵魂的果园里  
采摘和酿造  
都是为了为生命提供足够的  
热量和营养

不要问我的眼睛  
为什么显得那样忧郁和红肿  
我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  
在泥泞的道路上  
透过坎坷和迷雾  
我望见了情人般的大海  
涌动着激情的波浪  
蓝色的海洋 生命的摇篮  
河流的归宿 陆地的故乡  
咸涩的海风 拥抱着林立的桅杆  
远航的船队 似天边奔涌的霞光  
于是 我以一名水手的名义  
将一顶湿漉漉红扑扑的草帽  
戴在了黑头发茂密而又茁壮的东方

## 六

在灵魂发芽和返青的地方  
春天 不再四处流浪

让枯萎的变得葱茏  
让冰凉的变得沸腾  
一个渴望成熟的民族  
不再盲从 也不再轻信

在这个明媚而又灿烂的季节里  
所有与灵魂同行的人  
都是值得羡慕的人  
在灵魂的河床上  
任何一种畅游的姿势  
都可以清除那些淤积的泥沙

新世纪的曙光  
洒满了灵魂的家园  
到处都跃动着健美的身姿  
人们确信  
没有灵魂的生活不是生活  
正义与良知 理性与尊严  
正召唤着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摘下面具 脱胎换骨  
只有这样 才能够

如释重负地  
轻松地  
去拥抱一个又一个  
绚丽如虹的日子

1998. 3. 1.

原载《诗神》1998年6期

## 白马与悼剑（组诗）

老 乡

### 看见和看不见的

黑暗深处 总有一盏油灯  
把天国照亮  
天国里 端坐着一位  
无名的画师

不愿画风 画风  
须画弯腰的树  
也不愿描绘被污染的水  
画它 须画那些漂起来的鱼  
死不瞑目的眼睛

看不见画师的思想 唯有  
花枝招展的飞天  
自洞穴倾巢而出

1997. 8. 26.

· 191 ·

## 险要处的景物

月芽不是才子 只是把  
小鸟一样的身影  
亮在绝壁松枝上的  
一首小诗

一线天不是一句诗 只是苍松  
将它倔犟的根  
从岩壁的石头缝中  
辟开的一条蹊径

瀑布不是名人 只是从  
名山大川奔腾而下的  
叹世之作

1997. 12. 8.

## 喃 喃

诗歌说 从太阳身边  
最先飞过的鸟儿  
已被晋升的 暖暖的  
阳雀  
但读者仍没听到  
那暖暖的叫声

诗歌指向水 水底的天空  
所有飞翔的鸟儿  
全都不用翅膀  
读者认定 那是鱼儿  
在游

天喃喃 水喃喃  
游的学问 深于水  
高于飞

1997. 9. 16.

## 白马与悼剑

白马空鞍 白马  
带来的风  
使遍地纷纷扬扬的落叶  
又纷纷扬扬回到树上  
山径 重新亮堂起来

晚霞不是落叶 黄昏  
不是秋天  
白马就要登上山顶 它要问问  
究竟是哪一只苍鹰  
叼错了剑的语言

白马肃穆于山顶 任长风  
拂动雪白的鬃毛

白马站立的位置 曾是一把剑  
罹难的地方  
此次专程悼念的  
应是剑的魂魄

1997. 12. 13.

## 灰 城

这座城市 最亮的部分  
在城郊以西  
那里驻扎着围城的雪

灰城四面环山 灰城不失  
大将的风度——  
就在大雪攻城的危急时刻  
仍有不少激情满怀的烟囱  
正向苍天 悠悠抒情

从灰城逃出的信鸽 常常  
受到雪的怀疑：它  
究竟是鸽子呢 还是乌鸦？

1997. 11. 16.

## 傍晚的小孩（外一首）

龚静染

小孩 你不要走进傍晚  
像可爱的七星瓢虫 在花园深处  
在树阴之下 迷失  
小小的身影

蝴蝶早已飞走  
花朵不再说话 小孩  
你不要走进傍晚  
在水渍中看到流云

遥远的秋天里  
你拾着麦穗  
你的手里 是最初的粮食  
它们在傍晚 金黄色的傍晚  
把大地的疼痛轻轻地释放

现在 你该回到家中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

我会多么地爱你  
夜就要来临 你的心会被花香薰迷  
脚印会让蚂蚁搬走  
身影会被晚风吹跑  
傍晚的小孩  
你不要离我的眼睛太远  
你的孤单 会让我憎恨黑暗  
和这个世界

## 立 春

很多年前的一天  
阳光明媚 美好的睡眠之后  
崭新的天空像一杯蓝色的啤酒  
我渴望着远走高飞  
半夜的汽车声 让我失眠

孩子们来到了一个雨露的时代  
人们生活走向小康 经济富裕  
并热衷于谈论国家大事  
书籍在印刷厂里像织布机一样  
打扮着年轻人的意识

原野里弥漫着中药的味道  
这是初春 四周渐渐将我围拢来的  
声音在纠集 回响  
在通过一个声音传递另一个声音

初恋的草地上  
撒落着湿润的阳光

只需睁开眼 就被邀请去  
参加一次盛宴  
只有年轻 我们才拥有这种权利  
那时候 天空湛蓝  
绿草莹亮 洁白的衬衣下  
是一颗蠢动的心脏  
我要出去 我心里喊着  
这喊声让一个春天震惊

原载《人民文学》1998年2期

## 短诗二首

程宝林

### 被拔掉的牙齿

一个人的残缺  
就从这颗牙齿开始  
它被清除了  
像一个叛徒，被口腔出卖

当我讲话时，声音出现细微的变化  
你听不出来  
这是一个已经缺了一颗牙齿的人  
在和你说话  
不是倾诉，也不是许诺

当那颗病牙被丢入手术盘中  
我仔细端详，大吃一惊  
原来人的一部分已被蛀空  
而我自己却浑然不觉

从此，我再也不能将自己  
完整地交还给你  
我将那颗病牙种进地里  
它拒绝发芽，也变不成化石

## 被剪掉的头发

在一条丑陋的小街  
一间肮脏的理发铺里  
你面对一把锋利的剃刀哭泣  
当年你的父亲  
看见街头的刺刀时  
也曾这样恐惧

你挣扎，扭动  
试图逃避某种宿命  
我只好抱住你  
让你两岁的脑袋  
感受刀锋的寒光

你又黄又软的千万根头发  
掉落在我身上  
潜入衣服纤维深处  
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几年后我浪迹纽约

某一天蓦然发现  
一根又黄又软的头发从衬衣里掉出  
儿子，竟还带着你的乳香！  
已经两年没有见过你  
你的头发又被铲除过几次？

当藏在我衣服中的  
你的头发  
终于掉落最后一根  
那件衬衣已破旧不堪  
你也长大成人  
你的头发再也不会掉落在我的身上  
你仍会喊我“爸爸”  
但我俩已形同路人

## 芳 邻（组诗）

张新泉

### 阿拉伯花牛

实际上就两种颜色  
大片的黑和大片的白  
几只牛虻专心致志  
在白色里捣蛋

放下嘴边的草  
它朝我哞了一声  
——一句超低音的  
阿拉伯方言

阳光强烈但不灼人  
有风，软如丝缎  
它睡眼惺忪地  
在前面带路  
穿过橄榄林

## 又进苹果园

如果蜜蜂不嗡嗡就好了  
如果石榴花不那么红就好了  
葡萄架偏偏又无边无际地绿……  
总之是，它和我都走得  
愈来愈潦草  
愈来愈梦幻

村委会还在  
霍姆斯豆田那边  
咖啡还在铜壶里煮着  
蓝眼珠的孩子醒来  
他在想：是捧一把阳光洗脸  
还是直接从小床  
爬上秋千……  
实际上就我和一头牛  
在早晨的田野上走着  
它偶尔哞那么一声  
我报以会心的微笑  
仿佛已相识多年

1998. 5. 30. 大马士革

## 霍姆斯豆

独居是好的  
独居而又与手足为邻

是好的

沉静是好的  
沉静而又不拒绝风  
是好的

浑圆是以后的事  
香淳是以后的事  
蚱蜢想学你  
学不会是蚱蜢的事

琴有七弦  
虹有七色  
也许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好的  
不知道你才能  
一门心思地  
绿

1998. 6. 4. 北京

## 与戈兰高地对饮

窗外就是铁丝网  
残垣上弹洞累累  
遍野是坍塌的楼房  
硝烟虽已散去多年  
我们依旧忐忑

不让杯盘刀叉  
发出声响

沙拉味道不错  
烤饼也做得很棒  
对面戎装的高地  
映进红酒里，酒色就红得  
    有些异常  
邻桌的孩子向窗外  
扔出去一个纸球  
顷刻间山摇地动  
引爆一片触天的火光  
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  
隔离带布满地雷  
过境的蚱蜢都举步彷徨

惟玫瑰开得疯魔  
一丛丛，一簇簇  
从凝血中站起  
红得像诅咒，像绝望  
野麦们不知深浅  
把铜铃般的穗子  
伸进铁丝网孔中  
还有一种执拗的绿藤  
硬是将柔弱的身躯  
扑向那带刺的寒凉  
绿色的藤蔓沿铁丝网

攀爬过去  
决心要织出一道风景  
一片和平的篱墙……

从高地飞来一只家雀  
说那里也在进食  
一样的葡萄酒  
一样的咖喱汤

1998. 6. 6. 京一蓉

## 祖国的高处（外一首）

第广龙

祖国的高处  
是我黄河出生的青海  
是我阳光割面的西藏

三朵葵花在上  
一盏油灯在上  
我爱着的盐  
就像大雨一场  
穿过肝肠

秋天到来，秋风正凉  
路上是受苦，命里是天堂  
歌手打开琴箱  
把家乡唱了又唱  
安塞的山多，驿马的水旺  
一遍一遍的声音  
是洗净嘴唇的月光

祖国的高处  
长者慈祥  
一个是我的父亲  
一个是我的亲娘  
守着银川的米

守着关中的粮  
一辈子有短有长  
骨和肉都能抓牢  
都能相像

窗花开放，岁月悠长  
我心中的妹妹  
身子滚烫  
左手举壶口，右手指吕梁  
你的温柔就是我的刚强  
把银子装满睡梦  
把生铁顶在头上  
我的幸福，在泥土里生长

## 悬天壶口

一腔黄河  
跌进壶口，就是千古一吼

高山之高，厚土之厚  
都是壶口的底气

壶口，永远也倒不了嗓子  
吼出民族的血性  
吼出天地间最大的肺活量

我来到壶口  
转生了十辈子  
每一辈子都和壶口对接  
贯通生命，沸腾生命  
下一辈子，养育我的还是黄河

我抬举全身的火热  
抬举梦想  
惟有黄河，才让我敢恨敢爱  
崇尚大气的人生  
保持一种朴素的本色

走遍黄河两岸，沉默无言的泥土  
生长五谷杂粮的温暖  
沉默无言的脊背  
驮起风风雨雨的沉重

黄河，用壶口把苦乐只唱了一半  
另一半化成了信天游  
化成了秦腔  
另一半，也是黄河  
也是壶口

原载《诗刊》1998年10期

## 孤 旅（外一首）

商 震

一个寻找家园的孩子  
在冰面上舞蹈

火焰呼喊火焰——  
妈妈，我不再挥动风铃鸣响的手臂  
雪原在我眼中呈现混沌的光芒  
河床静淌在叹息里  
那些苦难的泪水从苦难中流走  
妈妈，明日的梦境究竟怎样  
圣洁的花环如繁星般遥远

哦！妈妈  
您的叮咛还挂在我高贵的脖子上  
我的双脚踏在蛇一样盘曲的路上  
我摸不到里程碑  
我看到两个同样温暖的方向

## 守护一位老人

一棵树老了  
它斑驳的干上刻满秋凉

夕阳忽闪在冷冷的头顶  
火红的记忆如枯叶  
随时都会  
被一阵风携去

欢笑过的足音  
如失踪的风筝  
春天时的许多故事  
唯余 不留神漏出的  
几曲小唱 让  
衰老在衰老的神态里  
辉煌

老去的树  
被夕阳点燃  
未冷的灰烬  
警示着还能流泪的青年

原载《诗刊》1998年10期

## 乡 恋（三首）

周 鹤

### 小 巷

少年时读戴望舒先生《雨巷》，印象极深。几十年来，每每因此生发出对故乡的追忆和对一条小巷的思念。

一条鹅卵石小径清亮  
两岸夹峙着青砖高墙

记忆 一拐弯  
便走进深深雨巷  
“卖花，卖花”  
剪不断雨的情肠

花有雨时透明  
雨有花时闪光  
香了绵绵心意  
湿了书声琅琅

小巷 小巷  
记忆还在拐弯  
只怕百年之后 也走不出  
卖花的雨巷的网

一条鹅卵石小径清亮  
两岸 夹峙着青砖高墙

### 静 夜 思

弯月 天边飘泊  
寂静中心在忐忑不安  
有一颗星 溅进梦的小河  
溅起泪花打闪

石竹 在月下婆娑  
细影 映在窗前  
飘飘摇摇 摇摇飘飘  
像在风里抖颤

无论是月影摇着石竹  
无论是石竹摇着月光  
窗外 是故乡的思念  
窗内 是我的黯然  
打不破一层说不清的阻隔  
只有梦绕魂牵

最难忍受  
爱过的一切  
只在梦里相见

## 一个漂泊者告诉我说

不敢拉开 三月的窗帘  
看天空脱线的纸鸢  
沉向天边

细雨朦胧  
隔断了遥望的视线  
背转身 悄悄把悔恨吞下

哭红的眼睛  
不忍  
让妈妈看见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 思想放牧（二首）

宫 玺

### 夜 歌

坐进深深的冬夜  
读书  
放牧思想  
夜，愈深愈冷

你城南的楼窗在我意念里浮现  
你也没睡  
孤独的灯守着孤独的影子  
孤独的心呕出乐天派的诗

听室外寒风萧索，兜着圈子  
四处寻找它要寻找的东西  
天阴阴地  
不知谁的脚步在远处踢踏

在这偌大的世界上  
我的思想已无家可归  
此时此刻  
眼前只有诗的微光

1998. 1. 16.

## 天葬台之祭

天地孕我以生命  
我祭天地以肉身  
人生坑坑洼洼  
天葬台怎能不坑坑洼洼

生死固乃大事  
可谁敢自诩：  
世界屋脊的高度  
是他灵魂的高度？

如果鹰能飞得更高  
如果人类的精神能更纯洁  
我  
俯首礼赞这神圣的葬仪

1996. 9. 6.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看 云（外一首）

杨 山

我躺在青草地上  
望着天空中那一朵  
白云

请不要笑我  
痴痴地望着  
又伸开双臂  
索取  
那百合花一样的白云  
那百合花一样的白云的微笑

在这儿 只有在这儿  
才没有尘嚣  
骚扰我阅读天空的蔚蓝  
谛听岁月之蹄得得的回响

请不要唤我起来

我要静静地  
躺在这儿  
看那百合花一样的白云  
看那白云旁的雁群  
结成“人”字  
飞翔在南国的天空

晨 寄  
——答赠韦丘

将这个秋天的早晨  
寄你  
天边，晨星刚远去

十月的早晨  
我窗前树枝上  
两只画眉鸟的鸣唱  
你听到了吗？

如果没有星  
夜是浑浊漆黑的  
如果没有清新的早晨  
树枝上的鸟儿  
就不会有 激情

怀揣一天  
你赠我的岭南的阳光

驮一行诗  
越过巴山

你看见了吗  
秋风中  
我向你走近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 倒 影（外一首）

郭晓晔

### 倒 影

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感情

从已逝的幸福时辰抽出的  
一丛忧伤的兰草 装饰着  
模糊的金色钟楼  
被哪一位月光下的小公主遐想  
无声的钟声仿佛童话 仿佛永恒

但已逝的幸福时辰漂在水上  
哪怕一滴轻轻的夜露  
也会打痛冥思者的回忆

### 众 人 之 手

我在一百只手的中间

在藤叶和小鸟的下面  
在一朵花上  
它们在我的四周一一打开

它们从泥土里出来  
洗净的指尖沾满砂石 草汁和盐  
闪烁的光辉明亮而幽暗  
它们从晴空出来

变幻的手型在阳光下流动  
在水或风的上面  
我在三月的花影上旅游

经历破碎的岩石 人类的黑暗部分  
它们的背面烙满了闪电  
而朝向我的一面  
变幻的手型在阳光下流动

冬天它们燃烧  
它们在半空剧烈抽搐  
我心上的疼痛  
被它们忍住

它们的筋骨加固我的生命  
坚硬的铁木  
折断的声音坚脆 肯定  
它们运走我的血

它们永远的流动  
在我的深处——打开

《诗潮》1998年5—6月号

# 碑 石

黄恩鹏

忘却之外的沉默骨骼  
直直戳立天幕之下  
英雄的名字在一种季节里  
被风雨和霜雪反复锤炼

我听见他们啸傲的声音  
自地心深处传出  
洁白的通体坚韧的声音啊  
担起星群的重荷 穿透时空  
告诉我 生命的全部含义

我在默读它的含义 这冰冷的  
却在心底滋生温情的芬芳  
是怎样撑起一片片晶朗天空  
以及月光美丽的笑靥

而我必须学会克制欲望  
他们使我想起一种力量

一种叫做团结和信念的名词  
没有脂粉气 却是无坚不摧  
为神圣的慈航摆渡

什么时刻再来 看一看  
这些闪烁清冷光辉的碑石  
他们是一座座高贵灵魂的结晶体  
于星光下默默闪烁  
战争与和平的凝重

1995. 10.

原载《诗潮》1998年5—6月

# 花 朵

尹英希

—

森林说：忘掉吧  
这时候森林是手持爱情的神  
举着灵光的骨骸在路口  
等你们匆匆过来  
你们在不远处亲密无间  
他无所谓忧伤  
无所谓心痛

他坐在路口  
风停在他的周围  
他想起他曾经和你也这样过  
他想起他也曾经拥过爱情

坐在路口  
落叶成了他的雨衣

路边的花朵伴着他  
他颈上的蓝布是你送他的  
是的 他在你心中死了  
你和另一个像她一样风光的人低头

森林又说：回忆是多余的  
这时候森林是手持爱情的神

一天又一天  
落叶和花东南西北  
你们终于从他眼前经过  
但你们没有发现他  
他也看不清你们  
也许你们路上注定只能远远相望  
溅上一缕光就离开路口  
之后 骨也生病  
森林说：忘掉吧  
这时候森林是手持爱情的神

## 二

一千朵花的芳香留在秋天  
手没握什么  
女人的唇 一股忧郁的烟  
飘来无药可救的病

人类的居室生虫

在屋檐与栋梁相衔的地方  
燕子们飞走  
剩下苍白的墙

病流进岁月  
生命不可抗拒地腐烂  
九只鸽生病  
在高耸耸的云端哭泣  
谁也拯救不了谁

### 三

死人是活人  
活人是死人  
盲者用耳朵看见的光是最亮的光  
天空抱着我的腰说：你与死无缘

天空说完就哈哈大笑  
向着大地的胸扑去

我是主  
主是神 没有生命  
眼泪和血都不是自己的  
我的感情注定被众人  
一滴一滴地分空

天空的主

大地的主  
埋葬爱情和风的主

用一切毒爱一切  
用一切爱毒一切  
全部的奥秘在眼神里  
我坐在地上与土对话  
我坐在天上与天对话  
不可避免  
一切不可避免

度日如年

#### 四

抬起头 鸽子  
雪和寒风变成发疯的女人  
在我的屋内做饭  
我的鸽 在房里  
向灯飞去 向着受伤的光里  
我的鸽这些美丽的妓女  
睡在诗人的路口

她开始凄凉 结局也是凄凉

神的手摸住了我的手  
雪花纷纷飘向天空

我开始明白  
自杀 人类史上出奇的英雄

稻谷拥抱 田野 场地  
在无路的日子  
在村庄的瓦砾上与万物握手 对话  
我掩埋诗歌  
洗亮我的笔

天空的尽头我的眼睛看清了你的眼  
我睡在你的眼里  
偶尔睡在自己眼里

生命美好的血就是人  
生命肮脏的血就是人

我领着自己的影子  
死于一座山坡或一穴洞

花朵 在头顶不断开放  
(死诉说不尽的谜)

## 五

我在天亮之前合上这本诗  
文字和笔已经太疲惫了  
不知该将这两只鸽子放在哪里

我是河流的一部分  
时间在最后一刻老去  
黄昏渐渐黑去  
黄昏用完了翅膀和马 把它们抛在  
脑后

守墓人握着刀  
在坟墓里将尸体一一解剖  
月落地 留下一片血清  
在尸体的周围堆满诗歌

生命用剩的骨头在哭  
青蛙和乌龟在走路  
我抛弃一切诗歌写自己的诗歌

在北方 雪在我空手融化  
流着泪走向森林  
诗歌和死亡以及女人  
是主布置的作业

这只笔疯狂地记录一切  
忘了万物  
全部的死亡档案在这本诗里  
明天的死者将刷新页码  
轻轻地写完这一段  
惊动世界

惊动自己

骚动

再生

原载《诗林》1998年3期

## 寓言与场景（三首）

西 川

### 衣 服

一件衣服我已穿得太久无法把它脱掉  
并非我舍不得脱掉它而是它已有了我的体温  
当别人喊我的名字时它抢先回答  
当我绊倒在木桩上它滚了一身黄土  
我拿不准是否我的胳膊肘在流血  
它好像比我更疼痛  
它熟悉我的秘密、我的缺陷我脱不掉它  
它长出了毛发要求我每天为它清洗  
它日益傲慢终于得出结论是它在穿我  
它以为我活着全靠它而它错了  
电影里的黑帮首领总要干掉那个知情太多的人  
我得脱掉这件衣服于是我召集来  
一些不穿衣服的幽灵  
他们在我的胸口剪开一个小口  
他们开始帮我脱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的钮扣全是金子做的  
这件衣服上绣着荷花)  
他们最终帮我脱掉这件衣服脱得我鲜血淋漓  
于是我就死了  
而现在我还能说话还能写下这首诗  
是因为我穿着另一件衣服

## 故 事 梗 概

她站在我身旁向我低声倾诉  
用她幽香的身体，用她的灯笼裤  
我是否该同她共舞一回  
一群盗贼砍走了她的石榴树

盛夏之夜，即使灯光不太充足  
那也足够我看清她的面孔  
她有点儿慌乱，也有点儿忧伤  
我礼貌周全对她又有何用

她那无用的沧桑感使她找错了人  
我俯首帖耳只为将错就错  
经过漫长的飞翔她飞进这间大厅  
我们共舞一回然后各奔西东

## 坐在我对面的人

坐在我对面的人把拳头捏得嘎巴响

而我却无从知道他是谁  
坐在我对面的人冷漠中蕴含着  
攻击性  
仿佛渐渐增多的云量  
尚在犹豫应该淹没哪一棵树、哪一个人  
他坐在我对面，呼吸有声  
是一头猛兽在他体内狂躁不安  
他把一片茶叶送进嘴里，嚼着，嚼着  
他的右手在裤兜里摸来摸去  
但我始终看不清他的面孔  
(我们中间隔着塑料布、药片和星星)  
他可能是我的邻居，但拒绝跟我说废话  
他可能是我的朋友，但隐瞒了他的秘密  
他肆无忌惮观察我的言行，但不置可否  
我本能地朝他微笑，但心有不安  
我让自己像书页一样变黄，变脆  
像灯泡一样暗下来  
却并未离去  
我坐在他对面弹响了手指

原载《诗林》1998年4期

## 站着·躺下

江 雪

如果生命可以随时被夺去  
泪水可以廉价地流  
如果前方的道路已经消失  
你又突然与我分离  
那就让我固守头上这片天空  
固守脚下这片土地  
固守我那高贵的头颅  
和矫健的脚步  
让我的目光  
永远如炬

如果我可以破译每一个梦的密码  
并作出神圣的预言  
如果我可以用自己的双眼  
点亮风雨中的每一个黑夜  
如果我可以拥抱  
每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  
那么我这结实的胸脯

就会像群山一样起伏  
让来自远古的长河  
从我的胸膛上缓缓地流过

我最终选择大地  
作为我的永久归宿  
每逢春天  
我的身上就会长出  
许多青青的野草和嫩嫩的树枝  
每到早晨  
在我的头颅上  
就会有許多炊烟袅袅升起

如果你还活着  
就应该怀念一起走过的日子  
让山风用无形的手指  
在陡峭的崖壁上  
画出我那颤惊惊的嘴唇  
和你那微笑的眼睛  
让空谷中的夜鸟  
扑闪着美丽的翅膀  
把一首首动听或者哀怨的歌  
唱给我和你

# 大 城 市

王秀云

那个早晨

父亲扛着他苦难的喜悦为女儿送别

他的女儿要去大城市

要去他一辈子也不能到达的地方

他不知道他的女儿这一去就再也不能回家

大城市

那个在父亲锄头上亮了千次万次的地方

那个不用搭草棚不用种庄稼不愁吃不愁穿  
的地方

它高高的楼房高不过父亲对女儿的期望

它宽宽的马路宽不过父亲为女儿铺下的路  
女儿

那个在父亲粗糙的手心里长成的麦子

那个在大城市流浪了一冬又一冬的麦子

那个再也不能回到田野的苦麦子

父亲相信她在大城市享尽了福

父亲说你的眼泪都是让大城市惯的

大城市

那把在父亲眼里辉煌亮丽的刀子  
那把让父亲听不懂女儿声音的刀子  
女儿对着它雪亮的刃光一遍又一遍说  
我要回家  
女儿对着父亲一遍又一遍说  
我是一株找不到家的麦子

大城市

那是我踩着父亲的肩胛攀援到的地方  
那是我沿着父亲的血汗一路走来的地方  
我告诉父亲这儿没有爱情的梦想  
女儿的翅膀早已被割断  
女儿昂起的头颅被灰色的雨水打湿

大城市

它灰色的城墙阻隔了我的倾诉  
家乡的方向长满了庄稼  
那些喂养我的粮食  
那些我不会种植的植物充满了拒绝的声音  
那时候我才明白  
我是被父亲抛向大城市的锄头  
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增植秧苗  
在灯红酒绿的夜晚寻找天空  
我是被家乡放逐在大城市的马儿  
心高意大 四蹄欢腾

在失去方向的奔波中不能回头

大城市

你的刀子犹自流着为我和家乡断脐的鲜血

那些纯真的液体把我带到你的深处

我像父亲当年一样收藏起心底的创伤

起早贪黑 忙忙碌碌

我手中的锄头闪闪发光

大城市

在你的秋风中

父亲已是背影家乡已是背景

在你的合声里

我是你万千音符中不甘寂寞的强音

大城市

大城市

那个风光在父亲梦里的地方

那个闪耀在女儿手心里的地方

那个永远不能到达女儿内心的地方

原载《诗神》1999年8期

# 第 四 辑



## 1998 的晴空（外一首）

郁 葱

1998，阳光灿烂  
我们从真实的天空走来  
广场上，奔跑着我们稚气的童年

1998，我们真纯了许多  
我们和风游戏着  
厚重的生命格外的绿  
像草、像树、像河流

不再谈博大或是渺小  
我们仅想到和谐、想到公正  
想到与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些感受  
想到让我们感叹的  
梦的田垄

1998，我们记下了许多好语言  
我们抛掉了繁复，自然地表达单纯的事物  
不再把语汇织成网

不再用浅薄延伸童谣  
我们不懂哲学，像孩子一样不懂  
我们在早晨展开自己的视线

有一些灯为我们而亮  
使我们的夜晚不再寂寞  
那时的感觉多么诗意  
像我们思维干涸时  
听到的水声

1998，田野里有种子  
有一些晴天和一些雨天  
有一些平和与一些激情  
有一些鸟的叫声  
有一些节日  
有一些回忆和一些诞生  
其中总有某些天是重重的  
那一天我们互相对视  
把时间沉默成  
晴空下爽直的歌声

1998，活力和生动的日子  
语言像叶子散落  
箴言朴素无声  
我们追求花朵中自身的生气  
追求绿草中真诚的汁液  
即使是黯淡，也是瞬间的黯淡

也是我们凝视辉煌时的  
一种感动

1998，大自然是我们的孩子  
植物和人都有一种语言里相溶  
1998 的晴空下，地气旺盛得到谷穗的时候也  
得到阳光  
我们爱，因此欢乐和收获  
收获关于一枚烛火的  
象征生命的遥远的梦

1998 的晴空  
不知道想象有多么遥远  
春天冰消，冬天冰冻  
不知道是什么匆匆穿过冰面  
不知道是谁最早开始播种  
不知道谁已经找到归宿  
谁还走在途中  
我唤醒伙伴  
我们一起去接近彼岸  
一起去接近数不清的、远的和近的  
诚朴而自由的心灵

1998 年的晴空，阳光灿烂  
天亮时，该开始我们  
怎样的抒情

## 鸽子

总会想起广场，想起天空，  
想起舒缓，想起宁静，  
想起两片轻羽的对话，  
想起一枚叶子随意的飘动。

总会想起一本旧杂志，  
一张老照片，  
想起星星：孤寂、安详而光明。  
总会想起一些很美好的汉字，  
比如梦、晴朗、公正，  
比如神圣、爱、和平。  
总会想起一滴雨、想起少女，  
想起一封平信，  
总会想起一枚被孩子  
折断的弹弓。

总会想起一种黯淡，  
想起一种生动，  
想起出站口，想起站台票，  
想起儿时的是一道算术  
——简单而又纯明。

总会想起一种比喻，一个象征，  
总会想起面对圣洁的相同或不同。

总会想起一张印有诗歌的报纸，  
想起雪花，  
——想起它塑造自身时的  
那份从容。

总会想起一种对视、一种话语，  
想起一片狭小的草坪。  
想起沙漠，想起雾，  
想起一种充满幻想的  
辉煌的诞生！

总与那清纯的鸽子相遇，  
天亮时，它飞翔在  
哪片天空？

1997. 8. 25.

原载《诗刊》1998年2期

## 赞 美 诗

——献给即将退役的 50 万共和国军人

郭 毅

—

我将我饱含泪水的眼睛  
转向窗口 凝望着青藏高原上  
逐渐涌起的绿色浪潮

那晃动的波光  
在太阳最早栖居的山顶  
那白雪覆盖的哨塔  
像少女的眼睛慢慢张开

闪动的睫毛 狠狠咬住时间  
我绿色的血就在山岗 如雪片纷飞  
我亲爱的战友成为雪线上美丽的风景  
太阳的光束照耀着我们  
我们像一颗颗露珠在原野上闪烁

一面军旗高高地向着陆地和海洋招展  
微风过处 动人的音符  
是鼓角 号声  
碰醒整个世界的全部劳作

此刻 在地球的中心  
那美丽的身子弯弓着  
以强劲勤劳的手  
将繁荣 富裕摘取

在城市 在乡村  
我们灵魂深处的欢乐  
以高原的雄浑和骨骼  
站在民族的前头  
给予命运的花朵一直开放  
在我们用青春和热血呵护的天空  
灿烂的颜色 竟是我们  
头顶帽徽的光芒  
把山岳 丛林竖起

## 二

如今 激如闪电的钟声从浪潮中敲响  
我们年轻的脚步 将走向我们注目的城市  
和村庄  
激昂的血液充满飞翔的力量  
我们将从雪山高原俯冲进改革开放的战场

背负青春的理想 从此后  
承担着国家的建设 母亲的希望  
强大的脉搏震荡着我们的心脏  
我们从高原的阳光走出  
满脸紫红  
走向绿草丰沛的原野

大风袭来 带着海洋滋润的气息  
将干涸与贫穷清洗  
巨大的潮汐登上海岸  
趟过平地 and 祖国的内心  
到达我们 我们在它鼓荡的喧响中舞蹈  
阔大的身体在山水间流淌

原野上 那些美丽的麦子  
在春天温暖泥土的掩盖下  
以疯狂 以拼命挖掘阳光和雨水  
那震动高山与大地的涛声  
出乎意外地安静  
在祖国的皮肤上撒下又一场颤动的春雨  
然后 花朵盛开 繁荣的花朵盛开着  
然后 它一步一步向山谷和荒漠盛开着  
尽管已等候多年 但我的弟兄们  
却在短暂的征途获得了沐浴和生长  
紫罗兰的芳香 此刻  
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扇动着我们的鼻翼

我们敞开的胸怀 如大地一样宽广

### 三

我们栖居的地方 还散发着温馨的乳香  
我们匍匐着 在改革开放的战场  
我们用信念和双手驱赶着硝烟  
一只绿色的翅膀 它遮盖着世界  
另一只轻轻地在天空滑翔  
将尘土与世俗抖落

每一片阳光 都是祖国的生命  
每一片阳光 都是赋予生命的渴望  
让生命繁衍 让生命永远  
这是从绿色血源绽放出的光芒

一个新的太阳 正从高原的地平线上升起  
它成熟的光芒远离战火与硝烟  
我亲爱的祖国正在走向强盛  
紫红的光辉 使万物展开翅膀  
山谷 树木 河流  
从高处飞落的极地之声 以及即将退役的  
我们  
都因新的太阳而奔跑了起来

枪 悠悠苍天的守望者啊  
永远用张开的眼睛细辨着世界

在这块土地上 此刻硝烟散尽  
邪恶散尽 庄稼和花朵  
用它们的根须 在时间的缝隙  
在我们日夜注目的原野和山岗  
飘出真诚和幸福

#### 四

在阳光的睡眠里 在月亮的内心  
我们站在哨位 让温暖的手  
在锃亮的枪上流连  
由于安静而使我们的爱 在时间中停摆  
然而 我们毕竟是铁 是钢  
是岁月浇铸而起的土地的守护者  
我们的坚强 比钢枪更凶 更猛

今夜 黝黑壮实的手臂  
在我们不能到达的角落找寻  
我们的头颅饱藏智慧与思想  
在牛羊 马群出没的大草原  
满含情感与热血 我们的眉宇间  
只有阳光净如水银汨汨流淌  
战斗的身姿 随同生命  
在我们建筑自己的家园和房屋中  
熠熠发光

现在 我们将饱含泪水的眼睛

再次转向窗口  
青藏高原绿色的浪潮  
淌来淌去 那高山顶上的呼唤  
愈来愈激越 雄壮

下个世纪的阳光 离我们很近很近  
我们这些在边疆上戎马戍边的人  
即将脱下绿色的军装  
奔赴祖国新的战场  
沸腾的热血在激烈的跳荡  
我们用饱含深情的目光 望着  
边境上那飘荡的红旗  
那些留守的战友 用生命和时间注视它  
让它警惕地在风中骄傲地飘扬

一旦硝烟遮住祖国的眼睛  
一旦炮声轰击了广袤的土地  
我们会排出一切困难  
把建设家园的一股柔情 倾注保家卫国的  
战场  
让枪口 喷射出熊熊怒火  
去燃烧所有的罪恶和野心  
去呼唤所有的正义和良知  
让鲜艳的花朵在国土上永远开放  
让洁白的鸽子在蓝天中自由翱翔  
我们是祖国永不退役的一群年轻的士兵  
我们是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一道

## 绵延不绝的钢铁屏障

1998. 5. 3. 初稿于兰州

1998. 6. 12. 改定于兰州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 写在八一军旗上

熊召政

谨以此诗，献给在长江流域抗洪前线英勇奋战的十五万名  
解放军战士

—

在这个被厄尔尼诺控制的夏季  
仿佛全世界的雨水  
都在我们的长江上倾泻  
洪水，像数万匹暴烈的雄狮  
一次次扑过夔门，扑过南津关  
扑向荆州、扑向岳阳  
扑向武汉、扑向九江

千里江堤告急，千万生灵告急！

那些牲畜、那些花、那些含苞的谷穗  
那些莺歌燕舞的村镇，那些马达轰鸣的工厂  
刹那间，都沉进恐惧与颤栗

它们仿佛看到地狱之门已缓缓启动  
撕裂天空的无情的闪电  
已经把末日的钟声敲响

## 二

他们来了，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他们来了，从飞机、从火车  
从千里奔驰的卡车上  
他们来了，那些炮兵、那些伞兵、那些步兵  
数以百计的将军，数以千计的团长、师长  
他们来了，在漆黑的雨夜  
在带电的风中，在警灯刺破梦乡的时刻  
在与死神赛跑的泥泞的路上

当他们看到波浪中漂浮的那些乡村的爱情  
在渍水中挣扎的那些丰收的希望  
看到一只只在水中起爆的变压器  
一座座在水中坍塌的粮仓  
当听到禾苗用青色的语言告诉他们  
石榴花用红色的语言告诉他们  
家乡，是一个多么温馨的词  
如今，它却那么脆弱  
脆弱得像一片浮萍，只能在万顷汪洋中  
苦苦地飘荡

也许，他们还从遥远的历史深处

听到一阵阵鼓声，那么地沉闷，那么地凄凉  
“打起三棒鼓，出门去逃荒。”

这一首比荆江大堤还要古老的歌谣  
像是刻在地狱之门上的咒语  
让我们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  
一次次遍体鳞伤，一次次沉入死亡

快，快驱散这些梦魇  
在痛苦中，他们的血管奔涌着激情  
在暗夜里，他们的身体浸透了阳光  
他们来了，他们是战士  
他们生命的字典中，只有战斗，没有彷徨  
他们生命的原野上  
只容纳春色无边，鲜花开放

醉里挑灯看剑，今夜里出鞘的利剑  
是战士们力可拔山的臂膀  
梦回吹角边营，今夜里战斗的大营  
就扎在摇摇欲坠的江堤上！

### 三

决战开始了！

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今夜的长江  
是三军将士的战场  
泥土、沙砾、石料、木方

通过你们的手，你们的肩膀  
源源不断运送到洪水漫漫的大堤上  
水涨一寸，堤长一尺  
水涨一尺，堤长一丈！  
冲锋啊，永不停息的冲锋  
把闪电挎在肩上，那是英雄的绶带  
把浪花别在胸前，那是最好的勋章  
一个血肉之躯，又一个血肉之躯  
一个不眠之夜，又一个不眠之夜  
鲜血、汗水、歌声、呐喊  
像一根根缆绳，牢牢地拴紧了  
在激战中缓慢前进的时光

在大决战的五十多个日日夜夜里  
长江只有一个字：涨、涨、涨……  
你们也只有一个字：抢！抢！！抢!!!  
抢堵管涌，抢填渗漏  
抢筑大堤，抢修溃口  
在你们的脚下，洪魔精心设计的阴谋  
一次又一次地瓦解  
凡有你们镇守的地方  
我们的大堤，才是真正的  
固若金汤

#### 四

走过荆江，走过汉江

走过洞庭，走过鄱阳  
头顶着八月的火辣辣的太阳  
我噙着泪花，走过了千里长江  
我访问每一个受灾的人，他们都会说：  
看到解放军，我们的心里就踏实  
一个解放军，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安全港  
一件迷彩服，就是一片永不沉没的陆地  
一片橄榄绿，就是一片永不凋谢的春光

从炼钢炉里流出的阳光记得  
我们中暑的战士，怎样拔掉急救的针头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重上大堤  
在溃口处，和战友们一起  
站成一排排抗击狂涛的石柱  
在湍急的洪水中露头的杨树记得  
当大堤塌陷，天崩地裂的时候  
我们的官兵，毫不犹豫地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乡亲，而把死亡  
留给了自己，留给了写在八一军  
旗上的  
人民战士的最高理想

天亮了，当绿色的冲锋舟  
焦急地寻找，那些已经熄灭的星斗  
当得救的赤裸着的孩子，刚刚披上  
战士们从身上脱下的满是泥水的军装  
我们看见，浸透了军人血汗的大堤上

走来了那位脸色憔悴的下岗女工  
走来了那位还没有举行婚礼的新娘  
她们来寻找自己的丈夫  
寻找曾经照彻她们生活的灿烂霞光

她们不是为哭泣而来，也不是因为失去了  
    亲人  
来这里倾泻她们美丽的绝望  
她们来这里，是为了倾听烈士们最后的誓言  
是为了看一看，从洪水中升起的  
是撕肝裂胆的哭喊，还是沉在水底的亲人们  
用双手托起的生命的曙光

刷地一声，大堤上的军人迅速集合  
他们站成一排排坚强的防浪林  
一排排狼牙山的壮士  
一排排上甘岭上的黄继光  
面对庄严的军礼，我们的军嫂  
又怎么能不热泪盈眶  
丈夫牺牲了，但他们的战友还在  
人民军队顽强的斗志还在  
狂风啊！暴雨啊，洪魔啊  
来吧，你们一起来吧  
大堤，永在将士们的手中  
乡亲，永在将士们的心上

## 五

九月降临了  
红的、绿的、金黄的九月啊  
深深眷念湖水的白天鹅  
从遥远的地方飞回来了  
哪怕在梦中也在呼唤江水的白帆啊  
也重新回来，在淡紫色的烟雾中飞翔

鲜花回到了原野，鹰回到了天空  
我们的将士，回到了分别已久的营房  
他们把挤得密不透风的谷穗  
留给长江两岸的平原  
他们把温暖的炊烟  
留给了潮润而又宁静的水乡  
把学校的钟声留给了孩子  
把铁路留给了火车，把马达留给了工厂

他们留下了血，带走了乡亲们感激的泪  
他们留下了军威，带走了死去战友的行囊  
他们留下了千万个壮烈的故事  
只带走了一个诚挚的愿望：  
愿灾区的人民，平安而幸福  
愿长江大堤，像昆仑山脉一样坚强！

1998. 9. 8. 急草

原载《诗刊》1998年11期

# 英雄挽歌

聂 茂

谨以此诗献给“抗洪英雄”高建成及其他为抗洪救灾而献身的钢铁战士。

从最高的静谧处，奔腾的脉搏  
停止了跳跃。

他们站在生命的稻田  
泛滥的洪水直扑而下，他们被  
连泥带土，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

甚至来不及看一眼最后的战友  
来不及向获救的老人和妇女说一声“再见”  
来不及向刈割的家园掬上一捧热泪  
他们就这样牵挂着  
带着残缺的遗憾去了

他们是“抗洪英雄”  
化作岩石，活在家乡的堤坝上  
那些坚强而消瘦的妻子正带着

惟一的骨血在泥泞的路口久久张望  
白发苍苍的母亲，一脸沧桑的父亲  
以及刚刚学会喊“爸爸”的孩子  
都宁愿相信：亲人在风雨中睡去了

他们是刚刚出炉的钢  
他们的笑容  
定格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  
定格在初恋的情人和父母最心痛的部位  
他们睡去了，可仍然梦着  
趴在飘浮的稻草上挣扎的小女孩  
抱着古槐的老大爷，不知姓名的大婶  
以及屋顶上大声呼救的父老乡亲

他们都是农家的后代、水稻的儿子  
在运砂石的车上，在打围堰的夯声中  
在管涌的皱褶里，在子堤的挡风口  
到处回响着他们的影子  
他们的身体被洪水冲走了，而朴素的名字，刺穿所有的漩涡和激流  
矗成的墙壁，被太阳朗照  
被河水传颂，被人民记住和怀念  
因为他们的到来  
泥土变得更加沉重

他们死于激烈的鏖战  
在庄严的死亡中死去

在最值得的时候死去  
悲壮的洪水展示了死亡的全过程  
他们没有一丝胆怯，没有一丝  
悔恨和悲痛，而灵魂蠕动的最深处  
那古老得无法追忆的血已开始发黑  
那开始发黑的血成为战友们前进的路标  
他们就是这样，把最醒目的标记  
留在人世，把军旗的一角  
缠在受伤的额头上，永不沉沦

在到处飘浮的被洪水撕碎的时间的残简上  
他们充分理悟了“死的伟大”的全部含义  
没有葬礼，但他们听到了  
堤坝四周粗犷的号子  
没有墓碑，但永不倒下的  
村庄和河流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没有悼词，也没有祈祷的十字架  
但他们已经感受了，沿着  
大地上升的“再生”的力量  
他们经历了永恒的氛围  
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早已与复苏的田园  
浮出泥土的阳光，静静的山谷  
以及永远唱不完的民谣融为一体

而今，他们躺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在另一个战场，在浊浪滔天的走廊  
他们散发着泥味、汗味和水稻味

那无法回归的血随河流奔腾  
在草丛中，在堤坝上  
在乡亲们的视线内  
他们的血像火焰  
被洪水稀释，被大地吸纳  
成为丘陵上的红木棉

而今，水兽再也无法伤害他们  
他们躺下来，睡成战斗的姿势  
一只手撑开，像要努力抓住波涛  
另一只手垫着乱蓬蓬的头颅  
像一艘船，继续航行

而今，死亡彻底解放了他们  
时间像山谷中袅袅升起的白雾  
使他们于疲惫的睡眠中  
仍然飘出怀乡的忧郁

# 铁血三千里

刘立云

## 大路在过兵

他们到来的时候，一群孩子在奔跑  
一个白发老人坐在往事中哭泣  
一把木勺漂在一棵大树上  
一片大水已漫过一片屋顶

他们到来的时候，一堵老墙正在  
轰轰隆隆塌陷，一艘船在急剧下沉  
一座城市被新撕开一道伤口  
这使所有的人都伫立在雨中  
并感到尖锐的疼痛

然后人们看到豹子窜上大堤  
岩石重返岩石；一把把铁锹  
一把把锤子，在太阳和月亮下  
把一簇簇火焰，狠狠砸进泥土

一条在发情期咆哮怒吼的大河  
就这样，如一把刀  
被重新插回刀鞘

这时一滴泪珠悄然回到我母亲的眼眶  
这时我的母亲从她居住着的这座城市中  
蓦然醒来，又蓦然看见  
    满河沿都睡着她的儿子

### 好大一棵树

上来吧！他站在树上说  
就有一只手从上面伸下来  
就有一只手从水里探上去  
那棵树在水中颤颤地抖

到处都是水呵，到处都有  
水在翻卷，发出狼的嚎叫  
果真就有柔韧的利爪  
窸窸窣窣，开始往树上攀爬  
他于是想：水呵水呵  
你爬吧爬吧，再往上爬  
我就把人带到天堂里去

都光着脚；光着身子  
任漆黑的雨点，淅淅沥沥

响亮地敲打着肋骨  
他又想：是该好好洗洗了  
在阳光下匆匆行走  
有谁曾知道我蓬头垢面  
如同一个可怜的乞丐

后来就开始呐喊，开始  
大声歌唱；就开始用头顶的  
星星和月亮，给各自命名  
再后来他突然沉默了，并突然明白  
黑夜再长，其实也长不过  
那支漂在血液中的歌

这棵乡村的白杨树高大挺拔  
从未结过果实  
但在这一夜，它突然果实累累  
结着七个士兵和一个将军

## 黄 山 头

被洪水逼上这最后一片高地  
黄山头！我看见你就像一根扁担  
一头挑着湖北，一头挑着湖南

地图上的省界是画地图的人画的  
那根眨眼间便穿过街道的细线  
又怎能划开同一滴血，同一滴泪

还有我们的先人，他们死不瞑目  
曾怅望过百年千年的苦难

现在大水就在近处喧腾  
大堤在雨中摇晃；而我的黄山头  
我黄山头上的湖北湖南乡亲  
天漏了，用同一个盆去接  
地塌了，用同一袋土去填  
那片同在大堤上赤裸裸的背脊  
让我触到了什么是岸，什么是山  
什么又是一种乡音和肝胆

我们只是过客呵！黄山头  
你能不能把与你同名的一滴烈酒  
洒在我唇际，让我  
要醉与你同醉，要眠与你共眠？

### 活着，并记住

有谁能比你们更热爱土地呢  
当洪水退去，田野刚挣出水面  
你们便从大堤上踉跄扑来  
并扼住喉咙，从打翻的陶罐里  
为她掏出最后一把谷种

土地本来就是你们的！  
还有秋天的收成，轮回变换的

节气，这世代相传的农事  
使你们和泥土苦难相知  
土地里的每棵青草，每颗水滴  
都是你们最后的故乡和家园

还有什么比土地更钟情于你们呢  
那时候浊浪滔天，麦鸟与黄雀  
纷纷飞向山那边的密林  
惟你们仍深深地弯下腰去  
洗净土地的肌肤，在深深凹下的  
石板上，再次刻下自己的脚印

此刻大水仍在脚下喘息  
火焰又在脊背上燃烧  
那谷种落地的声音，其实也就是  
子孙繁衍的声音，血液呼叫的  
声音，和灵魂颤抖的声音

“活着，就要劳作下去，  
不负土地的深情。”  
这生存者的哲学，因着一场大水  
被我的乡亲从此记个刻骨铭心

## 地 粮

奇迹总是在危难中发生  
比如这些劫后余生的庄稼

昨天它们还在水中挣扎，发出  
让我们咯血和窒息的声音  
今天又迎着骄阳，那着火的箭镞  
开始了向秋天的艰难挺进

土地永远是我们的母亲  
尽管她形销骨立，洪水已揭去她  
丰腴的脂肪和娇媚的面容  
但她依旧用贫血的乳房  
喂养水稻和麦子的根系  
当你越过大地的伤口，触目惊心  
依稀可见她干瘪的乳头  
正渗出一缕一缕鲜血

看呵，我被黄水浸泡的乡亲  
现在又开始为秋天搏斗了  
他们口衔烈焰  
燃烧的喉咙里发出鸟的呼叫  
踩遍洪水回环的道路  
一只戽斗，让世界突然回到童年  
突然回到一粒粮食的核心

所以关于庄稼，关于土地上的作物  
从此我再也找不出  
比这，更确切也更沉重的词汇

# 别找了，大娘！

胡世宗

在风雨的坝上，  
颤巍巍走着一位大娘，  
她白发飘飘，踉踉跄跄，  
胳膊肘儿还挎着一只柳条编的小筐。

坝下是嫩江浑浊的狂浪，  
一阵阵拍打，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  
水位不断加高，  
情形危急异常！

坝上有亲人解放军啊，  
连续几昼夜在这儿摆开战场，  
他们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  
扛着沙土袋儿来回地奔忙。

白发大娘连续几天走上大坝，  
她用目光把一个个军人打量，  
她在寻找她的救命恩人，

那恩人是一位年轻的连长。

永难忘那个夜晚没有月光，  
滔滔洪水突然淹没了这小小的村庄，  
亲人被洪水冲得四散，  
大娘被人举到了屋脊之上。

她眼看洪水里漂着饭桌、衣箱，  
她眼看洪水里卷着鸡，鹅、猪、羊，  
不知挨过了多少时辰，  
她感到脚下的房子在摇摇晃晃！

这时来了一只橡皮舟，  
舟上的人发现了这位大娘，  
大娘想喊却喊不出声音啊，  
她在凄风冷雨中被冻得发僵。

橡皮舟围着她的屋子转了又转，  
终于短暂地停靠在房山墙，  
有一双穿迷彩服的有力的臂膀，  
把她抱到了橡皮舟上……

大娘刚刚坐到橡皮舟上，  
就听她身后轰地一声巨响，  
她的房屋完全坍塌在水中，  
瞬间，一切都被洪水冲个净光！

大娘连惊带吓几近昏迷，  
她隐隐地听人  
把她的救命恩人喊做连长，  
她见连长额头上缠着宽宽的纱布，  
迷彩的军帽上，那帽徽正闪闪发光。

自打她被人从房顶上救下，  
那报恩的愿望在心中越来越强，  
睡，睡不着啊；吃，吃不香——  
她一定一定要找到那个缠纱布的连长。

多少乡亲劝她：  
不必找了，大娘！  
大坝上抗洪的部队成千上万，  
你怎么可能找到那个救你的连长？

多少子弟兵劝她：  
不必找了，大娘！  
人民群众是子弟兵的亲爹亲娘，  
救您脱险本是理所应当。

而且在这风雨的坝上，  
您看，所有的官兵几乎完全一样：  
一件橘红色的救生衣加上一身泥水，  
还有一副赤子般火热的心肠！

大娘谁的话也不肯听啊，

她执拗地在大坝上踉跄地巡望，  
她盼着见到她的救命恩人，  
把煮了几回的鸡蛋送到恩人的手上。

大娘怎么会知道——  
把她救下来那天风骤雨狂，  
连长为了救一个栽到洪水里的新兵，  
被木桩击中，身负重伤！

战士们一直对大娘保密，  
不愿引动这位老人的哀伤。  
他们强忍苦痛含着泪与洪水搏斗，  
心中正有无数个慈母般的大娘！

在风雨不歇的坝上，  
颤巍巍走着一位大娘，  
她白发飘飘，踉踉跄跄，  
胳膊肘儿还挎着一只柳条编的小筐……

1998年8月17日

## 灾区纪行（三首）

李占学

### 水上的灯

星星哪去了，月亮哪去了  
需要给一点友情时都躲起来了

夜很黑，云很重  
水浪打着恫吓  
散布青虚虚的白光

水上有灯，灯、灯、灯啊  
剪碎了夜之苦难，直逼荒荒凉凉孤岛

谁不认识灯哟  
此刻的灯，是生命的灯  
泪水流出响声

水上的灯，飘摇着

青蛙鼓噪  
亮堂堂一条水上路

荒岛上的人，三天了  
求救的眼睛是一片火

星星，月亮  
水上的灯把它们找来了  
荒岛亮了

很黑很黑的夜  
很亮很亮的灯

## 坝上人家

一座、二座、三座……  
一座帐篷里几家  
罗京正在说话

淡蓝炊烟一缕一缕  
沿着水面而去  
去寻找水淹的村庄

“妈妈，我要回家。”  
孩子话穿折了妈的泪疙瘩  
妈妈正惦那跑到房上的鸡和鸭……  
谁人吹着长箫苏武

月亮在云层一躲一闪  
苦味的笑声感染牛、马

秋风，一口一口吹向大坝  
不知愁的孩子捉着蚂蚱  
一道沉量忧虑的风景

## 女人点火

柴很湿、很湿  
眼睛干涩  
划了根火柴、又一根……

灶门张着黑洞洞嘴  
像七月大水吓人

锅里游不起一缕热气  
窗上霜花是冷的山林  
火柴划了一根、一根

村街上的人，话儿  
赶牛赶驴赶小集  
声音还都淹在洪水里

把火柴头上擦一擦  
灶门红了，炕热屋子暖

# 第五辑



## 蚕眠与虫蜕（二首）

舒 婷

### 蚕 眠

—

幸福本是一厢情愿  
有谁敢放纵激情策动野马狂奔？  
枪声 陷阱  
污染的水源都将有效拦截  
幸福寥寥过境 仅余  
零落蹄声

惟有日蚀接近完美  
没有泪水的激情  
没有崩塌的晴空  
昙花是深邃的过程

二

曾经获得的那种黯淡

被喧哗成夏日骤雨  
滂沱只有片刻  
双臂环拥的峡谷，芦花  
一再触摸

青花瓷瓶无风自毁  
破裂的声音  
真实地模拟不朽  
一个夏季又一个夏季  
康乃馨赶赴途中  
离永恒最近的是瞬间

### 三

以为  
所有的锁都有一把钥匙  
以为  
总有一条道路通往罗马  
这才是真正的绝境  
就像

水在钢管里奔走  
线在针上操劳  
雨点在半空中迟疑  
你在生物链的某一个环节  
渴望脱离

### 四

干蜗牛壳无所事事

只有在黑暗中  
才显示发白的涎迹

死亡虽然渺小  
月的触手一捏一捋  
依旧很疼

五

乐句断不成章  
生疏的指尖  
遗失那颗黑键的位置  
单音悲鸣

一次不经心的失足  
再不能原路返回

六

我答应回来告诉你  
无所谓深度  
就像光和影  
无从测量

残网上的虫蜕

—

我的记忆当比我的出生

更早设定吨位  
逆光潜行  
目力难以及近 就像

星芒着陆还很新鲜锐利  
发射它的母体早已死亡  
辽阔的空间切断脐带  
几万光年后才  
疼痛不堪

二

自血脉源头升起，星光  
晒出旧照片模糊的背景  
被一盏生锈的小油灯所镀亮

一轴山水  
一架纺车  
银镯子掉在青砖地面的  
铿锵

闽南三角洲  
拼凑起来不过巴掌大  
一竹篮水面  
足够端详

三

红狐狸还在祠堂圯墙下

拨动蒿草么  
青蛙还抬着流萤绯传的池塘  
召开夏季音乐会么

在卡通片里  
——孩子们抢答

#### 四

我从哪里来  
回不到那里去  
我在我生长的城市里  
背井离乡

#### 五

心脏搏动的地方  
跳跃着  
燧石最初的激情  
手却触摸不到火光

顺着方言这根藤  
摸向族谱那些青黄不接的瓜  
拗弯歧指  
我就气根匝地

#### 六

委托一只鸟的名字  
守着祖坟啼哭

如果没有就编扎一只  
不必太哀伤 类似  
祖父的祖父那杆水烟  
蹲在八角井栏咕噜咕噜  
以祖母的祖母  
梨形长乳灌浆的季节  
润泽结痂的嘴唇

## 七

剥去姓氏一层层鳞片  
裸露内核  
脆弱而又生猛的精卵  
我在其中竞走千年  
衬着死亡纯黑的根部 荷

通过宿命的露珠  
转动太阳的水晶球  
乱  
前身那段雪白的藕

## 八

我深信我身体破裂的日子  
与月亮有关

荒野，洞穴，岩画  
片断地拂过支离镜面  
篝火遮暗了

正在举行的祭祀

于是纠结在腹部  
每月鲜红酷烈地长嚎一次  
内容无从求索  
仪式孤存

母斑马摇摆  
浑圆饱满的臀部隐入丛林  
我摇摆着高跟鞋  
丰盛而充盈  
无数次诞生

九

生于水，我失去了鳃  
来之于土，我的脚  
未能突破水泥和沥青的封锁  
抵达接应的土壤 我

颠沛于  
一粒麦种向上顶拱的  
惊涛骇浪

十

向肉体缴纳的租金  
是这样昂贵  
而且无力搬迁

十一

说破真相的人遭诅咒  
蝙蝠对黑暗了如指掌，因此  
不祥

既然家园并非家园  
我不是我  
有什么必要把硬币抛起  
又偷偷翻转

1996. 6. 29.

## 写诗的岁月

李 琦

—

在崇高的诗歌王国  
在语言的密林  
那条通往家园的小路  
你一旦辨认  
便难以转身

纸笔之间  
我心灵的木屋  
它是一盏灯  
我住在一盏灯里  
靠光取暖

磨损的心灵在这里  
重新变得温润舒展  
我采摘着文字的树叶

让它们  
带着我手指的气息  
沐浴着悟性的清风

这是比美好更美好的事情  
只有写诗的时候  
我的手能掀起时间的长帘  
重新触到童年  
我的目光重新清澈  
能看到月光的手势 花朵的眼  
神

我没能生成鸟儿  
却选择了飞翔的另一种形式  
什么力量  
使事情如此进行  
我为此相信神灵

二

像追求真理一样  
我追求语言

我说，水  
就感到脚踝正□过  
凉爽清澈的河水  
我说，雪花

就看到一片片  
天堂的花朵  
正飘落在我柞木的书桌

我和我的诗句  
先是遥遥相望  
而后跋山涉水  
彼此惊喜地相认

那些原本熟悉的语言 有时  
就像是一夜间长大的少女  
羞涩纯洁地一笑  
在人群中初次露面

这真是难以言说的幸福  
当你乘上了  
直抵心灵的帆船  
当你被那海风  
轻轻托向云端

### 三

像一只燕子 回到  
它自己的屋檐  
我回到  
写作的冬天

这茫茫的雪野  
是我诗歌的阔大背景  
大雪飘飞  
积雪的路面 长夜 北风  
冬天的旋律  
是壁炉前响起大提琴的声音

这是删繁就简的季节  
冷静与凛冽  
鞭策着灵魂  
书柜 电脑 茶杯  
在它们的缝隙之中  
我的思索蜿蜒蛇行

哈尔滨 十二月  
零下三十一度了  
我却一寸一寸  
向光芒与温暖  
靠近

#### 四

我拒绝做作和矫饰  
就像躲避生活中  
那种夸张的热情  
装扮语言  
那是给水添加气味

那是给花染色

我怀念小学时的某一天  
我们童稚的声音  
晴朗而单纯——  
秋天来了  
大雁飞过天空

浓重的色彩  
它含铅 还携有大量灰尘  
这有些像存心不良  
我们把心事交给语言  
把语言送进诗歌  
不是把它  
拐入风尘

让心轻轻颤抖  
让眼睛湿润  
这是诗歌的道路  
走这样的路  
自然 就是像  
秋天来了  
大雁飞过天空

原载《诗林》1998年4期

## 乔治·桑（外三首）

郑玲

像一股驱逐死亡的春风  
她 穿过肖邦瑟瑟的长廊  
即将凋零的花儿  
    魔化成鸟群  
气势如虹地飞向广宇  
    从狂欢的琴键之上

梅诺尔卡岛的炊烟  
    结束了黑夜  
阳光 白云和清风  
向生命 向爱情  
    撒下音乐之雨

再没有比最能匹敌的人相爱  
    更满足的了  
可是太美满的世界  
    总嫌太窄  
未来 悄悄地破坏着现在

这个沉醉的女人的胸襟里  
醒着一个无法履足的天才

天才 是独来独往的灵魂  
只能自由地服从缪斯  
烛光幽微的香巢  
岂是终老一生的所在  
当两翼生风的黑马  
在下弦月的深邃里嘶鸣  
她剑一样的灵魂出鞘了  
冷不防伤害了她的至爱  
于是 这位“自由女神”  
这位“眼睛如月光”的女人  
一夜之间  
成了“音乐的戕害者”  
成了炸药和引信

历史 总是囫囵地  
吞下了许多谜  
然后长成使人怅惘的词汇  
其实 两个人 两个星系  
相吸又相斥  
人间天上从来如此  
乔治·桑，你是否也曾叹息  
你的《康素爱萝》  
安慰了那么多心有创痛的人  
怎的不能安慰你自己

## 爱 神

她的眼睛残酷而妩媚  
霸道而甜蜜  
以天后的风度  
审视着爱情  
——一种不合逻辑的奇遇

她的声音低沉悦耳  
如冰下流水  
正在向爱者宣布：  
如果你只知道对欢乐的爱  
那么 别近前来

### 当命运决定沉默

在梦中  
我听见自己在呼唤  
恍如隔世的声音  
在湖上回荡  
湖泊闪烁  
如一轮搁浅的月亮  
长夜的钟声  
使月光零落  
当命运决定沉默  
人 怎能开口

别问我

到底呼唤的是什么

传 说

残月凄迷的夜

闪烁着魔琴的嫣红

黑崖上的蔷薇花瓣

以宿命的音色

歌哭着爱情和死别

那是一个老妇的

青春背后的颤栗

她的建筑迷宫的巫师

在迷宫内迷失了方向

死在自己的思想里

原载《诗林》1998年2期

# 和爸爸说话

王小妮

1996年10月4日。从此，我永远只能在心里和你单独说话了。

## 第一首 这一天

爸爸！你早已经对我描述过  
怎么样“庆贺”这一天。

你早跟紧了我，让我答应。  
你让我承认那是一个好日子  
必须鼓盆而歌。  
你想让我看着你，推动两只轮子  
的车  
直接骑进深密的古老神话。  
可是，这么快，我就见到了  
你连手都举不动的晚上  
车铃在另一个世界里催响。

到了这一天  
我的眼睛里全是白的。  
我的两只手轻得不见了。  
力量浑身发抖  
像暴动过后的石头粉末。  
记忆的暗房从支柱中间裂开  
泄出来的只是简单的生理盐水。

我在水轮子的转动里看见  
是你自己学着庄子虚幻的仪态  
悠悠地远去。  
是你自己优美地鼓动起  
一身瘦到了最后的黄云彩。

爸爸，我还看不出  
消失在哪一步才算美丽。  
不能有歌唱  
从含满高纯度铅矿的嘴里发生。  
瓦盆全都飘升到半空  
天上挂满了泥灰色的月亮。

爸爸，只有这一次  
我超越不了最平凡的人。  
只有这一次，我幼稚地违背了你。

## 第二首 是你赢了

用最隐秘的低沉之音  
用越变越古典的笑。  
你无数次向我形容那个地方  
将会比躲在安静的书店里  
遇上遍地新书还要好。

你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  
都拒绝听到你的感觉。  
节日的上空飞满破灭的气球。

你轻轻地拉着我的头发请求。  
你在睡沉了以后  
还揉搓着它们。  
好像世界上值得信任的  
只有这些傻头发。  
好像它们恍惚地还可能帮你。

你请求过了每一个人。  
请示过药瓶。  
请求过每一幅窄布。  
这个软弱到发黑的世界  
能举起多么大的理由  
让你在飘满落叶的泥潭里坚持？

我低垂着  
被清水一万次冲淡了的手  
这水来自永动的河流。  
有什么办法  
能托举着你的幻想  
送你走上那个再不能回头的台阶？

你是一个执意出门的人。  
哪怕全人类  
都化妆成白鸽围绕在床前  
也不能留住一个想要离开的人。  
谁能帮你  
接过疼痛这件礼品  
谁能替你卸下那些冰凉的管子？

我用你给了我的眼睛  
看着你  
一个人在头脑里苦苦作战。  
在不能移动的床上  
你一层层  
无助地接近你的美好。

爸爸，最后  
是你赢了。

### 第三首 到最后我才明白什么是爸爸

像一个长久禁食以后  
柔如竹叶的佛教徒  
你见到我，就双手合十。  
你说，我的姑娘今天早晨好。  
你的高兴，超过了一切人脸上的高兴。

两只手不能闲住  
我经受不住每一分钟的沉默。  
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  
心里正生长出浸满药水的白树？  
病床下面虚设的  
是一双多么合脚的布鞋。

而你，在见到我的每一个早晨  
都拿出大平原一样的轻松。  
你把阴沉了六十年的水泥医院  
把它所有的楼层都逗笑了。

太阳每天来到病房正中  
在半闭着的窗帘后面  
刺透出它光芒的方尖碑。  
我认识你有多久了？  
和我认识天空上的光明一样长。

四十年中  
太阳走来走去，你却永远在。  
你一直想  
做离我最近的真理。  
可是，到了最后的一刻  
你翻掉了棋盘，彻底背叛了。

把两只饿乌鸦一样的真理放掉  
你成了我真正的爸爸。  
像那些时候，你拉着我  
手里只拿着自己的手。  
我们自己早已经是真理了。

什么样的大河之水  
能同时向左，又向右？  
你的眼泪，我第一次看见了。  
你说，别把头发剪短  
你要随时能够拉住我  
说出你一生都不能说的话。

双手合十，又分开  
像落在地板上而分裂的道义剪刀。  
像交叉失血的白色碎纸机。  
八月  
佛陀催着满天的淡云彩  
为你下起白莲瓣一样的大雪。

时间，扯出了多么远。  
我们各自站在两端。  
过了多久以后的这个早晨  
我才明白，什么是爸爸。

#### 第四首 谁拿走了你的血

你孩子般的大眼睛后退着  
望着旋风一样走进来的医生。  
你突然支撑成囚牢里  
暴怒的白色勇士。  
你要站起来捍卫你的血。

爸爸，你的血早在流。  
在尘土那样小心翼翼的一生中  
红蚂蚁成群结队爬过。  
你的血液被和平又悄然地取走  
清凉的风一季又一季收回了红叶。  
拿走了你的血的人  
连愧怯都没有  
连半截影子都没有。

宽恕那质地不坏的梨木办公桌。  
你终生的坐骑  
藏进地下室，挂满了灰尘的椅子。  
它一生都在收集着你  
还是不能退回去

做一棵开满梨花的树。

从前，我轻飘飘地对你说  
我不想被钉到一张桌子后面  
我以为，推开了最后的门  
四面八方都变成了我的原野。  
脱落的花立刻褪掉了颜色  
我不过和你一样  
是又一个失血者。  
拿走了我们血的  
不可能拿走我心里的结石。  
我们一起扬着脸  
看见天色多么自然地变白。  
大地正紧紧含住眼泪  
不让它流出来。

爸爸！

今天我把你最喜欢的  
三只西红柿和一团白棉花糖  
摆放到风霜经过的窗台上。  
像等待一只翠鸟到来  
我要把你的血一点点收集。

原载《诗林》1998年4期

## 单身女人群像（组诗）

沈 杰

### 不会是母亲的女人

曾经

那个千万年孕育奇迹的弧度

那条自胸腹而下的曲线

悖谬于我

有关线条美的趣味

生育这个词

形同于血污，呻吟的延伸

沉重得无法掂量的使命感

的挤压，女性从黑夜中衍生出的

一条易碎的脐带

过于挥霍的青春

飞扬在高傲的黑发上

我不明白

一个自那条曲线突围而出的孩子  
果真带来了拯救者的福音吗？  
果真带来了生生不息的火种的安慰吗？

有一天，这条曲线开始变成必需  
开始从长年湮没的希望中浮出  
从梦的辗转中隆起  
像虹拱立于天际一般宏伟  
这健康非凡的美  
这浑圆的线的张力  
如此古朴而安详地伸展  
傲视一切病态美的纷呈  
浓缩宇宙万物完美的典范

开始变得触目惊心，我低首所及  
腹部的轮廓  
从平坦到平坦  
十年时间，也不曾增添  
一声卷尺上的叹息

终于我明白这不是我力所能及  
一个来自于雄性世界的馈赠  
丰厚得我无法坦然接受  
我能独立地创造你吗？孩子  
给你一条胳膊？半颗心？  
和对这世界先天不足的认识？  
从不完整的母体，我所给你的

只能是败坏的根茎上渗出的乳汁  
如今充塞我耳朵的  
是黑暗中礁石的沉闷回响  
是祷词的日渐寂落

在最初的羊水中  
你，我的注定苦命的孩子  
挣扎着渴盼来到  
我已想离开的世界

## 单身妻子

我属于这个城市  
一个日益扩大的群体  
我的叹息  
从烫金的大红证书上散发  
到华美的墙上装饰的婚照

习惯于接到不回家吃饭的录音  
为偶然的一次打破常规  
成全入得厨房的贤妇之名

习惯于侧耳倾听窗外  
划破深夜寂静的车轮声  
那是爱郎晚归的讯号

习惯于忘却——

爱的怀抱  
不合实际的要求  
愚蠢女人的怒气

一家之主在外已身心疲惫  
正常钟点工作的妻子  
如何能不晓世故？应该扮作  
打开发条，呈玲珑状的开心果  
应该学会——  
以和颜悦色为相处之道  
以性感内衣来渲染气氛  
这本是天经地义  
这本是一个现代妻子的起码尺度  
如同古时女人纺纱织布一样自然

母亲，赐我于你同一性别  
教会我观看你和父亲  
几十年平静恩爱的厮守  
却不曾告诉我  
婚姻原来是张大床  
我只睡其中一边  
回到少女时的初始睡姿  
然后是等待，等待  
梦中恍然一瞥  
意中人乘着夜生活的轨迹  
沉重地倒在另一边

## 孀 居 者

从那天起  
日子的参照物  
以倒行计数  
照片的黑框  
布设下  
新生活的基调

窗帘和床  
呆然相望  
被子在窃窃私语  
床单在等待变皱  
镜子在加深阴影  
四壁呈块面  
步步紧缩  
积木房子轰然坍塌

漫漫长夜中  
泪水匿形于枕头的荒漠  
想象也成为一捧灰的感觉

把握不住  
长年哀伤的饰带  
是否已随着名字  
嵌入额头的浅纹

身体的潮汐几度汹涌  
贞洁的旗帜沉重地铺展  
在未亡人不眠的孤寂中  
成为合适的替代物，成为  
一道隔离异性的篱笆

未来啊  
是永久守住这半截子陷入  
废墟的婚床  
还是顺应被单下的身体  
呈现出的波纹  
流入另一个崭新的容器

## 影子情人

床头的自画像  
笑容模棱两可  
青春开始显得不自然  
贴耳的许诺  
随着窗帘上的花纹  
褪去原色

时间被劈成四分五裂  
你捡起其中一个碎片  
仍要带着侥幸的表情  
紧紧持住这片段幸福

情人，无奈的守望者  
城市上空孤独飞翔的  
盲眼蝙蝠  
适于在黑暗的光线下  
生长自身的欲望

像影子，也许带来夏日的荫庇  
逃逸不出的角色  
永远是沉默的陪衬  
幕布投在舞台一角的  
巨大的暗影  
即使偷欢的指针一再拨后  
这样的时刻总会到来  
从你的怀抱中出来  
又去拥住  
另一个合法的怀抱  
这种秩序由来已久

使身边床垫凹陷的力量  
正在刮向哪个屋檐？  
是否同样在压迫那张  
图案规范的床单？

## 离婚的女人

我，一个刚刚剪去发辫的妇人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情趣怡然

这些都未能使我幸免  
现代婚姻的瘟疫

远处，曾经是我的婚床  
传来新妇阵阵娇喘  
磷火般明灭  
使我一个人的窄床发生震颤

这里，从白天到晚上  
从房间的长度到宽度  
我目光的落寞  
丈量着每一平米的空间

如今，我可以——  
为一支老歌泪流满面  
而不用羞愧  
为一本好书挑灯熬夜  
而心安理得  
还有，可以拿半月工资去风花雪月  
随心所欲安排时间  
不想洗碗就让它堆起

然而，做什么都不像  
少女时代来得自如

这朵自由的云迫降在  
冒着浊气的泥沼地上  
岌岌可危  
人们告诉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却只听见  
指针的单调声石磨般呆钝，和  
我的哀鸣此起彼伏  
砌进这个新城市的每一块砖瓦  
从缝隙中发酵  
化成黑色上升的蘑菇云

## 单身贵族

我们奔涌在这个城市  
新潮事物的浪尖  
保龄球场、迪斯科酒廊、美容院  
健身房等等  
诠释着同类们的现代生活方式

独立的族徽昭然示下：  
灵魂不需要主宰  
身体不缺乏伴侣  
镌刻的兽纹耳朵高高竖起  
一阵自由不妥协的气流掠过

没有家庭妇女的油膩气  
没有失偶女人的哀怨气

不用为丈夫迟归焦虑疑窦  
不用为孩子哭闹影响情绪

可以心安理得地约会  
各种类型的男士  
由一杯透明液体，一次午后闲谈  
测量彼此微妙恰当的距离  
即使合二为一  
清醒的女性意志高踞危崖

偶尔，一阵没有过滤的  
孩童无忌的笑声  
贸然冲破我们固持的洒脱仪态  
身体变得不规则蠕动  
母亲啊，一切何以会至此？

原载《诗林》1998年3期

## 出发的地方

冯 晏

好奇是我们选择的每一件新衣  
直到把它穿旧、丢掉  
即使照在城市的阳光  
也不只被一个人一次次斩断  
当人们需要僻静的地方  
去和朋友倾诉秘密  
去和惭愧交换心神的时候  
有如我居住在一个村庄  
名字在空气中自然流动  
这村庄便是我出发的地方  
被一时斩断的有树枝 长草  
和花季的年龄  
有亲情、爱情和温暖的居室

我听说过风吹落檐草的声音  
眼泪在生活上滚动的声音  
也听说过花蕾胆怯地开放  
在夜间颤栗抖落花粉的声音

一旦爱情被确认  
它的结束也被同时确认  
美丽的词汇像花瓣一样飘落  
我不会感到意外  
洗净的杯子、擦亮的皮靴  
以及杨柳在风中摆动的姿态  
必将发生在明天  
爱情总会流过面前  
流水的悦耳声奏响诱人的旋律  
凡是流经的地方，都是  
人们难忘的地方  
摆放在家庭中的桌椅  
电器和床，热闹中带有严厉  
是让你安定的语言  
窗外鸟儿的翅膀，如果  
带走你一时的情感  
时间便在和你争夺这  
有幻想和细沙飞行的空间  
又如你每天都要走出家门  
这些都不是出发  
这只是一颗螺丝松动了  
发出的零乱声有些刺耳  
经过漫长的冬季之后  
苏醒的冰也会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而，出发的地方也在家中  
孩子们无疑都是从家中出发的

获得经验犹如清水渗入白色粉剂  
让生活变得复杂

累了，人们想回到路过的地方  
或出发的地方休息  
那些茅屋草舍、如画的山景  
泄漏星光的地方  
会让我们仔细清点被忘掉的名字  
仔细嗅闻那乡土的气味  
是否尘埃落定后已被别人收集  
出发的地方常常能让人看到原有的  
事物，突然披上今夜的彩灯  
有人发现尘土中曾丢失的金子  
正挂在一个匆匆经过的女人胸上

出发的地方是匆忙中放弃的地方  
被虫蚁咬伤的榆叶上拂动的微风  
被日光晒干的汗水印出的盐渍  
烧尽枯草的地方盖不住的情欲  
这些可以轮回的事物啊  
任悲哀、忧愁浮云一样往来  
只有皱纹静静地让时间永驻于皮肤  
而偏偏时间不能轮回

出发的地方是我要找到的地方  
叶子轻松地飘落  
单纯的女孩出走

这曾为动情所困扰的一切  
用一块绢制手帕寄予一生承诺  
事后，月亮遮住了半个面孔  
让远去的事物永远迷失了归途

脚印在泥泞中丢失了多少  
在夜间轻轻呼唤自己的上帝  
被杀害的鸽子有谁默默留下了它的羽毛

我在即将出发的地方沐浴  
脱掉的衣服像沉重的铠甲  
镶嵌着金子的饰物和咒语  
还有生活的荣誉和茉莉芳香的弥漫  
那些指纹、目光、泪滴……  
我将携带什么重新上路

夜晚，星月交融的光线中有人静默  
他的手不适合在夜间颤抖  
假如这样挨过漫长的昼夜  
以至销毁了他的容颜，他的全部  
出发的地方便随星辰隐去  
年轻的心脏倚在一棵老树上休息  
他的颤抖还源于他想离开故乡  
夜里，他看不到出发的方向

走在钢丝编织的桥上  
柔软的鞋会明显感到钢丝的硬度

不出发的人站在河里那只停泊的船边  
沉郁的天气散发出水雾  
打湿干燥的黑发  
准备出发，是生活的每一刻，  
是我们的每一天  
正月的雪，四月的风都是固定的道具  
当滴血的伤口在纱布里康复  
计划便改变了它的初衷

出发的地点是世界上所有地点  
出发的时间是每个人的所有时间  
劲风吹过的地方有多少  
被斩断枯草或新发芽的松枝  
被发现的地方都像是出发的地方

寻找出发的地方  
奖杯、荣誉、和金钱  
让历史发出声音  
轻轻走过来寻找它“可爱的新娘”

其实最动人的寻找还有爱  
爱唤醒了出发的每一天  
水流的轻柔，餐具的杂乱  
承诺的诱惑让人迷失  
这些都是人们在出发之前找到的生活

昨夜，我碰见星儿长长的胳膊

长宽的肩膀，浓郁的话语  
春天的呼吸  
星儿，正是在我出发的地方长大

# 空间里的檀香

——给 S·W

张 焯

灵魂对我说，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

——题记

—

残绿飞动，寂寞的车轮  
一九九四，一九九四，一九九四  
邂逅，绵延不尽  
你的睫毛擦得我背影发烫  
一袭白裙，毛茸茸，隆冬的表情  
枯树们扑向火车  
风景都如此不平静  
这年头，人人都很不平静  
一节节车厢拉成一串浮躁，唱响  
一头银狐懒洋洋蜷伏在  
    虚幻之中  
用背影看你

二

领略一种簇新的示爱方式  
异国幽默从易拉罐泡沫般倾出：  
年轻又漂亮，你是一条美女蛇  
让我一见钟情，可以爱你吗？  
醉在陌生，虚荣刹那膨胀  
挣脱年龄的老锁，揽镜化妆  
长啸一声，千年老妖出山游哉！  
如此癫狂，叫我惊诧不已  
你是谁？与我在此相遇  
前世为情修炼千年  
今生今世，茫茫红尘寻找情缘  
你的声音在塔外汹涌  
我在塔内听得感动  
苍天有眼！轰然一声塔倒  
撼魂慑魄震醒白蛇：古典不再  
我认识你生命里无边的不忠

三

这年代太多一见钟情  
短暂，天长地久上的霉斑  
盲目的玫瑰闹哄哄地开  
盲目的身体们进行着盲目的历险

盲目的命运像瀑布一样被抛掷  
异国语言，刺激的炸药  
吸引着那些元素，碳、硝、硫磺  
物质标记更使你信心十足  
对于我们这片依旧匮乏的国土  
对爱情说不！我的年龄  
一年年地流失，残渣提炼智慧  
你雄性的征服欲，攀爬  
我灵魂隐逸的雪谷  
迟暮罨粟，最后的美色，向世界  
燃烧自卫的毒焰  
思想是火，语言，泪，是火  
你胸襟敞开的国度高深莫测  
经济洪流淹死精神天鹅  
诗意在上面歌唱着崩溃瓦解  
请别来碰我，不想遭遇诱惑  
佛在空中说：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 四

换一种口味来征服？  
猛地掠夺我的手  
画一颗心，再写上 I Love you  
这样的心你复制了多少颗？  
这样的字你复制了多少遍？  
写吧，画吧，洗洁精一冲就完

我究竟知道你多少？  
这世界谁来问一问男人的贞操？  
英俊的猎手，一脸灿烂的笑  
变换着花样设陷阱？  
激情、满足、然后毁掉  
世纪末爱玩的一道把戏  
精神碎片情感碎片，铺天盖地  
疼痛中碎片伸出手臂  
尖锐地指向你  
异国蝴蝶，我不是花  
望着我我便是一座长城  
奔向我我便是一条黄河  
我习惯自己，一盏孤灯，照亮  
一次次命定的打击  
照亮血液里那些执著的文字  
思想就是怀疑  
理性就是穿过情感而不被灼伤

## 五

情调芬芳，机遇在发出邀请  
到处是花墙，我们的国家很美  
我为你开车，把我  
融入你的诗歌，将是我的骄傲  
你说得无比真诚，烫热我  
我轻轻摘下月亮  
含在口内，一片冷香

清辉幽幽，古典了我的脸  
古典了我的心  
把我渐渐淹覆、埋葬  
你爱的一瞥，黑夜一样辽阔无垠  
蕴宿命之相  
生命是一种缘，你更是  
诱惑的情缘，而我想突围  
反叛整整一个现代  
在自己的季节中走向衰老  
随风而去，随风而去  
必须提防  
致命的爱  
像鲨鱼，滑入血液

## 六

想念你。想念你。别忘掉我  
再见。再见。再见就是重逢  
你神秘得像个修女  
你难解得像一道高次方程  
你用最后的幽默冲击危堤  
甜美我，辛酸我，茫然我  
五味调料弥漫过来  
站在你脚步的回声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错还是对  
是否正在遗落？  
是否已经错过？

失即得，我得到的是什么？  
小鱼儿游水密匝匝，挤痛我  
火车躺在岸边，像流浪人无言的累  
满车站的声音——  
满人间的声音——  
爱，还是不爱？

# 草 莓

周淑兰

—

春还浅浅的 已有草莓  
令人心跳的倒影

时间从金属中渗出  
溶入草莓  
浑圆的草莓使晨昏没有界线  
最初的红  
最浅的深渊

一个羞于应允的吻 许诺后的逃  
避 草莓使岁月突然幽暗  
尽管有这些伤痕  
仍不能证明爱会存在  
红色和幸福相会  
人总被迫站得很远

五千年的心脏依然脆弱如草莓

诗歌状的焦虑

拒绝了笔

一群粘在地上的鸟儿

以静止代替飞翔

惨烈的姿势 完整或破碎的念头

最寂静的是眼睛

最热烈的还是眼睛

草莓在绿叶的眉下安排着旧梦

草莓符合谁的心意

我们的骨头总不合刀子的意

小小火山 眼泪的全部含义

溅血的搏斗

只有回忆在草莓的香味中复活

一粒草莓使春天昂贵

使人生贫贱

二

野生的忠诚

有了草莓 爱能否被绕过

情人襟前神圣的纽扣

抵挡着第一层磨难  
千古流淌  
多少滴青涩的相思  
只有这一颗红了  
点点滴滴点点 草莓  
看不破的红尘

血泪保留的往日 为未来  
准备的一副姣好容颜  
早已忘记第一次看见草莓  
是惊是喜  
草莓的种子  
酷似那声咒语里的芝麻

感情的容器 所有丢失的文字底稿  
草莓，脚跟就能抹去的历史  
小小星辰  
为了一粒草莓 我原谅了世界  
此刻扳动指头  
受伤的只能是遍地草莓

### 三

在草莓之前 花朵只是一片  
虚幻 你来到世上  
先做春天的马匹  
然后才是小小儿女

以拇指大的红色和世界较真  
骄傲的唇 更像一处暗伤  
生命 终于转化成珠圆玉润的形状

最小的苍穹  
那点笨拙 那点尴尬  
童话的红房子 草莓  
唇上的皂泡  
种植你的是阴郁的成人  
咬破你的是孩子

牙关间的光荣或磨难  
通过草莓的隧道  
以小于心脏的红色单独存在  
紧握手中的橡皮泥  
捏出难以言说的眷恋

#### 四

赤裸的活力  
水一定要流 花  
不一定开  
生的旋律是玫瑰的复瓣  
草莓的单纯

黑纸上的红字

被涂过的愿望  
变懒的企盼  
那离开手脚的头颅

说它是生它已尽欢  
说它是死它已无憾

草莓 预言和迷宫  
翻遍每个角落的风 仍在寻找  
月亮又大又圆  
草莓死一般的静寂里  
充满神秘的呼唤

一厢情愿 草莓  
豢养着泪水这动物  
在南方是雨  
在北方是雪

## 无影之唇（外一首）

小叶秀子

从此我不再是卵石  
被踩在脚下的疼痛和挣扎的冰冷  
使我变得光滑没有性格  
仿佛这世界集中的眼神  
注视我目光的身躯 柔婉晶莹  
擦拭母亲交给的声音  
驱散不去的天边花朵的芳香  
交付女性所有的善良

在这个无语世界里  
我走进水里 展开最隐秘的部分  
少女的羞怯如同白杨树一样执著  
我的模样鲜亮 感到水流的触碰  
波动我紧贴泥土的温润  
我的长裙飘飞 仍是最初的姿势  
在这个无语世界我合拢双眼  
路人纷纷回头  
观望浮动暗香的美丽

我的唇在星光下惨淡 孤单单  
远不及秋天的气息

一些泪水流经草地  
落叶闪烁过我肤色的纯净  
古老的十月是我的生日  
我对一次次落叶寄予无限深情  
每次的倾诉留给我一路血的红罌粟  
摸着宽厚的肩叹惋  
没有扎痛我的黑胡茬  
酝酿一次血的爱情  
时间和空间不再隔我成梦境  
我在黄昏的烈焰下打着手势  
发现前前后后根本没有影子  
没有影子的心不再透明

身里身外丰盈如初  
可惜没有好的角色共演人间舞剧  
我在命运的半坡上寻找陨石的站台  
所有水质的婚姻污迹斑斑  
我想起无边的大海 想起大海雄壮的气魄  
想起杂乱的房舍里夜色斑斓  
应有尽有沉重的脚印覆盖我的伤口  
细细作疼 咽下生活全部的过程

# 百年往事

靳晓静

当乌鸫飞出视野时

它便成为

无数圆圈之一的边缘了

——斯蒂文斯《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

1998年3月24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清朝末期的宅院

檀木香和胭脂，漂在水中

水为俯吮它的时间野兽造像

外婆，你的外孙女嘴唇分明

热爱智慧如夜空（今夜有星）

我的衣扣不再掉了，那长长的

丝线，竟成了百年的游丝

1903年5月16日

谁记得一声啼哭，在江南  
外婆，你出生的时辰  
正是柳枝疯长到水中的时辰  
你不知道  
父亲的教区  
和未来医生兼牧师的父亲  
搓着手，太阳般望着你

这个早晨，多么安静  
1840年的火光在海上灭了  
你不知道  
在施家的宅院和花园  
父亲整夜等着你的到来  
神说，要有光  
于是便有了光

1974年9月6日

我在梦见外婆中惊醒  
那只镀金的西洋怀表  
在枕下整夜铿锵，它说  
你的外孙女17岁了

古铜色，怀表或土地

我的第一个“知青”之梦  
在表芯的齿轮间上演  
时针与分针撑开时，疑是耶稣

仍是江南，我在其中  
外婆8岁时的生日礼物——  
这如魔的怀表  
我地窖般地珍藏到今夜的乡下  
当年的虫鸣使我晕眩  
哦外婆，哪里是我们的家门呢

1992年12月22日

外婆第一次离家  
是坐渡轮走的  
渡轮是许多人间故事的开始  
19岁的外婆  
温柔的嘴唇  
将在上海徐家汇教堂的婚礼上  
轻吮神与盐的气息

这一天，渡轮深陷于  
江南丰腴的腹部  
影子般飘过船底的  
是生生不息的鱼群  
外婆，哪一尾将是你的女儿  
——我的母亲

如唇印，印在江南的迷宫

1998年3月24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外婆  
始于童年的礼拜  
江南的小教堂  
唱诗班，马歇尔神父  
从时间背面传来的水声

那是礼拜前夜的净身  
那水，一直流泻到我母亲的身体上  
成为我童年晚睡时的故事  
后来呢？我呢喃着问  
呢喃时已百年入梦  
流水似纱，身体光洁  
这是手，从今夜的睡衣中  
伸出，键盘的迷宫  
我需要调出电脑中的诸神吗

1935年1月6日

这个下午，雪地上有神的脚印  
外婆的大宅院里  
坐着她五岁的女儿，我的母亲

回廊，飞檐

黑色的柱子  
雪地的光折断在门槛上  
令这个江南的小女孩  
身穿的蓝花衣更蓝了

那一刻，出逃的感觉  
多么骇人  
母亲被自己的想法震颤了  
如雪从树上摇下  
雪说，百年难解，童年易逝

1947年2月16日

一夜无梦的是我的母亲  
天亮之前，渡轮未醒  
从这座江南的大宅院中  
她走出，拂了拂 17 岁的发丝  
那些廊柱与飞檐的阴影便沉落了

只有一笺别信留在了江南  
让外婆坐在红木椅上  
读到了出走，革命和战争

那个拂晓，我的母亲一定很美  
(我 17 岁下乡那天也很美)  
只有外婆开始老了  
在这个早晨，外婆从教堂出来

主赐给了她第一根白发  
由此点缀出江南女子的多种故事

1998年3月26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3岁时，用那只嘀嗒作响的怀表  
逗我，用那张黑色密纹唱片  
哄我的外婆，那唱片中  
隐藏着某座歌剧院的包厢  
外婆的头发纹丝不乱  
她在想像生活

然后给我讲圣经的故事  
然后抱怨我父母的这座房子  
(人们叫它局长院)  
外婆说，怎比那江南的宅院呢  
那已陷落在时间里的宅院  
比外婆苍老的皱纹更深

1940年12月19日

这一天，外婆就已老了  
冬日的大宅院  
如中年丧夫的妻子  
飞檐清冷地指着天空  
神说，人做完第六天的事后

就应该休息了

这一天，外婆在墓地  
又看见渡轮（她出嫁时的渡轮）  
那个给她手指戴上戒指的  
穿中山服的铁路工程师  
在肺病和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中  
回到江南，守住了草根的呼吸

从此，渡轮的汽笛声  
常使这回声穿廊的宅院惊悚  
外婆说，那是寻迹而来的  
铁路与火车的魂魄

1978年9月6日

列车长啸，哦外婆  
你的外孙女离开江南的日子  
那老旧的渡轮  
已游弋在怀旧的书页中了

我将一直向北  
怀揣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以手掩面时  
难识祖先们黯昧的血液  
一直向北，江南便渐渐地老了

我将在北方的学府里遍寻书籍  
查阅背叛，认同，遗忘与迷宫  
我纤细的手指与神同在  
轻弹车窗，这是离家的日子

1967年4月11日

离家的日子  
母亲才又一次读懂革命  
丈夫与局长院  
已一并灰飞烟灭  
(那个拂晓时离家的少女呢)

到农场去，在四月  
仍是江南的土地  
在跨出家门的那一瞬  
“革命”赐予她第一根白发  
母亲开始老了  
江南的女子都会老掉  
母亲是江南的女子

这一天，分手在家门  
外婆亦将落向故地  
像一颗被神牵挂的核桃  
她说：渡轮还在  
兵荒马乱只是时间的影子

1998年3月24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清朝末期的宅院  
乡政府的所在地  
“文革”中乡村造反者的驻所  
这是外婆与宅院的最后重逢  
以手抚墙，岁月片片剥落

那年我11岁，跟随外婆  
知道自己是江南的女孩  
这么想着，江边的草叶都开出了白花

哦外婆，在被遣返回乡的日子  
你的白发纹丝不乱  
沉静如去教堂之路

那个夜里，苍老的手为我钉着纽扣  
大宅院旁的席棚里  
神说，要有光  
于是一弯月牙就摇出来了

1990年12月24日

哦外婆，神的光耀无处不在  
今日我是在异国的雪中

在英国，这个叫小吉丁的村庄  
我前世般地看见渡轮与教堂  
还有 17 世纪的诗人与神父  
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哦外婆，你的外孙女  
因日和月的光照而成熟  
因成熟而智慧，因智慧而迷惘  
我在此听见英王查理一世战败后的喘息  
小吉丁，并非江南  
战争，宗教与诗歌喂养的天空  
我的嘴唇是谁的一抹流红呢

哦外婆，想你在古老的宅院里  
放上黑色的密纹唱片以后  
你的外孙女便穿着檀木香的丝绸消失了

1992 年 10 月 29 日

永不消失的是外婆的宝藏  
——一枚祖母绿戒指  
几张黑色的密纹唱片  
一只深陷于时间梦魇的怀表  
在 89 岁的这个早晨  
外婆听见了众神的合唱

合唱声中，藤椅上坐着她的女儿

我的已显苍老的母亲  
母亲的手一生未摸过珠宝首饰  
离休在家，钟爱的仍是每天的报纸  
只是偶尔拾起，五岁那年的雪  
和 17 岁出走前夜剪下的长长的发丝

这个早晨是平和的，众神的合唱  
弥漫在阳台、客厅和卧室  
远在天涯的我没有听见  
外婆说，我要走了  
渡轮已至，那是神派来的

1998 年 3 月 24 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清朝末期的宅院  
如铁的飞檐——  
指向又一个世纪的末期了  
天空中是时间的白炽的火焰

火焰为它深爱着的亡灵造像  
外婆，你的外孙女辗转天涯  
仍是江南的女子  
在神的庇护下  
伏在你的墓前  
百年就这么借着我的身体滑过去了

## 夏娃的天空（组诗）

南 子

### 微风开合的夜晚

微风开合的夜晚  
是谁在寂静深处啜饮隐秘的自身？

仿佛果实完成时的痛苦  
惊醒的花蕊与尘埃  
使我的呼吸远离春天  
使我在翻飞的尘土中  
看见自身的领地 无边无际

然而你突然呈现  
像一个春天 正全面地来临  
横陈于冰雪与火焰之间  
所有的灰烬  
都是我可以靠近的秘笈

我该以什么自救而不陷于虚无？  
我不曾选择的生活  
选择了我  
当夜风用它巨大的羽翼引领我上升  
一个女人 不再为往事疯狂

如此相似的夜晚  
在飞速旋转。能不能用一盏灯  
将全部的过程照亮  
我将穿越飞翔的叶子和羽毛  
跟着你 从时间的深渊里返回家

你的手洞穿了我身体的隐语

直到我沉默 直到我在沉默中醒来

这推开黑夜的烛火  
究竟倾听过怎样的惊悸  
我忍受这瞬间的缄默 我把手放在  
液态的火焰之上

孤独是另一种寒冷  
整整一夜 我呈现给你  
裸露和交付的部分  
在命运潮湿的另一面  
一闪即落

多么逼真的漂泊！  
如同你模仿了我的梦境  
你孤单的手洞穿了我身体的隐语  
让我疼痛  
让疼痛持续在不断的眩晕中

如此相似的夜晚呵 开放在  
    冰冷的肩头  
此时你的手因探寻而盲目  
当我迎上去时 我的身体  
因爱你而无家可归

### 你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

撕裂从一个词开始  
我的手开始加速 我要赶在春天之前  
凭借血液的温度找到你

没人能阻止我的追随 一个女人  
就是一场风暴的中心  
而你是夜晚的全部 与我的不眠对应  
让我接受诱惑也接受伤害  
你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

像盲目的花朵独自开放  
我望见自己的身体 她是无形的  
一种抚摸就能使她飞

我们至今无法融为一体

秘密的对抗中我们

彼此坚持 一次长夜中最后的抒情

一种倾心与躲避

我用绝望的力量把你覆盖

你因此而丧失了栖身之地

更多的黑夜在继续

更多的黑夜中我们如同尘土

不被惊动却仍久久落寞

这样的命运类似于谁

你此生无法洞悉

### 一种古老的血重新显现

是谁触碰了我体内那根哑弦？

在突然沉寂的深处

我看见 一种古老的血重新显现

即将来临的火车，乌云

以及黑夜里繁衍的灯火

一个时辰俯身触摸我

使生命得以洞开——

谁肯带走我？

我确信有过你 你留在我身体里的阴影  
比一切光明更肯定  
我夜夜惧怕你消失  
我是这样地脆弱易折

像果实即将回到秋天  
我居住在你的身体里 这脚踵般的心  
比游离的方式萦系你  
以根洞穿你  
直到旁观者般被唤醒

当一种古老的血重新显现  
我已来不及完成自己

## 子夜点灯（外二首）

葱葱儿

更鼓自远而近  
屈指掐子丑寅卯  
惊起披衣

子夜的女人点亮子夜的灯

曾有过无数次点灯  
在天开一线时熄灭  
几丝儿灰烟袅袅  
营造时空悬念  
当哭？当笑？当悔？当思？  
子夜的女人凝神  
忽明忽暗的光焰  
摇动生命之雕塑  
淡入 淡出

取下发髻上的玉簪  
子夜的女人拨亮子夜的灯

半生积成的灯花  
持绣剪细细剪去  
光焰如前

## 错 过

星星未出路灯未亮时  
盼望过与你携手而行  
枝蔓太多山径太险  
才需要相约着走过

风铃叮当提醒你  
路碑执著等待你  
因你的背道而驰  
我不知所措地叹息

相约的心思  
一路丢失在艰险的山径  
雨水一点点地洗涮  
落叶一片片地遮盖

回头看莽莽山林时  
山泉清冽山径依旧  
一场必然的错赐我幸运

## 记 录

倾其半生演算  
突然发现几乎全错了  
时间已到  
仿佛长跑决赛的最后一刻被淘汰  
不得已退出

别无选择的时候 我选择  
含笑告别赛场  
大街上一如既往地热闹  
空中飘过一页命运的空白

我应该在空白中记点什么吧  
无论哪种方式的记录  
始终听见  
含笑告别赛场的一刻  
有掌声经久不息

命运的许多空白是许多失败  
有许多失败锻铸了人生精彩

# 绝对爱情

康 桥

—

母亲，我永远也走不回  
你诞生我的那一刻

透过岁月  
我看到  
你眼里飘落的雪花  
时而飞翔成血红  
时而降落成乌鸦  
降落成乌鸦翅膀下的呐喊

失眠的夜晚  
我双手抚着肚脐  
想起你痛苦而幸福的表情

在你的家园 母亲

我和弟弟妹妹还有姐姐  
是怎样完整的一体

这是绝对的爱情  
母亲 我们脐带的根  
连在你的心上  
结于你的发根

寻找脐带之根  
我们端坐于父亲的膝旁  
其实父亲是个陌生人  
他很无端地成为我们的父亲

只有你 母亲  
你记得每一个孩子的  
第一个牙齿  
第一次呼唤  
记得每一个孩子  
每一次跌倒的姿势  
每一滴任何理由的泪水

认识父亲认识自己和自己周围的  
任何人  
母亲 在你遥远的深处  
有一种可以飞翔的食物  
叫我们一步三回头

母亲 你和你的反光  
是我们此生的温饱  
外孙外孙女已经长大  
他们的哭声  
在你的微笑里渗透

母亲 不要把你任何一个亲生的  
女儿  
嫁给任何一个男子  
在你的家园  
我和弟弟和妹妹还有姐姐  
是怎样一个天衣无缝的整合体

二

你是我梦中的孩子  
出生那天三十二

所有世纪的所有黎明  
都朝向你诞生的方向

我并不知道你的生命  
由什么途径来临

红色乳汁喂养你  
所有风雨喂养你

孩子  
你的名字  
就是一粒沙子  
和整个沙漠的记忆有关

你的骨骼  
支撑妈妈白天的太阳  
支撑妈妈夜晚的星辰

我们到来之前 孩子  
百鸟已经站定  
在戈壁它们口含疾风  
和种子一同守望

我们相爱吧  
身边会有一条河流  
河边会有一片森林  
森林里会有百兽和鸣

它们的歌会告诉你  
妈妈是你永远的伙伴

### 三

现在可以读我的诗了  
远离你的日子  
我想起沙漠想起希特勒时代

一位德国女子  
爱上一个犹太人的故事  
我们似乎无法将希特勒与德国分开  
无法将辛德勒的名单与犹太种族的延  
续分开

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几千吨的炸弹  
毁掉了一座城市

到处都是纳粹的铁蹄  
到处都是纳粹的铁蹄之下  
痉挛的犹太人  
他们的生命不如一根草一只鸡一条狗  
他们失去了他们在德国的家  
失去他们所有的亲人  
在无生命的生命中逃奔生命

一位公爵女子爱上一个犹太诗人

我无法述说这样的爱情  
被发现就会被处死  
就会被关进集中营

躲在德国女子的屋里  
犹太诗人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  
不能有声音 不能有影子

德国女子日夜奔波  
掩护转移犹太人  
她的生命里有了新的生命  
找一个同性恋的人  
登记成孩子的父亲  
背着犹太人她哭红了眼睛

犹太人曾经给他所爱的人烤过面包  
面包的香味却可以走出密封的房间  
为此他们吵了一架

一切都在夹缝之中进行  
他们的孩子死了  
孩子早产放置在恒温箱里  
一颗偶中的炮弹使恒温箱断电  
他们曾听到孩子的哭声  
不幸的孩子刚刚出生就走进了死亡

身怀爱情的德国女子  
日夜奔波转移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

“希特勒一定死在犹太人的节日”  
德国人民永存

失去自由却没有忘记爱情  
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人

让我想起沙漠想起你

这是我写给你和写给我们时代的诗  
一位德国女子的爱情  
让我忘记语言本身忘记诗歌本身

原载《昆仑》1998年2期

## 在晨曦中升起

康 丽

我会在晨曦中升起  
在依然如故的辛酸中调整自己  
在骚动的现实中保持沉默

我会在纷繁的事务中逃遁  
在众目睽睽的仰望中  
接受上帝的亲吻  
在巨大的钻探机和印刷机的轰鸣中  
用嘶哑的噪音  
重新汇成另一种声浪

我会在无数次握手之后  
苏醒 尽快走出阴影

绿叶已向我献出流动的清泉  
花盅发出果实的请求  
群鸽带着哨音飞向蓝天  
一只蜜蜂携带甜蜜沉重低飞

我又一次被启迪  
从连绵的波浪感到无限幽深  
从鲜花的习燃感到时光流失  
从一种孤独的虚无中  
听到风暴飞燃的蹄音  
在神秘的洞穴扩大自己的呼喊

再也不能犹豫 徘徊  
既然自己原有的大厦倾圮  
固有的城堡成为荒漠  
为什么还像蜘蛛一样  
爬在自己织就的阴郁里

请答应我一个请求  
我愿以冒险的方式将自身打开  
让城堡坍塌 生命的神经敲击大地  
让我擎起纯粹的死亡走向你  
让我的鲜血像泉水一样倾斜  
照亮这生命的斜坡  
让我以殉道者的激情  
将生命的全部密码写在额头  
让你在黑暗中将我辨认

原载《诗神》1998年3期

## 树 叶

赵丽华

那么多的树叶在轻声细语  
在微小的风里  
云朵不再走动  
水面的波澜也那么细小  
树叶轻轻摇动  
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说话  
彼此碰触  
轻轻分开  
沉默的时候  
它们想些什么？  
爱的时候  
它们以怎样的姿态歌唱？

一朵云无声游来  
它们举目眺望  
它们在无尘的空中相遇  
洁净的天穹之下  
飘逸柔软的云朵静静穿过树木

伸展在高处的手臂  
每一片叶子都怀着握住它的渴望  
每一片叶子都以为自己在爱着  
在无雨的白天  
在安静的夜晚  
月亮坦然地注视着树叶  
被光芒镀亮的叶片轻轻摇动翅膀

我睡着的时候  
树叶依然醒着  
它们试着与满天星光对视  
它们也相互看着  
扇形的银杏叶  
卵形的女贞叶  
心形的白杨  
相互对称的国槐

.....

它们在对视里变得多么美丽  
当雨滴在它们的身体上滑过  
我看到了它们的颤栗  
要是叶片与叶片在相互梦见  
我会相信那是真的  
在众多的叶片之间互相发现  
在众多的叶片之间  
不合时宜地爱着  
树叶的爱情没有结果  
甚至没有共同的归巢

只是在摇曳的时候  
用眼神传递着怜惜与感激

在建筑与建筑之间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树叶们固守住自己的树枝  
在坠落之初  
它们把自己幻化得多么美丽  
红的、黄的、五彩的树叶  
一片一片飘坠  
仿佛梦在回归  
仿佛一种迫不得已的离别  
仿佛一本书  
读完最后一个句点后轻轻合上  
最美的陨落  
既不惊动星辰也不干扰大地  
一片一片飘坠  
构成一幅最有动感的画面  
让我们感叹  
要你去爱  
要我们以怎样的胸怀去拥抱  
树叶短暂的飞翔之梦

原载《诗神》1998年3期



# 第 六 辑



## 诗 二 首

吉狄马加

### 天 涯 海 角

刚刚离开了繁忙的码头  
又来到一个陌生的车站  
一生中我们就这样追寻着时间  
或许是因为旅途被无数次的重复  
其实人类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  
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儿子  
我相信爱情和死亡是一种方式  
而这一切都只会发生在途中

### 鹿 回 头

这是一个启示  
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所有的种族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但愿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发生在波黑，  
发生在车臣

但愿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发  
生在巴勒斯坦，发生在  
任何一个有着阴谋和屠杀的地方

但愿人类不要在最绝望的时候  
才出现生命和爱情的奇迹

选自《作品》1998年第6期

# 大瀑布（外一首）

桑恒昌

一身重孝  
两手雪刃  
十万哀兵

冲天而起  
是千年前  
易水的风寒

## 带一只蝮蝮走世界

临行时，从  
旧居的墙脚处  
寻一只全须全尾  
故土生，故土养  
故土给它发声器的  
蝮蝮，带走

于大洋彼岸

昼于思绪纷飞的案边  
夜于华发散落的枕边  
听它苦吟  
一亩一亩的乡愁  
一顷一顷的乡恋

## 题 画（三首）

曾 卓

### 高原上的骑者

冬日的黄昏  
在辽阔的积雪的高原上  
在沉重的寂静中  
一个人骑着马走来

错落的高高的石墙  
颓败了，依然屹立  
厚厚的积雪与低低的乌云  
绞缠在一起

广宇下，辽阔的高原上  
那个骑马的壮士看来是多么渺小啊  
而正是他，使沉寂的大地颤动  
使荒凉的雪原显现出生机

## 雪中的小胡同

雪，潇潇洒洒地飘着  
小胡同两边的四合院  
安详地站立在风雪中  
苍黑的屋顶被漂白了  
院内一棵棵树都化成了银

暮色中的小胡同，此刻寂无一人  
只有小路上留下的车迹和脚印  
无声飘洒的雪，带来的  
不是寒冷，而是  
温馨和梦境

## 高大的古楼

高大的白墙剥落了  
墙上的门楼破败了  
椭圆的大门上一把生锈的大锁  
紧锁住一个尘封的记忆

门楼上那腐朽的窗却洞开着  
如老人的浑浊的眼睛  
俯望着尘世  
期盼着归人

# 鹰 笛

曲 近

空气从一节骨头中流过  
就完成了鹰啸的延续

在高原，敬仰鹰的猎人  
总是怀揣一管鹰笛  
站在高远的天空下  
吹出一股英雄豪气  
穿过风暴直抵云霄  
啸叫着盘旋巡视  
属于自己的领地  
这是人的抒情  
更是鹰的胸臆

音符中复活的鹰  
是高原最精彩的动词  
它永不停止  
飞翔和搏击

鹰像英雄一样  
活在人们的敬仰中  
活在一根骨笛里

选自《绿风》诗刊 1998 年第 4 期

## 长安的背影（二首）

耿 翔

### 黄陵：一棵大树

把黄河再往远处推  
一棵大树，是我最爱看的苍生啊  
这被北风，裂出沟壑的枝桠  
可像我们身上的  
一些粗壮的肋骨

看我们的族长  
至今枕着，一条朝天的大河  
这地球上，最早就护佑起人类的  
长长的飘带  
在他土黄色的手心  
被挽成一片大器的  
壶口

桥山顶上，我多想遇见

一位还以斧据，打制马车的人  
一位还以桑叶，养着春蚕的村妇  
挂甲的传说，会在他们心上  
挂出什么？让高原  
木刻一样地，刻我一脸  
铜太阳  
黄陵，也让我  
朝着一棵大树的根，在年年清明  
藏下一把黄土

### 秦陵：一坡榴花

被兵马俑护着  
一座大山一样的棺椁，秦王秦王  
还想驾车，出征东方

东方，是那柄长剑  
挥不去的大海  
每天登临，你陵前陵后的太阳  
用沾带海水的金羽，擦洗被北风  
吹出伤痕的大冢  
谁来揭开，这黄土剪辑的  
陵墓之衣

北边的渭水，南边的骊山  
在牛皮擂响的岁月  
看你披上一坡榴花

黄土，栽我于此的黄土  
不会荒芜地覆盖  
帝王的遗骨。陵内行天的日月啊  
没有一朵小花，站得高远

秦陵，是谁种下  
这千古之木，让困守地下的俑阵  
残肢断臂，也要狂奔出来

选自《红岩》1998年第1期

## 故 宫（外三首）

韩作荣

故宫仍封闭在往日的宫墙里  
旧王朝的空壳  
像一堆蚕蜕，悄无声息  
却让人想起震耳的轰鸣

当一切归于沉寂  
沧桑之变  
距我们仅一步之遥

在天空与殿阁之间  
只有乌鸦是生动的  
砖石缝隙间颓败的衰草  
衬托着残破与荒凉

在高处俯视故宫  
只是一片琉璃瓦的屋顶  
周围的层楼渐次升高  
这往日最高的庙堂

## 裘皮店

裘皮总让我想到雪地  
风，圈套和陷阱  
想到利刃削成的季节，阴谋  
虚伪，诱扑和杀戮  
当兽留下毛皮，消失了血腥气  
留下狐的箭芒  
獭的油润，貂的白毫  
便再也看不到屠刀和沾满鲜血的手  
哦文明，你在这里深入浅出  
用兽皮制作的鞭子驱赶兽类  
将生命分解，剥皮、剔骨  
把肉交给食者  
把骨头还给诗人，继而  
用稀珍装扮高雅  
向人兜售野兽的外衣  
并以此言说  
这里只有表层，没有深度  
皮毛比内容更有价值  
是的，当兽皮卫护着柔弱，娇羞  
缠裹着妖娆，珠光宝气之间  
谁还会想到凶残的兽类  
以及比兽类更为残酷的刀斧

只留下赞叹、柔暖和忘却  
留下天然的图案与装饰

1996. 11. 17.

## 老人·孩子

用冬天的心情领略敷雪的霜枝  
是一种残酷  
当手杖撑持着躯体  
松散脚印零落在松软的雪地  
风旋舞着雪粉扬起的白烟  
会让一位老人感知迟暮和摧毁  
太阳已经远离  
在阴郁的云层之上明亮  
像被颅骨覆盖的往事  
可在雪地追逐冬天的孩子  
她喷洒光芒的脸上  
一朵轻雪正悄悄地消融

1998. 2. 10.

## 沙 坡 头

这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  
沙坡的尽头  
动荡的沙流凝固了，仍波谲云诡  
黄河缓慢地流过  
却平静得像晦暗的玻璃

这是黄沙穿上蓑衣的地方  
枯干的谷草  
网络着松散与游移  
卵石砌垒着斜坡  
用凝重制约沉稳  
红柳挺起干硬细瘦的腰肢  
野蒿的根须刺入沙包的胸腹  
在阻碍与纠结之中  
是根须阻住了流沙  
还是沙流固守着须根  
在沙漠，只有水是致命的  
焦渴的树披散着针叶  
只有半枯焦的梢尖探出些微新绿  
一株死去的树被风烧得赤红  
仍用须根死死地抓住沙地  
压抑、束缚、拒阻、遮覆  
在这里，成为何等美好的词语  
可惨烈、拼争的对峙中  
当绿色一点点消解昏黄  
稀疏的植物伸出胆怯的嫩芽  
裹挟沙粒的风也变得浅淡  
路边，花朵星星盏盏  
一只蜥蜴在足下窜过  
将褐黄撕裂，随之平复如初  
而蛱蝶的一只翅膀沉在黄沙  
另一只翅膀却浮在绿阴  
负戴着轻盈与沉重

而我，在河边的沙山滑行  
在前倾的陷落里  
身躯向山下游走  
双足却祈望生根……

1998. 2. 5.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只有风，在汹涌（外二首）

雷抒雁

无法和风对话  
这是高傲的、不羁的魂灵

河流夭折，流水无踪  
依然陡峭的峡谷里  
只有风，在汹涌

依然如浪滚动  
无形的马队驰过古道  
阵阵沙尘遮蔽着队形

这是贫困的、男子的风  
闻不到脂粉和花的香气  
也不穿绿叶的衣裳

明亮亮的岩石  
是风的刀饰  
剥离尘锈，阳光下裸露着刀锋

嘶哑的喉音  
不按时序呐喊  
成为世界最后的激情

无法和风对话  
这是高傲的、飘忽不定的魂灵

## 企望鸟翅

没有翅膀投下阴影  
哪怕是一只孤独的鹰  
甚或一只迷路的飞虫

只有匆匆来去的云  
以轻浮的身姿  
飘过天空

没有经过时间的折磨  
我们还未意识到恐怖  
还未意识到远离人世的惊恐

也许可以用遗忘  
解释上帝的错误  
但丁却记着，这是座炼狱

火曾从地底喷出

罪孽的世界  
成一捧死灭的灰烬

我俯身握一捧碱色的土  
捡一粒干枯的石子  
想听听岁月的回声

十万年、一万年、五千年  
空白的记忆  
一切又像是在瞬间发生

## 戈壁，站立着

四野风声  
苍凉一如楚歌  
    层层围困

伤口干裂  
血已凝成鳞片  
    千百次厮杀  
    无力突围

戈壁不倒，站立着，忍耐着  
以男人的风姿  
雕塑末路英雄

万里驰骋

穿云射月  
拔山盖世  
都成旧梦

抚摸这粗粝的皮肤  
有电流穿击手指  
盐碱般枯涩  
烈焰般灼热

水被利剑斩断  
红颜已逝  
恩爱断绝  
再无如花细语  
再无如兰香气

远去的且让它远去  
逝死不过乌江  
也不自刎  
站立着  
丑陋，照样是一片土地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歌 星（外一首）

王辽生

走红歌星已汇聚一台  
各展绝活  
我也就宽以为怀  
通通奉上九点九高分  
而我吝啬有加的唯一满分  
将给那一位白衣老翁

也有人伴舞  
也有人配乐  
只是我隔窗察看  
是一片静  
歌星以情感诱导情感  
他是用生命再造生命

我九死一生的儿啊  
你眼角的两丝泪  
必是爱的证明  
这红尘中的一片新绿

抑扬顿挫者难以构谋  
能构谋的却无声

轻闭双眼  
所见恰恰是动人光明

## 影 子

百思不解  
总有一个若即若离的影子  
前后将我包围  
我决意做一回无情杀手  
舞青锋剑的凛凛寒晖  
惩其骚扰之罪

然而我终告徒劳  
对这个驱之不去的家伙  
我已啼笑皆非  
我只得走上市场  
现货交易  
谁买我就卖给谁

开业大吉而我却难吉  
如此价廉物美的产品  
也怕吃伪劣之亏  
最后走过来一位老妇  
善目慈眉

将我也一并买回

这上帝正是我的影子  
有时是妻有时是妹妹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转 折

大 卫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亮  
我要的就是这凌晨一点十分的月光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照在屋脊上、瓦瓴上、雁羽上  
照在一只孤孤单单的枕头上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照在她想要照的，而又照不到的地方  
照在她不想照的，而又不能不照的地方  
比如说照在：  
一根凉凉的铁轨上——  
一截短短的树桩上——  
一片轻轻的羽毛上——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她照啊照  
照亮远也照亮近，照亮此也照亮彼  
照亮花朵与伤疤，照亮一些简单的物质

尘与土、根与叶、流浪者的脚印与喘息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起于天庭又跌落地上

一本书打开，使我们看到爱的同时

也看到伤害。

这样的月光，她没有理由不把 18 岁时的

一封信、一滴泪、一张脸照亮

把云朵照成书签还不算什么本事

让露珠成为露珠吧，把鲜花还给少女

顺便把白发还给母亲，孤独还给旅人

让我独坐窗前。让我失眠。让我抽烟

该走的人你都走吧

这是某月某日的月光，凌晨 1 点 10 分的月光

她绝不是什么人造的霜

我的月光，你照不亮幸福就请照亮苦难

一口井干涸了、枯竭了

我还有我的双眼！

她薄！她轻！她凉！但她高于你家的屋檐

比体温低些。照吧，照吧

这是一束光、一丝光、一滴光

天亮了，谁将无处躲藏……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我要的就是一束光、一丝光、一滴光

把她想要照的，甚至一时还来不及照的全部

照亮

也许，只有这样的月光才能把

四十年前的一位如花少女

照成我白发苍苍的娘……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春天十四行

邓 凯

—

总有些什么被我们忘记。大雪过后  
祝福按时启程。人们在炉火的阴影里  
微笑。清点被时间厌弃的遗物  
林中的小路渐渐湿润，你应该

把风衣裹紧。在经历一冬的寂寞之后  
你得有足够的勇气，承受满城飞花  
树木在叫喊：绿起来！绿起来！  
简洁而明了的声音，仿佛我们的初衷

被重新唤醒。就像恪守信条的恋人  
如约而至。墙角的迎春花整理枝条  
羞答答捧出嫩黄的笑意。求婚者已经出发

骑八匹快马奔向远方。在经历一冬的

寂寞之后，泪水飞溅。你不能无动于衷  
就像你无法在伤痛之后，保持平静

## 二

是谁，在大幕的背后指使这一切  
将梦中的群星点燃？使睡眠深沉  
使一百首诗篇找不到朗诵的嗓音  
我坐在城市的一扇窗户下，看高大的梧桐

摇晃着天空。看一个个似曾相识的日子

列队从门前走过。这些纯情的天使  
残酷的情人，少年时代的忧郁之花  
像空洞言辞的正面与反面。像青春消逝

而疼痛挽留。像沉船后静静的海面  
隐隐听到大洋深处的船歌  
昨天和明天，回忆与冥想。你无法

界定这一切。就像从灵魂之上  
走过的那阵风，你无法判定  
它来自地狱，还是天堂

## 三

而春天年年来临。年年带来繁荣

爱情和希望。浪子们纷纷洗心革面  
重新回到美德和劳动的中央  
只要重建，梦想就可以走得更远

就可以重新陷入对从前的美好回忆  
看见被时间照亮的睡眠，看见头顶之上  
命运高悬的宝剑，看见泪水和散佚的  
诗篇，看见消逝和正在消逝的事物

被光想起，又被光遗忘。就像一个个  
平常或悲伤的日子被我们挥霍殆尽，而春天  
总是保持我们对生活的杰出想象力，尽管

在长久的颠簸之后，岁月也会  
疲惫不堪。尽管抽屉里塞满一百封  
寄而无址的信，而远方的人已等候多年

## 铁 血 煤 炭（组诗）

叶 臻

### 勇 士

伸手不见五指  
红尘的头顶  
发出纸币的喧响  
今夜 流浪的煤  
在暗夜里跋涉

深陷黑暗的包围  
一块绝尘的白玉  
镀一层尘俗的污泥  
喷出胸口所有的热气  
又怎能点亮今夜的月色  
煤 挣扎 奔突 冲撞 厮杀  
它不知今夜对手是谁

胸腔里咆哮着勇士的吼

血脉里汹涌着烈士的血  
煤别无选择  
它的喘息已着了火  
它的意志已磨出了血  
它的勇气已化成白雪的光  
那血不卷刃的刀光之下  
    倒下去一片黑暗  
    又围上来一片黑暗

这场不见敌手的消耗战  
已让煤伤痕累累 百孔千疮  
煤有些虚脱  
虚脱的煤 惟呐喊醒着  
它的呐喊 犹如雷霆  
切割黑暗  
带动千千万万风的奔蹄

突围 突围  
撕开防线 涌向突围的通道  
伤痕累累的煤  
一息尚存 点燃伤口上的热血  
热血如油 吱吱作响  
煤的周围 开出光明的菊花

今夜的暗香  
不知会袭击哪一家的窗棂  
一堆灰烬之中 升天的煤

它的热血  
已构成黎明的一部分

## 冬天的煤堆

这些大地的骨血  
这些雄魂的山头  
这些生命的砖瓦  
这些垒成太阳的大厦

这些风刮不掉的闪电  
这些雨冲不去的雷霆  
这些刀刻不烂的碑石  
这些箭穿不透的风骨

煤堆 冬天的煤堆  
把我扔进去  
把我扔到母亲的子宫里去  
把我扔到父亲的矽肺里去  
把我扔到漆黑的光明里去

煤堆 冬天的煤堆  
几丛春天的火焰  
两炷夏日的目光  
一对秋阳下沐浴的  
    圣母的黑乳房

## 与煤相爱

在掌子面  
把头顶的那盏矿灯称为月亮  
把脸上的那朵笑  
    称为菊或梅花  
你就有了花前月下

一根红线把你牵到井下  
太多的憧憬里夹杂着  
    许多鲜嫩的梦幻  
沿着寂寞的巷道  
你走向煤的深闺  
你开满萤花的手  
小心地触碰着煤  
最后把一块冰冷的煤  
    捏出了热汗

用热汗亲吻煤  
用热血亲吻煤  
你锋利的镐  
在煤壁上刨出炽热的情书  
头顶的矿灯若烛影摇红……

# 美 好

陆 健

美好这个词  
足可以吓人一跳  
像一份蛋糕  
全世界人民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角  
糖尿病患者除外  
肥胖症者忌甜食者除外  
非洲难民与失学儿童  
如果没人举手反对  
就给他们切大点块儿  
他们眼睛里有饥饿的蜡烛  
正找不到奶油找不到生日

美好  
把单眼皮变成双眼皮  
(这通过破坏到达建设的技巧)  
美好  
把唇线描得鲜明且性感

( 这投资不多收益颇丰的生意 )

美好

在中指戴上假钻戒

把同样一枚真的藏在嫁妆盒里

( 即炫耀了财富又避免了事故 )

美好

带小秘吃大虾玩保龄球

活到一百岁

谁敢说这个世界不充满可爱之处

美好，室内装饰的对角线

我们眯起一只眼瞧过去

美好，枝形吊灯，角灯壁灯

床头灯欣赏的夜晚

以及订餐电话那头与约会暗号这头

和观看武打凶杀恐怖片时的冷汗

黄金可以洞察我的内心

三个九或四个九标志着我的健康状况

因此贪污是手头短缺不好意思拒绝

股票只要不狂泄我就不会闹肚子

行走在税票和罚款单的边缘

给法律灌饱酒精，让严峻的目光

视力减弱，色盲

吹牛拍马像“哈罗”那么自然动听

卑躬屈膝并不影响直挺挺的目的

用林肯车的鼻子掀开被窝

只有美好的生活能把人打倒  
自从被贫穷烫伤之后我就是  
这么包扎的

机票，和让人在上面翻筋斗的  
护照，和美容厅最角落的黑屋  
和桑拿、泰国浴全都不言而喻  
该存的款让它们像青蛙一样  
到外国银行去叫唤  
儿子未来的婚到教堂里结  
世界一体化嘛，他的岳父  
或许是洛克菲勒公司的守门人  
——那位老了却不一定过时的  
国际主义者

美好，这香喷喷油渍渍的词  
“羊大”为美，“女子”是好

谁管得了那么多  
人生是长江里的一个浪波  
舞起来，转瞬即过  
一分，一秒，归我自己  
我永远是我自己的一个大人物

原载《诗刊》1998年7期

# 时间不是一只鸟

洪 烛

时间不是一只鸟，不是火焰中升起的那一只  
不是黎明时刻撞击我们窗户的那一只

更不是最高形式的浪花，超脱于海洋  
一双潮湿的脚蹼小憩时写在岸上的文字

越过悬置的青铜，使事物留下反光  
越过爱人相挽的手，使之体验羽毛的温柔

时间是偶然的风，托起四面八方的鸟  
然而它本身没有绝对的翅膀

城市具备一只鸟最完整的雏形  
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潮流推动、被阳光孵化

我以周遭的树叶装饰你黑夜的长发  
然后解开与世界维持的唯一的缆绳

谁曾在我胸前筑巢？黯淡无光的吻  
类似于鸟喙催促树木醒来的啄击

空洞的回声！流浪者胸膛垒满石块  
轻□的情话却使昂贵的心灵飞升

栖落于崇高的廊柱之间，时间不是一只鸟  
却是世界提供给我们所仰望的对象

心在胸膛里跳跃，火在壁炉里喧腾  
昨天的墙上奔走着混淆不清的影子

疼痛使我把滴血的手掌攥得更紧  
我握住的不是一团羽毛，而是意外的荆棘

足以制造闪电、死亡、破碎的浪花  
爱使我彻夜歌诉的嗓子嘶哑无声

原载《诗神》1998年2期

## 颂 歌

刘 安

今天我在词语中说出  
对生活的赞美，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把它拆成两段  
开始是美，接着是疼痛

我习惯于美的击打  
把疼痛看做是美带来的另一份礼品  
我渴望能说出它的秘密  
让世界为之大吃一惊

哦，这就是生活——有些零乱的梦境  
延续而又变换的风景  
在人间和天堂之间来回穿梭的马车  
两个公主，一个仆人

而我拙于言辞呀，今天，在有限的词中  
我暗藏的爱情像枯萎的玫瑰  
内心的激情像冰封的阳光

更深的焦虑，更深的伤，更深的拒绝

我不能说出事物的根，就像不能说出  
生活的意义

我把人类的命运放进暗色的词中  
我在等待，另一双手，另一种更为  
强大的力量

今天，我像一只蟋蟀跳来跳去  
有些羞涩地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  
我知道美就是美，疼痛就是疼痛  
只是在众人面前，我既不惊讶，也不哭泣。

原载《诗神》1998年2期

## 附录

# 诗如莺飞草长 ——《1998年中国新诗精选》编后

张同吾 祁 人

我国文学报刊依然是灿若星河的，就数量而言，每当你浏览这些报刊的时候，就会感觉诗的星空依然灿烂。没有必要渲染流行的哀叹，说诗坛如何沉寂寥落，仿佛真是古道西风瘦马，仿佛真是断肠人在天涯；也没有必要去膨胀主观臆念，说诗歌空前繁荣，说一种崭新的美学趋势已让世界瞠目。很客观地说，在诗的辽阔的疆域里，有无数诗的痴迷者和虔诚者，坚守灵魂的家园，以诗的形式灼放艺术的光辉，已然是难能可贵的了，正是这种坚守，构成了当代中国一种富有悲壮意味的文化景观。

也许在此时，我们应该更清醒地思考和更恰当地把握，诗在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定位了。无疑，诗是一个民族智慧和文明的象征，有人说在人类的天空中，有三颗最美的星吗？一颗星是青春，一颗星是爱情，一颗星是诗，可见三星高

照的民族才有生机，可见诗富有永恒的魅力。当然，这里所说的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是惊魂慑魄的箴言，是荡气回肠的心曲，是启人心志的光辉，是慰藉灵魂的音乐，而并非那些分行制作的平庸的文字和庄严的谎言。然而，我们毕竟生存在一只飞速前进的时间之舟上，当社会生活格局和文化生活形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嬗变之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多种文化载体并存的时代，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多种审美要求并存的时代，在百态纷呈的文化艺术的园圃中，倘若祈盼诗能一花独秀，大约已是梦呓般的奢望；倘若赋予诗歌难以承负的功能，从而指望诗家一言兴邦，或是担忧诗者一言丧邦，也是天方夜谭和杞人忧天。诗是人类美丽的性灵之光，恰如莺飞草长，只要有天空，莺便飞，只要有土地，草就长，这里不飞那里飞，这里不长那里长，谁能阻拦谁能限制呢？诗就是诗，倘能以隽永的情思浸润人的肺腑，以美妙的神韵感召人的灵魂，以神启天运般的笔致开发人的智慧，从而潜移默化地雕塑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性格，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品位，不管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我们都应以宽阔的胸怀予以容纳。

1998年像以往那样，诗人未必要去寻找，独属于这个年度的风情和灵感，他们生活着感受着，发现和表现让他们感奋的诗情。每一种诗的选本，都以具体的存在和无声的语言宣述着选家的诗学观念与审美标尺，在诗歌美学共享空间的时代，谁能驱使谁、谁能限制谁呢？因此，不必赞同者捧之入天堂，不赞同者挞伐入地狱，种种类型各种风貌各种诗学观念和审美尺度的诗歌选本，都在寻觅自己的知音，也都将在出版实践中，不断深化认知，也不断匡正自己。既然，美是多样的，我们则主张年度优秀诗选要体现对美的兼容。也可以说是弘扬主

旋律提倡多样化。广而言之，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时代风情的捕捉，对生活矛盾的凝思，对社会流弊的鞭笞，都表现出诗人的良知和热忱，都跳动着时代脉搏，都回荡着历史的足音，都激励着人们的心志，都启迪着人们的思索。具体来说，有些诗又很难有着严格的题材界定，一次美妙的际遇，一种新鲜的感悟，一个独特的发现，一缕优美的情思，所包容的心理内涵和文化内涵，往往是极其广阔而丰富的，也许有文化认同，也许有文化批判，也许有历史勾沉，也许有哲学思辨，也许含人生曲直，也许含爱情真谛，或博大或纤巧，或刚劲或柔婉，或完整或片断，或率真或含蓄，或具体或抽象，或清晰或模糊，或亮丽或幽深，都以其独特的审美个性，具有存在的意义。另有兼容的态度，才能比较全面地展示我国诗坛在本年度的诗歌美学态势，也就是对于不同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乃至创作方法，都采取兼容的态度，从而体现出由我们编辑的这本《1998年中国诗歌精选》的特点。

我们赞同诗人们创作出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和精神内涵来看，更多的读者呼吁诗人们能创作出关注历史走向、贴近时代精神、传达人民心声，引发心灵共鸣的作品，从而构成诗的主旋律。我们的选本中，体现了广大读者的这种的心理需求。当然，它们必须是诗，而且应该是具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诗。从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来看，就很难说读者们喜闻什么乐见什么了，自古如是，喜欢李白的未必喜欢杜甫，喜欢李商隐的未必喜欢谢灵运，诗人们只能从自己的审美个性出发，走向更加精美。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是需要共同恪守而遵从的，那便是既继承积淀于优秀诗歌传统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艺术经验，又以开放的心理结构，向外国诗歌借鉴，从而真正形成百花争妍的

可喜局面。我国新诗仅仅有 80 余年的历史，尚未形成稳定的美学范式，将要几代人进行长期的繁复的艺术探索，假如我们的选本同其他各种选本一道，能够为诗家和学者们窥究这种探索历程，提供一种参照，为当代读者们提供一种可以选择的读物，也便终其所愿了。

1999 年 7 月 3 日 北京

# 第 一 辑



## 我的另一个祖国（二首）

——为二〇〇〇年在中国消除贫困而作

李 瑛

1997年夏秋，曾去访问了滇东北、贵州和湘西等  
贫困山区，这里有些地方温饱尚待解决。

### 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睛

在深深的乌蒙山峡谷里  
滚下的石头有一双双眼睛  
摇曳的野草有一双双眼睛  
芜杂的树枝有一双双眼睛  
黑葡萄般滚动的  
黑珍珠般明亮的  
黑水晶般闪烁的  
大眼睛转动在  
蓬乱的头发下  
长睫毛的后面

我走进谷底小村，这一双双  
只认识风雨冰雹的眼睛  
只认识过早日落山谷的眼睛  
便簇拥过来  
像挂在冬夜枯枝上的星光  
静静地望着我  
这群缚住翅膀的小鸟

我不认识他们  
但我认识饥饿  
比霜刃更锋利的饥饿  
比野火更暴烈的饥饿  
从他们眉梢看到了惊悸  
从他们眼里看到了恐惧  
(他们还不懂得死亡是什么)  
此刻，又加了几分怯生和羞涩

就这样，他们的眼睛和  
他们小小的胃和  
他们空空的碗和  
他们冰冷的锅  
以铁色的悲怆  
静静地望着我  
目光，钉子般  
从我的骨缝直刺进心窝  
他们不认识我  
却信任这荒山冻云的祖国

对这些燃烧的目光  
我的沸腾的血  
我的苦涩的泪  
我的怦怦跳动的心脏  
该说些什么  
我不认识他们  
但我认识饥饿

我弯下身拥抱了他们  
摘下他们头发上沾着的草节  
亲着他们泥污的小脸  
然后便离开了乱山丛中这  
一块块石头、一棵棵野草、一根根树枝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双双大眼睛，和在那里  
所认识和发现的一切

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  
只有这  
比潭水更深、比星星更亮、比火更单纯的  
一双双黑葡萄  
一双双黑珍珠  
一双双黑水晶  
不会消失，它们  
从惨白的饥饿后面  
静静地望着我

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们  
都变成跳跃的铃声  
他们不认识我  
却信任这荒山冻云的祖国

那一片片天真、稚嫩和纯洁  
越发使我痛苦  
我心头的血，一直滴落  
在时间和生命之上  
直到今天

1997. 7. 于北京

## 我的另一个祖国

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

大地尽头的最后一座村庄  
犹如一堆风卷的枯叶  
犹如史前部落的遗址  
遥远却又很近，生活中  
直线的心电图和低血色素  
把跃动的生命全都埋葬了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

低矮的茅顶倚着坍塌的土墙  
一户户相拥相挤的苦人家  
家家传递的都是愁苦

日子沉重得像石头  
贫穷和哑然深不可测  
没有什么比这更死寂

如果不是从墙缝冒出呛人的柴烟  
如果不是有狗从门前走过  
如果不是墙角开着一棵瘦弱的葵花  
谁也不相信这是一座村庄  
千年也割不断和穷困相连的脐带  
没有什么比这更凄惶

走进一间黑洞洞的茅屋  
一个老人独对一堆火的余烬  
苦涩中，两只混浊的眼睛  
用逼人的力量拷问我  
你是谁？我的心被刺穿  
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酷

我俯身握着他干树皮般的手  
泪，扑簌簌滴在死灰上  
我的心燃烧起来  
我的理智却结成了冰  
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

跨出门，忽听一片孩子的读书声  
嫩绿得滴水的童声  
比阳光更明亮

从哪个缝隙传来  
穿透这里全部的  
死寂、凄惶、严酷和痛苦  
把四周的山都震动了

我窒息的肺和猝死的心脏  
突然醒来，看见  
他们生命的高度  
远远超过乌蒙山  
明天，他们踮起脚  
就会看见山外辽阔的世界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

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啊

1997. 6. 8. 于乌蒙山中

# 南方炮台

朱增泉

—

世纪又将更替  
南方沿海的那些古老炮台  
依然面对着浩瀚大海  
等候新世纪的曙光  
将未来  
照得辉煌

这些古老炮台  
是近代中国耻辱与觉醒的  
双重标记

虎门海面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消息  
林则徐最先知道  
古老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国歌的第一个音符  
来自南方炮台

1840 年的怒射  
无法击沉西洋驶来的钢铁炮舰啊  
却将身后的故国击中  
将清王朝的尊严  
击得粉碎

林则徐和关天培两员大将  
奋力守卫着虎门、厦门、定海一线的海岸炮台  
而大清国却已魂飞梦碎  
失败  
是因为顶不住西洋的坚船利炮  
和昏庸朝廷的  
前后夹击

关天培随陷落的炮台  
殉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终于明白  
国家的积疾沉疴  
才是导致他惨败的  
真正大敌

横陈在荒凉炮台上的

铁铸古炮  
虽已锈蚀得面目全非  
仍能看出粗糙、简陋无比  
它们残存到今天  
是向后人作证  
上个世纪的中国，被自己的封闭  
与落后  
彻底击溃

## 二

南方炮台的悲愤炮声  
永远是中国军人刻骨铭心的  
第一篇训词

近代中国  
军事史的第一行就写着  
这些古老炮台与西洋炮舰的  
激烈交战  
写着  
这些炮台在激烈交战中  
沦陷

阅读这些交战记录  
中国军人之血  
一次次沸腾起来

旧世纪衰弱的中国军魂  
被炮声警醒

高唱着嘹亮军歌的中国军人  
跨过先辈的屈辱  
背负起民族的希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军歌的第一个音符  
先于国歌，来自南方炮台

### 三

厦门胡里山炮台  
至今架着一门古代火炮  
高昂的炮身如一根巨大的手指  
指向远海

这是一种昭示，一种提醒  
南方炮台在陷落的一瞬  
顿时醒悟  
中国的命运  
从此将同汹涌的大海  
祸福相关

我从照片上看见  
一位脱下戎装的年迈军人

前来凭吊古老炮台  
他让海风吹拂着白发，硝烟  
弥漫过他的一生  
凝结在胸前勋章里的荣光  
属于祖国  
他用一名老军人深不可测的眼神  
望着远海

想起这些古老炮台的沧桑  
就想起军人的使命啊  
他拧紧了眉结在倾听，脚下  
惊涛拍岸  
波涛一浪接一浪涌来  
他在眺望中国未来

哦，年轻的中国军人  
在你学会使用全新概念的高技术兵器  
向来敌闪电般反击之前  
请先从这些古老的炮台里  
阅读民族的衰落，蒙难  
觉醒和崛起  
感受崇高和神圣  
将生命注册进这片土地  
然后，以中国军人的名义  
跨进新的世纪

1998. 4. 19.

原载《诗刊》1998年5月

## 分行的随笔（组诗）

张新泉

### 夜 生 活

据说越是南方  
这种生活夜得越晚  
十一点半，和深圳通话  
某女刚出浴，正往眼脸上  
涂一种神秘的蓝  
她新鲜如八九点钟的太阳  
我奋力捂嘴，掐死一队  
    喷薄欲出的呵欠

这种夜得很晚的生活  
已光临我的城市  
楼下的娱乐总汇  
小姐们夜不闭户  
“鬼饮食”摊点的开瓶碰杯声  
如乱枪齐鸣，从午夜响到  
日上三竿……

据说外国早就这样了  
而且，已经“这样”了多年

据说新世纪的前夜  
最长，也最魔幻  
所有的墓地将上映《人鬼情》  
许多动物都拒绝冬眠  
据说嗜睡者遭轻蔑  
梦呓如绯闻，鼾声被围观  
据说哪怕残疾的猫头鹰  
都将入选俊男靓女  
难得一见的景致是  
晨曦初露。朝霞满天

## 小 姐

已经不好用这个称呼  
叫那些年轻的女子了  
即使满脸纯洁  
也冷不防招来  
误解和敌意  
于是便点头，微笑  
讷讷地避实就虚

这原本是个极美的称谓  
张生如此叫过崔莺莺

一个名叫西厢的院落  
才苦得甜蜜  
变成蝴蝶之后的梁兄  
依旧不改口  
会飞的英台小姐  
爱情们仰慕的虹霓

小姐曾是你的挚友  
小姐后来做了你的妻  
小姐姐带你去放羊  
姐儿小小会补衣  
小姐是月，是月下的田螺  
是镜，照亮你心中的云雨……

已经不好用这个称呼  
叫那些年轻的女子了  
因为夜幕落下时，你不知道  
哪些灯会红  
哪些酒会绿

## 我的中学

中学时代很短  
就那么短短两年  
以后用桡片在水上写字  
用锤子在砧上敲打短句  
都不合平仄，不合规范

而生存的提问一个紧接一个  
问得刁钻，问得横蛮  
有一回扛包落入洪水  
河神灌了我一肚子凉茶  
又搜去袋中的半本稿笺

中学时代很短  
就那么短短的两年  
以后点名时，我始终缺席  
在很近又很远的地方  
我想回答  
但炉中铁已烧得通红  
负重的船正在上滩……

我的中学啊  
我还没听够的上课下课的铃声啊  
我还没看熟的老师同学的颜面啊  
我刚刚举起还未抛出的垒球啊  
才开始爱你  
已只能怀念

曾是你枝头上  
一颗青青的柿子  
阳光照过，暖风吹过  
如果不是猝然落地  
我愿意长得循序渐进  
汁甘味甜

三十年后一个隆重的场合  
我接过烫金的荣誉证书  
那证书说我自学成才  
镁光灯好奇地盯着我的脸  
记得那时我的站姿  
与三十年前一样笔直  
仿佛我还在你那里  
还在初五九级第三班

## 母校的歌

教我那首歌的老师  
不知是否还活在人间  
伴奏那首歌的风琴  
不知是否已五音不全  
曾被那首歌  
烤得红光满面的母校啊  
如果我在远离你的地方  
轻轻唱起那首歌  
会不会有骤至的夜雨  
敲响你记忆的琴弦？

那几乎就是一首校歌  
回荡在教室，嘹亮在校园  
被献身祖国的憧憬激励

我们就是那歌中  
餐风露宿的勘探队员  
“山谷的风”就从那里吹来  
“林中的鸟”就在黎明的枝头  
啼唤  
从那首歌的第一个音节  
起步，年轻的激情  
已跨越了万水千山

母校就在那首歌里  
同窗就在那首歌里  
青春就在那首歌里  
我曾是一个忘情的歌手  
珍藏那首歌，直到今天

## 都市呓语（组诗三首）

马虹琴

### 商业街

请不要惊醒这些甜睡的怪物  
不要率领阴影里欲望的豹子  
轻浮的阵风从巨兽齿啮间

巧妙地穿行

它描绘了欢娱的轮廓 俨然  
海市上悬浮虚构的繁华

在这样的潮水中洗涤只是徒劳  
你同样无法抓住空泛的泡沫  
这些年 一些事物生长的速度  
让我们许多人忘记初衷  
浪头无声挟裹  
股值期货的拜物教  
把你送到金丝绒拍卖盘内  
敲着耻骨

告诉你该怎样生活

而街道不停地吞噬着  
它缓慢嗜瘾  
不肯放下自虐的烟枪  
平民在没顶透支到来前  
抓紧一根稻草  
小心翼翼走过斑马线  
形迹可疑的中产者  
蹬身钻进写字楼  
唰地一下拉上窗帘  
一夜发迹的暴发户趁夜色正浓  
剖开城市的盲肠  
拿走尚未消化的剩余财富

另一些散荡街头不明底里的人  
他们提着希望的木钵匆匆穿过  
从生活夹缝捡拾忙乱琐屑的碎片  
他们吸进工业灰尘  
呼出经年积淤的情殇  
在灵魂尚未来得及贴上标签前  
挣扎着浮出  
布满沧桑的头颅

## 夜 生 活

一盏灯被一只手掐灭

一座城市被另一些手重新拨亮  
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喝点什么  
一只杯子在某个角落注定遭受侵扰  
一张支票上巨额数字累加到极致  
一只肥胖的手拿来锁进保险箱  
一条小巷里霓虹的媚眼疯狂闪烁  
一滴露水上尘世的粉末沾满表层  
一个倒霉的人不留神就会走散女友  
一些规矩人不敢朝灯火阑珊处张望  
一朵玫瑰被涂红指甲油的手插进胸罩  
一只白蝴蝶飞出夜幕改变了颜色

## 流 行

给城市留下经典注释的少女  
千方百计变换裙角  
从一定容忍坡度  
诱引旁观者目光的流向  
资金流向 今冬明春  
物价指数仍会持续上扬  
美元兑换人民币保持坚挺  
最新排行榜表明  
    矫情最为昂贵  
    诺言最为廉价

某报还曾透露 求婚者  
当场被斥为卑鄙

另一男性诗人对女友公开声言  
不出卖爱情 只出卖性

市场经济 一只看不见的手  
调节人们的胃口  
传媒机构适时批量制造  
鲜嫩欲滴的名词  
充盈市民寡淡的餐桌  
葱丝或葱段 无关乎营养  
仅是苗条与浑整的视感  
语言教授欲辩忘言  
转身扎进现代汉语词典  
在方言情结中  
玩弄修辞学的滑腻

能代表城市风格的建筑物顶端  
风标迎八面来风飘摇不定  
亦步亦趋的人们随新款上市  
日益陶醉于  
一个时代的疼痛美学

原载《诗潮》11—12月

## 现代启示录（三首）

叶延滨

### 美丽的逃亡

啊，最美的激情想要飞起来  
选定一首诗的题目  
就是选定一个目标  
美洲大峡谷、尼罗河金字塔  
还是……都是一次美丽逃亡

假定一下飞行方式  
火箭那是梦中的专利  
波音太舒适是钞票的把戏  
热气球刚刚用于商业的俗事  
还是鸟翅式的，浪漫激情  
会让美丽的词汇变成羽毛

……唰唰……

……唰唰……

打印机将这首诗打印完毕  
飞行结束——这一次激情  
比以往结束得更像遗憾！  
因为激光喷墨机比老式打印机  
更快，更不屑为诗句浪费时间

## 平原记事

昨日新落成一座开发区  
今日才出土一方旧王宅  
年年岁岁的戏台啊  
三百六十面锣啊

昨日洪水如泻洗男儿泪  
今日水库鸳鸯戏女娃情  
男男女女的故事啊  
三百六十首歌啊

昨日有三五车匪饮枪子  
今日见千百鞭炮醉喜宴  
生生死死的老土啊  
三百六十炷香啊

昨日失意诗人离家下海  
今日高飞秋雁唳声入云  
离离合合的缘分啊  
三百六十次悔啊

昨日太阳说还是老平原  
今日平原说还是那太阳  
升升降降的牵挂啊  
三百六十回死啊

昨日月圆说千里共婵娟  
今日无圆月今夕是何年  
盈盈缺缺的苦恋啊  
三百六十声娘啊……

## 仿木家具

“你在伪造历史  
你那些花俏年轮是真实的吗？  
我们经受多少风雨  
才有这骄傲的年轮！”  
——真木家具起诉似地声讨  
仿木家具没长耳朵

“你在伪造伤痕  
我们是斧砍锯啃才成了家具！  
你从没有经过这种劫难  
你哪配与我们为伍？”  
——真木家具哭泣着斥责  
仿木家具没有眼泪

“你在伪造家族  
你说你也算红木真叫寒心！  
我们光荣祖先来自高高的山林  
你是哪个作坊的私生子？”  
——真木家具痛苦地捂住脸  
仿木家具没有表情

“你伪造高贵……”

“你伪造端庄……”

真木家具还在列数劣迹  
仿木家具已被顾客选中  
唉，仿木家具在心里同情敌人们  
“你们该责问人，人造就了我呀！”

# 城

丁中皓

从泥土出发 城始于一块石头  
在世代的晨钟暮鼓里 旗帜总是一片夕阳  
堞口在风雨中模糊 披衣的士兵  
面对着青草的远方 身后是酒幌  
人民是指大地上的一切生灵  
有风则伏 无风则立

滑过陈子昂脚下的城  
在五十年前是一个弹出枪膛的弹壳  
枪声间歇 余温散尽 士兵拍打着尘土  
弹壳在孩子的嘴边吹出一支城市民歌  
人民欢喜着 仿佛秋风中的麻雀  
所谓的解放就是这样  
阳光照在任何物体上  
都不留下阴影

看不见孔子脚下的流水  
城在我们的心中抵达了梦想的边缘

过去烟逝 热血带着祖先的想象  
使英雄站进城市 接近生民  
他的手掠过城的上空  
忽视世俗

父兄 在解放中回归泥土的父兄  
在生的最后姿态里 围在他脚下  
那些泥做的枪炮在他们的手中  
还和钢铁一样沉重  
他们一直屏住呼吸  
扫视四野

弹壳在城市的黑色工厂里  
已被铸成水果托盘和烟斗  
城的四周仍然是大地和苍茫的四季  
所有的道路被收在城市的手掌之中  
城市 我们这些与土无关的生民  
曾在灯下忧郁地怀乡

一座城市有自己的生命  
在秦砖汉瓦之中遍布春花秋月  
夜与昼只是一次反复的呼吸  
城市从来都不是我们手中的生命  
她无端而来 无从而去 像一次梦  
像我们少年时期的父亲  
冷冷地牵我们的手  
横过岁月的街市

所谓解放

就是阳光照在任何一个物体上  
都不留下阴影

理想是一坛上好的老酒

曾经使我们忘记了饥饿 寒冷与死亡  
城市的墙上 曾留下了标语和弹洞  
梦想曾经深嵌其中 我的父兄  
都曾为一些口号喊哑嗓子

城市总是先于我们的生命

从不属于我们 她有一条长长的脐带  
连着老式建筑 土色香炉 红门上的铁钉  
帝王的陵墓 古老屋檐下的今年的雨水  
那些根本无从猜测年龄的老树  
我们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看见了抽刀断水

守着苍茫 那金属的反光在玻璃上留下  
让我们晕眩的影象 最后的迷离与惶惑  
是城市四溢的夕阳

城

五十年已过 青春还剩下多少  
神情已苍老 热血还剩下多少  
今天的繁华都是明天的烟云

城 我和历史的目光都会穿过喧闹  
只看生民在赤白的城市日下  
是否眼角含泪  
是否衣食隐忧

车站是一处象征  
城 我的寄居之所  
陌生的人群聚敛再次散开  
脚印与身影 生存与死亡是花开花落  
一张张长椅 隔膜的眼神后  
收藏着人生最后的秘密  
城 这是你的花

我要看怀乡的人群是否还在街市上  
贫穷不是耻辱 富贵不是光荣  
在生活之上飞翔的美好  
还有人能看清你的翅膀  
所谓的解放就是太阳  
照在任何物体上  
都不留下阴影

我开始怀念英雄  
在他手指的方向  
远山青草 静水白羊 细雨打在树叶上  
夕烟人民 历史时间 过去投射在未来里  
英雄的手总让孤独的灵魂翘首而望  
越过城的喧闹 在英雄手指的方向

隐约有让人激动而又安静的回响

所谓的解放

是心如三月的广场

鸽子从小儿稚嫩的手中弹跳然后飞翔

所谓的解放 是爱情只是爱情自己

是泪水只因为欢喜 是笑容来自内心

是大口大口喝醉了自由的空气

纪念碑 酒吧里的音乐

城市披头士 迪厅里的瘦小少年

双层巴士 草场上的足球 涂色的建筑

物质女人 理性生活和感性的爱情

我身在其中 可我已经知道这就是一切

一如风之于树叶 青草之于羊群

心之于情人之唇 我之于天地

我已经不再怀乡 故乡已远

像我旧时的外套

风啊风 经我时

多像流水

常望窗外

秋雨洗尽尘埃

只有人群 不见远山

我的城不是古远的驿站

所谓的解放是灵魂不再背负苦难

是人民在月下安详地散步

枪炮锈蚀在时间里  
是爱扎根于泥土

没有心灵的自由  
历史只是空荡荡的稻壳  
没有生民的快乐 再美丽的城都是废墟  
于楼台殿阁 于崭新的时光轮下  
我只听雨 滴过诗经 淋过乐府  
经唐诗宋词 直入民歌  
生命回响时  
有心留下来  
弹动琴弦

五十年  
一座城市该有一个广场  
一个广场上该有一片青草  
青草一样的人民安详地生长  
儿女们花朵般拥挤在生命的路上  
风来自四面八方 带着雨  
和那从枪口喷出的光芒

# 我和我的工厂

竹 马

—

不！决不是逃避和背叛  
不！决不是逢迎和赞美  
就像我鄙视自己的工作却没有放弃  
就像努力工作而成为自然  
日复一日的转动及震撼  
松懈的神经 浮躁的思绪  
在工厂巨大的轰响里  
如同风雨浸淫磐石形成淡隐的伤痕  
就像一颗螺帽一丝丝游离自己的位置  
总是需要扳手不断地加以紧固 或者  
再加上一个螺帽加以防护 我不知道  
我是机器上的第几个螺帽或者哪一种扳手  
我只知道在这样的往复中不甘或者安然

## 二

我渴求什么 奢望什么  
曾为劳动淋漓酣畅的茁壮而欣慰  
曾为工作的火热铿锵而陶醉  
每天 两点一线 乐此不疲  
家居 工厂 家居  
就像我岗位上的工作程序  
启动——运转——停止  
总能看到铝锭 钢坯 塑料  
电子产品……  
丰收的谷垛一样越码越高的秋天的形状  
总能看到运输产品的车队 一辆辆  
满载水果一样的心情随风飘去  
我按时领取够花一个月的薪水  
然后酤一壶烧酒在酩酊中卸下一身的劳累  
我和我的工厂习惯了在早、晚唱着歌  
安 居 乐 业  
我由喜欢自己的工装到喜爱自己的工作  
我看重自己的付出和所得

## 三

是什么使我想到了背叛  
是什么让我放弃创造和孕育的胎盘  
我和我的工厂是真实的机器和汗水

生产不出股市 传销 经贸公司的概念  
生产不出假烟 假酒 性用品之类的高额  
利润

更生产不出批条 美女等无形资产  
我的工厂沉重 沉重得像夜的黑  
摊派 流失 欠款都是黑夜里穿着亮衣的  
魔鬼

他们走过厂区就带走了机器的喉咙  
我的工厂沉重 我也沉重  
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  
黯然中和积压产品交换词汇

市场疲软↔阳痿  
倒闭 下岗是最耀眼的两句话  
豪华时代 大生产牌香烟成为我最奢侈的  
苦恼

#### 四

我的工厂很大 可以做不同的工作  
比如 可以把一只三寸长的钉子用  
三锤  
把它钉进木板里 可以用一上午的时间  
用一把一尺长的铁锉 打磨一件器具  
推进拉回数万次 直到胳膊酸痛为止  
也可以在 1000 钢炉前站一刻钟  
用 4 米长的铁钎加工炉火 然后休息 2  
小时

也可以上夜班 用手电照着旋转楼梯  
一旋一旋直到旋转到 50 米的高度 检查  
仪器  
或者拿着扳子 钳子 电笔之类 四处  
走走  
一天八小时的工作也可以过去……

## 五

我曾看见过一个皮鞋匠的工作  
除尘 去污 上底色 打底油 再打  
保护油 再打鞋油  
再用刷子 大刷子 小刷子 用软布  
用鹿皮  
来回拉动数十次 动作快捷 节奏均匀  
一招一式 操作起来十分好看  
我发现擦皮鞋的程序比我的工序复杂  
擦皮鞋的工作比我的工作灿烂  
我为我和我的工厂感到可笑  
我找不到维系我呼吸的操守

## 六

我和我的工厂与灯红酒绿比邻而居  
偶尔打个照面或者寒暄  
训练有术的笑容在嘲笑我的低贱  
手中的厚茧在跑车 美女 宝石面前

成为羞耻的佐证 从而无地自容  
我越来越怀疑我坚持的意义  
在伸手就可以抓钱的时代  
只要把手保养好  
只要把笑容保养好  
只要把绅士风度保养好  
只要把.....

## 七

我还知道 一个女人可以用一生的时间  
修面 养颜 除皱 纹眉  
洗牙 丰乳 做处女膜手术 减肥  
按摩 抹营养液于全身直到脚趾  
抱一只小猫或者小狗 然后推牌  
相比之下 我感到我和我的工厂  
十分无聊以及不可救药。

## 八

我错了吗 每天早晨七、八点钟  
准时汇入奔向工厂的河流  
河床比马路宽 一股势不可挡的  
潮水 在厂门前束了一下腰  
然后迅速分解成支流 直到  
冲击每一个叶轮转动并发出声音  
钢铁和钢铁碰撞的声音

齿轮和齿轮撕咬的声音  
电流奔跑的声音  
水咆哮的声音  
风鼓噪的声音  
天车上电铃流淌下来的声音  
汽笛冲刺加力的声音  
……

## 九

我对工厂的熟悉胜过对妻子的熟悉  
脾气 秉性 外形 健康状况  
比如哪些部位容易生病及其原因  
龋齿掉了没有镶嵌属不属政策性缺损  
哪些病需要关心照顾  
哪些病需要住院否则影响全身  
什么时间是经期 什么条件下性欲亢奋

## 十

我始终未能游离于螺丝的约束  
我始终未能摆脱扳手的操纵  
面对自身的微弱和外部的强硕  
我的背叛是多么的无力和渺小  
长时间的啮合 我和我的工厂  
已经熔接在一起 或者  
在磨合的运转中产生了磁性

血液的流动总是偏向钢铁的走向  
有时静下来敲一敲四肢的筋骨  
隐隐有了金属的回声

## 十一

我的工厂只有钢铁 水泥 劳动  
除了钢铁还是钢铁 各种各样的钢铁  
除了水泥还是水泥 方的 圆的 立体的  
石林  
除了劳动还是劳动 油泥抹黑了的脸  
伤残过的手 被腐蚀了的工装  
磨平了的铁锹 用变形的撬棍  
安装着的机器 四处飞溅的焊花  
变幻的数据 红绿灯的荧屏 机车的轰鸣  
奔跑的安全帽 宣传板上滴血的照片

## 十二

我和我的工厂每天厮守八小时  
换上工装我就成为机器中的一部分  
不停的工作 哪怕休息我也是机器  
我把自己固定在工作台上  
偶尔用电话和外界沟通信息  
电话说 中午为答谢朋友的帮助到大富豪  
酒店喝酒  
下午通过某领导找教育局给孩子办转学

手续

晚上远方的情人要来 安排住宿  
问我有没有时间出去聚聚  
我说 今天我被固定在工作台上了  
哪能像你坐着公家的车 四处奔忙  
说完 我感到自己从螺丝上外移了一厘米

### 十三

在工厂洗浴时 赤裸裸的我想到了天空  
想到了飞鸟的自由姿态  
这种幻想往往是在排尿的瞬间出现  
是不是那一股浊流也会变成轻风  
工厂里的窗子都蒙上了一层粉尘  
目光不能穿过模糊抵达远处的澄明  
由此想到工厂外面的一些事物  
拔地而起的速度总是与我擦肩而过  
广告上的明眸皓齿与我总是十分陌生  
衣冠楚楚 面容灿烂 推杯换盏  
远离闹市的我在工厂里无法看见  
我是工厂里的一颗螺丝或者扳手  
在被拧紧或者拧紧别人之后  
做流光溢彩的梦

### 14

我在暗夜里走进过我的工厂

一串串明亮的星星从夜空垂下来  
高低错落像圣诞老人点燃的灯  
我穿行在无人的厂区里  
守护一个巨人的睡眠  
和那节奏均匀的呼吸声  
在夜晚我能感受到工厂的重量  
这是大地的重量 国家的重量 生产的  
重量  
夜晚因工厂而真实 生动  
夜晚因工厂而变得温暖 光明  
暗夜里一个人远远地看见了工厂  
或者听见工厂深情的吟唱  
孤独和恐惧丧失殆尽  
全身漾起的全都是亲切的感情

## 十五

我的工厂像一本很厚很厚  
缺角 卷边 泛黄的大书  
沉重的内核及其破损的美只有我能看见  
没有谁愿意也不能将它翻动

## 十六

由此我想到了工厂这只恐龙  
在转型期会不会被老虎 狮子 豹  
撕扯得破烂不堪 甚至吃掉

那吞掉下去的一小块血肉或筋骨里  
就有我不死的心和永远的疼痛

## 十七

我和我的工厂在国家的博大里  
只是一个点 一块铁  
只是工业上一个具体的部位  
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  
做高楼大厦里的肩章和帽徽  
做手机上的按键  
做娱乐场所里的麦克风

## 十八

我和我的工厂 不能像我和我的诗歌  
诗歌可以不写只要能像诗一样活着  
可如今生产一个部件 断断续续  
需要用数日或者数月 乃至一年的时间  
就像一个诗人一年才写一首诗  
艰难的后面我看到某种衰竭

## 十九

我和我的工厂啊  
不甘或者安然的弟兄  
手拉着的手 同甘共苦

风雨兼程的心  
合成力的最大能量  
在不屈不挠的坚守里  
我和我的工厂泪流满面

原载《人民文学》1998年7月号

# 结束与诞生

傅天琳

—

海  
很静

海岸礁石  
是我泪水变硬

序一样的波涛白茫茫  
湿得磅礴而逶迤  
茵梦海，微微掀起涛声

似乎是一生  
似乎是一刹那  
风云一幕幕退回背景  
海的女儿，那只鸥  
出发到找寻历史的上空

鸥的瞳孔射出光芒和渴求  
仿佛为了今日  
它要望穿过去与未来  
拂开时间  
远处是你  
茵梦海，你没有消失  
在鸥群穿越风暴折断羽毛  
在血流如注但没有痛感  
在阳光的负面  
在没有水  
只有一股蔚蓝色气体

在流星亲吻你最后的语义  
我听见鱼鳍滑过浪尖的声响  
看见血，游动在波涛间

二

用回忆辨认图案  
海在旋转  
季节在抽搐  
音符猎猎，虫语袅袅  
沙滩蠕动，柔软地  
流出图案中的预言

椰子树一身金蓝

站在海边  
它披挂四季风雨  
朴素而庄严  
作了眺望的象征

我注目岸边的小茅屋  
命运的火焰手指  
一遍遍抹掉我  
姿态优美  
如抹掉一把草芥

我注目桑榆之日  
青山垭口  
衔来团圆之月  
一轮最圆的厄运

我注目墓碑  
踏碎梦的暗蓝  
一边是坟在含苞  
一边是出海的船队  
这么辽远而亲近的遗忘  
这么亲近而辽远的追忆

海凝固了  
我听见簌簌收缩的声音  
听见水的疼痛  
那声音多像哭泣

双手紧握一把刺骨的冰凌  
在不安的反省中，在烟雾里

三

每一条水波都心计如丝  
受伤的鱼只能吞食倒影  
持久的知心的敌视  
有体育的意味  
各执一方棋子  
作长久的对弈和抗衡

有面对一种宗教的感觉  
不用言语，仅用眼睛  
就使对峙的昼夜黑白分明  
牙缝间传出咀嚼礁石  
海水和椰子壳的声音  
在眼波中能触到什么  
非常刺手

在笑容掩盖下的血管和计谋  
能盘绕而成看不见的网  
咬也无处去咬，挣也无处去挣的网  
浪花们蓬头垢面  
不堪承受的奇耻大辱  
来自海，我们泪和血的故乡  
我们盐和生命的发源地

这是多么不朽的杰作  
墨汁解冻，翻云作雨  
在鱼的翻滚鱼的熬煎鱼的挣扎中  
获得欣赏的快感

#### 四

过去的事情  
端端坐在茶杯的对面  
现在是一名旁观者  
袖着手，眯着眼，慢慢品评

屋檐的两角欲飞  
窗户和门却不想走动  
寻巢的燕子掠过  
那是昨日的门庭

从下水道鱼贯而入  
自然而然便长满鳞甲  
他们走了，不，严格说  
他们知道房间拥挤，走了  
我们搬进他们住过的屋子  
开始抢板凳，抢桌子  
抢墨水瓶大头针  
制造风波  
听玻璃的碎裂声，清脆动人

而上班铃声总是准点响  
小车准点开  
宴请准点入席  
斟入酒杯的  
是滴滴新发生而又  
老掉牙的泪

游荡于烟酒茶之间  
烟不为诗  
酒不为歌  
茶不为友情  
谁下了，谁又上了  
谁能坐小车装电话谁能晋升两级  
依靠对手去打击对手  
而对手和对手的对手  
是一张被酒杯旋晕的圆桌

## 五

是的  
健康而充满朝气的四月陷落了  
澄澈而温柔的水质污染了  
我能否坚持游到归来的季节  
只有海才知道

海是鸥的坟场

浑身充盈着悲剧气息的鸥  
在浩瀚的秩序里  
它失落的羽毛是一片  
来自生命之外的严寒

面对落日  
我每天向太阳敬礼  
目送水波摆动鳞光滚滚东去  
椰子树也去了  
只剩下血肉之躯的磷质  
鱼也去了  
只剩下一张网晾在岸上

几百年了  
海滩不再长草  
鸥群饿死不再往茵梦海飞  
我们沉默的光辉  
早已无荣无辱无忧  
噢，海，那时我仍会拨亮千盏心灯  
看看你隔世的温情

沉重的世纪刻进碑中  
夜雾袭来  
海逝去

## 六

海以无数水波的形式  
化柔情为我  
以礁石的形式，化坚强为我  
以胸怀，化宽容为我  
当肉体与大地一齐凌越苦痛  
对着明亮的落日，我必须  
彻底地，自致命的耻辱  
一跃

我重新反省你，仰望你，超越你  
重新享受你的温情  
享受你的刀伤  
享受你自造自设自我陷落的文字和言辞  
在牛羊归栏的节拍中  
处处暗喻丛生

千百次顿悟  
又千百次沦入执迷  
我们在人生的圈套里跳进跳出  
千百次穿过阴与阳的隧道以及  
带剑的石林，险象丛生的波涛

自由是感觉不到的  
它穿过体内，流水般洗去烦恼

灵魂在星光弥漫的上空  
漩涡般的深洞等待自我校正  
我们是被世界结构的一部分  
相互提醒，相互支撑

## 七

我们的船  
在海的表层皮肤滑行  
以为拥有了海，这是错觉  
我们的船，沉入大海内心  
身锈迹斑斑  
不知已成为海，同样是错觉

旋风般扑来的波涛如骑  
使船队溃不成军  
年复一年  
笑容的漩涡吞食多少船只和星辰  
最黑暗的一鳞  
遮蔽了整个的海  
使我们有眼无珠  
在印满烛光的小舱  
站不安，坐不稳  
来回划动两手空空

沉船啊我的沉船  
它愤怒过，伤心欲绝过

现在它安静下来了  
还剩最后一点点力气  
要好好保存

沉船是人给海的礼品  
这非凡的勇气  
来自花、鸟、帆影和涌来的潮汐  
当一轮皓月走过  
步步踩痛无语的心情  
沉船啊我的沉船  
我肢体的某些角落  
正在一层层消失，再次为历史  
增添斑驳的一笔

## 八

无言无语的内心永是那片蔚蓝色故土  
椰子树，用羽毛擦亮启明星  
当耻辱、伤痛和沉静融为一体  
当情感陷入幽冥  
思想远离事物的原形  
当一条波音的鱼，在蓝色天空奔跑  
意象和节奏  
从容不迫  
进入新的秩序新的意境

当跫音洒向苍茫大地

上帝的钟声  
响彻我身体的全部神经  
当混沌中婴儿的哭喊犹如  
化石诉说旷古的忧伤  
当茵梦海，长满鱼类和树叶，永不污染  
当椰子树自洁成仙  
礁石苍苍修道成神  
那只鸥，梳理羽毛  
成人

当仇恨充满歉意  
失败和挫折飘散谢世般的气息

面对时间  
每滴水都有出发的地方  
每片雪花都有归来的源泉  
所有进化过程在错误身上踩过  
并抚慰最弱小的梦，最强大的人格  
超人格的海，茵梦海，生命之露  
又缀满衣襟

## 九

最后我要告诉你人是什么  
人是一群肌肉骨骼和血液的组合  
一群灵魂的培育者，砍伐者  
谁是谁非，无人去揭晓

只有茵梦海，将这一切，一切的一切  
融为一体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一枝富有水分的椰子树  
灾难来临没有预感  
旷代的忧伤，全因为  
对现实的迟钝和淡漠  
女人，女人，你这狼藉的花草  
奴隶的缀饰，悲剧的明星

一往情深，深不可测的爱  
永远伴随女人  
直达神圣和恒久  
在一片凝固的蓝色晶体里  
显得美丽，端庄而自由  
女性啊女性  
你必须在海里看到圆形和球体  
在大堆纯粹感觉的覆盖下  
袅袅上升，为虹，为霓  
月亮落了  
太阳又升起了，日子  
总是在水中交替  
当缀满星光的海面  
月又升起  
当我再次变成一只鸥  
以日为镜

以泪净身  
我会懂得  
强烈的火总脱身于水中  
天琳，路的结束  
方是人的诞生

原载《诗刊》1998年11期

# 传 说

高红十

—

人能够记住十年前的事，  
二十年前的事；  
三十年前的事；  
但是不能记住一百年。

一百年的瓷碗够上文物啦，  
标上价拍卖。  
一百年的册页编进史书啦，  
供翻找查询。  
只是那瓷碗是冷的，  
册页是死的。

三十年的记忆还没冷却温温煦煦，  
不够把恐龙压成化石，  
不够把昆虫凝成琥珀，

刚好孵出暖暖的传说。

记忆的拥有者还在孵呢，  
记忆的需要者还在传播，  
就像没进化成青蛙的蝌蚪，  
有蛙的头和蛙的肢，  
也有蝌蚪的尾巴。  
真不真的，  
别太苛求。

## 二

三十年前离开北京的那天，  
火车站广播肯定放了音乐，  
叫人热血喷涌热泪盈眶的音乐。  
是《东方红》？  
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不记得了。  
也可能两支曲子轮着放  
一遍又一遍……

能记得的是我没哭，  
我的父母也没哭。  
父母手握小红书，  
规矩地站在白色安全线后面。

### 三

一九八五年春天，  
三十几个北京知青回访延安。  
长途车上老乡说，  
来时还是些猴女子，  
尔格（现在）成了婆姨。

我不喜欢听婆姨两字，  
两个字包含大襟袄和扁扁的发髻。  
有那么老么？  
当真有那么老那么丑么？

今年春天，  
留在延安的知青开车来北京办事。  
他讲他的司机同知青有很深的渊源。  
是吗？我笑问，知青做了他的嫂子，还是姐夫？  
是舅妈和三大！  
我惊悚麻木得不知说什么好。  
猴女子变成婆姨变成舅妈和三大的三十年  
有多少故事、多少传说……

### 四

他叫张革。  
三十年前他到延安插队。

第六个年头招工，  
第七个年头回村。  
往下的事情有点模糊。

有人说他回村后带领农民  
修梯田打坝发电种果树种田；  
后来他办了个公司  
后来他和他的公司回到北京  
后来他要用公司的钱  
——据说有几百万  
给村里办学校  
什么学校，  
用得了几百万？  
还要搞项目，  
让村里致富。  
今年春天他突然死了，  
心血管疾病说走就走了。  
他的公司留下  
一些项目，  
许多债务。  
项目和债务  
只有他一人清楚。  
他插队的村子  
鲜红的对联早已褪色。  
上联  
看灯看电视看录像莫忘知青  
下联

吃泉水吃苹果吃核桃惦念知青  
横批  
张革京城佳节愉快

## 五

那年夏天，  
我在蟠龙山遭遇一场蝴蝶雨  
扑头盖脸铺天盖地。  
陕北管蝴蝶叫扇儿呢，  
扇儿的翅膀拍打着车窗玻璃。  
蝴蝶是黄的，  
盛开的柠条花是黄的。  
那雨大得，  
不真实。

那年冬天，  
陕北三天一大雪五天一小雪。  
探家的车子被封在山外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挂防滑链的车，  
知青不管不顾扑了上去。

洛川，还是富县  
两辆车交会的时候  
坐窗边的知青胳膊被挂断  
无声无息地断了  
流出鲜红的血

鲜红的血无声无息流在雪地上  
那雪那血  
不真实。

三十年的记忆  
无法抽象成哲学；  
三十年的记忆  
刚好孵出艺术。

## 六

陕甘宁红了三十年，  
知青去陕北插队  
老乡管毛泽东叫老毛，  
管江青叫老毛婆姨，  
管周恩来叫小周  
管高岗叫高大麻子。  
知青听得新奇又惊悚。

多数乡亲未见过那些人，  
那些人的那些事不一定是真的  
资讯不发达的陕北  
盛产传说。  
六十年后再回陕北，  
没有人讲老毛和老毛婆姨，  
可见传说的年龄是五十岁。

# 七

知青传说的寿数还有二十年。

原载《诗刊》1998年11期

## 中国都市与书法（组诗）

田 君

### 篆 书

瘦  
是你的精髓  
像五千年都没能胖起来的  
中国书生

一身的铮铮傲骨  
很传神  
不媚官  
也不媚俗  
屈曲盘绕的线条  
瘦得不亢不卑

独居书法的一隅  
甘守寂寞和清贫  
做自己的学问

不计名利  
与世无争

瘦只瘦在自己的身上  
大篆与小篆  
相连的笔意  
把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悟成了一支支无锋无芒  
无悲无喜的  
瘦笔

## 狂 草

狂癫的墨  
在命运的宣纸上  
深一脚 浅一脚地  
舞蹈

那无章可循的舞步  
像黄河  
一泻千里  
留下了千万条或宽或窄的河道  
风吹了三千年  
日晒了三千年  
墨迹未干

狂张旭 醉怀素

鼎盛了整个唐朝  
还有我们的毛泽东  
谈笑间  
挥就了一个偌大的中国

读一幅狂草  
像亲临了一次黄河故道  
梦中  
我听到了  
墨的  
拍岸声

\* 张旭、怀素均为唐代草书名家，被后人称为“狂张旭、醉怀素”。

## 隶 书

像长者端坐  
深谙的世事  
藏在你的蚕头雁尾里

就为这一笔  
一支支的羊毫或狼毫  
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那笔尖饱蘸的浓墨  
是书者的心血  
力透纸背

记住了秦砖  
也记住了汉瓦  
背负着一代代帝王将相的功过  
脚踏实地的隶书  
在一块块的石碑之上  
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墨路  
让多少虔诚的后人  
临摹至今

那深浅不一的脚印  
是一个个善意的陷阱  
走出来的成家  
走不出来就继续做百姓

## 郑 州

在郑州走路  
一不小心  
便会掉进商场

不管是什么东西  
真的  
假的  
只要是有人生产  
郑州人  
便敢给你摆上一条街

在物质的围抢中  
很多人  
都会感到力不从心

囊中羞涩的人  
只好躲进路旁的大排档  
就要一碗糊辣汤吧  
一喝  
汤里面  
竟也全是商战的味道

## 广 州

大街小巷  
都操一口  
标准的粤语

到处逛逛  
除了广告牌上醒目的汉字  
竟找不到一个熟人  
偶尔有一两句普通话  
小声靠近  
“换不换假币  
要不要黄带”  
听起来  
也很不普通

车站上的铁栏杆  
很欺生  
中国人  
外国人  
统统都得站在栏杆以外

我是一个外地的过客  
感觉广州  
很陌生

## 武 汉

长江和汉水  
是两条水织的围巾  
披在汉阳、汉口和武昌  
三姐妹的肩上

情同手足的三姐妹  
就是武汉的  
历史  
现实  
和未来

多少次  
步入这三姐妹的深闺  
两手空空的我  
领略了她们为我守护多年的

四季  
春华与秋实  
我一次次忘我的  
融入其中

我是一个旁观者  
又是一个局中人  
我爱这既熟悉又陌生的三姐妹  
像爱着我的三个情人

东湖  
是只漂亮的蝴蝶结  
可我不知道该如何采撷  
不知道该为谁佩戴

## 确认绿洲（组诗）

张学梦

### 诗歌是灵魂的绿洲

朋友，诗歌是灵魂的绿洲  
她在这冷漠险恶的人世，传播爱的感受  
她是草豆蔻：疗治心伤、慰藉忧愁

她以天使的纯真，把造化的精神率直地吐露  
在诗中，世界这尊两面神向你微笑着招手  
你会满怀感激，庆幸这次偶然的逗留

在诗中，生活这尊两面神向你微笑着招手  
她以贤哲的睿智把人生的真谛率直地吐露  
你会满怀喜悦，面对每一杯芳醇的酒

她是荒原中的博物馆，收藏玫瑰的残骸  
她是濒临湮灭的火的基因库  
她是干涸河床的贝壳，缅怀往昔的激流

那些被压抑和玷污的最初的述说  
在文明和理性的高压下，都已缄默成石头  
惟有诗歌，是所有的愤懑自由的出口

即使有一天生命被解构成一堆零散的元素  
即使有一天发现精神不过是物质的玩偶  
相信在诗中，你依然能听到胚芽的啁啾

## 科技是未来的绿洲

我不掩饰对存在的忧虑和迷恋  
我知道，科技是把双刃剑  
人类正加速挥霍这个世界  
那渐渐逼近的，是双重的荒原

我们吞噬果肉，丢弃果核  
恶意地透支，拒付到期的债券  
毫不理会日愈扩大的臭氧洞  
倾泻紫外线。但我依然

要孤单地歌唱科学技术的赞歌  
毕竟现代文明的千姿百态诠释着明天  
在这个费解的宇宙  
悖论看守着我们的摇篮

克隆羊多莉顶开了生命的门扉  
信息高速公路网织造着地球的蚕茧  
火星虽说不是适合移民的星球  
但那染指的辙迹，实在令人浮想联翩

使我们看到希望，看到远方  
在悲观论内部升起切实的信念  
使今后五十亿年太阳光照的岁月  
有了更多的偶然

我不掩饰对存在的忧虑和迷恋  
我知道，科技是把双刃剑  
人类正加速挥霍这个世界  
那渐渐逼近的，是双重的荒原

可除了上苍的恩宠  
哪儿还有拯救的指南  
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别无选择  
惟有我们的智慧响着驼铃，  
惟有我们的理性布满甘泉

## 和平是文明的绿洲

凝视着房舍、公园栅栏的拐角  
凝视着酸奶味的婴儿、小母亲的浅笑和细腰  
生活既像酿造阳光的浆果又像贮存阳光的坚果  
而这一切，一枚导弹就会全毁掉

面对全球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一览表  
电子穿凿的空间，塞满分贝色彩和种种奇技淫巧  
文化既像一窖陈酿又像一支序曲  
而这一切，一枚氢弹就会全毁掉

这世界又积聚起力量浸淫于沉甸甸的果实  
人类再次陷入梦想并迎来新的浪潮  
真好像春天的曙色镀在处女地的芽苞上  
而这一切，一场核战争就会全毁掉

因此生活依然像悬在枯枝上的蜂巢  
因此四周依然蛰伏着灭顶之灾的沙暴  
因此联合国旗帜上的草坪依然是一种渴望  
因此诗人们依然有必要为人类理智高声祈祷

## 诗 三 首

章德益

###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黎明是一滴浓妆的蝇血  
黑夜是一粒罌粟的种子  
世界是腭与齿的棋谱  
生命是上帝与撒旦的残局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报纸是铀与洪水的拼盘  
诗歌是鱼仓或烟花院的地契  
电视机是一匹木然的阉马  
流行曲是一滴老鸨的胃汁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上帝是 思考的 傀儡  
历史是 雕像的 婢女

贞操是 器官们的 教父  
币值是 假话的 几何题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膏肓是一册投资指南  
官阶是一座移民局  
枪托是一名风流的嫖夫  
绯闻是一只 单音的耳机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智商是一枚 金币的 穿墙术  
道义是一句 蛆的 祈祷词  
人性是腰以下的三流上帝  
信仰是病灶里养颜的锦鸡

在时代的新词库里  
灵魂是 批发商的 小费  
生存是 罂粟的 殖民地  
世纪是 白蚁的 余粮  
远景是 蝇眼里的 教区

## 时代俊杰

这就是他们——  
在餐碟里操练 在筷子尖行军  
四肢骑着一匹一匹 胃  
在公款里旅行 沿途收编

落草的主义与绝色的唾星  
仰望 天空中嵌满新油漆的味蕾  
闪闪烁烁的饥饿 布满时代的良心

这就是他们——

在旗褶里盗卖薪火 在胚胎里走私基因  
把上帝的肩膀划走成一只  
贩毒船 夜泊在 世俗的头颅下  
一只花蝴蝶的舵手 在腰以下的水位里  
走私 酒精与克星

在尘埃的 牌局里  
思想已是一尾呕吐的鱼  
生命已是一架解构的魔镜  
灵魂已是一只原始的苍蝇  
世界的牌桌上升成世纪末的高地  
一滴洪水旋转成 骰子  
在黑暗里飞掷出 咆哮的人性

哦 这就是他们——

物质主义的教徒 拜金时代的神明  
享乐主义的精英 正以  
牙齿为马 以纸币为马 在无数  
陡峭的指数与高寒的利润上攀登  
沦陷的肝区是罂粟的殖民地  
燃烧的领带是时代的 秃鹫翅膀  
在金币的日蚀里 凶猛穿行

哦 这就是他们——  
脑已卸妆 心已下班  
舌头唯赶路在 连天的黄尘里  
腰佩黄泉的 俊杰呵

快餐时代中一盒 灵与肉的 三明治  
在薄薄的 灵魂里 夹着一瓣什么样的  
高血脂的 梦境

### 这个城市的灵魂

这个城市的灵魂  
在尘埃中飞扬 在蝇血中腌渍  
在橱窗与口红间折射出  
凶猛的 光芒  
在货币与罂粟间计算着  
食肉的 公式

这个城市的灵魂  
冰凉如 估价师的手指  
抚触着 古币下的幽魂与朽水中的  
往事 一种冰点的抚摸精美如  
食肉的狼蜘蛛 在心的陷阱中  
计算着 嗜血的利率

这个城市的灵魂

如交易所的流言 纷乱飘扬  
眼睛里突进的狂飚冲卷起  
人性的 泡沫  
星空是一张指数图 钉满 苍蝇的首级  
流言熄灭 纷落成一地 鸚鵡的冷尸

在八月的酷热下 这个城市的灵魂  
是一间 浸水的厨房 飞满  
红色的苍蝇 香料瓶里汨汨发酵出  
火山的残血 砧板边一堆猩红的蟹壳  
精美如一首 后现代之诗

在汹涌的人世上 这个城市的灵魂  
是一条 无家可归的门槛 枯等着  
脚与尘的变奏 血与火的灯饰  
在午夜一条门槛爬出月亮的内部 寻找  
遗址 梦贝 死去的家园正在一只果核内  
流血 四周落满 火与冰的悼词

原载《诗神》1998年2期

# 战争像一件穿破的风衣（组诗）

黄世海

## 守望和平

战争  
就像一件穿破的风衣  
在一个句子的内部  
轻歌曼舞

阳光  
是一张白纸  
所有的语言、文字  
都向我身边涌来  
以一种声音的速度  
划过我的灵魂

顷刻，碎骨布满了我的全身  
我已无法用语言  
独自站立

于是，一株相思草  
从美丽的伤口破土而出  
吮吸战争的血液  
而生长

和平  
抖落岁月之尘  
咀嚼伤口

把我这份深深的情  
折叠成一支玫瑰  
插进枪口  
守望东方永远的和平

### 阅读生命的背影

我疼痛地站在一本旧书里  
思考着死亡以后的事情  
当歌声接近尾声时  
我便宣告一个高尚的灵魂已经诞  
生

在生命的表面 我看见  
跋涉者的躯体已倒在一个  
破败的古战场  
铁马金戈都在昏昏大睡

而那把拉开的弓  
却倒在人类生存的土壤里哭泣

面对岁月慵倦的瞳仁  
一只鸽婴  
告别温暖的大树飞向蓝天  
与光芒一同成熟 一同成长  
日子却独自躲在一个句号的内部  
体会凄凉

当岁暮里打开剩余的阳光时  
一些花谢 一些花开  
一些树枯 一些树阴  
此时 生命的锁孔已无须钥匙

回家的路破了又破补了又补  
我便将背影折叠  
站在岁月与朝日的高度  
锤炼我的灵魂

### 匍匐于生命的台历

季节从一个字开始  
英雄从一滴血开始

过去的背影只是一个故事  
冷冷的手掌响过岁月的驼铃

深入一片相思的海域  
我走出早已确定的方位  
在旧梦上进入战争

弓一般的脊梁  
剑一般的头颅

与你吻别之后  
你是否在彼岸守望我的归期  
你是否孤独地坐在渔火之外  
坐听我遗忘的那一阵阵枪声

在刀戟与鸣镝丛中歌唱  
在飞血与战鼓声里呐喊  
披一身神话  
我在火与火的交战中  
书写一尊不属于我的碑

穿过一个明朗的日子  
穿过一个梦中的日子

把残缺的衣襟丢进诗页  
父亲从手纹卜我的命运  
我放弃成为一个英雄  
一袭战尘进入史册  
我在台历上书写自己的碑文

# 听说远方有战争

潘 超

## 听说远方有战争

—

这是真的吗？是火  
要开始烫手 是铁  
要四处沸腾 是钢水  
要滔滔奔涌？ 但是 现在  
我只看见羊群 看见青草  
在羊齿间流着酥香  
看见流水在山岩上潺潺  
离去 炊烟在缭绕  
歌声很轻盈  
祖国正一派和平  
只是 我听说远方有战争了  
听说 生命要杀戮生命  
枪口要对着枪口

## 伤痕要覆压伤痕

### 二

可是 这是真的吗？  
我真的不敢相信！  
现在多么美好啊  
玫瑰的花园正迎接  
带雨的开放  
花朵的道路  
正走着运送春天的身影  
和平时刻 是自由 是歌 是深情  
轻风 绿水 流年  
吟诵大地的辽阔  
树枝 草叶 烛光  
展动如画的盛景  
这几乎使我在飞翔  
如鸟 如蝶 如蜻蜓

### 三

战争就不可以避免吗？  
难道因为权力我们就选择兵马  
因为石油我们就选择血刃  
因为核我们就选择炮火  
因为几个人的头脑  
我们就把身体和血  
归还泥土去腐蚀

不！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有阳光 阳光下有一张桌子  
桌子四周有椅子  
我们可以坐下来  
沏一壶工夫茶  
在缭绕的氛围里  
心平气和地谈谈天气  
然后 伸出血脉相通的手  
抚去 心灵的一些烟尘  
这会多好啊 我们会听见  
拔节的芽儿哼起生命的歌声  
天空一派蔚蓝

#### 四

这不会是世界的方向  
“ 并无真理可言  
除非兵戎相见 ”<sup>①</sup>  
为什么要用热血与火光的交织  
死亡与死亡的遭遇  
来砸开我们心中的顽石  
换一种方式不好吗？  
春天 正在人间  
撒播绿的节奏  
你看生活不需要枪声  
和杀戮 生活需要歌与

---

①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语。

五

不要交出最后的血  
不要交出心跳  
除非 我们的头上架着雪亮的钢刀  
当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无悔  
但我们只要有鸽子 翅膀 花园  
我们就珍惜现在的节奏  
大地有叶子使劲地在绿  
天空有云彩使劲地在蓝  
屋顶上有炊烟轻快地飘  
幸福在闪着波光的地方挥着亲切的  
手 看那一群擦枪的士兵吧  
他们放飞着歌 梦想 蓝图  
和爱的心跳 他们用青春守护  
花朵与钢铁的 光荣

鸽子

我是一只会唱歌的鸽子  
我要在青枝绿叶 碧水花山的  
氛围里飞翔 我清楚祖国的天空  
十分绚烂 白云悠悠 阳光暖暖  
笛声也贴着大地在回荡  
尽管我的飞翔只带来祥和  
但我飞翔的愿望

每日每日 每夜每夜  
贴着屋顶 树枝和正在建筑的  
白色楼群 我闪动轻捷的身姿

轻轻轻轻我的翅膀  
它掠过一些波浪  
那些仰望的脸 追寻的目光  
在阳光下十分惬意  
一些颤动的火舌  
使我飞得更加平稳  
天空显得特别高远  
那穿越万里云山的勇气  
使我收敛着东方太阳的光芒  
我不消逝  
而是出现 出现  
在大地之上优美地划出弧线

到处都是 家 故乡和祖国  
我的飞翔 让矫健的身影  
带着春天的歌唱  
放在最令人心动的地方

### 沉重的翅膀

一千种怀想 一千种雕刻  
该飞翔的已经垂老  
该垂老的沉重地飞翔

一千种理由  
把心头的梦 打碎  
把爱和憎分解开来  
把花和草分离出春天  
这种光阴 是幸福和不幸福的交织  
一千种咳嗽 归于最后一种寂静

相信真善美吧  
该展开的展开  
该凝重的凝重  
轻松的风吹过  
大地上留下愉快的口哨  
飞去的是一个影子

# 第二辑



## 秦 腔（外二首）

朱增泉

听秦腔

唱词难懂，但感受强烈  
那调门欲与天公试比高

唱秦腔

唱的就是这心气  
感受秦腔真谛

听得懂与听不懂反倒不太重要

自从秦皇领衔主演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大戏

关中男女老少，世世代代都成戏迷

虽然主角永远不再回来

秦腔却被活生生地传了下来

走遍天涯路，会唱秦腔的必定是秦人

听那浓浓乡音，醉煞人

## 西 部 皮 影

从黄土高原的背景里

从大西北的氛围里  
走出一头毛驴、一个女人  
或走出一群文臣武将、一位诸侯  
隐现在远古和现实之间

也有刀枪剑戟、人唤马嘶  
也有生离死别、风情万种  
丝丝声息，朦朦胧胧，真真切切  
是几个影子，是历史真实

西部皮影里有个影子很古老  
影影绰绰像是秦穆公  
他是秦始皇的先祖  
看戏的老乡们都认得，越看越亲切

西北老乡们  
也从皮影里隐隐约约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于是各自琢磨各自的动作和唱词  
苦苦琢磨一辈子

乡风民俗造化人  
关中男子的脸形都是长长的  
从骨子里透出一个“秦”字在脸上  
这是祖祖辈辈听秦腔听的、看皮影看的

## 锅 盔

秦国故地

一种古典的农家食品流传至今

不叫饼，叫“锅盔”

充满军旅色彩

善战的古代秦人

对战争与和平的哲学思考很深

表达方式极为独特

“锅”是和平，“盔”是战争

将两者合一，很精辟

古人早就认为

吃饭与战争这两件大事

是有联系的

记得第一次啃食“锅盔”时

我面对餐桌如面对古战场一片狼藉

想起古代秦军的连年征战

思索着古往今来的战争与和平

如何交替，又如何衔接？

咀嚼“锅盔”如咀嚼遥远历史

也细细品味着自己

经过兵役和战争历练的人生

每一口都值得回味

“锅盔”风味独特

1997年4月—6月

## 纸上的风景（四首）

韩作荣

### 日 子

日子是冰冷的锁孔  
猫眼的窥视  
六个平面的挤压  
与生硬的折叠  
倾斜中的平衡  
从容的雨雪  
互不相关的点头微笑  
一支香烟的点燃和熄灭

日子是踏动的双腿  
车轮。螺旋桨。爱  
恨。梦幻  
相聚与离别  
倏忽间的来去  
一步步的丧失。阻隔

损毁。如路灯充满欲望的光  
因胆怯而失神

1997. 11. 27.

## 山林的早晨

山林渐渐清晰。一只鸟醒了  
从树丛探出头来  
用几声鸣叫敲打着宁静  
把啼音拉得很长  
阳光钻入树阴，湿气氤氲  
带着雾影的光束  
震响着嗡嗡的弦音  
太阳越来越大  
让人只能感知，不敢逼视  
在物象间制造强光与黑影  
有如幻境，光漫过红叶  
叶片在通透中有血液流动  
又于草尖镀一层晶亮的银白  
鸟迸出来，那是风  
托起一小团血肉和轻盈的骨头  
在羽毛之内动荡  
崖畔，一位少女走过  
翻卷的衣裙正和太阳一起燃烧

1998. 2. 15.

## 雪还没有落下来

最初的寒流掠过  
叶片纷纷扬扬倾洒  
一切繁缛和遮蔽都被风消解  
自然便敞开它清瘦的裸体  
郊野是空旷的  
再没有什么阻碍我的目光  
在微冷的风中挨近阳光  
让躯体感受温温凉凉的柔暖  
雪还没有落下来  
秋的边缘  
洁净、惬意而宽舒  
躺在草地上看天，澄明的秋日  
多么辽阔，多么深远

1996. 11. 30.

## 寺 院

旷野是阔大的  
寂寥停泊在夜晚深处  
寺庙里  
一墙异常明亮的灯光  
让围墙后的夜更黑更浓  
在光与昏暗隐约粘连的虚空  
雪粒由灰黑渐次发白

被一根根细线牵扯  
悬浮着缓缓飘落  
经受雪花的敲击  
钟声颤抖  
雪地便散碎着银子的声音

1998. 2. 5.

## 翼上翼下（三首）

匡 满

### 翼上翼下

翼上有风  
风是天空的围巾  
翼上有星  
星是银河的徽章

翼下有轮  
轮是拥抱大地的双臂  
翼下有树  
树是母亲温馨的发髻

所有的鸣响  
都是先人的梦呓  
所有的蔚蓝  
融进博大的灵魂  
所有的飞翔

最终为着降落

无论在坚硬的黄土  
还是柔滑的青草  
轰轰烈烈叱咤雷电之后  
最渴望栖身于墨绿的屋檐

## 开口之间

闭上眼睛  
感觉日蚀的光晕  
和扑面来的悬念  
回忆的路标  
固执地朝向前方  
弯月灿烂旋转  
人生纷繁跳荡

张开双目  
超重的行李全部失落  
拧紧的时间之钟  
在额角又刻一道细纹  
不问飞向何方  
只期望停泊的时候  
见到阔别的亲朋

## 飞临海洋

想像长长的岸  
在微笑之后变得冷峻  
一支歌如潮如涛  
漫过悠悠的记忆

阳光恬静如镜  
追溯桨声橹影的大江  
追溯篷帆褴褛的历史  
然后俯看  
肃立的紫荆

高高地领悟深邃  
默默地回味庄严  
在胸中长留一份宽广  
和一首永恒的诗  
每当飞临海洋  
总想起拥抱海洋的人

1997年夏—1998年元月  
原载《诗刊》1998年4期

## 在大地上行走（外二首）

孙昕晨

—

在大地上行走，  
秋风就是我的祖国。  
我热爱每一片霜打过的叶子，  
就像你，  
怜爱一个受伤的美人。  
是不是应该这样：  
每一个播种天空的人，  
总能收获大地。  
哦，生活，你的背面，  
让我抚摸你陌生而亲切的部分  
——更高的星辰  
——更深的孤独  
何处是灵魂的边界？

二

在大地上行走，  
我把嘴唇叫做音乐，  
我把鲜花叫做肉体。  
爱情的梯子只有两把，  
一把叫做腐烂，  
一把叫做燃烧。  
高贵的心灵，  
忧郁的酒杯，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三

在大地上行走，  
我遇上了多年不见的情人。  
她安静的双乳像北方的歌谣，  
沉默的嘴角，  
把这个黄昏收拢。  
整整一个冬季，雪  
追随着她，  
直到来年的春天，  
从我的脚印里长出。

## 四

在大地上行走，  
我看见了流水和桥梁  
——命运的十字，  
是一个人的财富。  
如果我的痛苦比金钱还多，  
如果我的心跳，  
比远处的钟声更接近天堂。

### 内心的落日

更明亮的灯火把海底照亮  
更狂暴的风雨被大地收藏

更寒冷的冬夜牛在反刍  
更安静的村庄在星光下歌唱

更残酷的战争在一个人的内心  
更忧郁的眼睛做我的新娘

更美的美人注定死于爱情  
更好的青春人们只会挥霍

更重的石头留给哲学  
更黑的黑土埋我的心脏

更自由的道路归还给鸟儿  
更高贵的向日葵走不出村庄

更广阔的森林藏起我的水滴  
更醉人的感情总在路上

更远的流水拒绝了朝廷  
更清澈的天空被人类遗忘

更圆的落日留在了唐代  
更青的青山眼望着家乡

### 特别是阴天

特别是阴天，  
午睡醒来，室内光线很暗，  
春雨和北风一阵阵打在窗玻璃上，  
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  
想起小时候在乡下，  
奶奶领着我们点瓜的情景，  
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

整整十五年，我来到这个城市，  
读书、干活、挣钱过日子、  
看别人的脸色，  
或者为爱情忧伤。

整整十五年了——  
雨打在窗子上，  
我的心一阵阵收紧。

童年啊，  
我们在湿润的泥土上挖塘。  
惊蛰过后，清明之前，  
雪白的南瓜子  
落在黑土上溅起一片白光。

我还能再看见你吗？

让我躺一会儿，再躺一会儿，  
把这种姿势稳住。  
我就看见青青的瓜藤，  
在隐隐的雷声中，  
爬到故乡今年的河坎上。

## 经典女性（组诗）

叶庆瑞

### 《雷雨》中的繁漪

我敢作证  
这决不是自杀

她纤纤细指  
扣动不了杀机  
那支精致的手枪  
就像她美丽的自身  
仅是豪门的一种点缀

子弹早就潜伏在  
冷漠的目光里  
灵魂不止一次被洞穿  
流淌的血  
比泪更多  
而青春年华

却比射程更短

枪声是人造的闪电  
一场旷日的雷雨  
淋湿了半个世纪

###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孑然一人 躲在  
97 个章回里焚烧诗稿  
隔着时间  
我们无法扑灭那盆火苗

谁忍相看 生命之火  
作最后的舞蹈  
阖上书页  
依然听到诗韵在爆

一阵轻咳  
来自窒息的清朝  
我匆忙开窗透气  
不见了百年的灰烬  
惟有窗外雪花在飘

### 《古今小说》中的杜十娘

瓜洲古渡

争渡过雄兵百万  
却拒绝横渡爱情

野渡无人  
那舟横成一刺  
鲛在历史的喉管

沉船 沉船  
让爱作一次水葬  
惟留遗恨  
在后人心头登岸

那只百宝箱 溅起  
不止是同情的泪珠  
信不 至今有人  
在把沉宝的地点打探

## 《家》中的梅表姐

高家的深宅大院  
不适合生长爱情  
一把古老的铜锁  
锁住了所有的人性

那一副耳环  
快速滚过了青春期  
在此戛然而止

终止成干枯的年轮

用箫声冲泡的药  
治不好你的病  
一咳是春  
再咳已成秋了  
结核蚕食的肺叶  
没有鸟来筑巢

既然姓梅  
就不该错过花期  
那么咳出的血  
也迸作花瓣  
开一个灿烂  
给严冬看

## 触摸古典的美（三首）

程 维

李 清 照

一场宿醉  
美人病酒

浓睡减去黑夜  
海棠绿叶  
减去卷帘女子的素手  
唐诗减宋词  
墨汁减去泪迹斑斑的  
衣袖  
杨贵妃减肥

风雨  
减愁

约等于

……红瘦

## 杨 贵 妃

被自己的美  
伤害最深，致命的伤口  
是时间：被死亡阻挡或固定

华清池  
她裸得丰满。水就这样溢出了  
宫廷。一层薄纱  
是若隐若现的夏天  
一个天子住在里面

剥开荔枝  
妃的肌肤接近透明  
这丰润的果实。不堪盈手的  
雪姿和极品。  
美得令人不忍启齿的  
肉感与香冷

从波浪里拎起  
一根丝。临池照镜  
最美的女人开放在花心  
光芒 越过玻璃  
触摸她如玉的容颜

季节的女神  
向花期怒放殷红的唇  
一颗水珠  
滴落在脚尖。就像晨露  
吻着鲜艳的花瓣  
一草一木  
都对她  
暗藏一份激情

温柔的火焰  
在体内压抑越久  
对她的伤害越深  
马嵬坡  
她用过的一根丝  
正是刀上的刃  
至今 在伸出史籍的树枝上  
飘荡着一系  
风中的  
悬念

## 风 之 裙

风中的裙子  
被风用来表达自己  
她绿腰纤细。在风尖上  
笑得弯下了身子  
阳光的臀

闪耀着完美的曲线  
一条裙子装满光明

看不见的腿  
在风里走动。繁花相映  
她芳容一闪  
即收回自己的艳影

风中的裙子  
舞姿躲闪。被激情的阳光渲染  
波涛的裙摆  
牵动一座蓝色的海  
用风来形容一项表演  
用布来叙述  
一个女人的柔姿和娴静

## 纯净校园（三首）

谢 云

### 书声朗朗

这是早春二月。屋檐上还残留着冰凌  
和雪的微茫。而阳光  
已从瓦缝中探进透明的手掌，一页页  
翻动孩子们的书本和面庞  
而我只听到朗朗的书声：像盛大的花香  
将我袭击！在幸福的晕眩中  
我恍惚看见：经过春天  
他们精巧的脸蛋，像朴素的果实  
挂满秋天，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方向

这是怎样一种感动！朗朗书声  
像一道道澄澈的碧水，在春天的校园里，  
激越。婉转。跌宕！饱含一千座  
人类的花园中含苞怒放的美丽与辉煌  
我因此沉醉，静静地

去感怀那一双双翻动春天的小手  
和手中，那比春天更为绚丽的希望  
并且在本质的震颤和感动中  
将他们更高地举起，超过我的头顶  
和现实的山岗！孩子们  
在我清贫的岁月中，你们朗读时专注  
含笑的神情，足以照亮  
我所有孤寂的回忆和梦想

## 老 风 琴

我眼前起伏着它的黑键，白键  
仿佛波光粼粼的静水  
使我接近纯粹、干净的音乐本身  
接近一架古朴的风琴

我知道，夕阳正微笑着与它交谈  
在琴盖下面，就是缪斯  
和她庞大的花园！一种声音破空而来  
一千种声音破空而来。触响  
我的手指。一朵音符  
又一朵音符，在暮色中飞翔、诉说  
而老风琴，依旧沉静

手抚琴键  
仿佛触到想象的火焰。大地浮动  
构成内心的雨水。是谁把金子变成

闪光的沉默？谁能听到  
月夜里鸟的绝唱，看到秋千架上  
时光摇曳的情影？风掀开过去的记忆  
雨敲打未来的音阶，敲打一架风琴

月光下歌声渐远。一颗怀揣光明  
和梦寐的心，被埋在暗夜深处。一份美  
一团微茫的火，将沧桑  
带向最高的星辰！

## 春 天 纪 事

从三月到五月，整个校园被  
一千种颜色覆盖包围。  
被一万种美袭击、包藏  
我们小心翼翼地言行  
生怕触伤  
任何一颗小小的花蕾和梦想

而香气一直跟踪我们。带我们  
远行。回家。拂晓  
或日暮，我们踏青而行  
内心，却一次次  
产生飞翔的幻觉和眩晕

一只蜜蜂飞来又飞去。一千只蜜蜂  
飞去又飞来。而校园

始终在一朵花里，在花朵般的春天  
千百种不同的花里，娴静沉稳  
让我们迷迷糊糊，就跌进花蕊深处  
——这时候，高尚与卑微  
凡尘与脱俗，都离我们很远、很远  
我们只知道：春天使校园  
和校园中的我们，美丽而神圣

鸟儿从钟声里滑过。从纯净的空气中  
滑过。不留一丝痕迹。  
能见度太好了！任何愿望  
和梦想都能安全起飞，安全  
着陆。在春天，在春天的校园  
我们想看多远，就能看多远  
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

## 又写圆明园遗址（外二首）

曲有源

是废了以后成为墟的  
还是成墟以后  
继续废呢  
落日不再回顾什么  
风还是  
从很西的那一面来  
但落叶下的位置  
已经不是长安了

几朵瓦砾堆里的小花  
没人去拈  
便成了脱离原句的注释  
而没人惹的衰草  
其处境反倒好一些  
不仅有寒烟为它涂染  
想迷离一会儿  
还能披上  
朦朦的月色

那最显眼的一根石柱  
模仿无字碑  
无非是想证明废墟上站立着  
还是可能的  
一首诗  
怎么也不会  
把眼睛刷新  
断柯上的乌鸦  
看来真要一犟到底了  
天下之白  
如果真是什么鸟儿唱来的  
它宁可继续黑

## 棒 槌 山

落日壮烈得  
犹如谭嗣同甘愿甩掉的头颅  
滚下  
长城的垛口

匍然而起的棒槌山  
以浑厚的臂力  
击向天鼓  
其回声  
一个反复  
就撞残了

鸣 沙 山

感觉不出鸣沙山是女人的  
你就不是男人  
不信 当你  
越来越贴近  
那种丰腴  
两腿以及膝盖都有些酥软  
新奇 兴奋  
同时又感到乏力的情景  
使你微喘 流沙  
簌簌在你指缝间梳过  
你怎么会  
不感到那秀发的飞扬  
和情爱的流动  
是陶醉使你俯下身来  
一次一次的下陷  
这无底的温柔使你眩晕  
一瞬间 你也许有  
渴望被掩埋的欲念  
何况 当你  
摇着她的双肩  
那月牙泉在下面  
斜睨你时的  
风情万种

## 黄 昏 之 城 (组诗)

曾 一

要在死亡中看到梦境，在落日中  
看到痛苦的黄金，这就是诗  
它不朽又贫穷，诗歌  
循环往复，就像那黎明和日落

——博尔赫斯《诗艺》

### 纸 上 黄 昏

我在纸上虚构的黄昏  
你无法穷尽  
仅靠步行你无法企及

我的母亲一生步行  
一生与纸远离  
却生下一个以纸为命的不肖子  
由纸可以联想到我的命运  
我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与幸福仅隔一纸之遥

我为母亲虚构的黄昏  
是太阳的辉煌的葬仪  
是生命返回子宫  
在寂静中再造生命的一次跳跃  
天空必须失去最后的血色  
血液在暗中运行

在这个回光返照的黄昏  
我看见落日为李商隐缓缓升起  
他从痛苦中找到不朽的黄金

我看见白纸上出现一只乌鸦  
将一棵法国梧桐抹黑  
大嘴巴乌鸦不祥的歌唱  
使鸟枪中的火药受潮

一个虚构的嫦娥  
使阴沉的黄昏微微发亮  
嫦娥在纸上  
撒下感性的女人  
她孤独的光芒穿透纸张  
供抽象的男人景仰  
我徒劳而不懈地在纸上寻找  
存在的真谛  
灵感的手指生出茧疤

## 世界的血

我在纸上虚构一座公墓  
那儿集中了全城的光荣  
我的好兄弟好姐妹  
也葬在其中  
他们的尸骨腐烂了  
血液还在环城流着

我逆流而上  
这是一条滋润心灵的暗河  
它的恩惠如同脉搏  
而我的肉体难以察觉

我知道时间的魔掌能掏空一切  
抹掉一切  
从时间指缝遗漏下来的  
只是一滴滴纯粹的血液

我虚心请教钻木取火的燧人氏  
我要从古老的汉语中取出新鲜的血  
汉语被大大小小的诗人拧过无数遍  
我还得继续拧它  
用我的方式

现在我看见方块字的高层建筑  
遮蔽着城中人骨子里的黄昏  
从黄昏的腐叶中  
再生出一切玫瑰之上的玫瑰  
一朵柏拉图式的玫瑰  
点亮了我的心灵之灯  
黄昏中一切形迹可疑  
对双目失明的诗人却格外清晰

一个绕城而过的远游者  
没有绕过这座城  
树木挣不脱树皮  
性感的城堡将灵感幽禁  
他行走得磕磕绊绊  
一张白纸是他惟一的通行证  
凭他一脸的苍白  
我认出他是叶芝或者博尔赫斯  
他失血太多  
他为诗歌输血而怠慢了心上人

### 赴死的剑客

一个剑客在黄昏中出现  
一个剑客可能是一把剑  
可能是一管竹笛

五千年的碧血在剑客体内循环

他中国一般地古老  
中国一般地年轻

一个黑脸黑衣来历不明的剑客  
大步流星  
穿过流光溢彩的黄昏之城  
前往纸上虚构的悲壮

他的独来独往令我想起荆轲  
他与我擦肩而过  
我感觉他身上有一股杀气  
他的鹰眼将我洞穿  
剑客的无言使我的诗篇逊色

我猜测这是一个赴死的剑客  
一条力透纸背的路  
对他无所谓凶无所谓吉  
路或许便是他最大的对手  
网状的路  
将纸上的剑客缚住  
他取胜的绝招惟有赴死

剑可能变为竹笛  
巨大的绝望可能融入小小的竹管  
变为忧伤而柔弱的《江河水》  
覆盖危机四伏的黄昏

而一个赴死的剑客义无反顾  
他即便在黄昏之城歇脚  
剑在鞘中仍如心脏跳动  
一城人冷眼旁观一个剑客的赴死  
一个剑客的赴死使我为偷生羞愧

## 爱情挽歌

黄昏之城是黄金的天下  
是淘金者的乐园  
淘金者被黄金吞噬  
黄金留下  
在我的纸上闪闪发光

我走遍大街小巷  
粉妆的诗坛  
以及粉妆的女人  
纷纷对我关好门和窗  
我不是淘金者  
纯金的诗歌足够照亮我的一生

爱情纯粹是纸上的风景  
在我热衷绘画的年纪  
不懂得爱情  
懂得爱情时我已不是一张白纸  
倾慕玫瑰的手  
握不住微妙的香气

至纯至美的事物在风中飘散

一曲《梁祝》穿心而过  
心早已因物化而死  
可口可乐易拉罐  
是水罐似的躯壳的象征

黄昏中依稀可辨的巫山神女  
没有一个靓女能与你攀比高度  
没有一个猛男能与你举案齐眉

我在城中一隅蛰居  
与梦中的朝霞相爱  
醒来后我发现窗外工业兴旺  
一颗酸雨将唐朝的黄昏弄脏  
包装使内容缩小  
金箔使真假混淆  
干净的脏手使玫瑰消失  
闪光的虚荣使美人变丑

一块布在女人灵巧的手中  
剪裁出无穷的样式  
高跟鞋与低跟鞋招摇过市  
而谁能幸运地走出城市森林？  
追猎之物变为猎人  
一个个猎人落入文明的陷阱

我深爱的是一个东方老妇人  
她拥有黑宝石的宁静  
她博大的心接纳了一轮落日  
许多人爱她的青春容颜  
只有一个全城最穷也最富有的诗人  
与她星光点点的灵魂相遇

## 以纸为命

江河以别样形式返回它的源头  
时间向前无限绵延又往后弯曲

眼前的世界为黄昏笼罩  
风使坚岩变得软弱  
生命微粒从肉体上剥离  
肉体变轻  
甚至已不再是肉体

黄昏模糊了黑与白光与影  
人与物混同灵与肉难分  
生与死的界线游移不定  
黄昏中游荡着暧昧之人

使他们满面生辉的是黄金  
使他们暗淡无光的也是黄金

我要将生命带走

让弯曲的时间刀一般地割我  
让我的血液流经一支挽歌  
浇灌纸上的花园  
把人生的香气留住  
一条线性的时间拖拽着我  
滞留在这座黄昏之城  
濒死的未亡人  
复生的已故者  
在我虚构的另一个黄昏团聚  
百年仇敌相爱无期

白昼向黑夜倾斜  
喧嚣归于寂灭  
蒙面的摆渡人神情坚决

而我要将另一个我送走  
一个以纸为命的人  
一生都在城中居住  
一生都在穿城而过  
在黄昏风雨的浸淫之中  
保护好纸上的建筑以及灰烬中的火种

## 天上的玫瑰（三首）

周所同

### 大雪小令

雪比雨更使人怀旧 譬如  
雪迎来你又送走你  
留下中间大片大片的空白  
叫我如何独对这一干二净的苍茫  
阳光的寒冷 蝴蝶爱花的忧伤  
譬如月影下流过白日的泉水  
倾听时突然失去了耳朵

白光一闪的速度 大雪大雪  
美丽茫然的瞬间譬如一世未醒的  
旧梦  
因爱而暖因暖而冷因冷而燃烧  
在未成灰烬之前我必须说出  
你太高洁更见我俗世的卑微  
譬如你太美丽反而显得更加残忍

从此我是住在伤口的病人  
自采草药安慰自己旷世的疼痛  
不敢再有踏雪的心情譬如不敢再仰视  
你飞来飞去的背影 譬如今夜  
我以这则小令千里万里地想你念你  
最终还是万里千里回到原地不动

……

1997年1月26日

## 天上的玫瑰

把世上所有的黄金看成石头  
敛紧内心的风暴独自微笑  
绝尘的美逼近火焰  
问我问雪莱的夜莺 谁  
听到灰烬燃烧的心跳

仿佛瓷器碎裂时的尖叫  
亲切的疼痛来自仰望的一瞬  
我的眼睛蓄满古老的泪水  
向露珠借米向荆棘问路  
倾尽四十年风尘再支八十岁盘缠  
可否叩响你比远还远的门环

下沉的心 上升的翅膀  
说出的距离永远无法抵达

问遍大路上所有回家和出门的人  
都说黄昏过后是早晨  
等待者比谁都走得更远更艰辛

退一步则是遗忘进一步则是陷阱  
不退不进只好在石头里点灯  
该照亮的此生无法照亮  
该熄灭的却又留下不死的火种  
天上的玫瑰从枝到叶的忧伤  
被谁折磨又被谁安慰 今夜  
我轻叹一声就将自己否定……

1997年3月21日

## 虚构的悲剧

一转身就看见这片草原  
我想去要去的地方比远还远  
青草 彩蝶 蓝天下的泉水  
接下来必须说到那朵黄色的百合  
惟一的心跳被谁听见  
最美的事物往往最为偏僻  
远足的人常常凝坐不动

亦如最高的飞翔是静止的  
唤我仰望却留下永恒的距离  
打马而去的草原一闪即逝的露水  
留在心里的人已经远走

我只好是盲目的尘土眼泪的石头  
迷乱的击打自己  
以真实的流水说出雾的虚无

之后是擦肩而过的风  
是一杯冷茶面对炉火  
是檐雨念出的名字被关在窗外  
最终 想起绿色的草原已是冬天  
我是白发苍苍的芦荻  
听雪声沙沙地走来  
再也不敢想到发芽了……

1997年3月5日

## 写给世上那些未谋过面的人（组诗）

李自国

### 达·芬奇，雕塑世纪的肖像和名声

佛罗伦萨天神  
你已使我闪动着  
芬奇堡内的美妙颤音  
如果我就是那架风车  
被你的长嘶充盈  
意大利的马 不管怎样叹息  
从歌曲到手指 从博物学到天文  
以你夜卧火焰的土地  
雕塑着世纪的肖像和名声  
哦 达·芬奇  
是上帝 蔑视不幸的人类  
还是古老的爱情  
埋入灯盏般的红唇  
竟让蒙娜丽莎  
神秘一笑 超凡入神

你就这样携带情人和标本  
神游世界各地  
在巴黎 在罗浮宫 或是你的祖国  
大清早来到你的教堂  
来到《最后的晚餐》壁画前  
爬上脚手架 叉手而立  
陷入久远的凝思  
古代的寓言消失了 你还在赞美  
中世纪的哲学中断了 你还在连缀  
伟大的意大利天神呵  
衣冠华丽的骑士  
你创造的世界之美 包罗万象  
你的智力和精神 令世人吃惊  
你更像仁慈的主  
我是臣服于你的仆人  
时至今日 明月高悬  
我独自来到二十世纪  
世界贸易的购物中心  
面对你玫瑰色大篷下裹护的  
不朽的意志与灵魂

佛罗斯特，我跟随着你

我满怀感激 又继续行走  
跟随风中的新英格兰  
像一把转椅

传来众神仰望的声音  
如你使用过的口语 娓娓动听  
新英格兰的斜雨呵  
属于你 你的白描  
从西海岸的旧金山  
到比肯斯菲尔的木屋  
一位皮匠的声音，古典而矜持  
一位牧场主的声音 舒展而迷醉

我跟随着你 先生  
在那个冬日晴朗的早晨  
一排排赤桦的枝头  
悬挂着冰柱的景色  
爬树的男孩  
一直往上 向天国  
而那棵树载不动你  
只好把树梢轻轻点向地  
剧烈冲突的内心  
回到民间 抑或现实  
佛罗斯特先生 这就是你  
亲吻土地的方式吗  
这样的场景 竟让我  
让波士顿以北的男儿们触目惊心  
今夜 我和你一样沉醉  
一根直挺挺的草根  
又让我抓住你  
抓住一个老人的声音

送走这个与情人争吵的世纪

## 这是狼，在人群中嚎叫

声音空旷 艾伦·金斯堡  
一辆来自麦卡锡时代的  
美式大卡车 超吨位的语言金矿  
朝着没有人迹的野路上颠跑  
黑夜猝不及防来临  
白粉在峭壁上撞成内伤

这是狼 在人群中嚎叫  
天亮前的黑人街 踉踉跄跄  
没有比酒精更能踏践虚妄的时刻  
没有比针管更能输送爵士乐的时刻  
道路寻找轮子的呼叫  
是谁在为你辩护呵  
大卡车 我紧握你发疯的脑袋  
却分不清纽约或旧金山法院的方向

我猜想 尼采一定很开心  
你铜质的烟斗开满上帝的百合花  
哥伦布千百次忧郁地凝视你  
地狱的入口便是你的天堂  
我的新大陆呵 嬉皮士运动  
自你扔掉的床单上发着高烧  
美金 宗教 预言性的宣谕

注定要嚎叫 注定要艾伦·金斯堡  
你的诗歌正敞开行吟者的喉咙  
两个轮胎灌满了一个时代的疯狂

## 眼眶涌出震颤的海水（二首）

殷常青

### 岸边的岩石

所有的水退走  
所有的声音退走  
向我裸露出岩石——  
被海饮干了热血的生物

这是一张破碎的脸  
一张石头的脸  
是谁迎了上去——  
升起海岸的寂寞

这是被抛上岸的鱼  
从它布满裂隙的身上  
可以听见海的波涛  
和蔚蓝色的风

岸边的岩石——  
仿佛在等待什么  
仿佛被大海的意志培养的巨蚌  
一口一口吐着大海的心语

岸边的岩石——  
被围绕，吞没，重现  
它不可动摇的孤单  
多么短暂，持久！

仿佛一只鹰——  
在海的怀抱里停顿  
收起翅膀。在风的吹拂中  
坚守。巨大的岩石——

就这样储满蓝色的飞动  
但它在沉默。岸边的岩石  
会不会在沉默中化作液体  
重新回到海的腹中？

## 看见大海

看见大海，看见辽阔的律动  
一种没有写出便被抹掉了的爱  
看见隐约的航船，梦的坚持者  
在月光之上运送着月光

在金色的沙滩，我写下海的名字  
和我的热爱。一阵海风吹来  
那些字迹破碎成了花朵  
我把满把碎片揉进胸口

大海的风，我曾从书本里见过  
它将整个人的心胸展开  
现在，我站在大海面前  
把人间的悲愤降到最低

我看见一切都在静默，欢呼  
我看见一切都在释放，承受  
大海，我看见曾在梦里梦见的  
蓝：内心的一面硕大的明镜

我看见一朵浪花，一只鸥鸟  
我看见无数幻想的小手，拽出  
内心紧藏的虚无和沧桑的热情  
大海呀，我看见能够看见的

好像一次次幸福的停顿——  
我多想成为一个小水滴  
被大海举起。我多想成为  
一枚贝，被大海握紧在掌中

## 诗 三 首

冉云飞

### 牧 羊 人

大地铺就的草皮，依然发亮  
不是雨水，而是羊群的呼唤  
横跨草原的脚印是我从小的足迹  
移动的帐篷安放在马车上  
我的内心在充溢、在飘散，握不住  
因而飞向别的羊群和家庭  
我放声高唱的牧歌  
多么辽阔，像疆土一样

请收下我远道的礼品和祝福吧  
大地啊，为你效劳是多么幸福  
芬芳的奶汁从皮下展开、流淌  
它们将养育多少身体、激情再来  
倘若魔鬼让我背叛  
我的心也会长久地埋葬在草原上

花草茂盛，黄蜂鸣叫  
多么亲爱的双手啊，随便安放在哪里

一群羊，如一群优雅的子民啊  
宽阔的地域，我就是领头的人  
牧鞭和家犬随我远征四方  
喝下奶汁，吃尽鲜肉  
身心宽广，让我歌唱爱情吧  
在哪棵树上嫁接，绿叶如冠  
升起的朝霞，被我抓住  
如宝贵的品质让我珍藏和发扬

现在，我要收鞭，吹响牧号  
让草库仑\*把羊群围住，黑夜来临  
在草屑的反刍里默默无声  
太阳啊，领受你的光芒和美丽  
要多好的运气，谁来赐予  
如今，要重逢祖先的气象  
有数不尽的障碍和困难  
不如诀别，纵身跳进湖泊  
草原曾有的慷慨啊，是谁在偷偷运走  
天空不为我们所有，牧场已经失去  
怎不叫牧羊人的后裔痛断肝肠

\*草库仑：冬季为羊群存放草料的地方，类似围墙，无

盖。

## 圣手：我们的歌王

你口中吐纳的吟哦，闪电的音乐  
我跟不上我部落的歌王  
你喉咙里的烈火，手指上的火焰  
将掀响琴弦，吹奏木叶  
跟在千百万人群之后的  
是关闭的圣殿，是追赶我们的敌手  
我们乘上歌声的翅膀  
驱赶瘟疫、苦难和糜烂的花朵

而歌王啊，你抽身离去的脚印  
被先人的战争倾覆  
于是我们见不到坐骑，见不到光  
长久企盼的清洁和黎明  
有谁在召唤？有谁伸手一试  
咔嚓！掉下发芽而飞翔的耳朵  
飘落在地上的种子  
是巨伞，是人类造下的屋宇

需要的马匹、粮草和队伍  
正在途中，被灾难遣送到我的营垒  
我们战抖的心灵蓄满的泪水  
是一次辉煌爱情的典礼和收场

我英俊、骄傲而沉稳的歌王啊

将吐出什么，是刀剑还是菊花？  
我们将争夺什么，为了良知还是头颅  
重新给亲人祝福和护佑  
用红布烧掉水酒，沐浴阳光

歌王啊，你的琴弦已断，身影飘忽  
歌喉辽远，泪水和心脏抛撒给人民  
是什么将引爆我们的正义和伟大  
回忆可怕和痉挛的屈辱  
我们是否加入你隐形的方阵  
还是跟在你身后献上花环  
为荆棘的道路而斫砍大地  
谁的指点将会有永久的光明

散失的村庄正在我的头顶建筑  
歌王的坟墓是我们部落的据点  
人类的声音我们会从中汲取  
歌王啊，你的亡灵  
已渗入我的口中，只要开口  
它必将是优美而博大的合唱

## 导 师

亡命的时光，过去了！导师  
大地要开花，而你要结果  
你逝去的时候，天空的光辉  
洒满了我们各族兄弟的泪水

我看见你的眼光，仿佛要逃走  
宁静之中等待别人的收拾  
鸟儿在哀鸣，你冷峻而沉默

异乡的孩子，流落的草根  
你指点的景象和盛况  
在我们的骨血里膨胀和飞扬  
你把口中的盐，祖传的音乐  
安放在我必经的路上

“后来人啊，要把突然飞来的痛苦接住  
把水盛满枯井与河床  
这样锻造的灵魂才能奔走四方”

看见了黄色，就有祷词  
人间的福地啊，住着我的导师  
看哪，他的灵魂明亮又深广  
挂在家门的水菖蒲和苦艾  
犹如顶端的果实，风中的铃铛  
他的口谕正好赶到我的家乡  
我漫游的身世中，你给我的哺育  
智慧的口舌，在民间流传  
辽阔的父亲啊，我又喊你回来  
你抚摸我的诗歌，严肃又和蔼  
从前散失的牛羊，来到我身旁  
我又一次见到了牧草繁盛  
起立！人间的万物  
泽布泥土的地毯从天空降落下来

1992年2月8日于成都

## 盅碗舞（外一首）

白 涛

用抚慰山川的双手来抚慰流水  
用驾驭白云的心情去驾驭骏马  
碗在头顶  
盅在指尖  
香甜的奶酒沿着飘动的哈达  
流到你我唇边

甩动双臂的流水  
抖起双肩的碎银  
你鄂尔多斯少女，你锡林郭勒新娘  
把草原的血乳捧给苍天  
草海上，淖尔边  
蒙古人的心  
是天上云烟

把生活荡漾的甜美还给生活  
把日子深沉的醉意还给日子  
酒盅磕着酒盅

银碗碰着银碗  
草原人血乳混合的苍茫历史  
在此浓缩  
才饮下盅里飘摇的血泪  
又擎起碗中奔腾的烈焰

辽远又辽远的莽原留给马背吧  
今天，一个个游牧的魂魄  
在酒乳的甜甜中梦见自己的祖先

### 一滴怎样的泪给我

被母亲传递  
黑眼睛包裹的  
是永远永远的天蓝

一滴怎样的泪浓缩的咸涩

走过平淡的四季  
我开始靠近坡上飞转的流云  
沙尘飘伏的原野尽头  
蔚蓝的海子  
梦一样为我展开  
海子，千朵泪滴汇成的海子  
翻腾起了什么  
水面上蒸腾的云雾  
是马队搅起的风尘么

是牛群洒下的乳香么  
为什么荒原上的土腥被我闻到  
为什么大地上的潮湿被我闻到

我不想说，苍狼白鹿给我的血  
梦想一样，是蓝色的  
我也不想说有多少我的亲人  
一生追逐水草  
却占有荒漠和干渴  
被什么吸引，为什么活着  
从前，很远  
就有人唱这样的蒙古调  
现在一个个都走了  
在很远的地方  
埋葬了自己的梦歌

只有母亲，一代又一代的  
乳峰，在荒原上老去  
凹陷成一个又一个  
苦咸苦咸的海子

# 忧伤的洞庭

周碧华

一个充满文化味的洞庭，我们眼睁睁看着它在消瘦。

——题记

—

一面古典的镜  
曾经照亮楚国的额头  
是谁把它摔得支离破碎  
千诗万赋 又怎能再将它拼贴完整

—

从群山深处闪身而出的河流  
怀着狭窄心肠  
长袖抖落一河剑气  
还有什么比温柔的切割更疼痛  
洞庭啊 在哭泣中听到民谣滚滚  
而至

接纳了百川 又被百川埋葬  
洞庭来不及向后人吐出一句警言

### 三

云朵和鸟的影子沉降在泥沙里  
秋风中的芦花啊  
洞庭一夜急白了头  
大平原在崛起！ 一千万公顷死亡的波浪  
这静止的风暴  
泥土深处翻耕出腐烂的桨声

驱动滔天浊浪  
洞庭只剩一种表达  
大平原上布满它愤怒的表情  
瓢泼的雨追赶着 像逝去的帆在招摇  
湖柳压低雷声又把闪电弹回高空  
多少生灵握不住那一闪即逝的悬念  
就像握不住漂浮的家园

### 四

我一直羞于启齿 是人类掠夺了鱼的家园  
人们携带着炊烟步步紧逼  
庞大的鱼群飞翔 又跌落  
深夜里 大平原上的点点光亮  
一定是鱼在冷眼注视酣睡的村庄

鱼的目光让我彻夜难眠  
洞庭天天衰老  
萧萧落木砸在它瘦瘦的脊背上  
谁还敢去翻阅古代的洞庭  
那一碧如洗的面孔  
能照出现代的阴影

## 五

长江之南 一只慢慢合上的眼  
多少人物 多少梦幻  
在一只眼的闪忽中悄然死去  
那一望无际的光芒 最初的明亮  
被谁一点一点收藏？

1997年. 9. 常德  
原载《诗刊》1998年1期

## 想起了高更<sup>①</sup>

瓦 宁

这是农舍 你坐在门前凝视  
这是橙色鲜亮的肉体  
这是塔希提雨季森林  
这是海 一匹撕咬海岛的兽  
这是世界 这是疯狂的圆  
    在两个字之间滚动挣扎  
这是你的右手 握着九种颜色  
    在橄榄绿与火红之间涂抹  
这是天空 六维的  
这是风 这是雨 一丝一丝地扯断  
这是眼睛 这是一块绝望的云  
这是耳朵 这是深渊  
这是嘴 所有的钟情和诅咒  
这是基督 这是苦难和原罪  
这是黑十字的钉子 海岛的星夜  
这是感觉 这是一具约翰的头颅

---

① 保尔·高更：法国印象派画家。

## 盛满爱与恨的泉水

这是情绪 这是格格发颤的牙床  
所有动物和植物躺在上面单调而空洞的声音  
这是饥渴 这是寻觅的路  
这是你和我的双脚 支撑着最关键的一步  
这是一袭岛夜的影子 这是树根  
这是割掉长须的容貌 这是习俗  
这是婚照 塔希提夜色镶的边  
这是舆论与墙 被蹂躏的纸  
这是你的另一只手 这是锚  
这是海隙 这是大西国惟一的门  
这是破裂的玻璃 原始冲动的一道蓝光  
这是错觉 这是大水灭世的宗教  
这是复活节岛的巨石像 在太阳与水之中  
这是亚马逊丛林的文字 部落的耳语  
这是辉煌的图腾 这是激情  
这是观念 这是一条罗马时代的遮羞布  
这是布烈塔尼农妇肥厚的嘴唇  
这是紫褐色的乳房 滴着纯蓝的海水  
这是粗野的泰胡娜 这是意识  
这是喜悦 这是亚述婚典的器皿  
这是神秘的波斯挂毯  
这是印加王朝的舞步  
这是南太平洋岛国的鼓声  
这是跳跃的橙黄 遥远的钴蓝 委罗奈斯的绿  
在恐惧的红色泥土中  
这是毛利人的火焰 这是酋长的血翎冠

在水和少女的月光中  
这是人 这是兽 这是植物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这是无底之水 这是梅杜萨之伐  
这是庞贝 这是百慕大海图  
    当天空已经漂移 大陆架被拆散  
这是海岛的尸体 藤树的尸体 花叶的尸体  
    惟有你和我与一杯毒汁  
    你喝还是我喝 高更  
这是 2903 年的春天 这是金色的花朵  
这是我的头骨压着你的头骨  
    谁将清点我们生死之间的不解之谜  
这是巫术 这是一尊将要化解的石头  
这是咒语 爱和恨是一道符  
这是一座撒满月光和砒霜的森林  
    它多情的阔叶将覆盖你的灵柩  
    而它无情的爪子已死死抓住我  
  
这是 高更 我想起了你

## 想起树叶（外一首）

杨 然

这张树叶不就是那张树叶  
不就是去年那张人脸？  
同样在几月映红哪一树杂花  
秋天很容易忘记  
春茶很容易喝白

不就是今年的小雨打湿梦前的美  
不就是门外的春水来自野外的雪  
老是熟悉。老是相识。老是亲切  
这些燕子。这些蜜蜂。这些蝴蝶  
这些匆匆忙忙多么精明多么善于组织  
多么善于交通又善于拥挤这些蚂蚁  
不就是去年那些人漫游外国吗

想起来都是树叶。想起树叶  
如果不是在酒楼上重逢了你  
在车站上奇遇。在废弃的风景  
众人一哄而散又一哄而起

留下来独自伤心  
和留下来独自冷笑的  
都不会是你

忘记。如同一首再也写不下去的诗  
如同今天，我凭什么想起了树叶  
如同，我凭什么想起了你……

## 石之呓语

我从玛雅人的石头城醒来  
预知你们的现在：只有房子不同  
满眼的世界，都熟悉  
喂养云的天空，牧放树阴和草影的大路  
只有房子不同。日食月食必然发生  
彗星必然归来

我的岛上长着宇宙的肚脐眼  
石像的仰望永远朝向天空  
这就是我。把根留在天狼星座  
把命缠绕于爆发的黑洞  
神秘的宇宙岛已经沉没  
我回不了来时路。我倒在蓝色中

海波笑我。绿阴阵阵鞭挞我  
丛林中，谁把我的死城叫做吴哥？  
我的弃城不叫不响，一叫就叫全世界响亮

但是谁把我的谜雕成狮身人面像？  
谁把冷酷的战争看成鲜花和微笑？  
诗歌疯长的季节，社会大悲大痛  
谁在我的墓室下，打捞金字塔阳光？

睡长城而卧光辉。睡万古的长城  
卧浩浩荡荡的光辉  
你们的一切，都在我掌心  
斗兽场。歌剧院。美女。勇士……  
预知你们的永恒，全在我的一瞬  
我今日之粉末细碎，正是当年雄浑高大的报应  
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为什么呓语吗……

1996. 6. 13. 斜江村

## 开 阔 地（三首）

陈所巨

### 江 边

流淌歌声的船坞  
泊我岸柳和水草丛生的梦寐  
那条乳色的大江  
就这样让我回溯史前蛮荒  
以及大别山那匍匐在地的  
青黑色崇拜方式

水和岩石  
曾经高高在上 让商船和战船  
一字儿摆开  
青铜和血的文字  
让我的童年丛生迷惑

种植城市 乡村  
以及和平和战争的人们

借助一种特意的错误  
就这样将巨石投进长江  
就这样将泥土烧成祭器  
就这样让我在溯流而上的时候  
    偶然惊诧不已

站在江水拍击的岸边  
不仅有过一个诗人  
不仅有过一个伟人  
不仅有过一个最普通的  
    耕者或渔者  
他们都喃喃自语  
——大江东去

历史的汛期和枯水季节  
青草被淹没一千次仍然抬起头来

### 泥土中的生命之灯

接受秋风的暗示  
就知道蝉在土里  
燃着一盏盏微弱的生命之灯  
长久而浓厚的黑夜  
阳光和暴风都在远处

黑色的沉默被植物的根缠绕  
像河流缠绕严肃的化石

我无法告诉你 就在身边  
有些美丽的草一样的东西  
被称作历史

哑默的代价  
无论对于谁  
都是一种残酷  
一只虫子 一盏微乎其微的灯  
它照亮的不是语言  
而是一只寄身的洞穴

在夏天 在冰雪那光滑的背面  
爬上高处的路途并不算远  
不知如何认识路径  
就那样爬上去借风一呼  
一鸣惊人的虫子 并不知道  
那洞穴留在最初的位置  
已经被积水毁坏

### 我就要打开门窗

南风把生命从土里吹出来  
土渐渐绿了  
傍晚 雷在薄薄天花板上  
走动  
已经很久了  
我就要打开门窗

像那些就要打开褐色封闭的  
种子和芽苞一样  
心情欢悦

生命 空旷中的快乐  
一种近似错误的真理  
因为风的情绪选择冰雪  
我是我一生的浓缩  
就那么一丁点儿  
就那样子愁眉不展

南风 我被浸在透明之中  
像岛屿浸在海里  
飞鸟浸在蓝天  
我就渐渐绿了  
从皮肤绿向深处  
已经很久了  
我就要打开门窗  
像南风豁然地打开  
大片肥沃的土地

# 第 三 辑



# 旧作五首

牛 汉

## 种 子

——记一个诗人的话

种子  
被一阵风暴  
抛到了  
陌生的荒原

污黑的泥土  
把种子埋没  
不必为种子悲伤  
更不应该憎恨泥土

种子  
被泥土埋没了  
才能发芽

1974年

· 167 ·

## 死亡的岩石

一块粗砺的岩石  
怎么会变成  
光滑的鹅卵石？

千万年激流的冲击，  
千万次细砂的洗磨，  
千万代鱼群的亲吻，  
千万个漩涡的润蚀加工，  
使一块粗砺的岩石  
渐渐地变得晶莹而圆润，  
现出了美妙的花纹。

卵石光光滑滑，  
像一枚蛋，却孵不出雏鸟，  
像胚胎，却没有一点生机，  
像头颅，却不会思考。

它们安详地躺在明净的水底细沙上  
有时被春雨或秋汛冲得滚动起来  
但是激不起一朵浪花  
发不出一点声音

卵石  
是死亡的岩石

## 三月的黎明

蓝色的湖面，  
吐出一溜泡沫，  
那是鱼群在水里  
开始了一天的行进与歌唱。

村边的一片荒地，  
微微地微微地被掀动，  
那是笋尖向坚硬的地层  
发起最后的冲击！

没有一点风，  
竹林的枝叶瑟瑟摇动，  
那是醒来的鸟雀扑扇着  
露水打湿的翅膀。

窗外闪过一道道光亮，  
那不是阳光，  
是小小的蜜蜂  
急匆匆地飞向开满桃花的山岗。

## 冬天的青桐

我的门口  
兀立着一棵青桐

江南的冬天  
青桐宽阔的叶子  
纷纷凋落  
然而笔直的树干  
还是春天那样碧青  
还是秋天那样光洁

秃秃的枝丫  
高高举起  
直捣灰蒙蒙的天空  
没有一根倾斜  
更没有一根弯曲

青桐的枝丫  
一个个紧攥拳头  
在呼啸的寒风中  
不停地挥动  
发出颤颤的金属的声音

望着在寒风中  
用颤音歌唱的青桐

我突然明白了我们聪明的祖先  
为什么喜欢用青桐制琴

青桐，青桐啊  
你的木质敏感，纹理美丽  
像心肌布满了神经  
你的坚韧而有弹性的性格  
成为琴的歌唱的灵魂

1974年，咸宁

## 奇 迹

——庐山好汉坡所见

高耸入云的一面峭壁  
被风暴和雨雾侵蚀得又光又秃，  
但从石缝中斜刺地长出了  
几株苍劲的灌木。

啊，是谁，能把种子和泥沙，  
播进那高不可攀的石缝？  
是千次万次漫天遍野的风暴，  
是一代又一代凶猛的老鹰。

风暴从广阔的长江两岸，  
把泥砂和种子卷上高空，  
一粒一粒播种到石缝之中，  
(风暴播送种子，也播种泥沙。)

还传说落进石缝里的种子，  
是搏击风暴的老鹰衔来的，  
那些诚实的老鹰为了催芽，  
曾用歌唱的鸟喙把种子亲吻过。

从光秃秃的峭壁下面，  
仰望那几株横空欲飞的灌木，  
没有花朵，也不见果实，  
但却是那么俊秀，那么飘逸！

它们仿佛不是普通的草木，  
而是勇敢的有灵性的艺术，  
它们是风暴为人类留下的一点温情，  
是老鹰用激情谱写的一首歌曲。

1971 年秋

## 风雨人生（组诗）

李 瑛

### 我像河流

时间和我在一起  
走在大街上  
    坐在书桌前  
        躺在草地上  
我大睁着眼，在河床里  
我像河流

从降生便开始流动  
    直到今天——  
        世纪的暮色苍茫里  
火焰中，我淌过  
    许多山野、河滩和草莽  
        在岩石上留下凹纹  
我像河流

从白昼和黑夜眼前流过  
像在车厢中  
    看窗外飞掠的景物  
我劳动、建设、创造  
    没有片刻休息  
我像河流

我有黑钻石般的眼睛  
    □岩般的脊背  
我用苦涩的嘴  
    诵诗和唱歌  
我用最后一对牙齿  
    咬着真理像□着草节  
我的声音和水底舒卷的云  
    一样自由  
我像河流

在流动中  
我遗失了很多东西  
    记忆、开花的梦、奇幻的向往、使大  
地颤动的暴风雨  
    一边向前，一边沉落  
而同时又获得了很多东西  
    燃烧的爱、历史感、疤痕和庄严的  
思想  
    像石头般深刻的哲学和像水底  
的星星般的诗

至今，怀着对生活的深情和  
对未来的渴望滔滔地流淌  
这欲望比什么时候都强烈  
我像河流

你可听见我的声音  
我的透明的清澈的音符、语言、色彩和光线  
在寂静的空间深处  
向前奔涌  
没有一分钟停止  
把世界抛在后面  
我像河流

1998. 5. 于北京

## 灰 烬

不要以冷漠的目光看它  
不错这是一摊冷灰  
堆在火的尽头  
梦、追求和渴望  
都已成过去，死一样沉寂  
但世界从这里又重新开始  
  
它坦然微笑地望着人间  
无愧无悔

它曾有骄傲的希望和  
巨大的力量  
它曾在阔笑中  
熊熊燃烧，迸裂炸响  
火，像太阳的光芒  
像灿烂的花朵  
热烈、疯狂和恐怖  
真使人惊心动魄  
没有什么比它更纯净  
——这是真正的生命  
对它，毋须痛苦和怜悯  
它曾经如此热爱生活  
无论对蓝色的天空  
或红色的旗帜

1998. 4. 于北京

## 回忆：一把油纸伞

一把破旧的油纸伞  
除了早熄灭的雨声  
再不说什么

那一年我七岁，晚秋  
妈妈要我到村外拾柴  
忽然暴雨袭来，我迷了路  
妈妈撑一把油纸伞  
踉跄地跑在泥泞的荒野

用带血的声调，疯狂地  
喊我的乳名，唤我回家

雷电，风雨  
翻滚的黑云和泥水  
世上什么她都不怕  
只想找到我，带我回家

她唤来泥水中颤抖的我  
把我抱在怀里  
用纸伞遮蔽着漫天雷雨  
我听见她的心跳和喘息  
却看不清她的脸，只见  
闪亮的泪滴淌在电光乌云里

我生命的地平线上的  
这棵没有年轮的树  
在我眼前飘摇了几十年  
红漆的伞骨间，埋着  
折叠的爱  
折叠的雨  
折叠的一个时代恐怖的梦和惊惧

如今，妈妈早已逝去  
但她的声音仍然活着  
那把忧郁的油纸伞仍然活着  
躲在墙角，风雨深处

它苍老了，总是眯着眼  
回忆过去，又不时  
迷惘地望着我

几十年，我收藏着它未再撑开  
因为它遮不住漫天雷火  
因为怕打开会泼下一天冷雨  
因为怕触到妈妈的体温  
听到她唤我乳名，我会颤栗  
因为我不愿告诉她  
阵阵风雨对我的肆虐  
使她痛苦

1998. 6. 于北京

## 红玫瑰小集

公 刘

### 七朵红玫瑰

1996年的3月7日，我总算摇摇晃晃步入了七十岁。这一天，在医院陪住的女儿从街上捧回来一束红玫瑰，满共七朵：她说：“爸爸，我买不起七十朵；太贵了，以一当十罢。”闻之心酸，乃于枕上哼成此诗。

女儿送我七朵玫瑰花，玫瑰花  
生机蓬勃！红火泼辣！

女儿送我七朵玫瑰花，玫瑰花  
大地尤物！血缘佳话！

女儿送我七朵玫瑰花，玫瑰花  
天神旨谕！众星光华！

爸爸我赞成七作七十的代码

可又恍惚 女儿你是否系七个男儿所叠加！

## 舍 利

我曾多次拜托女儿，倘火化，务必创造条件，将骨灰抛撒于大海……

我自海来  
我回海去……

在自由的大海 我将化作一枚舍利  
桀骜也罢驯善也罢全由我自己  
这枚舍利并非佛的骨殖  
无须玲珑白塔 无须七宝生辉  
它的唯一心愿是 与波浪无羁嬉戏  
同海洋融为一体

我自海来  
我回海去……

## 一 种 心 情

仿佛起跑枪声一响 我便通体灾变  
腿肚子转筋 肌腱飞进成碎片  
纷披的白须白发  
也干扰我的视线

然而……我仍旧咬牙泼命向前  
只是念叨着 儿马初次上阵好撒欢  
步伐虽零乱 四蹄却生烟  
飞！飞是目的飞是手段飞是生存的全套证件  
……

### 三月已老

我打哪儿老？  
我打三月老  
这个仅仅属于我的真理  
为何迟迟才揭晓？

最难堪 今年花讯杳杳  
早就该滚雷了  
竟遍地冰封雪罩  
满眼枯枝尽素缟

似这般凄绝为谁描？  
何必多计较！  
难道 你能佯装不知道  
三月已老！三月已老！！已老！！

1996. 2. 5. 勾勒草稿于病房

1998. 9. 10. 重新写定于家中

## 诗神，我的情人

刘 章

多少童年的伙伴，  
如今天各一方。

几个意中美人，  
已是人老珠黄。

无一张七弦琴，  
把悠悠的心曲拨响。

无一柄七尺剑，  
去舞动日月之光。

只有结发老妻，  
为我洗洗浆浆。

只有少年诗神，  
伴我白发苍苍。

与我同床共寝，  
诗成梦也芬芳。

苦闷吐胸中块垒，  
流成苏东坡的大江。

甜蜜时呼吸春风，  
扑来柳三变的花香。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在方寸之内收藏。

涓滴之水，知秋一叶，  
偏写成天地大块文章。

老也不知老至，  
年年花开一样。

发也不知发白，  
只当一朵云翔。

# 我听见灵魂在歌唱

曹增书

为着让灵魂前进  
一切都让开道路

——惠特曼《大路之歌》

—

在世纪末的黄昏  
我听见灵魂在歌唱  
歌唱着飞向远方

远方  
是荒漠还是绿洲  
是地狱还是天堂

在时间的手腕上  
无论纤细还是粗犷  
分分秒秒  
都该是美妙的梦想

齿轮飞转 麦子灌浆  
还有玫瑰盛开的日子  
还有音乐弥漫的琴房  
这一切都意味着  
劳作与思考  
才是照耀生活的阳光

二

我深信 尸体可以腐烂  
灵魂却无法埋藏

我观察过许多微小的动物  
它们心安理得地活着  
虽然有时也显得有些无奈和恐慌  
比如阵雨前匆匆搬家的蚂蚁  
比如被子弹惊飞的那些翅膀  
高贵的人 可以对它们不屑一顾  
或者肆意对它们进行玩弄和践踏  
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  
与人进行着持久的较量

是的  
在草叶颤抖的地方  
在露水滴落的地方  
我听见灵魂在歌唱

### 三

江河的灵魂是奔腾  
土地的灵魂是滋长  
天空的灵魂是飞翔

在生命的激流里  
谁是投石问路的先哲  
化蝶的梁祝 捉月的李白  
以及汨罗江里粽子的忧伤  
纵然历史已经变得扑朔迷离  
但浪漫的经典  
仍是灵魂不朽的乐章

当奔涌的山泉 变成了时髦的商品  
当清新的呼吸 变成了一种奢望  
我想说 灵魂才是幸福唯一的源泉  
所有陶醉在物质里的行为  
应该归罪于愚昧和荒唐

### 四

那些在我屋檐上筑巢的鸽子  
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珍惜  
来之不易的宁静与安详  
我喜欢聆听它们咕咕的叫声

我不知道该为它们做些什么  
它们是那样善良和温柔  
手足般的呵护  
天使般的守望  
这一切 都使我常常被它们感动得  
热泪盈眶

是的 一个总是坐立不安的人  
怎能拥抱雨水和霜降  
面对嘈杂和喧闹  
我需要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  
以及钢铁般坚强的脊梁  
自由与健康 是我居住和存在的理由  
在我生命的年轮和枝条上  
尽管千疮百孔 却溢出  
岁月所馈赠的凛烈与芳香

## 五

爱我的或者我爱的人  
请你们不要哭泣  
让欢乐陪伴着你们的脚印  
让所有的悔恨和遗憾  
都消融在你们春天般的笑容里

当星星升起的时候  
我想走近万家灯火

那刚刚诞生的  
是一些新鲜的面孔  
作为灵魂的保姆  
我必须俯下身去  
告诉他们怎样去吸吮  
今天的乳汁  
在灵魂的果园里  
采摘和酿造  
都是为了为生命提供足够的  
热量和营养

不要问我的眼睛  
为什么显得那样忧郁和红肿  
我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  
在泥泞的道路上  
透过坎坷和迷雾  
我望见了情人般的大海  
涌动着激情的波浪  
蓝色的海洋 生命的摇篮  
河流的归宿 陆地的故乡  
咸涩的海风 拥抱着林立的桅杆  
远航的船队 似天边奔涌的霞光  
于是 我以一名水手的名义  
将一顶湿漉漉红扑扑的草帽  
戴在了黑头发茂密而又茁壮的东方

## 六

在灵魂发芽和返青的地方  
春天 不再四处流浪

让枯萎的变得葱茏  
让冰凉的变得沸腾  
一个渴望成熟的民族  
不再盲从 也不再轻信

在这个明媚而又灿烂的季节里  
所有与灵魂同行的人  
都是值得羡慕的人  
在灵魂的河床上  
任何一种畅游的姿势  
都可以清除那些淤积的泥沙

新世纪的曙光  
洒满了灵魂的家园  
到处都跃动着健美的身姿  
人们确信  
没有灵魂的生活不是生活  
正义与良知 理性与尊严  
正召唤着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摘下面具 脱胎换骨  
只有这样 才能够

如释重负地  
轻松地  
去拥抱一个又一个  
绚丽如虹的日子

1998. 3. 1.

原载《诗神》1998年6期

## 白马与悼剑（组诗）

老 乡

### 看见和看不见的

黑暗深处 总有一盏油灯  
把天国照亮  
天国里 端坐着一位  
无名的画师

不愿画风 画风  
须画弯腰的树  
也不愿描绘被污染的水  
画它 须画那些漂起来的鱼  
死不瞑目的眼睛

看不见画师的思想 唯有  
花枝招展的飞天  
自洞穴倾巢而出

1997. 8. 26.

· 191 ·

## 险要处的景物

月芽不是才子 只是把  
小鸟一样的身影  
亮在绝壁松枝上的  
一首小诗

一线天不是一句诗 只是苍松  
将它倔犟的根  
从岩壁的石头缝中  
辟开的一条蹊径

瀑布不是名人 只是从  
名山大川奔腾而下的  
叹世之作

1997. 12. 8.

## 喃 喃

诗歌说 从太阳身边  
最先飞过的鸟儿  
已被晋升的 暖暖的  
阳雀  
但读者仍没听到  
那暖暖的叫声

诗歌指向水 水底的天空  
所有飞翔的鸟儿  
全都不用翅膀  
读者认定 那是鱼儿  
在游

天喃喃 水喃喃  
游的学问 深于水  
高于飞

1997. 9. 16.

## 白马与悼剑

白马空鞍 白马  
带来的风  
使遍地纷纷扬扬的落叶  
又纷纷扬扬回到树上  
山径 重新亮堂起来

晚霞不是落叶 黄昏  
不是秋天  
白马就要登上山顶 它要问问  
究竟是哪一只苍鹰  
叼错了剑的语言

白马肃穆于山顶 任长风  
拂动雪白的鬃毛

白马站立的位置 曾是一把剑  
罹难的地方  
此次专程悼念的  
应是剑的魂魄

1997. 12. 13.

## 灰 城

这座城市 最亮的部分  
在城郊以西  
那里驻扎着围城的雪

灰城四面环山 灰城不失  
大将的风度——  
就在大雪攻城的危急时刻  
仍有不少激情满怀的烟囱  
正向苍天 悠悠抒情

从灰城逃出的信鸽 常常  
受到雪的怀疑：它  
究竟是鸽子呢 还是乌鸦？

1997. 11. 16.

## 傍晚的小孩（外一首）

龚静染

小孩 你不要走进傍晚  
像可爱的七星瓢虫 在花园深处  
在树阴之下 迷失  
小小的身影

蝴蝶早已飞走  
花朵不再说话 小孩  
你不要走进傍晚  
在水渍中看到流云

遥远的秋天里  
你拾着麦穗  
你的手里 是最初的粮食  
它们在傍晚 金黄色的傍晚  
把大地的疼痛轻轻地释放

现在 你该回到家中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

我会多么地爱你  
夜就要来临 你的心会被花香薰迷  
脚印会让蚂蚁搬走  
身影会被晚风吹跑  
傍晚的小孩  
你不要离我的眼睛太远  
你的孤单 会让我憎恨黑暗  
和这个世界

## 立 春

很多年前的一天  
阳光明媚 美好的睡眠之后  
崭新的天空像一杯蓝色的啤酒  
我渴望着远走高飞  
半夜的汽车声 让我失眠

孩子们来到了一个雨露的时代  
人们生活走向小康 经济富裕  
并热衷于谈论国家大事  
书籍在印刷厂里像织布机一样  
打扮着年轻人的意识

原野里弥漫着中药的味道  
这是初春 四周渐渐将我围拢来的  
声音在纠集 回响  
在通过一个声音传递另一个声音

初恋的草地上  
撒落着湿润的阳光

只需睁开眼 就被邀请去  
参加一次盛宴  
只有年轻 我们才拥有这种权利  
那时候 天空湛蓝  
绿草莹亮 洁白的衬衣下  
是一颗蠢动的心脏  
我要出去 我心里喊着  
这喊声让一个春天震惊

原载《人民文学》1998年2期

## 短诗二首

程宝林

### 被拔掉的牙齿

一个人的残缺  
就从这颗牙齿开始  
它被清除了  
像一个叛徒，被口腔出卖

当我讲话时，声音出现细微的变化  
你听不出来  
这是一个已经缺了一颗牙齿的人  
在和你说话  
不是倾诉，也不是许诺

当那颗病牙被丢入手术盘中  
我仔细端详，大吃一惊  
原来人的一部分已被蛀空  
而我自己却浑然不觉

从此，我再也不能将自己  
完整地交还给你  
我将那颗病牙种进地里  
它拒绝发芽，也变不成化石

## 被剪掉的头发

在一条丑陋的小街  
一间肮脏的理发铺里  
你面对一把锋利的剃刀哭泣  
当年你的父亲  
看见街头的刺刀时  
也曾这样恐惧

你挣扎，扭动  
试图逃避某种宿命  
我只好抱住你  
让你两岁的脑袋  
感受刀锋的寒光

你又黄又软的千万根头发  
掉落在我身上  
潜入衣服纤维深处  
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几年后我浪迹纽约

某一天蓦然发现  
一根又黄又软的头发从衬衣里掉出  
儿子，竟还带着你的乳香！  
已经两年没有见过你  
你的头发又被铲除过几次？

当藏在我衣服中的  
你的头发  
终于掉落最后一根  
那件衬衣已破旧不堪  
你也长大成人  
你的头发再也不会掉落在我的身上  
你仍会喊我“爸爸”  
但我俩已形同路人

芳 邻 (组诗)

张新泉

阿拉伯花牛

实际上就两种颜色  
大片的黑和大片的白  
几只牛虻专心致志  
在白色里捣蛋

放下嘴边的草  
它朝我哞了一声  
——一句超低音的  
阿拉伯方言

阳光强烈但不灼人  
有风，软如丝缎  
它睡眼惺忪地  
在前面带路  
穿过橄榄林

## 又进苹果园

如果蜜蜂不嗡嗡就好了  
如果石榴花不那么红就好了  
葡萄架偏偏又无边无际地绿……  
总之是，它和我都走得  
愈来愈潦草  
愈来愈梦幻

村委会还在  
霍姆斯豆田那边  
咖啡还在铜壶里煮着  
蓝眼珠的孩子醒来  
他在想：是捧一把阳光洗脸  
还是直接从小床  
爬上秋千……  
实际上就我和一头牛  
在早晨的田野上走着  
它偶尔哞那么一声  
我报以会心的微笑  
仿佛已相识多年

1998. 5. 30. 大马士革

## 霍姆斯豆

独居是好的  
独居而又与手足为邻

是好的

沉静是好的  
沉静而又不拒绝风  
是好的

浑圆是以后的事  
香淳是以后的事  
蚱蜢想学你  
学不会是蚱蜢的事

琴有七弦  
虹有七色  
也许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好的  
不知道你才能  
一门心思地  
绿

1998. 6. 4. 北京

## 与戈兰高地对饮

窗外就是铁丝网  
残垣上弹洞累累  
遍野是坍塌的楼房  
硝烟虽已散去多年  
我们依旧忐忑

不让杯盘刀叉  
发出声响

沙拉味道不错  
烤饼也做得很棒  
对面戎装的高地  
映进红酒里，酒色就红得  
    有些异常  
邻桌的孩子向窗外  
扔出去一个纸球  
顷刻间山摇地动  
引爆一片触天的火光  
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  
隔离带布满地雷  
过境的蚱蜢都举步彷徨

惟玫瑰开得疯魔  
一丛丛，一簇簇  
从凝血中站起  
红得像诅咒，像绝望  
野麦们不知深浅  
把铜铃般的穗子  
伸进铁丝网孔中  
还有一种执拗的绿藤  
硬是将柔弱的身躯  
扑向那带刺的寒凉  
绿色的藤蔓沿铁丝网

攀爬过去  
决心要织出一道风景  
一片和平的篱墙……

从高地飞来一只家雀  
说那里也在进食  
一样的葡萄酒  
一样的咖喱汤

1998. 6. 6. 京一蓉

## 祖国的高处（外一首）

第广龙

祖国的高处  
是我黄河出生的青海  
是我阳光割面的西藏

三朵葵花在上  
一盏油灯在上  
我爱着的盐  
就像大雨一场  
穿过肝肠

秋天到来，秋风正凉  
路上是受苦，命里是天堂  
歌手打开琴箱  
把家乡唱了又唱  
安塞的山多，驿马的水旺  
一遍一遍的声音  
是洗净嘴唇的月光

祖国的高处  
长者慈祥  
一个是我的父亲  
一个是我的亲娘  
守着银川的米

守着关中的粮  
一辈子有短有长  
骨和肉都能抓牢  
都能相像

窗花开放，岁月悠长  
我心中的妹妹  
身子滚烫  
左手举壶口，右手指吕梁  
你的温柔就是我的刚强  
把银子装满睡梦  
把生铁顶在头上  
我的幸福，在泥土里生长

## 悬天壶口

一腔黄河  
跌进壶口，就是千古一吼

高山之高，厚土之厚  
都是壶口的底气

壶口，永远也倒不了嗓子  
吼出民族的血性  
吼出天地间最大的肺活量

我来到壶口  
转生了十辈子  
每一辈子都和壶口对接  
贯通生命，沸腾生命  
下一辈子，养育我的还是黄河

我抬举全身的火热  
抬举梦想  
惟有黄河，才让我敢恨敢爱  
崇尚大气的人生  
保持一种朴素的本色

走遍黄河两岸，沉默无言的泥土  
生长五谷杂粮的温暖  
沉默无言的脊背  
驮起风风雨雨的沉重

黄河，用壶口把苦乐只唱了一半  
另一半化成了信天游  
化成了秦腔  
另一半，也是黄河  
也是壶口

原载《诗刊》1998年10期

## 孤 旅（外一首）

商 震

一个寻找家园的孩子  
在冰面上舞蹈

火焰呼喊火焰——  
妈妈，我不再挥动风铃鸣响的手臂  
雪原在我眼中呈现混沌的光芒  
河床静淌在叹息里  
那些苦难的泪水从苦难中流走  
妈妈，明日的梦境究竟怎样  
圣洁的花环如繁星般遥远

哦！妈妈  
您的叮咛还挂在我高贵的脖子上  
我的双脚踏在蛇一样盘曲的路上  
我摸不到里程碑  
我看到两个同样温暖的方向

## 守护一位老人

一棵树老了  
它斑驳的干上刻满秋凉

夕阳忽闪在冷冷的头顶  
火红的记忆如枯叶  
随时都会  
被一阵风携去

欢笑过的足音  
如失踪的风筝  
春天时的许多故事  
唯余 不留神漏出的  
几曲小唱 让  
衰老在衰老的神态里  
辉煌

老去的树  
被夕阳点燃  
未冷的灰烬  
警示着还能流泪的青年

原载《诗刊》1998年10期

## 乡 恋（三首）

周 鹤

### 小 巷

少年时读戴望舒先生《雨巷》，印象极深。几十年来，每每因此生发出对故乡的追忆和对一条小巷的思念。

一条鹅卵石小径清亮  
两岸夹峙着青砖高墙

记忆 一拐弯  
便走进深深雨巷  
“卖花，卖花”  
剪不断雨的情肠

花有雨时透明  
雨有花时闪光  
香了绵绵心意  
湿了书声琅琅

小巷 小巷  
记忆还在拐弯  
只怕百年之后 也走不出  
卖花的雨巷的网

一条鹅卵石小径清亮  
两岸 夹峙着青砖高墙

### 静 夜 思

弯月 天边飘泊  
寂静中心在忐忑不安  
有一颗星 溅进梦的小河  
溅起泪花打闪

石竹 在月下婆娑  
细影 映在窗前  
飘飘摇摇 摇摇飘飘  
像在风里抖颤

无论是月影摇着石竹  
无论是石竹摇着月光  
窗外 是故乡的思念  
窗内 是我的黯然  
打不破一层说不清的阻隔  
只有梦绕魂牵

最难忍受  
爱过的一切  
只在梦里相见

## 一个漂泊者告诉我说

不敢拉开 三月的窗帘  
看天空脱线的纸鸢  
沉向天边

细雨朦胧  
隔断了遥望的视线  
背转身 悄悄把悔恨吞下

哭红的眼睛  
不忍  
让妈妈看见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 思想放牧（二首）

宫 玺

### 夜 歌

坐进深深的冬夜  
读书  
放牧思想  
夜，愈深愈冷

你城南的楼窗在我意念里浮现  
你也没睡  
孤独的灯守着孤独的影子  
孤独的心呕出乐天派的诗

听室外寒风萧索，兜着圈子  
四处寻找它要寻找的东西  
天阴阴地  
不知谁的脚步在远处踢踏

在这偌大的世界上  
我的思想已无家可归  
此时此刻  
眼前只有诗的微光

1998. 1. 16.

## 天葬台之祭

天地孕我以生命  
我祭天地以肉身  
人生坑坑洼洼  
天葬台怎能不坑坑洼洼

生死固乃大事  
可谁敢自诩：  
世界屋脊的高度  
是他灵魂的高度？

如果鹰能飞得更高  
如果人类的精神能更纯洁  
我  
俯首礼赞这神圣的葬仪

1996. 9. 6.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看 云（外一首）

杨 山

我躺在青草地上  
望着天空中那一朵  
白云

请不要笑我  
痴痴地望着  
又伸开双臂  
索取  
那百合花一样的白云  
那百合花一样的白云的微笑

在这儿 只有在这儿  
才没有尘嚣  
骚扰我阅读天空的蔚蓝  
谛听岁月之蹄得得的回响

请不要唤我起来

我要静静地  
躺在这儿  
看那百合花一样的白云  
看那白云旁的雁群  
结成“人”字  
飞翔在南国的天空

晨 寄  
——答赠韦丘

将这个秋天的早晨  
寄你  
天边，晨星刚远去

十月的早晨  
我窗前树枝上  
两只画眉鸟的鸣唱  
你听到了吗？

如果没有星  
夜是浑浊漆黑的  
如果没有清新的早晨  
树枝上的鸟儿  
就不会有 激情

怀揣一天  
你赠我的岭南的阳光

驮一行诗  
越过巴山

你看见了吗  
秋风中  
我向你走近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 倒 影（外一首）

郭晓晔

### 倒 影

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感情

从已逝的幸福时辰抽出的  
一丛忧伤的兰草 装饰着  
模糊的金色钟楼  
被哪一位月光下的小公主遐想  
无声的钟声仿佛童话 仿佛永恒

但已逝的幸福时辰漂在水上  
哪怕一滴轻轻的夜露  
也会打痛冥思者的回忆

### 众 人 之 手

我在一百只手的中间

在藤叶和小鸟的下面  
在一朵花上  
它们在我的四周一一打开

它们从泥土里出来  
洗净的指尖沾满砂石 草汁和盐  
闪烁的光辉明亮而幽暗  
它们从晴空出来

变幻的手型在阳光下流动  
在水或风的上面  
我在三月的花影上旅游

经历破碎的岩石 人类的黑暗部分  
它们的背面烙满了闪电  
而朝向我的一面  
变幻的手型在阳光下流动

冬天它们燃烧  
它们在半空剧烈抽搐  
我心上的疼痛  
被它们忍住

它们的筋骨加固我的生命  
坚硬的铁木  
折断的声音坚脆 肯定  
它们运走我的血

它们永远的流动  
在我的深处——打开

《诗潮》1998年5—6月号

# 碑 石

黄恩鹏

忘却之外的沉默骨骼  
直直戳立天幕之下  
英雄的名字在一种季节里  
被风雨和霜雪反复锤炼

我听见他们啸傲的声音  
自地心深处传出  
洁白的通体坚韧的声音啊  
担起星群的重荷 穿透时空  
告诉我 生命的全部含义

我在默读它的含义 这冰冷的  
却在心底滋生温情的芬芳  
是怎样撑起一片片晶朗天空  
以及月光美丽的笑靥

而我必须学会克制欲望  
他们使我想起一种力量

一种叫做团结和信念的名词  
没有脂粉气 却是无坚不摧  
为神圣的慈航摆渡

什么时刻再来 看一看  
这些闪烁清冷光辉的碑石  
他们是一座座高贵灵魂的结晶体  
于星光下默默闪烁  
战争与和平的凝重

1995. 10.

原载《诗潮》1998年5—6月

# 花 朵

尹英希

—

森林说：忘掉吧  
这时候森林是手持爱情的神  
举着灵光的骨骸在路口  
等你们匆匆过来  
你们在不远处亲密无间  
他无所谓忧伤  
无所谓心痛

他坐在路口  
风停在他的周围  
他想起他曾经和你也这样过  
他想起他也曾经拥过爱情

坐在路口  
落叶成了他的雨衣

路边的花朵伴着他  
他颈上的蓝布是你送他的  
是的 他在你心中死了  
你和另一个像她一样风光的人低头

森林又说：回忆是多余的  
这时候森林是手持爱情的神

一天又一天  
落叶和花东南西北  
你们终于从他眼前经过  
但你们没有发现他  
他也看不清你们  
也许你们路上注定只能远远相望  
溅上一缕光就离开路口  
之后 骨也生病  
森林说：忘掉吧  
这时候森林是手持爱情的神

## 二

一千朵花的芳香留在秋天  
手没握什么  
女人的唇 一股忧郁的烟  
飘来无药可救的病

人类的居室生虫

在屋檐与栋梁相衔的地方  
燕子们飞走  
剩下苍白的墙

病流进岁月  
生命不可抗拒地腐烂  
九只鸽生病  
在高耸耸的云端哭泣  
谁也拯救不了谁

### 三

死人是活人  
活人是死人  
盲者用耳朵看见的光是最亮的光  
天空抱着我的腰说：你与死无缘

天空说完就哈哈大笑  
向着大地的胸扑去

我是主  
主是神 没有生命  
眼泪和血都不是自己的  
我的感情注定被众人  
一滴一滴地分空

天空的主

大地的主  
埋葬爱情和风的主

用一切毒爱一切  
用一切爱毒一切  
全部的奥秘在眼神里  
我坐在地上与土对话  
我坐在天上与天对话  
不可避免  
一切不可避免

度日如年

#### 四

抬起头 鸽子  
雪和寒风变成发疯的女人  
在我的屋内做饭  
我的鸽 在房里  
向灯飞去 向着受伤的光里  
我的鸽这些美丽的妓女  
睡在诗人的路口

她开始凄凉 结局也是凄凉

神的手摸住了我的手  
雪花纷纷飘向天空

我开始明白  
自杀 人类史上出奇的英雄

稻谷拥抱 田野 场地  
在无路的日子  
在村庄的瓦砾上与万物握手 对话  
我掩埋诗歌  
洗亮我的笔

天空的尽头我的眼睛看清了你的眼  
我睡在你的眼里  
偶尔睡在自己眼里

生命美好的血就是人  
生命肮脏的血就是人

我领着自己的影子  
死于一座山坡或一穴洞

花朵 在头顶不断开放  
(死诉说不尽的谜)

## 五

我在天亮之前合上这本诗  
文字和笔已经太疲惫了  
不知该将这两只鸽子放在哪里

我是河流的一部分  
时间在最后一刻老去  
黄昏渐渐黑去  
黄昏用完了翅膀和马 把它们抛在  
脑后

守墓人握着刀  
在坟墓里将尸体一一解剖  
月落地 留下一片血清  
在尸体的周围堆满诗歌

生命用剩的骨头在哭  
青蛙和乌龟在走路  
我抛弃一切诗歌写自己的诗歌

在北方 雪在我空手融化  
流着泪走向森林  
诗歌和死亡以及女人  
是主布置的作业

这只笔疯狂地记录一切  
忘了万物  
全部的死亡档案在这本诗里  
明天的死者将刷新页码  
轻轻地写完这一段  
惊动世界

惊动自己

骚动

再生

原载《诗林》1998年3期

## 寓言与场景（三首）

西 川

### 衣 服

一件衣服我已穿得太久无法把它脱掉  
并非我舍不得脱掉它而是它已有了我的体温  
当别人喊我的名字时它抢先回答  
当我绊倒在木桩上它滚了一身黄土  
我拿不准是否我的胳膊肘在流血  
它好像比我更疼痛  
它熟悉我的秘密、我的缺陷我脱不掉它  
它长出了毛发要求我每天为它清洗  
它日益傲慢终于得出结论是它在穿我  
它以为我活着全靠它而它错了  
电影里的黑帮首领总要干掉那个知情太多的人  
我得脱掉这件衣服于是我召集来  
一些不穿衣服的幽灵  
他们在我的胸口剪开一个小口  
他们开始帮我脱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的钮扣全是金子做的  
这件衣服上绣着荷花)  
他们最终帮我脱掉这件衣服脱得我鲜血淋漓  
于是我就死了  
而现在我还能说话还能写下这首诗  
是因为我穿着另一件衣服

## 故 事 梗 概

她站在我身旁向我低声倾诉  
用她幽香的身体，用她的灯笼裤  
我是否该同她共舞一回  
一群盗贼砍走了她的石榴树

盛夏之夜，即使灯光不太充足  
那也足够我看清她的面孔  
她有点儿慌乱，也有点儿忧伤  
我礼貌周全对她又有何用

她那无用的沧桑感使她找错了人  
我俯首帖耳只为将错就错  
经过漫长的飞翔她飞进这间大厅  
我们共舞一回然后各奔西东

## 坐在我对面的人

坐在我对面的人把拳头捏得嘎巴响

而我却无从知道他是谁  
坐在我对面的人冷漠中蕴含着  
攻击性  
仿佛渐渐增多的云量  
尚在犹豫应该淹没哪一棵树、哪一个人  
他坐在我对面，呼吸有声  
是一头猛兽在他体内狂躁不安  
他把一片茶叶送进嘴里，嚼着，嚼着  
他的右手在裤兜里摸来摸去  
但我始终看不清他的面孔  
(我们中间隔着塑料布、药片和星星)  
他可能是我的邻居，但拒绝跟我说废话  
他可能是我的朋友，但隐瞒了他的秘密  
他肆无忌惮观察我的言行，但不置可否  
我本能地朝他微笑，但心有不安  
我让自己像书页一样变黄，变脆  
像灯泡一样暗下来  
却并未离去  
我坐在他对面弹响了手指

原载《诗林》1998年4期

## 站着·躺下

江 雪

如果生命可以随时被夺去  
泪水可以廉价地流  
如果前方的道路已经消失  
你又突然与我分离  
那就让我固守头上这片天空  
固守脚下这片土地  
固守我那高贵的头颅  
和矫健的脚步  
让我的目光  
永远如炬

如果我可以破译每一个梦的密码  
并作出神圣的预言  
如果我可以用自己的双眼  
点亮风雨中的每一个黑夜  
如果我可以拥抱  
每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  
那么我这结实的胸脯

就会像群山一样起伏  
让来自远古的长河  
从我的胸膛上缓缓地流过

我最终选择大地  
作为我的永久归宿  
每逢春天  
我的身上就会长出  
许多青青的野草和嫩嫩的树枝  
每到早晨  
在我的头颅上  
就会有許多炊烟袅袅升起

如果你还活着  
就应该怀念一起走过的日子  
让山风用无形的手指  
在陡峭的崖壁上  
画出我那颤惊惊的嘴唇  
和你那微笑的眼睛  
让空谷中的夜鸟  
扑闪着美丽的翅膀  
把一首首动听或者哀怨的歌  
唱给我和你

# 大 城 市

王秀云

那个早晨

父亲扛着他苦难的喜悦为女儿送别

他的女儿要去大城市

要去他一辈子也不能到达的地方

他不知道他的女儿这一去就再也不能回家

大城市

那个在父亲锄头上亮了千次万次的地方

那个不用搭草棚不用种庄稼不愁吃不愁穿  
的地方

它高高的楼房高不过父亲对女儿的期望

它宽宽的马路宽不过父亲为女儿铺下的路  
女儿

那个在父亲粗糙的手心里长成的麦子

那个在大城市流浪了一冬又一冬的麦子

那个再也不能回到田野的苦麦子

父亲相信她在大城市享尽了福

父亲说你的眼泪都是让大城市惯的

大城市

那把在父亲眼里辉煌亮丽的刀子  
那把让父亲听不懂女儿声音的刀子  
女儿对着它雪亮的刃光一遍又一遍说  
我要回家  
女儿对着父亲一遍又一遍说  
我是一株找不到家的麦子

大城市

那是我踩着父亲的肩胛攀援到的地方  
那是我沿着父亲的血汗一路走来的地方  
我告诉父亲这儿没有爱情的梦想  
女儿的翅膀早已被割断  
女儿昂起的头颅被灰色的雨水打湿

大城市

它灰色的城墙阻隔了我的倾诉  
家乡的方向长满了庄稼  
那些喂养我的粮食  
那些我不会种植的植物充满了拒绝的声音  
那时候我才明白  
我是被父亲抛向大城市的锄头  
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增植秧苗  
在灯红酒绿的夜晚寻找天空  
我是被家乡放逐在大城市的马儿  
心高意大 四蹄欢腾

在失去方向的奔波中不能回头

大城市

你的刀子犹自流着为我和家乡断脐的鲜血

那些纯真的液体把我带到你的深处

我像父亲当年一样收藏起心底的创伤

起早贪黑 忙忙碌碌

我手中的锄头闪闪发光

大城市

在你的秋风中

父亲已是背影家乡已是背景

在你的合声里

我是你万千音符中不甘寂寞的强音

大城市

大城市

那个风光在父亲梦里的地方

那个闪耀在女儿手心里的地方

那个永远不能到达女儿内心的地方

原载《诗神》1999年8期

# 第 四 辑



## 1998 的晴空（外一首）

郁 葱

1998，阳光灿烂  
我们从真实的天空走来  
广场上，奔跑着我们稚气的童年

1998，我们真纯了许多  
我们和风游戏着  
厚重的生命格外的绿  
像草、像树、像河流

不再谈博大或是渺小  
我们仅想到和谐、想到公正  
想到与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些感受  
想到让我们感叹的  
梦的田垄

1998，我们记下了许多好语言  
我们抛掉了繁复，自然地表达单纯的事物  
不再把语汇织成网

不再用浅薄延伸童谣  
我们不懂哲学，像孩子一样不懂  
我们在早晨展开自己的视线

有一些灯为我们而亮  
使我们的夜晚不再寂寞  
那时的感觉多么诗意  
像我们思维干涸时  
听到的水声

1998，田野里有种子  
有一些晴天和一些雨天  
有一些平和与一些激情  
有一些鸟的叫声  
有一些节日  
有一些回忆和一些诞生  
其中总有某些天是重重的  
那一天我们互相对视  
把时间沉默成  
晴空下爽直的歌声

1998，活力和生动的日子  
语言像叶子散落  
箴言朴素无声  
我们追求花朵中自身的生气  
追求绿草中真诚的汁液  
即使是黯淡，也是瞬间的黯淡

也是我们凝视辉煌时的  
一种感动

1998，大自然是我们的孩子  
植物和人都有一种语言里相溶  
1998 的晴空下，地气旺盛得到谷穗的时候也  
得到阳光  
我们爱，因此欢乐和收获  
收获关于一枚烛火的  
象征生命的遥远的梦

1998 的晴空  
不知道想象有多么遥远  
春天冰消，冬天冰冻  
不知道是什么匆匆穿过冰面  
不知道是谁最早开始播种  
不知道谁已经找到归宿  
谁还走在途中  
我唤醒伙伴  
我们一起去接近彼岸  
一起去接近数不清的、远的和近的  
诚朴而自由的心灵

1998 年的晴空，阳光灿烂  
天亮时，该开始我们  
怎样的抒情

## 鸽子

总会想起广场，想起天空，  
想起舒缓，想起宁静，  
想起两片轻羽的对话，  
想起一枚叶子随意的飘动。

总会想起一本旧杂志，  
一张老照片，  
想起星星：孤寂、安详而光明。  
总会想起一些很美好的汉字，  
比如梦、晴朗、公正，  
比如神圣、爱、和平。  
总会想起一滴雨、想起少女，  
想起一封平信，  
总会想起一枚被孩子  
折断的弹弓。

总会想起一种黯淡，  
想起一种生动，  
想起出站口，想起站台票，  
想起儿时的是一道算术  
——简单而又纯明。

总会想起一种比喻，一个象征，  
总会想起面对圣洁的相同或不同。

总会想起一张印有诗歌的报纸，  
想起雪花，  
——想起它塑造自身时的  
那份从容。

总会想起一种对视、一种话语，  
想起一片狭小的草坪。  
想起沙漠，想起雾，  
想起一种充满幻想的  
辉煌的诞生！

总与那清纯的鸽子相遇，  
天亮时，它飞翔在  
哪片天空？

1997. 8. 25.

原载《诗刊》1998年2期

## 赞 美 诗

——献给即将退役的 50 万共和国军人

郭 毅

—

我将我饱含泪水的眼睛  
转向窗口 凝望着青藏高原上  
逐渐涌起的绿色浪潮

那晃动的波光  
在太阳最早栖居的山顶  
那白雪覆盖的哨塔  
像少女的眼睛慢慢张开

闪动的睫毛 狠狠咬住时间  
我绿色的血就在山岗 如雪片纷飞  
我亲爱的战友成为雪线上美丽的风景  
太阳的光束照耀着我们  
我们像一颗颗露珠在原野上闪烁

一面军旗高高地向着陆地和海洋招展  
微风过处 动人的音符  
是鼓角 号声  
碰醒整个世界的全部劳作

此刻 在地球的中心  
那美丽的身子弯弓着  
以强劲勤劳的手  
将繁荣 富裕摘取

在城市 在乡村  
我们灵魂深处的欢乐  
以高原的雄浑和骨骼  
站在民族的前头  
给予命运的花朵一直开放  
在我们用青春和热血呵护的天空  
灿烂的颜色 竟是我们  
头顶帽徽的光芒  
把山岳 丛林竖起

## 二

如今 激如闪电的钟声从浪潮中敲响  
我们年轻的脚步 将走向我们注目的城市  
和村庄  
激昂的血液充满飞翔的力量  
我们将从雪山高原俯冲进改革开放的战场

背负青春的理想 从此后  
承担着国家的建设 母亲的希望  
强大的脉搏震荡着我们的心脏  
我们从高原的阳光走出  
满脸紫红  
走向绿草丰沛的原野

大风袭来 带着海洋滋润的气息  
将干涸与贫穷清洗  
巨大的潮汐登上海岸  
趟过平地 and 祖国的内心  
到达我们 我们在它鼓荡的喧响中舞蹈  
阔大的身体在山水间流淌

原野上 那些美丽的麦子  
在春天温暖泥土的掩盖下  
以疯狂 以拼命挖掘阳光和雨水  
那震动高山与大地的涛声  
出乎意外地安静  
在祖国的皮肤上撒下又一场颤动的春雨  
然后 花朵盛开 繁荣的花朵盛开着  
然后 它一步一步向山谷和荒漠盛开着  
尽管已等候多年 但我的弟兄们  
却在短暂的征途获得了沐浴和生长  
紫罗兰的芳香 此刻  
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扇动着我们的鼻翼

我们敞开的胸怀 如大地一样宽广

### 三

我们栖居的地方 还散发着温馨的乳香  
我们匍匐着 在改革开放的战场  
我们用信念和双手驱赶着硝烟  
一只绿色的翅膀 它遮盖着世界  
另一只轻轻地在天空滑翔  
将尘土与世俗抖落

每一片阳光 都是祖国的生命  
每一片阳光 都是赋予生命的渴望  
让生命繁衍 让生命永远  
这是从绿色血源绽放出的光芒

一个新的太阳 正从高原的地平线上升起  
它成熟的光芒远离战火与硝烟  
我亲爱的祖国正在走向强盛  
紫红的光辉 使万物展开翅膀  
山谷 树木 河流  
从高处飞落的极地之声 以及即将退役的  
我们  
都因新的太阳而奔跑了起来

枪 悠悠苍天的守望者啊  
永远用张开的眼睛细辨着世界

在这块土地上 此刻硝烟散尽  
邪恶散尽 庄稼和花朵  
用它们的根须 在时间的缝隙  
在我们日夜注目的原野和山岗  
飘出真诚和幸福

#### 四

在阳光的睡眠里 在月亮的内心  
我们站在哨位 让温暖的手  
在锃亮的枪上流连  
由于安静而使我们的爱 在时间中停摆  
然而 我们毕竟是铁 是钢  
是岁月浇铸而起的土地的守护者  
我们的坚强 比钢枪更凶 更猛

今夜 黝黑壮实的手臂  
在我们不能到达的角落找寻  
我们的头颅饱藏智慧与思想  
在牛羊 马群出没的大草原  
满含情感与热血 我们的眉宇间  
只有阳光净如水银汨汨流淌  
战斗的身姿 随同生命  
在我们建筑自己的家园和房屋中  
熠熠发光

现在 我们将饱含泪水的眼睛

再次转向窗口  
青藏高原绿色的浪潮  
淌来淌去 那高山顶上的呼唤  
愈来愈激越 雄壮

下个世纪的阳光 离我们很近很近  
我们这些在边疆上戎马戍边的人  
即将脱下绿色的军装  
奔赴祖国新的战场  
沸腾的热血在激烈的跳荡  
我们用饱含深情的目光 望着  
边境上那飘荡的红旗  
那些留守的战友 用生命和时间注视它  
让它警惕地在风中骄傲地飘扬

一旦硝烟遮住祖国的眼睛  
一旦炮声轰击了广袤的土地  
我们会排出一切困难  
把建设家园的一股柔情 倾注保家卫国的  
战场  
让枪口 喷射出熊熊怒火  
去燃烧所有的罪恶和野心  
去呼唤所有的正义和良知  
让鲜艳的花朵在国土上永远开放  
让洁白的鸽子在蓝天中自由翱翔  
我们是祖国永不退役的一群年轻的士兵  
我们是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一道

## 绵延不绝的钢铁屏障

1998. 5. 3. 初稿于兰州

1998. 6. 12. 改定于兰州

原载《诗潮》1998年7—8月

# 写在八一军旗上

熊召政

谨以此诗，献给在长江流域抗洪前线英勇奋战的十五万名  
解放军战士

—

在这个被厄尔尼诺控制的夏季  
仿佛全世界的雨水  
都在我们的长江上倾泻  
洪水，像数万匹暴烈的雄狮  
一次次扑过夔门，扑过南津关  
扑向荆州、扑向岳阳  
扑向武汉、扑向九江

千里江堤告急，千万生灵告急！

那些牲畜、那些花、那些含苞的谷穗  
那些莺歌燕舞的村镇，那些马达轰鸣的工厂  
刹那间，都沉进恐惧与颤栗

它们仿佛看到地狱之门已缓缓启动  
撕裂天空的无情的闪电  
已经把末日的钟声敲响

## 二

他们来了，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他们来了，从飞机、从火车  
从千里奔驰的卡车上  
他们来了，那些炮兵、那些伞兵、那些步兵  
数以百计的将军，数以千计的团长、师长  
他们来了，在漆黑的雨夜  
在带电的风中，在警灯刺破梦乡的时刻  
在与死神赛跑的泥泞的路上

当他们看到波浪中漂浮的那些乡村的爱情  
在渍水中挣扎的那些丰收的希望  
看到一只只在水中起爆的变压器  
一座座在水中坍塌的粮仓  
当听到禾苗用青色的语言告诉他们  
石榴花用红色的语言告诉他们  
家乡，是一个多么温馨的词  
如今，它却那么脆弱  
脆弱得像一片浮萍，只能在万顷汪洋中  
苦苦地飘荡

也许，他们还从遥远的历史深处

听到一阵阵鼓声，那么地沉闷，那么地凄凉  
“打起三棒鼓，出门去逃荒。”

这一首比荆江大堤还要古老的歌谣  
像是刻在地狱之门上的咒语  
让我们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  
一次次遍体鳞伤，一次次沉入死亡

快，快驱散这些梦魇  
在痛苦中，他们的血管奔涌着激情  
在暗夜里，他们的身体浸透了阳光  
他们来了，他们是战士  
他们生命的字典中，只有战斗，没有彷徨  
他们生命的原野上  
只容纳春色无边，鲜花开放

醉里挑灯看剑，今夜里出鞘的利剑  
是战士们力可拔山的臂膀  
梦回吹角边营，今夜里战斗的大营  
就扎在摇摇欲坠的江堤上！

### 三

决战开始了！

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今夜的长江  
是三军将士的战场  
泥土、沙砾、石料、木方

通过你们的手，你们的肩膀  
源源不断运送到洪水漫漫的大堤上  
水涨一寸，堤长一尺  
水涨一尺，堤长一丈！  
冲锋啊，永不停息的冲锋  
把闪电挎在肩上，那是英雄的绶带  
把浪花别在胸前，那是最好的勋章  
一个血肉之躯，又一个血肉之躯  
一个不眠之夜，又一个不眠之夜  
鲜血、汗水、歌声、呐喊  
像一根根缆绳，牢牢地拴紧了  
在激战中缓慢前进的时光

在大决战的五十多个日日夜夜里  
长江只有一个字：涨、涨、涨……  
你们也只有一个字：抢！抢！！抢!!!  
抢堵管涌，抢填渗漏  
抢筑大堤，抢修溃口  
在你们的脚下，洪魔精心设计的阴谋  
一次又一次地瓦解  
凡有你们镇守的地方  
我们的大堤，才是真正的  
固若金汤

#### 四

走过荆江，走过汉江

走过洞庭，走过鄱阳  
头顶着八月的火辣辣的太阳  
我噙着泪花，走过了千里长江  
我访问每一个受灾的人，他们都会说：  
看到解放军，我们的心里就踏实  
一个解放军，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安全港  
一件迷彩服，就是一片永不沉没的陆地  
一片橄榄绿，就是一片永不凋谢的春光

从炼钢炉里流出的阳光记得  
我们中暑的战士，怎样拔掉急救的针头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重上大堤  
在溃口处，和战友们一起  
站成一排排抗击狂涛的石柱  
在湍急的洪水中露头的杨树记得  
当大堤塌陷，天崩地裂的时候  
我们的官兵，毫不犹豫地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乡亲，而把死亡  
留给了自己，留给了写在八一军  
旗上的  
人民战士的最高理想

天亮了，当绿色的冲锋舟  
焦急地寻找，那些已经熄灭的星斗  
当得救的赤裸着的孩子，刚刚披上  
战士们从身上脱下的满是泥水的军装  
我们看见，浸透了军人血汗的大堤上

走来了那位脸色憔悴的下岗女工  
走来了那位还没有举行婚礼的新娘  
她们来寻找自己的丈夫  
寻找曾经照彻她们生活的灿烂霞光

她们不是为哭泣而来，也不是因为失去了  
    亲人

来这里倾泻她们美丽的绝望  
她们来这里，是为了倾听烈士们最后的誓言  
是为了看一看，从洪水中升起的  
是撕肝裂胆的哭喊，还是沉在水底的亲人们  
用双手托起的生命的曙光

刷地一声，大堤上的军人迅速集合  
他们站成一排排坚强的防浪林  
一排排狼牙山的壮士  
一排排上甘岭上的黄继光  
面对庄严的军礼，我们的军嫂  
又怎么能不热泪盈眶  
丈夫牺牲了，但他们的战友还在  
人民军队顽强的斗志还在  
狂风啊！暴雨啊，洪魔啊  
来吧，你们一起来吧  
大堤，永在将士们的手中  
乡亲，永在将士们的心上

## 五

九月降临了  
红的、绿的、金黄的九月啊  
深深眷念湖水的白天鹅  
从遥远的地方飞回来了  
哪怕在梦中也在呼唤江水的白帆啊  
也重新回来，在淡紫色的烟雾中飞翔

鲜花回到了原野，鹰回到了天空  
我们的将士，回到了分别已久的营房  
他们把挤得密不透风的谷穗  
留给长江两岸的平原  
他们把温暖的炊烟  
留给了潮润而又宁静的水乡  
把学校的钟声留给了孩子  
把铁路留给了火车，把马达留给了工厂

他们留下了血，带走了乡亲们感激的泪  
他们留下了军威，带走了死去战友的行囊  
他们留下了千万个壮烈的故事  
只带走了一个诚挚的愿望：  
愿灾区的人民，平安而幸福  
愿长江大堤，像昆仑山脉一样坚强！

1998. 9. 8. 急草

原载《诗刊》1998年11期

# 英雄挽歌

聂 茂

谨以此诗献给“抗洪英雄”高建成及其他为抗洪救灾而献身的钢铁战士。

从最高的静谧处，奔腾的脉搏  
停止了跳跃。

他们站在生命的稻田  
泛滥的洪水直扑而下，他们被  
连泥带土，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

甚至来不及看一眼最后的战友  
来不及向获救的老人和妇女说一声“再见”  
来不及向刈割的家园掬上一捧热泪  
他们就这样牵挂着  
带着残缺的遗憾去了

他们是“抗洪英雄”  
化作岩石，活在家乡的堤坝上  
那些坚强而消瘦的妻子正带着

惟一的骨血在泥泞的路口久久张望  
白发苍苍的母亲，一脸沧桑的父亲  
以及刚刚学会喊“爸爸”的孩子  
都宁愿相信：亲人在风雨中睡去了

他们是刚刚出炉的钢  
他们的笑容  
定格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  
定格在初恋的情人和父母最心痛的部位  
他们睡去了，可仍然梦着  
趴在飘浮的稻草上挣扎的小女孩  
抱着古槐的老大爷，不知姓名的大婶  
以及屋顶上大声呼救的父老乡亲

他们都是农家的后代、水稻的儿子  
在运砂石的车上，在打围堰的夯声中  
在管涌的皱褶里，在子堤的挡风口  
到处回响着他们的影子  
他们的身体被洪水冲走了，而朴素的名字，刺穿所有的漩涡和激流  
矗成的墙壁，被太阳朗照  
被河水传颂，被人民记住和怀念  
因为他们的到来  
泥土变得更加沉重

他们死于激烈的鏖战  
在庄严的死亡中死去

在最值得的时候死去  
悲壮的洪水展示了死亡的全过程  
他们没有一丝胆怯，没有一丝  
悔恨和悲痛，而灵魂蠕动的最深处  
那古老得无法追忆的血已开始发黑  
那开始发黑的血成为战友们前进的路标  
他们就是这样，把最醒目的标记  
留在人世，把军旗的一角  
缠在受伤的额头上，永不沉沦

在到处飘浮的被洪水撕碎的时间的残简上  
他们充分理悟了“死的伟大”的全部含义  
没有葬礼，但他们听到了  
堤坝四周粗犷的号子  
没有墓碑，但永不倒下的  
村庄和河流记下了他们的名字  
没有悼词，也没有祈祷的十字架  
但他们已经感受了，沿着  
大地上升的“再生”的力量  
他们经历了永恒的氛围  
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早已与复苏的田园  
浮出泥土的阳光，静静的山谷  
以及永远唱不完的民谣融为一体

而今，他们躺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在另一个战场，在浊浪滔天的走廊  
他们散发着泥味、汗味和水稻味

那无法回归的血随河流奔腾  
在草丛中，在堤坝上  
在乡亲们的视线内  
他们的血像火焰  
被洪水稀释，被大地吸纳  
成为丘陵上的红木棉

而今，水兽再也无法伤害他们  
他们躺下来，睡成战斗的姿势  
一只手撑开，像要努力抓住波涛  
另一只手垫着乱蓬蓬的头颅  
像一艘船，继续航行

而今，死亡彻底解放了他们  
时间像山谷中袅袅升起的白雾  
使他们于疲惫的睡眠中  
仍然飘出怀乡的忧郁

# 铁血三千里

刘立云

## 大路在过兵

他们到来的时候，一群孩子在奔跑  
一个白发老人坐在往事中哭泣  
一把木勺漂在一棵大树上  
一片大水已漫过一片屋顶

他们到来的时候，一堵老墙正在  
轰轰烈烈地坍塌，一艘船在急剧下沉  
一座城市被新撕开一道伤口  
这使所有的人都伫立在雨中  
并感到尖锐的疼痛

然后人们看到豹子窜上大堤  
岩石重返岩石；一把把铁锹  
一把把锤子，在太阳和月亮下  
把一簇簇火焰，狠狠砸进泥土

一条在发情期咆哮怒吼的大河  
就这样，如一把刀  
被重新插回刀鞘

这时一滴泪珠悄然回到我母亲的眼眶  
这时我的母亲从她居住着的这座城市中  
蓦然醒来，又蓦然看见  
    满河沿都睡着她的儿子

### 好大一棵树

上来吧！他站在树上说  
就有一只手从上面伸下来  
就有一只手从水里探上去  
那棵树在水中颤颤地抖

到处都是水呵，到处都有  
水在翻卷，发出狼的嚎叫  
果真就有柔韧的利爪  
窸窸窣窣，开始往树上攀爬  
他于是想：水呵水呵  
你爬吧爬吧，再往上爬  
我就把人带到天堂里去

都光着脚；光着身子  
任漆黑的雨点，淅淅沥沥

响亮地敲打着肋骨  
他又想：是该好好洗洗了  
在阳光下匆匆行走  
有谁曾知道我蓬头垢面  
如同一个可怜的乞丐

后来就开始呐喊，开始  
大声歌唱；就开始用头顶的  
星星和月亮，给各自命名  
再后来他突然沉默了，并突然明白  
黑夜再长，其实也长不过  
那支漂在血液中的歌

这棵乡村的白杨树高大挺拔  
从未结过果实  
但在这一夜，它突然果实累累  
结着七个士兵和一个将军

## 黄 山 头

被洪水逼上这最后一片高地  
黄山头！我看见你就像一根扁担  
一头挑着湖北，一头挑着湖南

地图上的省界是画地图的人画的  
那根眨眼间便穿过街道的细线  
又怎能划开同一滴血，同一滴泪

还有我们的先人，他们死不瞑目  
曾怅望过百年千年的苦难

现在大水就在近处喧腾  
大堤在雨中摇晃；而我的黄山头  
我黄山头上的湖北湖南乡亲  
天漏了，用同一个盆去接  
地塌了，用同一袋土去填  
那片同在大堤上赤裸裸的背脊  
让我触到了什么是岸，什么是山  
什么又是一种乡音和肝胆

我们只是过客呵！黄山头  
你能不能把与你同名的一滴烈酒  
洒在我唇际，让我  
要醉与你同醉，要眠与你共眠？

### 活着，并记住

有谁能比你们更热爱土地呢  
当洪水退去，田野刚挣出水面  
你们便从大堤上踉跄扑来  
并扼住喉咙，从打翻的陶罐里  
为她掏出最后一把谷种

土地本来就是你们的！  
还有秋天的收成，轮回变换的

节气，这世代相传的农事  
使你们和泥土苦难相知  
土地里的每棵青草，每颗水滴  
都是你们最后的故乡和家园

还有什么比土地更钟情于你们呢  
那时候浊浪滔天，麦鸟与黄雀  
纷纷飞向山那边的密林  
惟你们仍深深地弯下腰去  
洗净土地的肌肤，在深深凹下的  
石板上，再次刻下自己的脚印

此刻大水仍在脚下喘息  
火焰又在脊背上燃烧  
那谷种落地的声音，其实也就是  
子孙繁衍的声音，血液呼叫的  
声音，和灵魂颤抖的声音

“活着，就要劳作下去，  
不负土地的深情。”  
这生存者的哲学，因着一场大水  
被我的乡亲从此记个刻骨铭心

## 地 粮

奇迹总是在危难中发生  
比如这些劫后余生的庄稼

昨天它们还在水中挣扎，发出  
让我们咯血和窒息的声音  
今天又迎着骄阳，那着火的箭镞  
开始了向秋天的艰难挺进

土地永远是我们的母亲  
尽管她形销骨立，洪水已揭去她  
丰腴的脂肪和娇媚的面容  
但她依旧用贫血的乳房  
喂养水稻和麦子的根系  
当你越过大地的伤口，触目惊心  
依稀可见她干瘪的乳头  
正渗出一缕一缕鲜血

看呵，我被黄水浸泡的乡亲  
现在又开始为秋天搏斗了  
他们口衔烈焰  
燃烧的喉咙里发出鸟的呼叫  
踩遍洪水回环的道路  
一只戽斗，让世界突然回到童年  
突然回到一粒粮食的核心

所以关于庄稼，关于土地上的作物  
从此我再也找不出  
比这，更确切也更沉重的词汇

# 别找了，大娘！

胡世宗

在风雨的坝上，  
颤巍巍走着一位大娘，  
她白发飘飘，踉踉跄跄，  
胳膊肘儿还挎着一只柳条编的小筐。

坝下是嫩江浑浊的狂浪，  
一阵阵拍打，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  
水位不断加高，  
情形危急异常！

坝上有亲人解放军啊，  
连续几昼夜在这儿摆开战场，  
他们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  
扛着沙土袋儿来回地奔忙。

白发大娘连续几天走上大坝，  
她用目光把一个个军人打量，  
她在寻找她的救命恩人，

那恩人是一位年轻的连长。

永难忘那个夜晚没有月光，  
滔滔洪水突然淹没了这小小的村庄，  
亲人被洪水冲得四散，  
大娘被人举到了屋脊之上。

她眼看洪水里漂着饭桌、衣箱，  
她眼看洪水里卷着鸡，鹅、猪、羊，  
不知挨过了多少时辰，  
她感到脚下的房子在摇摇晃晃！

这时来了一只橡皮舟，  
舟上的人发现了这位大娘，  
大娘想喊却喊不出声音啊，  
她在凄风冷雨中被冻得发僵。

橡皮舟围着她的屋子转了又转，  
终于短暂地停靠在房山墙，  
有一双穿迷彩服的有力的臂膀，  
把她抱到了橡皮舟上……

大娘刚刚坐到橡皮舟上，  
就听她身后轰地一声巨响，  
她的房屋完全坍塌在水中，  
瞬间，一切都被洪水冲个净光！

大娘连惊带吓几近昏迷，  
她隐隐地听人  
把她的救命恩人喊做连长，  
她见连长额头上缠着宽宽的纱布，  
迷彩的军帽上，那帽徽正闪闪发光。

自打她被人从房顶上救下，  
那报恩的愿望在心中越来越强，  
睡，睡不着啊；吃，吃不香——  
她一定一定要找到那个缠纱布的连长。

多少乡亲劝她：  
不必找了，大娘！  
大坝上抗洪的部队成千上万，  
你怎么可能找到那个救你的连长？

多少子弟兵劝她：  
不必找了，大娘！  
人民群众是子弟兵的亲爹亲娘，  
救您脱险本是理所应当。

而且在这风雨的坝上，  
您看，所有的官兵几乎完全一样：  
一件橘红色的救生衣加上一身泥水，  
还有一副赤子般火热的心肠！

大娘谁的话也不肯听啊，

她执拗地在大坝上踉跄地巡望，  
她盼着见到她的救命恩人，  
把煮了几回的鸡蛋送到恩人的手上。

大娘怎么会知道——  
把她救下来那天风骤雨狂，  
连长为了救一个栽到洪水里的新兵，  
被木桩击中，身负重伤！

战士们一直对大娘保密，  
不愿引动这位老人的哀伤。  
他们强忍苦痛含着泪与洪水搏斗，  
心中正有无数个慈母般的大娘！

在风雨不歇的坝上，  
颤巍巍走着一位大娘，  
她白发飘飘，踉踉跄跄，  
胳膊肘儿还挎着一只柳条编的小筐……

1998年8月17日

## 灾区纪行（三首）

李占学

### 水上的灯

星星哪去了，月亮哪去了  
需要给一点友情时都躲起来了

夜很黑，云很重  
水浪打着恫吓  
散布青虚虚的白光

水上有灯，灯、灯、灯啊  
剪碎了夜之苦难，直逼荒荒凉凉孤岛

谁不认识灯哟  
此刻的灯，是生命的灯  
泪水流出响声

水上的灯，飘摇着

青蛙鼓噪  
亮堂堂一条水上路

荒岛上的人，三天了  
求救的眼睛是一片火

星星，月亮  
水上的灯把它们找来了  
荒岛亮了

很黑很黑的夜  
很亮很亮的灯

## 坝上人家

一座、二座、三座……  
一座帐篷里几家  
罗京正在说话

淡蓝炊烟一缕一缕  
沿着水面而去  
去寻找水淹的村庄

“妈妈，我要回家。”  
孩子话穿折了妈的泪疙瘩  
妈妈正惦那跑到房上的鸡和鸭……  
谁人吹着长箫苏武

月亮在云层一躲一闪  
苦味的笑声感染牛、马

秋风，一口一口吹向大坝  
不知愁的孩子捉着蚂蚱  
一道沉量忧虑的风景

## 女人点火

柴很湿、很湿  
眼睛干涩  
划了根火柴、又一根……

灶门张着黑洞洞嘴  
像七月大水吓人

锅里游不起一缕热气  
窗上霜花是冷的山林  
火柴划了一根、一根

村街上的人，话儿  
赶牛赶驴赶小集  
声音还都淹在洪水里

把火柴头上擦一擦  
灶门红了，炕热屋子暖

# 第五辑



## 蚕眠与虫蜕（二首）

舒 婷

### 蚕 眠

—

幸福本是一厢情愿  
有谁敢放纵激情策动野马狂奔？  
枪声 陷阱  
污染的水源都将有效拦截  
幸福寥寥过境 仅余  
零落蹄声

惟有日蚀接近完美  
没有泪水的激情  
没有崩塌的晴空  
昙花是深邃的过程

二

曾经获得的那种黯淡

被喧哗成夏日骤雨  
滂沱只有片刻  
双臂环拥的峡谷，芦花  
一再触摸

青花瓷瓶无风自毁  
破裂的声音  
真实地模拟不朽  
一个夏季又一个夏季  
康乃馨赶赴途中  
离永恒最近的是瞬间

### 三

以为  
所有的锁都有一把钥匙  
以为  
总有一条道路通往罗马  
这才是真正的绝境  
就像

水在钢管里奔走  
线在针上操劳  
雨点在半空中迟疑  
你在生物链的某一个环节  
渴望脱离

### 四

干蜗牛壳无所事事

只有在黑暗中  
才显示发白的涎迹

死亡虽然渺小  
月的触手一捏一捋  
依旧很疼

五

乐句断不成章  
生疏的指尖  
遗失那颗黑键的位置  
单音悲鸣

一次不经心的失足  
再不能原路返回

六

我答应回来告诉你  
无所谓深度  
就像光和影  
无从测量

残网上的虫蜕

—

我的记忆当比我的出生

更早设定吨位  
逆光潜行  
目力难以及近 就像

星芒着陆还很新鲜锐利  
发射它的母体早已死亡  
辽阔的空间切断脐带  
几万光年后才  
疼痛不堪

二

自血脉源头升起，星光  
晒出旧照片模糊的背景  
被一盏生锈的小油灯所镀亮

一轴山水  
一架纺车  
银镯子掉在青砖地面的  
铿锵

闽南三角洲  
拼凑起来不过巴掌大  
一竹篮水面  
足够端详

三

红狐狸还在祠堂圮墙下

拨动蒿草么  
青蛙还抬着流萤绯传的池塘  
召开夏季音乐会么

在卡通片里  
——孩子们抢答

#### 四

我从哪里来  
回不到那里去  
我在我生长的城市里  
背井离乡

#### 五

心脏搏动的地方  
跳跃着  
燧石最初的激情  
手却触摸不到火光

顺着方言这根藤  
摸向族谱那些青黄不接的瓜  
拗弯歧指  
我就气根匝地

#### 六

委托一只鸟的名字  
守着祖坟啼哭

如果没有就编扎一只  
不必太哀伤 类似  
祖父的祖父那杆水烟  
蹲在八角井栏咕噜咕噜  
以祖母的祖母  
梨形长乳灌浆的季节  
润泽结痂的嘴唇

## 七

剥去姓氏一层层鳞片  
裸露内核  
脆弱而又生猛的精卵  
我在其中竞走千年  
衬着死亡纯黑的根部 荷

通过宿命的露珠  
转动太阳的水晶球  
乱  
前身那段雪白的藕

## 八

我深信我身体破裂的日子  
与月亮有关

荒野，洞穴，岩画  
片断地拂过支离镜面  
篝火遮暗了

正在举行的祭祀

于是纠结在腹部  
每月鲜红酷烈地长嚎一次  
内容无从求索  
仪式孤存

母斑马摇摆  
浑圆饱满的臀部隐入丛林  
我摇摆着高跟鞋  
丰盛而充盈  
无数次诞生

九

生于水，我失去了鳃  
来之于土，我的脚  
未能突破水泥和沥青的封锁  
抵达接应的土壤 我

颠沛于  
一粒麦种向上顶拱的  
惊涛骇浪

十

向肉体缴纳的租金  
是这样昂贵  
而且无力搬迁

十一

说破真相的人遭诅咒  
蝙蝠对黑暗了如指掌，因此  
不祥

既然家园并非家园  
我不是我  
有什么必要把硬币抛起  
又偷偷翻转

1996. 6. 29.

## 写诗的岁月

李 琦

—

在崇高的诗歌王国  
在语言的密林  
那条通往家园的小路  
你一旦辨认  
便难以转身

纸笔之间  
我心灵的木屋  
它是一盏灯  
我住在一盏灯里  
靠光取暖

磨损的心灵在这里  
重新变得温润舒展  
我采摘着文字的树叶

让它们  
带着我手指的气息  
沐浴着悟性的清风

这是比美好更美好的事情  
只有写诗的时候  
我的手能掀起时间的长帘  
重新触到童年  
我的目光重新清澈  
能看到月光的手势 花朵的眼神  
神

我没能生成鸟儿  
却选择了飞翔的另一种形式  
什么力量  
使事情如此进行  
我为此相信神灵

二

像追求真理一样  
我追求语言

我说，水  
就感到脚踝正□过  
凉爽清澈的河水  
我说，雪花

就看到一片片  
天堂的花朵  
正飘落在我柞木的书桌

我和我的诗句  
先是遥遥相望  
而后跋山涉水  
彼此惊喜地相认

那些原本熟悉的语言 有时  
就像是一夜间长大的少女  
羞涩纯洁地一笑  
在人群中初次露面

这真是难以言说的幸福  
当你乘上了  
直抵心灵的帆船  
当你被那海风  
轻轻托向云端

### 三

像一只燕子 回到  
它自己的屋檐  
我回到  
写作的冬天

这茫茫的雪野  
是我诗歌的阔大背景  
大雪飘飞  
积雪的路面 长夜 北风  
冬天的旋律  
是壁炉前响起大提琴的声音

这是删繁就简的季节  
冷静与凛冽  
鞭策着灵魂  
书柜 电脑 茶杯  
在它们的缝隙之中  
我的思索蜿蜒蛇行

哈尔滨 十二月  
零下三十一度了  
我却一寸一寸  
向光芒与温暖  
靠近

#### 四

我拒绝做作和矫饰  
就像躲避生活中  
那种夸张的热情  
装扮语言  
那是给水添加气味

那是给花染色

我怀念小学时的某一天  
我们童稚的声音  
晴朗而单纯——  
秋天来了  
大雁飞过天空

浓重的色彩  
它含铅 还携有大量灰尘  
这有些像存心不良  
我们把心事交给语言  
把语言送进诗歌  
不是把它  
拐入风尘

让心轻轻颤抖  
让眼睛湿润  
这是诗歌的道路  
走这样的路  
自然 就是像  
秋天来了  
大雁飞过天空

原载《诗林》1998年4期

## 乔治·桑（外三首）

郑玲

像一股驱逐死亡的春风  
她 穿过肖邦瑟瑟的长廊  
即将凋零的花儿  
    魔化成鸟群  
气势如虹地飞向广宇  
    从狂欢的琴键之上

梅诺尔卡岛的炊烟  
    结束了黑夜  
阳光 白云和清风  
向生命 向爱情  
    撒下音乐之雨

再没有比最能匹敌的人相爱  
    更满足的了  
可是太美满的世界  
    总嫌太窄  
未来 悄悄地破坏着现在

这个沉醉的女人的胸襟里  
醒着一个无法履足的天才

天才 是独来独往的灵魂  
只能自由地服从缪斯  
烛光幽微的香巢  
岂是终老一生的所在  
当两翼生风的黑马  
在下弦月的深邃里嘶鸣  
她剑一样的灵魂出鞘了  
冷不防伤害了她的至爱  
于是 这位“自由女神”  
这位“眼睛如月光”的女人  
一夜之间  
成了“音乐的戕害者”  
成了炸药和引信

历史 总是囫囵地  
吞下了许多谜  
然后长成使人怅惘的词汇  
其实 两个人 两个星系  
相吸又相斥  
人间天上从来如此  
乔治·桑，你是否也曾叹息  
你的《康素爱萝》  
安慰了那么多心有创痛的人  
怎的不能安慰你自己

## 爱 神

她的眼睛残酷而妩媚  
霸道而甜蜜  
以天后的风度  
审视着爱情  
——一种不合逻辑的奇遇

她的声音低沉悦耳  
如冰下流水  
正在向爱者宣布：  
如果你只知道对欢乐的爱  
那么 别近前来

### 当命运决定沉默

在梦中  
我听见自己在呼唤  
恍如隔世的声音  
在湖上回荡  
湖泊闪烁  
如一轮搁浅的月亮  
长夜的钟声  
使月光零落  
当命运决定沉默  
人 怎能开口

别问我

到底呼唤的是什么

传 说

残月凄迷的夜

闪烁着魔琴的嫣红

黑崖上的蔷薇花瓣

以宿命的音色

歌哭着爱情和死别

那是一个老妇的

青春背后的颤栗

她的建筑迷宫的巫师

在迷宫内迷失了方向

死在自己的思想里

原载《诗林》1998年2期

# 和爸爸说话

王小妮

1996年10月4日。从此，我永远只能在心里和你单独说话了。

## 第一首 这一天

爸爸！你早已经对我描述过  
怎么样“庆贺”这一天。

你早跟紧了我，让我答应。  
你让我承认那是一个好日子  
必须鼓盆而歌。  
你想让我看着你，推动两只轮子  
的车  
直接骑进深密的古老神话。  
可是，这么快，我就见到了  
你连手都举不动的晚上  
车铃在另一个世界里催响。

到了这一天  
我的眼睛里全是白的。  
我的两只手轻得不见了。  
力量浑身发抖  
像暴动过后的石头粉末。  
记忆的暗房从支柱中间裂开  
泄出来的只是简单的生理盐水。

我在水轮子的转动里看见  
是你自己学着庄子虚幻的仪态  
悠悠地远去。  
是你自己优美地鼓动起  
一身瘦到了最后的黄云彩。

爸爸，我还看不出  
消失在哪一步才算美丽。  
不能有歌唱  
从含满高纯度铅矿的嘴里发生。  
瓦盆全都飘升到半空  
天上挂满了泥灰色的月亮。

爸爸，只有这一次  
我超越不了最平凡的人。  
只有这一次，我幼稚地违背了你。

## 第二首 是你赢了

用最隐秘的低沉之音  
用越变越古典的笑。  
你无数次向我形容那个地方  
将会比躲在安静的书店里  
遇上遍地新书还要好。

你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  
都拒绝听到你的感觉。  
节日的上空飞满破灭的气球。

你轻轻地拉着我的头发请求。  
你在睡沉了以后  
还揉搓着它们。  
好像世界上值得信任的  
只有这些傻头发。  
好像它们恍惚地还可能帮你。

你请求过了每一个人。  
请示过药瓶。  
请求过每一幅窄布。  
这个软弱到发黑的世界  
能举起多么大的理由  
让你在飘满落叶的泥潭里坚持？

我低垂着  
被清水一万次冲淡了的手  
这水来自永动的河流。  
有什么办法  
能托举着你的幻想  
送你走上那个再不能回头的台阶？

你是一个执意出门的人。  
哪怕全人类  
都化妆成白鸽围绕在床前  
也不能留住一个想要离开的人。  
谁能帮你  
接过疼痛这件礼品  
谁能替你卸下那些冰凉的管子？

我用你给了我的眼睛  
看着你  
一个人在头脑里苦苦作战。  
在不能移动的床上  
你一层层  
无助地接近你的美好。

爸爸，最后  
是你赢了。

### 第三首 到最后我才明白什么是爸爸

像一个长久禁食以后  
柔如竹叶的佛教徒  
你见到我，就双手合十。  
你说，我的姑娘今天早晨好。  
你的高兴，超过了一切人脸上的高兴。

两只手不能闲住  
我经受不住每一分钟的沉默。  
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  
心里正生长出浸满药水的白树？  
病床下面虚设的  
是一双多么合脚的布鞋。

而你，在见到我的每一个早晨  
都拿出大平原一样的轻松。  
你把阴沉了六十年的水泥医院  
把它所有的楼层都逗笑了。

太阳每天来到病房正中  
在半闭着的窗帘后面  
刺透出它光芒的方尖碑。  
我认识你有多久了？  
和我认识天空上的光明一样长。

四十年中  
太阳走来走去，你却永远在。  
你一直想  
做离我最近的真理。  
可是，到了最后的一刻  
你翻掉了棋盘，彻底背叛了。

把两只饿乌鸦一样的真理放掉  
你成了我真正的爸爸。  
像那些时候，你拉着我  
手里只拿着自己的手。  
我们自己早已经是真理了。

什么样的大河之水  
能同时向左，又向右？  
你的眼泪，我第一次看见了。  
你说，别把头发剪短  
你要随时能够拉住我  
说出你一生都不能说的话。

双手合十，又分开  
像落在地板上而分裂的道义剪刀。  
像交叉失血的白色碎纸机。  
八月  
佛陀催着满天的淡云彩  
为你下起白莲瓣一样的大雪。

时间，扯出了多么远。  
我们各自站在两端。  
过了多久以后的这个早晨  
我才明白，什么是爸爸。

#### 第四首 谁拿走了你的血

你孩子般的大眼睛后退着  
望着旋风一样走进来的医生。  
你突然支撑成囚牢里  
暴怒的白色勇士。  
你要站起来捍卫你的血。

爸爸，你的血早在流。  
在尘土那样小心翼翼的一生中  
红蚂蚁成群结队爬过。  
你的血液被和平又悄然地取走  
清凉的风一季又一季收回了红叶。  
拿走了你的血的人  
连愧怯都没有  
连半截影子都没有。

宽恕那质地不坏的梨木办公桌。  
你终生的坐骑  
藏进地下室，挂满了灰尘的椅子。  
它一生都在收集着你  
还是不能退回去

做一棵开满梨花的树。

从前，我轻飘飘地对你说  
我不想被钉到一张桌子后面  
我以为，推开了最后的门  
四面八方都变成了我的原野。  
脱落的花立刻褪掉了颜色  
我不过和你一样  
是又一个失血者。  
拿走了我们血的  
不可能拿走我心里的结石。  
我们一起扬着脸  
看见天色多么自然地变白。  
大地正紧紧含住眼泪  
不让它流出来。

爸爸！

今天我把你最喜欢的  
三只西红柿和一团白棉花糖  
摆放到风霜经过的窗台上。  
像等待一只翠鸟到来  
我要把你的血一点点收集。

原载《诗林》1998年4期

## 单身女人群像（组诗）

沈 杰

### 不会是母亲的女人

曾经

那个千万年孕育奇迹的弧度

那条自胸腹而下的曲线

悖谬于我

有关线条美的趣味

生育这个词

形同于血污，呻吟的延伸

沉重得无法掂量的使命感

的挤压，女性从黑夜中衍生出的

一条易碎的脐带

过于挥霍的青春

飞扬在高傲的黑发上

我不明白

一个自那条曲线突围而出的孩子  
果真带来了拯救者的福音吗？  
果真带来了生生不息的火种的安慰吗？

有一天，这条曲线开始变成必需  
开始从长年湮没的希望中浮出  
从梦的辗转中隆起  
像虹拱立于天际一般宏伟  
这健康非凡的美  
这浑圆的线的张力  
如此古朴而安详地伸展  
傲视一切病态美的纷呈  
浓缩宇宙万物完美的典范

开始变得触目惊心，我低首所及  
腹部的轮廓  
从平坦到平坦  
十年时间，也不曾增添  
一声卷尺上的叹息

终于我明白这不是我力所能及  
一个来自于雄性世界的馈赠  
丰厚得我无法坦然接受  
我能独立地创造你吗？孩子  
给你一条胳膊？半颗心？  
和对这世界先天不足的认识？  
从不完整的母体，我所给你的

只能是败坏的根茎上渗出的乳汁  
如今充塞我耳朵的  
是黑暗中礁石的沉闷回响  
是祷词的日渐寂落

在最初的羊水中  
你，我的注定苦命的孩子  
挣扎着渴盼来到  
我已想离开的世界

## 单身妻子

我属于这个城市  
一个日益扩大的群体  
我的叹息  
从烫金的大红证书上散发  
到华美的墙上装饰的婚照

习惯于接到不回家吃饭的录音  
为偶然的一次打破常规  
成全入得厨房的贤妇之名

习惯于侧耳倾听窗外  
划破深夜寂静的车轮声  
那是爱郎晚归的讯号

习惯于忘却——

爱的怀抱  
不合实际的要求  
愚蠢女人的怒气

一家之主在外已身心疲惫  
正常钟点工作的妻子  
如何能不晓世故？应该扮作  
打开发条，呈玲珑状的开心果  
应该学会——  
以和颜悦色为相处之道  
以性感内衣来渲染气氛  
这本是天经地义  
这本是一个现代妻子的起码尺度  
如同古时女人纺纱织布一样自然

母亲，赐我于你同一性别  
教会我观看你和父亲  
几十年平静恩爱的厮守  
却不曾告诉我  
婚姻原来是张大床  
我只睡其中一边  
回到少女时的初始睡姿  
然后是等待，等待  
梦中恍然一瞥  
意中人乘着夜生活的轨迹  
沉重地倒在另一边

## 孀 居 者

从那天起  
日子的参照物  
以倒行计数  
照片的黑框  
布设下  
新生活的基调

窗帘和床  
呆然相望  
被子在窃窃私语  
床单在等待变皱  
镜子在加深阴影  
四壁呈块面  
步步紧缩  
积木房子轰然坍塌

漫漫长夜中  
泪水匿形于枕头的荒漠  
想象也成为一捧灰的感觉

把握不住  
长年哀伤的饰带  
是否已随着名字  
嵌入额头的浅纹

身体的潮汐几度汹涌  
贞洁的旗帜沉重地铺展  
在未亡人不眠的孤寂中  
成为合适的替代物，成为  
一道隔离异性的篱笆

未来啊  
是永久守住这半截子陷入  
废墟的婚床  
还是顺应被单下的身体  
呈现出的波纹  
流入另一个崭新的容器

## 影子情人

床头的自画像  
笑容模棱两可  
青春开始显得不自然  
贴耳的许诺  
随着窗帘上的花纹  
褪去原色

时间被劈成四分五裂  
你捡起其中一个碎片  
仍要带着侥幸的表情  
紧紧持住这片段幸福

情人，无奈的守望者  
城市上空孤独飞翔的  
盲眼蝙蝠  
适于在黑暗的光线下  
生长自身的欲望

像影子，也许带来夏日的荫庇  
逃逸不出的角色  
永远是沉默的陪衬  
幕布投在舞台一角的  
巨大的暗影  
即使偷欢的指针一再拨后  
这样的时刻总会到来  
从你的怀抱中出来  
又去拥住  
另一个合法的怀抱  
这种秩序由来已久

使身边床垫凹陷的力量  
正在刮向哪个屋檐？  
是否同样在压迫那张  
图案规范的床单？

## 离婚的女人

我，一个刚刚剪去发辫的妇人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情趣怡然

这些都未能使我幸免  
现代婚姻的瘟疫

远处，曾经是我的婚床  
传来新妇阵阵娇喘  
磷火般明灭  
使我一个人的窄床发生震颤

这里，从白天到晚上  
从房间的长度到宽度  
我目光的落寞  
丈量着每一平米的空间

如今，我可以——  
为一支老歌泪流满面  
而不用羞愧  
为一本好书挑灯熬夜  
而心安理得  
还有，可以拿半月工资去风花雪月  
随心所欲安排时间  
不想洗碗就让它堆起

然而，做什么都不像  
少女时代来得自如

这朵自由的云迫降在  
冒着浊气的泥沼地上  
岌岌可危  
人们告诉我可以重新开始  
我却只听见  
指针的单调声石磨般呆钝，和  
我的哀鸣此起彼伏  
砌进这个新城市的每一块砖瓦  
从缝隙中发酵  
化成黑色上升的蘑菇云

## 单身贵族

我们奔涌在这个城市  
新潮事物的浪尖  
保龄球场、迪斯科酒廊、美容院  
健身房等等  
诠释着同类们的现代生活方式

独立的族徽昭然示下：  
灵魂不需要主宰  
身体不缺乏伴侣  
镌刻的兽纹耳朵高高竖起  
一阵自由不妥协的气流掠过

没有家庭妇女的油膩气  
没有失偶女人的哀怨气

不用为丈夫迟归焦虑疑窦  
不用为孩子哭闹影响情绪

可以心安理得地约会  
各种类型的男士  
由一杯透明液体，一次午后闲谈  
测量彼此微妙恰当的距离  
即使合二为一  
清醒的女性意志高踞危崖

偶尔，一阵没有过滤的  
孩童无忌的笑声  
贸然冲破我们固持的洒脱仪态  
身体变得不规则蠕动  
母亲啊，一切何以会至此？

原载《诗林》1998年3期

## 出发的地方

冯 晏

好奇是我们选择的每一件新衣  
直到把它穿旧、丢掉  
即使照在城市的阳光  
也不只被一个人一次次斩断  
当人们需要僻静的地方  
去和朋友倾诉秘密  
去和惭愧交换心神的时候  
有如我居住在一个村庄  
名字在空气中自然流动  
这村庄便是我出发的地方  
被一时斩断的有树枝 长草  
和花季的年龄  
有亲情、爱情和温暖的居室

我听说过风吹落檐草的声音  
眼泪在生活上滚动的声音  
也听说过花蕾胆怯地开放  
在夜间颤栗抖落花粉的声音

一旦爱情被确认  
它的结束也被同时确认  
美丽的词汇像花瓣一样飘落  
我不会感到意外  
洗净的杯子、擦亮的皮靴  
以及杨柳在风中摆动的姿态  
必将发生在明天  
爱情总会流过面前  
流水的悦耳声奏响诱人的旋律  
凡是流经的地方，都是  
人们难忘的地方  
摆放在家庭中的桌椅  
电器和床，热闹中带有严厉  
是让你安定的语言  
窗外鸟儿的翅膀，如果  
带走你一时的情感  
时间便在和你争夺这  
有幻想和细沙飞行的空间  
又如你每天都要走出家门  
这些都不是出发  
这只是一颗螺丝松动了  
发出的零乱声有些刺耳  
经过漫长的冬季之后  
苏醒的冰也会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而，出发的地方也在家中  
孩子们无疑都是从家中出发的

获得经验犹如清水渗入白色粉剂  
让生活变得复杂

累了，人们想回到路过的地方  
或出发的地方休息  
那些茅屋草舍、如画的山景  
泄漏星光的地方  
会让我们仔细清点被忘掉的名字  
仔细嗅闻那乡土的气味  
是否尘埃落定后已被别人收集  
出发的地方常常能让人看到原有的  
事物，突然披上今夜的彩灯  
有人发现尘土中曾丢失的金子  
正挂在一个匆匆经过的女人胸上

出发的地方是匆忙中放弃的地方  
被虫蚁咬伤的榆叶上拂动的微风  
被日光晒干的汗水印出的盐渍  
烧尽枯草的地方盖不住的情欲  
这些可以轮回的事物啊  
任悲哀、忧愁浮云一样往来  
只有皱纹静静地让时间永驻于皮肤  
而偏偏时间不能轮回

出发的地方是我要找到的地方  
叶子轻松地飘落  
单纯的女孩出走

这曾为动情所困扰的一切  
用一块绢制手帕寄予一生承诺  
事后，月亮遮住了半个面孔  
让远去的事物永远迷失了归途

脚印在泥泞中丢失了多少  
在夜间轻轻呼唤自己的上帝  
被杀害的鸽子有谁默默留下了它的羽毛

我在即将出发的地方沐浴  
脱掉的衣服像沉重的铠甲  
镶嵌着金子的饰物和咒语  
还有生活的荣誉和茉莉芳香的弥漫  
那些指纹、目光、泪滴……  
我将携带什么重新上路

夜晚，星月交融的光线中有人静默  
他的手不适合在夜间颤抖  
假如这样挨过漫长的昼夜  
以至销毁了他的容颜，他的全部  
出发的地方便随星辰隐去  
年轻的心脏倚在一棵老树上休息  
他的颤抖还源于他想离开故乡  
夜里，他看不到出发的方向

走在钢丝编织的桥上  
柔软的鞋会明显感到钢丝的硬度

不出发的人站在河里那只停泊的船边  
沉郁的天气散发出水雾  
打湿干燥的黑发  
准备出发，是生活的每一刻，  
是我们的每一天  
正月的雪，四月的风都是固定的道具  
当滴血的伤口在纱布里康复  
计划便改变了它的初衷

出发的地点是世界上所有地点  
出发的时间是每个人的所有时间  
劲风吹过的地方有多少  
被斩断枯草或新发芽的松枝  
被发现的地方都像是出发的地方

寻找出发的地方  
奖杯、荣誉、和金钱  
让历史发出声音  
轻轻走过来寻找它“可爱的新娘”

其实最动人的寻找还有爱  
爱唤醒了出发的每一天  
水流的轻柔，餐具的杂乱  
承诺的诱惑让人迷失  
这些都是人们在出发之前找到的生活

昨夜，我碰见星儿长长的胳膊

长宽的肩膀，浓郁的话语  
春天的呼吸  
星儿，正是在我出发的地方长大

# 空间里的檀香

——给 S·W

张 焯

灵魂对我说，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

——题记

—

残绿飞动，寂寞的车轮  
一九九四，一九九四，一九九四  
邂逅，绵延不尽  
你的睫毛擦得我背影发烫  
一袭白裙，毛茸茸，隆冬的表情  
枯树们扑向火车  
风景都如此不平静  
这年头，人人都很不平静  
一节节车厢拉成一串浮躁，唱响  
一头银狐懒洋洋蜷伏在  
    虚幻之中  
用背影看你

二

领略一种簇新的示爱方式  
异国幽默从易拉罐泡沫般倾出：  
年轻又漂亮，你是一条美女蛇  
让我一见钟情，可以爱你吗？  
醉在陌生，虚荣刹那膨胀  
挣脱年龄的老锁，揽镜化妆  
长啸一声，千年老妖出山游哉！  
如此癫狂，叫我惊诧不已  
你是谁？与我在此相遇  
前世为情修炼千年  
今生今世，茫茫红尘寻找情缘  
你的声音在塔外汹涌  
我在塔内听得感动  
苍天有眼！轰然一声塔倒  
撼魂慑魄震醒白蛇：古典不再  
我认识你生命里无边的不忠

三

这年代太多一见钟情  
短暂，天长地久上的霉斑  
盲目的玫瑰闹哄哄地开  
盲目的身体们进行着盲目的历险

盲目的命运像瀑布一样被抛掷  
异国语言，刺激的炸药  
吸引着那些元素，碳、硝、硫磺  
物质标记更使你信心十足  
对于我们这片依旧匮乏的国土  
对爱情说不！我的年龄  
一年年地流失，残渣提炼智慧  
你雄性的征服欲，攀爬  
我灵魂隐逸的雪谷  
迟暮罍粟，最后的美色，向世界  
燃烧自卫的毒焰  
思想是火，语言，泪，是火  
你胸襟敞开的国度高深莫测  
经济洪流淹死精神天鹅  
诗意在上面歌唱着崩溃瓦解  
请别来碰我，不想遭遇诱惑  
佛在空中说：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 四

换一种口味来征服？  
猛地掠夺我的手  
画一颗心，再写上 I Love you  
这样的心你复制了多少颗？  
这样的字你复制了多少遍？  
写吧，画吧，洗洁精一冲就完

我究竟知道你多少？  
这世界谁来问一问男人的贞操？  
英俊的猎手，一脸灿烂的笑  
变换着花样设陷阱？  
激情、满足、然后毁掉  
世纪末爱玩的一道把戏  
精神碎片情感碎片，铺天盖地  
疼痛中碎片伸出手臂  
尖锐地指向你  
异国蝴蝶，我不是花  
望着我我便是一座长城  
奔向我我便是一条黄河  
我习惯自己，一盏孤灯，照亮  
一次次命定的打击  
照亮血液里那些执著的文字  
思想就是怀疑  
理性就是穿过情感而不被灼伤

## 五

情调芬芳，机遇在发出邀请  
到处是花墙，我们的国家很美  
我为你开车，把我  
融入你的诗歌，将是我的骄傲  
你说得无比真诚，烫热我  
我轻轻摘下月亮  
含在口内，一片冷香

清辉幽幽，古典了我的脸  
古典了我的心  
把我渐渐淹覆、埋葬  
你爱的一瞥，黑夜一样辽阔无垠  
蕴宿命之相  
生命是一种缘，你更是  
诱惑的情缘，而我想突围  
反叛整整一个现代  
在自己的季节中走向衰老  
随风而去，随风而去  
必须提防  
致命的爱  
像鲨鱼，滑入血液

## 六

想念你。想念你。别忘掉我  
再见。再见。再见就是重逢  
你神秘得像个修女  
你难解得像一道高次方程  
你用最后的幽默冲击危堤  
甜美我，辛酸我，茫然我  
五味调料弥漫过来  
站在你脚步的回声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错还是对  
是否正在遗落？  
是否已经错过？

失即得，我得到的是什么？  
小鱼儿游水密匝匝，挤痛我  
火车躺在岸边，像流浪人无言的累  
满车站的声音——  
满人间的声音——  
爱，还是不爱？

# 草 莓

周淑兰

—

春还浅浅的 已有草莓  
令人心跳的倒影

时间从金属中渗出  
溶入草莓  
浑圆的草莓使晨昏没有界线  
最初的红  
最浅的深渊

一个羞于应允的吻 许诺后的逃  
避 草莓使岁月突然幽暗  
尽管有这些伤痕  
仍不能证明爱会存在  
红色和幸福相会  
人总被迫站得很远

五千年的心脏依然脆弱如草莓

诗歌状的焦虑

拒绝了笔

一群粘在地上的鸟儿

以静止代替飞翔

惨烈的姿势 完整或破碎的念头

最寂静的是眼睛

最热烈的还是眼睛

草莓在绿叶的眉下安排着旧梦

草莓符合谁的心意

我们的骨头总不合刀子的意

小小火山 眼泪的全部含义

溅血的搏斗

只有回忆在草莓的香味中复活

一粒草莓使春天昂贵

使人生贫贱

二

野生的忠诚

有了草莓 爱能否被绕过

情人襟前神圣的纽扣

抵挡着第一层磨难  
千古流淌  
多少滴青涩的相思  
只有这一颗红了  
点点滴滴点点 草莓  
看不破的红尘

血泪保留的往日 为未来  
准备的一副姣好容颜  
早已忘记第一次看见草莓  
是惊是喜  
草莓的种子  
酷似那声咒语里的芝麻

感情的容器 所有丢失的文字底稿  
草莓，脚跟就能抹去的历史  
小小星辰  
为了一粒草莓 我原谅了世界  
此刻扳动指头  
受伤的只能是遍地草莓

### 三

在草莓之前 花朵只是一片  
虚幻 你来到世上  
先做春天的马匹  
然后才是小小儿女

以拇指大的红色和世界较真  
骄傲的唇 更像一处暗伤  
生命 终于转化成珠圆玉润的形状

最小的苍穹  
那点笨拙 那点尴尬  
童话的红房子 草莓  
唇上的皂泡  
种植你的是阴郁的成人  
咬破你的是孩子

牙关间的光荣或磨难  
通过草莓的隧道  
以小于心脏的红色单独存在  
紧握手中的橡皮泥  
捏出难以言说的眷恋

#### 四

赤裸的活力  
水一定要流 花  
不一定开  
生的旋律是玫瑰的复瓣  
草莓的单纯

黑纸上的红字

被涂过的愿望  
变懒的企盼  
那离开手脚的头颅

说它是生它已尽欢  
说它是死它已无憾

草莓 预言和迷宫  
翻遍每个角落的风 仍在寻找  
月亮又大又圆  
草莓死一般的静寂里  
充满神秘的呼唤

一厢情愿 草莓  
豢养着泪水这动物  
在南方是雨  
在北方是雪

## 无影之唇（外一首）

小叶秀子

从此我不再是卵石  
被踩在脚下的疼痛和挣扎的冰冷  
使我变得光滑没有性格  
仿佛这世界集中的眼神  
注视我目光的身躯 柔婉晶莹  
擦拭母亲交给的声音  
驱散不去的天边花朵的芳香  
交付女性所有的善良

在这个无语世界里  
我走进水里 展开最隐秘的部分  
少女的羞怯如同白杨树一样执著  
我的模样鲜亮 感到水流的触碰  
波动我紧贴泥土的温润  
我的长裙飘飞 仍是最初的姿势  
在这个无语世界我合拢双眼  
路人纷纷回头  
观望浮动暗香的美丽

我的唇在星光下惨淡 孤单单  
远不及秋天的气息

一些泪水流经草地  
落叶闪烁过我肤色的纯净  
古老的十月是我的生日  
我对一次次落叶寄予无限深情  
每次的倾诉留给我一路血的红罌粟  
摸着宽厚的肩叹惋  
没有扎痛我的黑胡茬  
酝酿一次血的爱情  
时间和空间不再隔我成梦境  
我在黄昏的烈焰下打着手势  
发现前前后后根本没有影子  
没有影子的心不再透明

身里身外丰盈如初  
可惜没有好的角色共演人间舞剧  
我在命运的半坡上寻找陨石的站台  
所有水质的婚姻污迹斑斑  
我想起无边的大海 想起大海雄壮的气魄  
想起杂乱的房舍里夜色斑斓  
应有尽有沉重的脚印覆盖我的伤口  
细细作疼 咽下生活全部的过程

# 百年往事

靳晓静

当乌鸫飞出视野时

它便成为

无数圆圈之一的边缘了

——斯蒂文斯《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

1998年3月24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清朝末期的宅院

檀木香和胭脂，漂在水中

水为俯吮它的时间野兽造像

外婆，你的外孙女嘴唇分明

热爱智慧如夜空（今夜有星）

我的衣扣不再掉了，那长长的

丝线，竟成了百年的游丝

1903年5月16日

谁记得一声啼哭，在江南  
外婆，你出生的时辰  
正是柳枝疯长到水中的时辰  
你不知道  
父亲的教区  
和未来医生兼牧师的父亲  
搓着手，太阳般望着你

这个早晨，多么安静  
1840年的火光在海上灭了  
你不知道  
在施家的宅院和花园  
父亲整夜等着你的到来  
神说，要有光  
于是便有了光

1974年9月6日

我在梦见外婆中惊醒  
那只镀金的西洋怀表  
在枕下整夜铿锵，它说  
你的外孙女17岁了

古铜色，怀表或土地

我的第一个“知青”之梦  
在表芯的齿轮间上演  
时针与分针撑开时，疑是耶稣

仍是江南，我在其中  
外婆8岁时的生日礼物——  
这如魔的怀表  
我地窖般地珍藏到今夜的乡下  
当年的虫鸣使我晕眩  
哦外婆，哪里是我们的家门呢

1992年12月22日

外婆第一次离家  
是坐渡轮走的  
渡轮是许多人间故事的开始  
19岁的外婆  
温柔的嘴唇  
将在上海徐家汇教堂的婚礼上  
轻吮神与盐的气息

这一天，渡轮深陷于  
江南丰腴的腹部  
影子般飘过船底的  
是生生不息的鱼群  
外婆，哪一尾将是你的女儿  
——我的母亲

如唇印，印在江南的迷宫

1998年3月24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外婆  
始于童年的礼拜  
江南的小教堂  
唱诗班，马歇尔神父  
从时间背面传来的水声

那是礼拜前夜的净身  
那水，一直流泻到我母亲的身体上  
成为我童年晚睡时的故事  
后来呢？我呢喃着问  
呢喃时已百年入梦  
流水似纱，身体光洁  
这是手，从今夜的睡衣中  
伸出，键盘的迷宫  
我需要调出电脑中的诸神吗

1935年1月6日

这个下午，雪地上有神的脚印  
外婆的大宅院里  
坐着她五岁的女儿，我的母亲

回廊，飞檐

黑色的柱子  
雪地的光折断在门槛上  
令这个江南的小女孩  
身穿的蓝花衣更蓝了

那一刻，出逃的感觉  
多么骇人  
母亲被自己的想法震颤了  
如雪从树上摇下  
雪说，百年难解，童年易逝

1947年2月16日

一夜无梦的是我的母亲  
天亮之前，渡轮未醒  
从这座江南的大宅院中  
她走出，拂了拂 17 岁的发丝  
那些廊柱与飞檐的阴影便沉落了

只有一笺别信留在了江南  
让外婆坐在红木椅上  
读到了出走，革命和战争

那个拂晓，我的母亲一定很美  
(我 17 岁下乡那天也很美)  
只有外婆开始老了  
在这个早晨，外婆从教堂出来

主赐给了她第一根白发  
由此点缀出江南女子的多种故事

1998年3月26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3岁时，用那只嘀嗒作响的怀表  
逗我，用那张黑色密纹唱片  
哄我的外婆，那唱片中  
隐藏着某座歌剧院的包厢  
外婆的头发纹丝不乱  
她在想像生活

然后给我讲圣经的故事  
然后抱怨我父母的这座房子  
(人们叫它局长院)  
外婆说，怎比那江南的宅院呢  
那已陷落在时间里的宅院  
比外婆苍老的皱纹更深

1940年12月19日

这一天，外婆就已老了  
冬日的大宅院  
如中年丧夫的妻子  
飞檐清冷地指着天空  
神说，人做完第六天的事后

就应该休息了

这一天，外婆在墓地  
又看见渡轮（她出嫁时的渡轮）  
那个给她手指戴上戒指的  
穿中山服的铁路工程师  
在肺病和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中  
回到江南，守住了草根的呼吸

从此，渡轮的汽笛声  
常使这回声穿廊的宅院惊悚  
外婆说，那是寻迹而来的  
铁路与火车的魂魄

1978年9月6日

列车长啸，哦外婆  
你的外孙女离开江南的日子  
那老旧的渡轮  
已游弋在怀旧的书页中了

我将一直向北  
怀揣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以手掩面时  
难识祖先们黯昧的血液  
一直向北，江南便渐渐地老了

我将在北方的学府里遍寻书籍  
查阅背叛，认同，遗忘与迷宫  
我纤细的手指与神同在  
轻弹车窗，这是离家的日子

1967年4月11日

离家的日子  
母亲才又一次读懂革命  
丈夫与局长院  
已一并灰飞烟灭  
(那个拂晓时离家的少女呢)

到农场去，在四月  
仍是江南的土地  
在跨出家门的那一瞬  
“革命”赐予她第一根白发  
母亲开始老了  
江南的女子都会老掉  
母亲是江南的女子

这一天，分手在家门  
外婆亦将落向故地  
像一颗被神牵挂的核桃  
她说：渡轮还在  
兵荒马乱只是时间的影子

1998年3月24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清朝末期的宅院  
乡政府的所在地  
“文革”中乡村造反者的驻所  
这是外婆与宅院的最后重逢  
以手抚墙，岁月片片剥落

那年我11岁，跟随外婆  
知道自己是江南的女孩  
这么想着，江边的草叶都开出了白花

哦外婆，在被遣返回乡的日子  
你的白发纹丝不乱  
沉静如去教堂之路

那个夜里，苍老的手为我钉着纽扣  
大宅院旁的席棚里  
神说，要有光  
于是一弯月牙就摇出来了

1990年12月24日

哦外婆，神的光耀无处不在  
今日我是在异国的雪中

在英国，这个叫小吉丁的村庄  
我前世般地看见渡轮与教堂  
还有 17 世纪的诗人与神父  
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哦外婆，你的外孙女  
因日和月的光照而成熟  
因成熟而智慧，因智慧而迷惘  
我在此听见英王查理一世战败后的喘息  
小吉丁，并非江南  
战争，宗教与诗歌喂养的天空  
我的嘴唇是谁的一抹流红呢

哦外婆，想你在古老的宅院里  
放上黑色的密纹唱片以后  
你的外孙女便穿着檀木香的丝绸消失了

1992 年 10 月 29 日

永不消失的是外婆的宝藏  
——一枚祖母绿戒指  
几张黑色的密纹唱片  
一只深陷于时间梦魇的怀表  
在 89 岁的这个早晨  
外婆听见了众神的合唱

合唱声中，藤椅上坐着她的女儿

我的已显苍老的母亲  
母亲的手一生未摸过珠宝首饰  
离休在家，钟爱的仍是每天的报纸  
只是偶尔拾起，五岁那年的雪  
和 17 岁出走前夜剪下的长长的发丝

这个早晨是平和的，众神的合唱  
弥漫在阳台、客厅和卧室  
远在天涯的我没有听见  
外婆说，我要走了  
渡轮已至，那是神派来的

1998 年 3 月 24 日

今夜我想起了外婆  
清朝末期的宅院  
如铁的飞檐——  
指向又一个世纪的末期了  
天空中是时间的白炽的火焰

火焰为它深爱着的亡灵造像  
外婆，你的外孙女辗转天涯  
仍是江南的女子  
在神的庇护下  
伏在你的墓前  
百年就这么借着我的身体滑过去了

## 夏娃的天空（组诗）

南 子

### 微风开合的夜晚

微风开合的夜晚  
是谁在寂静深处啜饮隐秘的自身？

仿佛果实完成时的痛苦  
惊醒的花蕊与尘埃  
使我的呼吸远离春天  
使我在翻飞的尘土中  
看见自身的领地 无边无际

然而你突然呈现  
像一个春天 正全面地来临  
横陈于冰雪与火焰之间  
所有的灰烬  
都是我可以靠近的秘笈

我该以什么自救而不陷于虚无？  
我不曾选择的生活  
选择了我  
当夜风用它巨大的羽翼引领我上升  
一个女人 不再为往事疯狂

如此相似的夜晚  
在飞速旋转。能不能用一盏灯  
将全部的过程照亮  
我将穿越飞翔的叶子和羽毛  
跟着你 从时间的深渊里返回家

你的手洞穿了我身体的隐语

直到我沉默 直到我在沉默中醒来

这推开黑夜的烛火  
究竟倾听过怎样的惊悸  
我忍受这瞬间的缄默 我把手放在  
液态的火焰之上

孤独是另一种寒冷  
整整一夜 我呈现给你  
裸露和交付的部分  
在命运潮湿的另一面  
一闪即落

多么逼真的漂泊！  
如同你模仿了我的梦境  
你孤单的手洞穿了我身体的隐语  
让我疼痛  
让疼痛持续在不断的眩晕中

如此相似的夜晚呵 开放在  
    冰冷的肩头  
此时你的手因探寻而盲目  
当我迎上去时 我的身体  
因爱你而无家可归

### 你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

撕裂从一个词开始  
我的手开始加速 我要赶在春天之前  
凭借血液的温度找到你

没人能阻止我的追随 一个女人  
就是一场风暴的中心  
而你是夜晚的全部 与我的不眠对应  
让我接受诱惑也接受伤害  
你的存在使我迅速消失

像盲目的花朵独自开放  
我望见自己的身体 她是无形的  
一种抚摸就能使她飞

我们至今无法融为一体

秘密的对抗中我们

彼此坚持 一次长夜中最后的抒情

一种倾心与躲避

我用绝望的力量把你覆盖

你因此而丧失了栖身之地

更多的黑夜在继续

更多的黑夜中我们如同尘土

不被惊动却仍久久落寞

这样的命运类似于谁

你此生无法洞悉

### 一种古老的血重新显现

是谁触碰了我体内那根哑弦？

在突然沉寂的深处

我看见 一种古老的血重新显现

即将来临的火车，乌云

以及黑夜里繁衍的灯火

一个时辰俯身触摸我

使生命得以洞开——

谁肯带走我？

我确信有过你 你留在我身体里的阴影  
比一切光明更肯定  
我夜夜惧怕你消失  
我是这样地脆弱易折

像果实即将回到秋天  
我居住在你的身体里 这脚踵般的心  
比游离的方式萦系你  
以根洞穿你  
直到旁观者般被唤醒

当一种古老的血重新显现  
我已来不及完成自己

## 子夜点灯（外二首）

葱葱儿

更鼓自远而近  
屈指掐子丑寅卯  
惊起披衣

子夜的女人点亮子夜的灯

曾有过无数次点灯  
在天开一线时熄灭  
几丝儿灰烟袅袅  
营造时空悬念  
当哭？当笑？当悔？当思？  
子夜的女人凝神  
忽明忽暗的光焰  
摇动生命之雕塑  
淡入 淡出

取下发髻上的玉簪  
子夜的女人拨亮子夜的灯

半生积成的灯花  
持绣剪细细剪去  
光焰如前

## 错 过

星星未出路灯未亮时  
盼望过与你携手而行  
枝蔓太多山径太险  
才需要相约着走过

风铃叮当提醒你  
路碑执著等待你  
因你的背道而驰  
我不知所措地叹息

相约的心思  
一路丢失在艰险的山径  
雨水一点点地洗涮  
落叶一片片地遮盖

回头看莽莽山林时  
山泉清冽山径依旧  
一场必然的错赐我幸运

## 记 录

倾其半生演算  
突然发现几乎全错了  
时间已到  
仿佛长跑决赛的最后一刻被淘汰  
不得已退出

别无选择的时候 我选择  
含笑告别赛场  
大街上一如既往地热闹  
空中飘过一页命运的空白

我应该在空白中记点什么吧  
无论哪种方式的记录  
始终听见  
含笑告别赛场的一刻  
有掌声经久不息

命运的许多空白是许多失败  
有许多失败锻铸了人生精彩

# 绝对爱情

康 桥

—

母亲，我永远也走不回  
你诞生我的那一刻

透过岁月  
我看到  
你眼里飘落的雪花  
时而飞翔成血红  
时而降落成乌鸦  
降落成乌鸦翅膀下的呐喊

失眠的夜晚  
我双手抚着肚脐  
想起你痛苦而幸福的表情

在你的家园 母亲

我和弟弟妹妹还有姐姐  
是怎样完整的一体

这是绝对的爱情  
母亲 我们脐带的根  
连在你的心上  
结于你的发根

寻找脐带之根  
我们端坐于父亲的膝旁  
其实父亲是个陌生人  
他很无端地成为我们的父亲

只有你 母亲  
你记得每一个孩子的  
第一个牙齿  
第一次呼唤  
记得每一个孩子  
每一次跌倒的姿势  
每一滴任何理由的泪水

认识父亲认识自己和自己周围的  
任何人  
母亲 在你遥远的深处  
有一种可以飞翔的食物  
叫我们一步三回头

母亲 你和你的反光  
是我们此生的温饱  
外孙外孙女已经长大  
他们的哭声  
在你的微笑里渗透

母亲 不要把你任何一个亲生的  
女儿  
嫁给任何一个男子  
在你的家园  
我和弟弟和妹妹还有姐姐  
是怎样一个天衣无缝的整合体

二

你是我梦中的孩子  
出生那天三十二

所有世纪的所有黎明  
都朝向你诞生的方向

我并不知道你的生命  
由什么途径来临

红色乳汁喂养你  
所有风雨喂养你

孩子  
你的名字  
就是一粒沙子  
和整个沙漠的记忆有关

你的骨骼  
支撑妈妈白天的太阳  
支撑妈妈夜晚的星辰

我们到来之前 孩子  
百鸟已经站定  
在戈壁它们口含疾风  
和种子一同守望

我们相爱吧  
身边会有一条河流  
河边会有一片森林  
森林里会有百兽和鸣

它们的歌会告诉你  
妈妈是你永远的伙伴

### 三

现在可以读我的诗了  
远离你的日子  
我想起沙漠想起希特勒时代

一位德国女子  
爱上一个犹太人的故事  
我们似乎无法将希特勒与德国分开  
无法将辛德勒的名单与犹太种族的延  
续分开

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几千吨的炸弹  
毁掉了一座城市

到处都是纳粹的铁蹄  
到处都是纳粹的铁蹄之下  
痉挛的犹太人  
他们的生命不如一根草一只鸡一条狗  
他们失去了他们在德国的家  
失去他们所有的亲人  
在无生命的生命中逃奔生命

一位公爵女子爱上一个犹太诗人

我无法述说这样的爱情  
被发现就会被处死  
就会被关进集中营

躲在德国女子的屋里  
犹太诗人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  
不能有声音 不能有影子

德国女子日夜奔波  
掩护转移犹太人  
她的生命里有了新的生命  
找一个同性恋的人  
登记成孩子的父亲  
背着犹太人她哭红了眼睛

犹太人曾经给他所爱的人烤过面包  
面包的香味却可以走出密封的房间  
为此他们吵了一架

一切都在夹缝之中进行  
他们的孩子死了  
孩子早产放置在恒温箱里  
一颗偶中的炮弹使恒温箱断电  
他们曾听到孩子的哭声  
不幸的孩子刚刚出生就走进了死亡

身怀爱情的德国女子  
日夜奔波转移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

“希特勒一定死在犹太人的节日”  
德国人民永存

失去自由却没有忘记爱情  
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人

让我想起沙漠想起你

这是我写给你和写给我们时代的诗  
一位德国女子的爱情  
让我忘记语言本身忘记诗歌本身

原载《昆仑》1998年2期

## 在晨曦中升起

康 丽

我会在晨曦中升起  
在依然如故的辛酸中调整自己  
在骚动的现实中保持沉默

我会在纷繁的事务中逃遁  
在众目睽睽的仰望中  
接受上帝的亲吻  
在巨大的钻探机和印刷机的轰鸣中  
用嘶哑的嗓音  
重新汇成另一种声浪

我会在无数次握手之后  
苏醒 尽快走出阴影

绿叶已向我献出流动的清泉  
花盅发出果实的请求  
群鸽带着哨音飞向蓝天  
一只蜜蜂携带甜蜜沉重低飞

我又一次被启迪  
从连绵的波浪感到无限幽深  
从鲜花的习燃感到时光流失  
从一种孤独的虚无中  
听到风暴飞燃的蹄音  
在神秘的洞穴扩大自己的呼喊

再也不能犹豫 徘徊  
既然自己原有的大厦倾圮  
固有的城堡成为荒漠  
为什么还像蜘蛛一样  
爬在自己织就的阴郁里

请答应我一个请求  
我愿以冒险的方式将自身打开  
让城堡坍塌 生命的神经敲击大地  
让我擎起纯粹的死亡走向你  
让我的鲜血像泉水一样倾斜  
照亮这生命的斜坡  
让我以殉道者的激情  
将生命的全部密码写在额头  
让你在黑暗中将我辨认

原载《诗神》1998年3期

## 树 叶

赵丽华

那么多的树叶在轻声细语  
在微小的风里  
云朵不再走动  
水面的波澜也那么细小  
树叶轻轻摇动  
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说话  
彼此碰触  
轻轻分开  
沉默的时候  
它们想些什么？  
爱的时候  
它们以怎样的姿态歌唱？

一朵云无声游来  
它们举目眺望  
它们在无尘的空中相遇  
洁净的天穹之下  
飘逸柔软的云朵静静穿过树木

伸展在高处的手臂  
每一片叶子都怀着握住它的渴望  
每一片叶子都以为自己在爱着  
在无雨的白天  
在安静的夜晚  
月亮坦然地注视着树叶  
被光芒镀亮的叶片轻轻摇动翅膀

我睡着的时候  
树叶依然醒着  
它们试着与满天星光对视  
它们也相互看着  
扇形的银杏叶  
卵形的女贞叶  
心形的白杨  
相互对称的国槐

.....

它们在对视里变得多么美丽  
当雨滴在它们的身体上滑过  
我看到了它们的颤栗  
要是叶片与叶片在相互梦见  
我会相信那是真的  
在众多的叶片之间互相发现  
在众多的叶片之间  
不合时宜地爱着  
树叶的爱情没有结果  
甚至没有共同的归巢

只是在摇曳的时候  
用眼神传递着怜惜与感激

在建筑与建筑之间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树叶们固守住自己的树枝  
在坠落之初  
它们把自己幻化得多么美丽  
红的、黄的、五彩的树叶  
一片一片飘坠  
仿佛梦在回归  
仿佛一种迫不得已的离别  
仿佛一本书  
读完最后一个句点后轻轻合上  
最美的陨落  
既不惊动星辰也不干扰大地  
一片一片飘坠  
构成一幅最有动感的画面  
让我们感叹  
要你去爱  
要我们以怎样的胸怀去拥抱  
树叶短暂的飞翔之梦

原载《诗神》1998年3期



# 第 六 辑



## 诗 二 首

吉狄马加

### 天 涯 海 角

刚刚离开了繁忙的码头  
又来到一个陌生的车站  
一生中我们就这样追寻着时间  
或许是因为旅途被无数次的重复  
其实人类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  
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儿子  
我相信爱情和死亡是一种方式  
而这一切都只会发生在途中

### 鹿 回 头

这是一个启示  
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所有的种族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但愿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发生在波黑，  
发生在车臣

但愿这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发  
生在巴勒斯坦，发生在  
任何一个有着阴谋和屠杀的地方

但愿人类不要在最绝望的时候  
才出现生命和爱情的奇迹

选自《作品》1998年第6期

# 大瀑布（外一首）

桑恒昌

一身重孝  
两手雪刃  
十万哀兵

冲天而起  
是千年前  
易水的风寒

## 带一只蝮蝮走世界

临行时，从  
旧居的墙脚处  
寻一只全须全尾  
故土生，故土养  
故土给它发声器的  
蝮蝮，带走

于大洋彼岸

昼于思绪纷飞的案边  
夜于华发散落的枕边  
听它苦吟  
一亩一亩的乡愁  
一顷一顷的乡恋

## 题 画（三首）

曾 卓

### 高原上的骑者

冬日的黄昏  
在辽阔的积雪的高原上  
在沉重的寂静中  
一个人骑着马走来

错落的高高的石墙  
颓败了，依然屹立  
厚厚的积雪与低低的乌云  
绞缠在一起

广宇下，辽阔的高原上  
那个骑马的壮士看来是多么渺小啊  
而正是他，使沉寂的大地颤动  
使荒凉的雪原显现出生机

## 雪中的小胡同

雪，潇潇洒洒地飘着  
小胡同两边的四合院  
安详地站立在风雪中  
苍黑的屋顶被漂白了  
院内一棵棵树都化成了银

暮色中的小胡同，此刻寂无一人  
只有小路上留下的车迹和脚印  
无声飘洒的雪，带来的  
不是寒冷，而是  
温馨和梦境

## 高大的古楼

高大的白墙剥落了  
墙上的门楼破败了  
椭圆的大门上一把生锈的大锁  
紧锁住一个尘封的记忆

门楼上那腐朽的窗却洞开着  
如老人的浑浊的眼睛  
俯望着尘世  
期盼着归人

# 鹰 笛

曲 近

空气从一节骨头中流过  
就完成了鹰啸的延续

在高原，敬仰鹰的猎人  
总是怀揣一管鹰笛  
站在高远的天空下  
吹出一股英雄豪气  
穿过风暴直抵云霄  
啸叫着盘旋巡视  
属于自己的领地  
这是人的抒情  
更是鹰的胸臆

音符中复活的鹰  
是高原最精彩的动词  
它永不停止  
飞翔和搏击

鹰像英雄一样  
活在人们的敬仰中  
活在一根骨笛里

选自《绿风》诗刊 1998 年第 4 期

## 长安的背影（二首）

耿 翔

### 黄陵：一棵大树

把黄河再往远处推  
一棵大树，是我最爱看的苍生啊  
这被北风，裂出沟壑的枝桠  
可像我们身上的  
一些粗壮的肋骨

看我们的族长  
至今枕着，一条朝天的大河  
这地球上，最早就护佑起人类的  
长长的飘带  
在他土黄色的手心  
被挽成一片大器的  
壶口

桥山顶上，我多想遇见

一位还以斧据，打制马车的人  
一位还以桑叶，养着春蚕的村妇  
挂甲的传说，会在他们心上  
挂出什么？让高原  
木刻一样地，刻我一脸  
铜太阳  
黄陵，也让我  
朝着一棵大树的根，在年年清明  
藏下一把黄土

### 秦陵：一坡榴花

被兵马俑护着  
一座大山一样的棺椁，秦王秦王  
还想驾车，出征东方

东方，是那柄长剑  
挥不去的大海  
每天登临，你陵前陵后的太阳  
用沾带海水的金羽，擦洗被北风  
吹出伤痕的大冢  
谁来揭开，这黄土剪辑的  
陵墓之衣

北边的渭水，南边的骊山  
在牛皮擂响的岁月  
看你披上一坡榴花

黄土，栽我于此的黄土  
不会荒芜地覆盖  
帝王的遗骨。陵内行天的日月啊  
没有一朵小花，站得高远

秦陵，是谁种下  
这千古之木，让困守地下的俑阵  
残肢断臂，也要狂奔出来

选自《红岩》1998年第1期

## 故 宫（外三首）

韩作荣

故宫仍封闭在往日的宫墙里  
旧王朝的空壳  
像一堆蚕蜕，悄无声息  
却让人想起震耳的轰鸣

当一切归于沉寂  
沧桑之变  
距我们仅一步之遥

在天空与殿阁之间  
只有乌鸦是生动的  
砖石缝隙间颓败的衰草  
衬托着残破与荒凉

在高处俯视故宫  
只是一片琉璃瓦的屋顶  
周围的层楼渐次升高  
这往日最高的庙堂

## 裘皮店

裘皮总让我想到雪地  
风，圈套和陷阱  
想到利刃削成的季节，阴谋  
虚伪，诱扑和杀戮  
当兽留下毛皮，消失了血腥气  
留下狐的箭芒  
獭的油润，貂的白毫  
便再也看不到屠刀和沾满鲜血的手  
哦文明，你在这里深入浅出  
用兽皮制作的鞭子驱赶兽类  
将生命分解，剥皮、剔骨  
把肉交给食者  
把骨头还给诗人，继而  
用稀珍装扮高雅  
向人兜售野兽的外衣  
并以此言说  
这里只有表层，没有深度  
皮毛比内容更有价值  
是的，当兽皮卫护着柔弱，娇羞  
缠裹着妖娆，珠光宝气之间  
谁还会想到凶残的兽类  
以及比兽类更为残酷的刀斧

只留下赞叹、柔暖和忘却  
留下天然的图案与装饰

1996. 11. 17.

## 老人·孩子

用冬天的心情领略敷雪的霜枝  
是一种残酷  
当手杖撑持着躯体  
松散脚印零落在松软的雪地  
风旋舞着雪粉扬起的白烟  
会让一位老人感知迟暮和摧毁  
太阳已经远离  
在阴郁的云层之上明亮  
像被颅骨覆盖的往事  
可在雪地追逐冬天的孩子  
她喷洒光芒的脸上  
一朵轻雪正悄悄地消融

1998. 2. 10.

## 沙 坡 头

这是腾格里沙漠的边缘  
沙坡的尽头  
动荡的沙流凝固了，仍波谲云诡  
黄河缓慢地流过  
却平静得像晦暗的玻璃

这是黄沙穿上蓑衣的地方  
枯干的谷草  
网络着松散与游移  
卵石砌垒着斜坡  
用凝重制约沉稳  
红柳挺起干硬细瘦的腰肢  
野蒿的根须刺入沙包的胸腹  
在阻碍与纠结之中  
是根须阻住了流沙  
还是沙流固守着须根  
在沙漠，只有水是致命的  
焦渴的树披散着针叶  
只有半枯焦的梢尖探出些微新绿  
一株死去的树被风烧得赤红  
仍用须根死死地抓住沙地  
压抑、束缚、拒阻、遮覆  
在这里，成为何等美好的词语  
可惨烈、拼争的对峙中  
当绿色一点点消解昏黄  
稀疏的植物伸出胆怯的嫩芽  
裹挟沙粒的风也变得浅淡  
路边，花朵星星盏盏  
一只蜥蜴在足下窜过  
将褐黄撕裂，随之平复如初  
而蛱蝶的一只翅膀沉在黄沙  
另一只翅膀却浮在绿阴  
负戴着轻盈与沉重

而我，在河边的沙山滑行  
在前倾的陷落里  
身躯向山下游走  
双足却祈望生根……

1998. 2. 5.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只有风，在汹涌（外二首）

雷抒雁

无法和风对话  
这是高傲的、不羁的魂灵

河流夭折，流水无踪  
依然陡峭的峡谷里  
只有风，在汹涌

依然如浪滚动  
无形的马队驰过古道  
阵阵沙尘遮蔽着队形

这是贫困的、男子的风  
闻不到脂粉和花的香气  
也不穿绿叶的衣裳

明亮亮的岩石  
是风的刀饰  
剥离尘锈，阳光下裸露着刀锋

嘶哑的喉音  
不按时序呐喊  
成为世界最后的激情

无法和风对话  
这是高傲的、飘忽不定的魂灵

## 企望鸟翅

没有翅膀投下阴影  
哪怕是一只孤独的鹰  
甚或一只迷路的飞虫

只有匆匆来去的云  
以轻浮的身姿  
飘过天空

没有经过时间的折磨  
我们还未意识到恐怖  
还未意识到远离人世的惊恐

也许可以用遗忘  
解释上帝的错误  
但丁却记着，这是座炼狱

火曾从地底喷出

罪孽的世界  
成一捧死灭的灰烬

我俯身握一捧碱色的土  
捡一粒干枯的石子  
想听听岁月的回声

十万年、一万年、五千年  
空白的记忆  
一切又像是在瞬间发生

## 戈壁，站立着

四野风声  
苍凉一如楚歌  
    层层围困

伤口干裂  
血已凝成鳞片  
    千百次厮杀  
    无力突围

戈壁不倒，站立着，忍耐着  
以男人的风姿  
雕塑末路英雄

万里驰骋

穿云射月  
拔山盖世  
都成旧梦

抚摸这粗粝的皮肤  
有电流穿击手指  
盐碱般枯涩  
烈焰般灼热

水被利剑斩断  
红颜已逝  
恩爱断绝  
再无如花细语  
再无如兰香气

远去的且让它远去  
逝死不过乌江  
也不自刎  
站立着  
丑陋，照样是一片土地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歌 星（外一首）

王辽生

走红歌星已汇聚一台  
各展绝活  
我也就宽以为怀  
通通奉上九点九高分  
而我吝啬有加的唯一满分  
将给那一位白衣老翁

也有人伴舞  
也有人配乐  
只是我隔窗察看  
是一片静  
歌星以情感诱导情感  
他是用生命再造生命

我九死一生的儿啊  
你眼角的两丝泪  
必是爱的证明  
这红尘中的一片新绿

抑扬顿挫者难以构谋  
能构谋的却无声

轻闭双眼  
所见恰恰是动人光明

## 影 子

百思不解  
总有一个若即若离的影子  
前后将我包围  
我决意做一回无情杀手  
舞青锋剑的凛凛寒晖  
惩其骚扰之罪

然而我终告徒劳  
对这个驱之不去的家伙  
我已啼笑皆非  
我只得走上市场  
现货交易  
谁买我就卖给谁

开业大吉而我却难吉  
如此价廉物美的产品  
也怕吃伪劣之亏  
最后走过来一位老妇  
善目慈眉

将我也一并买回

这上帝正是我的影子  
有时是妻有时是妹妹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转 折

大 卫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亮  
我要的就是这凌晨一点十分的月光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照在屋脊上、瓦瓴上、雁羽上  
照在一只孤孤单单的枕头上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照在她想要照的，而又照不到的地方  
照在她不想照的，而又不能不照的地方  
比如说照在：  
一根凉凉的铁轨上——  
一截短短的树桩上——  
一片轻轻的羽毛上——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她照啊照  
照亮远也照亮近，照亮此也照亮彼  
照亮花朵与伤疤，照亮一些简单的物质

尘与土、根与叶、流浪者的脚印与喘息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起于天庭又跌落地上

一本书打开，使我们看到爱的同时

也看到伤害。

这样的月光，她没有理由不把 18 岁时的

一封信、一滴泪、一张脸照亮

把云朵照成书签还不算什么本事

让露珠成为露珠吧，把鲜花还给少女

顺便把白发还给母亲，孤独还给旅人

让我独坐窗前。让我失眠。让我抽烟

该走的人你都走吧

这是某月某日的月光，凌晨 1 点 10 分的月光

她绝不是什么人造的霜

我的月光，你照不亮幸福就请照亮苦难

一口井干涸了、枯竭了

我还有我的双眼！

她薄！她轻！她凉！但她高于你家的屋檐

比体温低些。照吧，照吧

这是一束光、一丝光、一滴光

天亮了，谁将无处躲藏……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月光

我要的就是一束光、一丝光、一滴光

把她想要照的，甚至一时还来不及照的全部

照亮

也许，只有这样的月光才能把

四十年前的一位如花少女

照成我白发苍苍的娘……

原载《诗刊》1998年8期

## 春天十四行

邓 凯

—

总有些什么被我们忘记。大雪过后  
祝福按时启程。人们在炉火的阴影里  
微笑。清点被时间厌弃的遗物  
林中的小路渐渐湿润，你应该

把风衣裹紧。在经历一冬的寂寞之后  
你得有足够的勇气，承受满城飞花  
树木在叫喊：绿起来！绿起来！  
简洁而明了的声音，仿佛我们的初衷

被重新唤醒。就像恪守信条的恋人  
如约而至。墙角的迎春花整理枝条  
羞答答捧出嫩黄的笑意。求婚者已经出发

骑八匹快马奔向远方。在经历一冬的

寂寞之后，泪水飞溅。你不能无动于衷  
就像你无法在伤痛之后，保持平静

## 二

是谁，在大幕的背后指使这一切  
将梦中的群星点燃？使睡眠深沉  
使一百首诗篇找不到朗诵的嗓音  
我坐在城市的一扇窗户下，看高大的梧桐

摇晃着天空。看一个个似曾相识的日子

列队从门前走过。这些纯情的天使  
残酷的情人，少年时代的忧郁之花  
像空洞言辞的正面与反面。像青春消逝

而疼痛挽留。像沉船后静静的海面  
隐隐听到大洋深处的船歌  
昨天和明天，回忆与冥想。你无法

界定这一切。就像从灵魂之上  
走过的那阵风，你无法判定  
它来自地狱，还是天堂

## 三

而春天年年来临。年年带来繁荣

爱情和希望。浪子们纷纷洗心革面  
重新回到美德和劳动的中央  
只要重建，梦想就可以走得更远

就可以重新陷入对从前的美好回忆  
看见被时间照亮的睡眠，看见头顶之上  
命运高悬的宝剑，看见泪水和散佚的  
诗篇，看见消逝和正在消逝的事物

被光想起，又被光遗忘。就像一个个  
平常或悲伤的日子被我们挥霍殆尽，而春天  
总是保持我们对生活的杰出想象力，尽管

在长久的颠簸之后，岁月也会  
疲惫不堪。尽管抽屉里塞满一百封  
寄而无址的信，而远方的人已等候多年

## 铁 血 煤 炭 (组诗)

叶 臻

### 勇 士

伸手不见五指  
红尘的头顶  
发出纸币的喧响  
今夜 流浪的煤  
在暗夜里跋涉

深陷黑暗的包围  
一块绝尘的白玉  
镀一层尘俗的污泥  
喷出胸口所有的热气  
又怎能点亮今夜的月色  
煤 挣扎 奔突 冲撞 厮杀  
它不知今夜对手是谁

胸腔里咆哮着勇士的吼

血脉里汹涌着烈士的血  
煤别无选择  
它的喘息已着了火  
它的意志已磨出了血  
它的勇气已化成白雪的光  
那血不卷刃的刀光之下  
    倒下去一片黑暗  
    又围上来一片黑暗

这场不见敌手的消耗战  
已让煤伤痕累累 百孔千疮  
煤有些虚脱  
虚脱的煤 惟呐喊醒着  
它的呐喊 犹如雷霆  
切割黑暗  
带动千千万万风的奔蹄

突围 突围  
撕开防线 涌向突围的通道  
伤痕累累的煤  
一息尚存 点燃伤口上的热血  
热血如油 吱吱作响  
煤的周围 开出光明的菊花

今夜的暗香  
不知会袭击哪一家的窗棂  
一堆灰烬之中 升天的煤

它的热血  
已构成黎明的一部分

## 冬天的煤堆

这些大地的骨血  
这些雄魂的山头  
这些生命的砖瓦  
这些垒成太阳的大厦

这些风刮不掉的闪电  
这些雨冲不去的雷霆  
这些刀刻不烂的碑石  
这些箭穿不透的风骨

煤堆 冬天的煤堆  
把我扔进去  
把我扔到母亲的子宫里去  
把我扔到父亲的矽肺里去  
把我扔到漆黑的光明里去

煤堆 冬天的煤堆  
几丛春天的火焰  
两炷夏日的目光  
一对秋阳下沐浴的  
    圣母的黑乳房

## 与煤相爱

在掌子面  
把头顶的那盏矿灯称为月亮  
把脸上的那朵笑  
    称为菊或梅花  
你就有了花前月下

一根红线把你牵到井下  
太多的憧憬里夹杂着  
    许多鲜嫩的梦幻  
沿着寂寞的巷道  
你走向煤的深闺  
你开满萤花的手  
小心地触碰着煤  
最后把一块冰冷的煤  
    捏出了热汗

用热汗亲吻煤  
用热血亲吻煤  
你锋利的镐  
在煤壁上刨出炽热的情书  
头顶的矿灯若烛影摇红……

# 美 好

陆 健

美好这个词  
足可以吓人一跳  
像一份蛋糕  
全世界人民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角  
糖尿病患者除外  
肥胖症者忌甜食者除外  
非洲难民与失学儿童  
如果没人举手反对  
就给他们切大点块儿  
他们眼睛里有饥饿的蜡烛  
正找不到奶油找不到生日

美好  
把单眼皮变成双眼皮  
(这通过破坏到达建设的技巧)  
美好  
把唇线描得鲜明且性感

( 这投资不多收益颇丰的生意 )

美好

在中指戴上假钻戒

把同样一枚真的藏在嫁妆盒里

( 即炫耀了财富又避免了事故 )

美好

带小秘吃大虾玩保龄球

活到一百岁

谁敢说这个世界不充满可爱之处

美好，室内装饰的对角线

我们眯起一只眼瞧过去

美好，枝形吊灯，角灯壁灯

床头灯欣赏的夜晚

以及订餐电话那头与约会暗号这头

和观看武打凶杀恐怖片时的冷汗

黄金可以洞察我的内心

三个九或四个九标志着我的健康状况

因此贪污是手头短缺不好意思拒绝

股票只要不狂泄我就不会闹肚子

行走在税票和罚款单的边缘

给法律灌饱酒精，让严峻的目光

视力减弱，色盲

吹牛拍马像“哈罗”那么自然动听

卑躬屈膝并不影响直绷绷的目的

用林肯车的鼻子掀开被窝

只有美好的生活能把人打倒  
自从被贫穷烫伤之后我就是  
这么包扎的

机票，和让人在上面翻筋斗的  
护照，和美容厅最角落的黑屋  
和桑拿、泰国浴全都不言而喻  
该存的款让它们像青蛙一样  
到外国银行去叫唤  
儿子未来的婚到教堂里结  
世界一体化嘛，他的岳父  
或许是洛克菲勒公司的守门人  
——那位老了却不一定过时的  
国际主义者

美好，这香喷喷油渍渍的词  
“羊大”为美，“女子”是好

谁管得了那么多  
人生是长江里的一个浪波  
舞起来，转瞬即过  
一分，一秒，归我自己  
我永远是我自己的一个大人物

原载《诗刊》1998年7期

# 时间不是一只鸟

洪 烛

时间不是一只鸟，不是火焰中升起的那一只  
不是黎明时刻撞击我们窗户的那一只

更不是最高形式的浪花，超脱于海洋  
一双潮湿的脚蹼小憩时写在岸上的文字

越过悬置的青铜，使事物留下反光  
越过爱人相挽的手，使之体验羽毛的温柔

时间是偶然的风，托起四面八方的鸟  
然而它本身没有绝对的翅膀

城市具备一只鸟最完整的雏形  
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潮流推动、被阳光孵化

我以周遭的树叶装饰你黑夜的长发  
然后解开与世界维持的唯一的缆绳

谁曾在我胸前筑巢？黯淡无光的吻  
类似于鸟喙催促树木醒来的啄击

空洞的回声！流浪者胸膛垒满石块  
轻□的情话却使昂贵的心灵飞升

栖落于崇高的廊柱之间，时间不是一只鸟  
却是世界提供给我们所仰望的对象

心在胸膛里跳跃，火在壁炉里喧腾  
昨天的墙上奔走着混淆不清的影子

疼痛使我把滴血的手掌攥得更紧  
我握住的不是一团羽毛，而是意外的荆棘

足以制造闪电、死亡、破碎的浪花  
爱使我彻夜歌诉的嗓子嘶哑无声

原载《诗神》1998年2期

## 颂 歌

刘 安

今天我在词语中说出  
对生活的赞美，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把它拆成两段  
开始是美，接着是疼痛

我习惯于美的击打  
把疼痛看做是美带来的另一份礼品  
我渴望能说出它的秘密  
让世界为之大吃一惊

哦，这就是生活——有些零乱的梦境  
延续而又变换的风景  
在人间和天堂之间来回穿梭的马车  
两个公主，一个仆人

而我拙于言辞呀，今天，在有限的词中  
我暗藏的爱情像枯萎的玫瑰  
内心的激情像冰封的阳光

更深的焦虑，更深的伤，更深的拒绝

我不能说出事物的根，就像不能说出  
生活的意义

我把人类的命运放进暗色的词中  
我在等待，另一双手，另一种更为  
强大的力量

今天，我像一只蟋蟀跳来跳去  
有些羞涩地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  
我知道美就是美，疼痛就是疼痛  
只是在众人面前，我既不惊讶，也不哭泣。

原载《诗神》1998年2期

## 附录

# 诗如莺飞草长 ——《1998年中国新诗精选》编后

张同吾 祁 人

我国文学报刊依然是灿若星河的，就数量而言，每当你浏览这些报刊的时候，就会感觉诗的星空依然灿烂。没有必要渲染流行的哀叹，说诗坛如何沉寂寥落，仿佛真是古道西风瘦马，仿佛真是断肠人在天涯；也没有必要去膨胀主观臆念，说诗歌空前繁荣，说一种崭新的美学趋势已让世界瞠目。很客观地说，在诗的辽阔的疆域里，有无数诗的痴迷者和虔诚者，坚守灵魂的家园，以诗的形式灼放艺术的光辉，已然是难能可贵的了，正是这种坚守，构成了当代中国一种富有悲壮意味的文化景观。

也许在此时，我们应该更清醒地思考和更恰当地把握，诗在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定位了。无疑，诗是一个民族智慧和文明的象征，有人说在人类的天空中，有三颗最美的星吗？一颗星是青春，一颗星是爱情，一颗星是诗，可见三星高

照的民族才有生机，可见诗富有永恒的魅力。当然，这里所说的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是惊魂慑魄的箴言，是荡气回肠的心曲，是启人心志的光辉，是慰藉灵魂的音乐，而并非那些分行制作的平庸的文字和庄严的谎言。然而，我们毕竟生存在一只飞速前进的时间之舟上，当社会生活格局和文化生活形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嬗变之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多种文化载体并存的时代，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多种审美要求并存的时代，在百态纷呈的文化艺术的园圃中，倘若祈盼诗能一花独秀，大约已是梦呓般的奢望；倘若赋予诗歌难以承负的功能，从而指望诗家一言兴邦，或是担忧诗者一言丧邦，也是天方夜谭和杞人忧天。诗是人类美丽的性灵之光，恰如莺飞草长，只要有天空，莺便飞，只要有土地，草就长，这里不飞那里飞，这里不长那里长，谁能阻拦谁能限制呢？诗就是诗，倘能以隽永的情思浸润人的肺腑，以美妙的神韵感召人的灵魂，以神启天运般的笔致开发人的智慧，从而潜移默化地雕塑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性格，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品位，不管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我们都应以宽阔的胸怀予以容纳。

1998年像以往那样，诗人未必要去寻找，独属于这个年度的风情和灵感，他们生活着感受着，发现和表现让他们感奋的诗情。每一种诗的选本，都以具体的存在和无声的语言宣述着选家的诗学观念与审美标尺，在诗歌美学共享空间的时代，谁能驱使谁、谁能限制谁呢？因此，不必赞同者捧之入天堂，不赞同者挞伐入地狱，种种类型各种风貌各种诗学观念和审美尺度的诗歌选本，都在寻觅自己的知音，也都将在出版实践中，不断深化认知，也不断匡正自己。既然，美是多样的，我们则主张年度优秀诗选要体现对美的兼容。也可以说是弘扬主

旋律提倡多样化。广而言之，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时代风情的捕捉，对生活矛盾的凝思，对社会流弊的鞭笞，都表现出诗人的良知和热忱，都跳动着时代脉搏，都回荡着历史的足音，都激励着人们的心志，都启迪着人们的思索。具体来说，有些诗又很难有着严格的题材界定，一次美妙的际遇，一种新鲜的感悟，一个独特的发现，一缕优美的情思，所包容的心理内涵和文化内涵，往往是极其广阔而丰富的，也许有文化认同，也许有文化批判，也许有历史勾沉，也许有哲学思辨，也许含人生曲直，也许含爱情真谛，或博大或纤巧，或刚劲或柔婉，或完整或片断，或率真或含蓄，或具体或抽象，或清晰或模糊，或亮丽或幽深，都以其独特的审美个性，具有存在的意义。另有兼容的态度，才能比较全面地展示我国诗坛在本年度的诗歌美学态势，也就是对于不同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乃至创作方法，都采取兼容的态度，从而体现出由我们编辑的这本《1998年中国诗歌精选》的特点。

我们赞同诗人们创作出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和精神内涵来看，更多的读者呼吁诗人们能创作出关注历史走向、贴近时代精神、传达人民心声，引发心灵共鸣的作品，从而构成诗的主旋律。我们的选本中，体现了广大读者的这种的心理需求。当然，它们必须是诗，而且应该是具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诗。从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创作方法来看，就很难说读者们喜闻什么乐见什么了，自古如是，喜欢李白的未必喜欢杜甫，喜欢李商隐的未必喜欢谢灵运，诗人们只能从自己的审美个性出发，走向更加精美。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是需要共同恪守而遵从的，那便是既继承积淀于优秀诗歌传统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艺术经验，又以开放的心理结构，向外国诗歌借鉴，从而真正形成百花争妍的

可喜局面。我国新诗仅仅有 80 余年的历史，尚未形成稳定的美学范式，将要几代人进行长期的繁复的艺术探索，假如我们的选本同其他各种选本一道，能够为诗家和学者们窥究这种探索历程，提供一种参照，为当代读者们提供一种可以选择的读物，也便终其所愿了。

1999 年 7 月 3 日 北京